

汉译世界学术名著丛书

忏悔录

〔古罗马〕奥古斯丁著



汉译世界学术名著丛书

忏悔录

〔古罗马〕奥古斯丁著

周士良译



商务印书馆

1996年·北京

汉译世界学术名著丛书

忏悔录

[古罗马] 奥古斯丁 著

周士良 译

商务印书馆出版

(北京王府井大街35号 邮政编码100710)

新华书店总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中国科学院印刷厂印刷

ISBN 7-100-00560-4/B·78

1963年7月第1版

开本 850×1168 1/32

1996年1月北京第9次印刷

字数 219 千

印数 16 000 册

印张 10 1/2 插页 5

定价: 11.90元

汉译世界学术名著丛书

出版说明

我馆历来重视移译世界各国学术名著，从五十年代起，更致力于翻译出版马克思主义诞生以前的古典学术著作，同时适当介绍当代具有定评的各派代表作品。幸赖著译界鼎力襄助，三十年来印行不下三百余种。我们确信只有用人类创造的全部知识财富来丰富自己的头脑，才能够建成现代化的社会主义社会。这些书籍所蕴藏的思想财富和学术价值，为学人所熟知，毋需赘述。这些译本过去以单行本印行，难见系统，汇编为丛书，才能相得益彰，蔚为大观，既便于研读查考，又利于文化积累。为此，我们从今年着手分辑刊行。限于目前印制能力，现在刊行五十种，今后打算逐年陆续汇印，经过若干年后当能显出系统性来。由于采用原纸型，译文未能重新校订，体例也不完全统一，凡是原来译本可用的序跋，都一仍其旧，个别序跋予以订正或删除。读书界完全懂得要用正确的分析态度去研读这些著作，汲取其对我有用的精华，剔除其不合时宜的糟粕，这一点也无需我们多说。希望海内外读书界著译界给我们批评、建议，帮助我们这套丛书出好。

商务印书编辑部

1981年1月

关于本书的作者和内容

奥古斯丁 (Aurelius Augustinus) 是古代基督教主要作家之一，与中世纪的托马斯·阿奎那 (Thomas Aquinas) 同为基督教神学的两大师。

奥氏于 354 年 11 月 13 日生于北非的塔加斯特城，即今阿尔及利亚的苏克阿赫拉斯 (Souk Ahras)，当时北非已入罗马帝国版图，完全在罗马文化笼罩之下。父名巴特利西乌斯，是本城的一个普通市民，母名莫尼加，是信奉基督教的，奥氏自幼受母氏的熏陶，但没有正式领受洗礼。幼年在本地读书，以后先后至马都拉 (即今阿尔及利亚的末达乌路赫 Mdaourouch) 和迦太基攻读文法和雄辩术 (当时罗马教育分三级制，启蒙小学是识字和书算，十二至十六岁入文法学校，读文法、诗、文、历史，十六至二十岁入雄辩术学校，读修辞和哲学)。十九岁，开始爱好哲学，由于探索恶的来源问题，因而皈依了摩尼教。毕业后，先在本城执教，后至迦太基任雄辩术教授八年。因不满迦太基的学风，便渡海至罗马，任米兰城雄辩术教授。奥氏在迦太基时，对摩尼教教义已感觉不满，至米兰后，受该城基督教主教安布罗西乌斯 (Ambrosius) 的影响，正式脱离了摩尼教，一度醉心于新柏拉图派的著作，对一切怀疑，但在思想上已逐渐和基督教接近。终于经过一次剧烈的思想斗争，于 386 年秋决定信奉基督教；便辞去教职，预备献身教会。次年在米兰领受了洗礼，启程回乡，至梯伯河口，母亲病逝。因此延迟一年回至非洲。

391年，在希波（今阿尔及利亚的彭城 Bone）升为神甫。395年該城主教病卒，奥氏便受任为希波主教。从此开始他在教会中的一系列活动，与教内各宗派展开剧烈的論战，成为当时基督教学术界的中心人物。430年汪达人（Vandali）侵入北非，是年8月28日，希波城被围的第三个月，奥氏病逝。

奥氏是古代基督教拉丁教父中著述最多的一人，据奥氏本人提出《修訂》的著作，至427年，已有93种，而书札和布道言論尚不在內。他著作中最被传誦的，便是这一本《懺悔录》。

《懺悔录》原名“Confessiones”，古典拉丁文本作“承认、认罪”解，但在教会文学中，轉为承认神的伟大，有歌頌的意义。奥氏本来着重后一意义，即叙述一生所蒙天主的恩澤，发出对天主的歌頌；但一般都注重了第一义，因此我国过去都称此书为“懺悔录”，在欧洲則“懺悔录”已成为自传的另一名称。

本书共十三卷，以內容言，可分为两部分，卷一至卷九，是記述他出生至三十三岁母亲病逝的一段历史。卷十至卷十三，則写出作者著述此书时的情况（对于懺悔录的成书年代，据学者考証，应在400年左右，在奥氏升任主教之后，即395或396年，至401年之間）。

第一部分：卷一，歌頌天主后，記述初生至十五岁的事迹。卷二、三，記述他的青年和在迦太基求学时的生活。卷四、五，記述他赴米兰前的教书生涯。卷六、七，記述他思想轉变的过程。卷八則記述他一次思想斗争的起因、經過与结果。卷九是他皈依基督教后至母亲病逝一段事迹。

第二部分：卷十是分析他著书时的思想情况。卷十至十三，則

詮釋《舊約創世紀》第一章，瞻仰天主六日創世的工程，在歌頌天主中結束全書。

奧氏在書中不僅流露出真摯的情感，而且對自己的行動和思想作了非常深刻的分析，文筆細膩生動，別具風格，成為晚期拉丁文學中的代表作，列為古代西方文學名著之一。

在中古時代，歐洲印刷術尚未發明，本書傳抄極多，歐洲天主教本篤會隱修院中所藏舊抄本尤為繁夥。1506年始有奧氏全集出版，以後重要的版本有：1576—1577年出版的比利時羅文大學本，1679年法國巴黎出版的本篤會本（後收入米涅輯的《拉丁教父集》Migne: Patrologia Latina）和1896年奧地利維也納出版的《教會拉丁作家叢書》本。至1926年法國拉布利奧勒（Labriolle）教授復據維也納本，參考了十八種第七至十一世紀的古抄本和四種印本校訂，出版了合校本，收入《法蘭西大學叢書》，成為最完美的本子。現在此書即據此合校本逐譯的。

譯者識

1962年8月28日

目 次

卷一	3
卷二	25
卷三	36
卷四	51
卷五	71
卷六	91
卷七	113
卷八	137
卷九	160
卷十	185
卷十一	231
卷十二	259
卷十三	288
附录: 书中人地名汉拉对照表	326

奥古斯丁懺悔录卷一

一

“主，你是伟大的，你应受一切贊美；你有无上的能力、无限的智慧。”①

一个人，受造物中渺小的一分子，願意贊頌你；这人遍体带着死亡，遍体带着罪惡的証据，遍体証明“你拒絕驕傲的人”。②

但这人，受造物中渺小的一分子，願意贊頌你。

你鼓动他乐于贊頌你，因为你造我們是为了你，我們的心如不安息在你怀中，便不会安宁。

主啊，請使我得知并理解是否应先向你呼吁而后贊頌你，或是先認識你然后向你呼吁。但誰能不認識你而向你呼吁？因为不認識你而呼吁，可能并不是向你呼吁。或許向你呼吁是为了認識你？但“既然不信，怎会呼吁？无人传授，怎会相信？”③“誰追尋主，就将贊頌主”，④因为追尋主，就会获得主；获得主，也就会贊頌主。

① 见《旧約·詩篇》144首3节；146首5节。譯者按：奥氏所引《新旧約》文字与天主教《通行拉丁文譯本》相合，而与我国通行基督教（新教）譯本，卷数文字略有出入，故书中引文，据拉丁文直譯。又《詩篇》，通行拉丁文譯本，以9、10两首，合为一首，147首分为两首，故自第10至147首，与基督教本相差一首。

② 见《新約·彼得前书》5章5节。

③ 见《新約·羅馬书》10章14节。

④ 见《詩篇》21首7节。

主，請使我向你呼吁，同时追求你；使我相信你，同时向你呼吁，因为你已經传授給我們。主，我的信仰要向你呼吁；你所給我的信仰，你通过你的“圣子”^①的人性，通过布道者的工作而灌輸給我的信仰向你呼吁。

二

向天主呼吁，就是請天主降至我身，那末我将怎样向我的天主，向我的主、天主呼吁？我心中是否有地方足以使我的天主降临，使創造天地的主宰降至我身？主、我的天主，我身上真的有可以容納你的地方嗎？你所造的天地，复載我們的天地能容納你嗎？是否由于一切存在沒有你便不能存在，为此凡存在的便容納你：这样，我既然存在，何必要求你降至我身？因为除非你在我身上，否則我便无由存在。我不在黃泉，而你在那里；即便“我进入地獄，你也还在那里”。^②

我的天主，假如你不在我身，我便不存在，絕對不存在。而且“一切来自你，一切通过你，一切在你之中”^③，是否更可以說，我除非在你之中，否則不能存在？主，确然如此，确然如此。那末既然我是在你之中，我更从何处向你呼吁？你从何处降至我身？我的天主，你曾說：“我充塞天地”^④，我岂将凌跨天地之外，使你能降来我身？

① 天主教教义，天主有三位，第二位圣子，降世成人，是为耶穌基督。

② 见《詩篇》138 首 8 节。

③ 见《新約·羅馬书》11 章 36 节。

④ 见《旧約·耶利米书》23 章 24 节。

三

既然你充塞天地，天地能包容你嗎？是否你充塞天地后，还有不能被天地包容的部分？你充塞天地后，余下的部分安插在哪里？是否你充塞一切，而不須被任何东西所包容，因为你充塞一切，亦即是包容一切？一只瓶充滿了你，並沒有把你固定下来，瓶即使破碎，你并不散溢。你傾注在我們身內，但并不下墜，反而支撐我們；你并不渙散，反而收斂我們。

但你充塞一切，是否你全体充塞一切？是否一切不能包容你全体，仅能容納你一部分，而一切又同时容納你的同一部分？是否各自容納一部分，大者多而小者少？这样你不是有大的部分和小的部分了？或是你不論在哪里，便整个在哪里，而別无一物能占有你全体？

四

我的天主，你究竟是什么？我問：你除了是主、天主外，是什么呢？“除主之外，誰是天主？除了我的天主外，誰是天主？”^①

至高、至美、至能、无所不能、至仁、至义、至隱、无往而不在，至美、至坚、至定、但又无从执持，不变而变化一切，无新无故而更新一切；“使驕傲者不自知地走向衰亡”^②；行而不息，晏然常寂，总持万机，而一无所需；負荷一切，充裕一切，維護一切，創造一切，养育一切，改进一切；虽万物皆备，而仍不弃置。你爱而不偏，嫉而不憤，

① 见《詩篇》17 首 32 节。

② 见《旧約·約伯記》9 章 5 节。

悔而不怨，蘊怒而仍安；你改變工程，但不更動計劃；你採納所獲而未有所失；你从不匱乏，但因所獲而歡樂；你从不慳吝，但要求收息。誰能對你格外有所貢獻，你便若有所負，但誰能有絲毫不屬於你呢？你并无亏欠于人，而更爲之償；你免人債負，而仍无所損。我能說什麼呢？我的天主，我的生命，我神聖的甘飴，談到你，一人能說什麼呢？但誰對於你默而不言，却是禍事，因為即使這人談得滔滔不絕，還和未說一樣。

五

誰能使我安息在你懷中？誰能使你降入我的心靈，使我酣暢，使我忘却忧患，使我抱持你作為我的唯一至寶？

你對我算什麼？求你憐憫我使我能夠說出。我對你算什麼，而你竟命我愛你？如果我不如此，你就對我發怒，并用嚴重的災害威脅我。如果我不愛你，這僅僅是小不幸嗎？我的主，天主，請因你的仁慈告訴我，你和我有什麼關係。請告訴我的靈魂說：“我是你的救援。”^① 請你說，讓我聽到。我的心傾听着，請你啟我心靈的雙耳，請你對我的靈魂說：“我是你的救援”。我要跟着這聲音奔馳，我要抓住你。請你不要對我掩住你的面容。讓我死，為了不死，為了瞻仰你的聖容。

我的靈魂的居處是狹隘的，不相稱你降來，請你加以擴充。它已經毀敗，請你加以修葺。它真是不堪入目：我承認，我知道。但誰能把它清除呢？除了向你外，我向誰呼號呢？“主啊，求你清除

① 見《詩篇》34首3節。

我的隱愿，不要由于我因他人而犯下的过恶加罪于你的僕人。”^①
“我相信，因此我說”。^② 主啊，你完全了解。我向你承认我的过恶后，“你不是就赦免我心的悖謬嗎？”^③ 你是眞理，我絕不和你爭辯，我也不願欺騙我自己，“不要让我的罪恶向自己撒謊。”^④ 我决不向你爭辯，因为，“主、主，你若考察我們的罪孽，誰能站得住？”^⑤

六

請允許我，請允許尘埃糞土的我向你的慈愛說話：請允許我說話，因为我是向你的慈愛，不是向譏嘲我的人說話。可能你也笑我，但不久即轉而矜怜我。主，我的天主，我想說什么呢？我只能說我不知道从那里来到此世，我要說，来到这死亡的生活，或是生活的死亡中。我并不知道。你的慈愛收納撫慰我，一如我从生身的父母那里听到的，是你用了他，在她身內形成了我，使我生于此世。我自己也不能記憶。

从此有人乳养着我，我的母亲，我的乳母，并不能自己充实她們的乳房，是你，主，是你按照你的安排，把你布置在事物深处所蘊藏的，通过她們，給我孩提时的养料。你又使我在你所賜予之外不再有所求，使乳养我的人願意把你所給予她們的給我，她們本着天賦的感情，肯把自你处大量得来的东西給我。我从她們那里获得滋养，这为她們也有好处；更应說这滋养并不来自她們，而是通过

① 见《詩篇》18首14节。

② 同上，115首1节。

③ 同上，31首5节。

④ 同上，26首12节。

⑤ 同上，129首3节。

她們，因為一切美好來自你天主，我的一切救援來自我的天主。這是我以後才知道的，是你用了你所給我身內身外的一切向我呼喊說明的。那時我只知道吮乳，舒服了便安息，什麼東西碰痛我的肉體便啼哭，此外一無所知。

稍後，我開始笑了，先是睡着笑，接着醒時也會笑。這些都是別人告訴我的，我相信，因為我看見其他嬰孩也如此，但對於我自己的這些情況，一些也記不起來。逐漸我感覺到我在什麼地方，並要向別人表示我的意願，使人照着做；但是不可能，因為我的意願在我身內，別人在我身外，他們的任何官感不可能進入我的心靈。我指手划腳，我叫喊，我盡我所能作出一些模仿我意願的表示。這些動作並不能達意。別人或不懂我的意思，或怕有害於我，沒有照着做，我惱怒那些行動自由的大人們不順從我，不服侍我，我便以啼哭作為報復。照我所觀察到的，小孩都是如此，他們雖則不識不知，但比養育我的、有意識的人們更能告訴我孩提時的情況。

我的幼年早已死去，而我還活着。主啊，你是永永地生活着，在你身上沒有絲毫死亡，在世紀之前，在一切能稱為以往之前，你存在着，你是主，你所創造的萬物的主宰、在你身上存在着種種過往的本原，一切變和不變的權輿，一切暫時的無靈之物的永恒原因；天主，求你告訴我，求你的慈愛矜憐我，告訴我是否我的孩提之年繼續前一時期已經消逝的我，是否我在母胎之時度着這一時期的生命？因為有人向我談到這一段生命，而我自己也看到婦人的懷孕。我的天主，我的甘飴，在這個時期以前我是怎樣？是否我曾生活在某一地方，曾是某一個人？因為沒有一人能答復我，我的父母，別人的經驗，我的記憶，都不能作答。你是否要哂笑我向你提

出这些問題？你不是命我照我所領悟的贊美你、歌頌你嗎？

我歌頌你，天地的主宰，我以我記憶所不及的有生之初和孩提之年歌頌你；你使人們从別人身上推測自己的过去，并从妇女的証实中相信自身的許多前尘影事。这时我已經存在，已經生活着，在我幼年結束之时，已經在寻求向別人表达意識的方法了。

主，这样一个动物不来自你能从哪里来呢？誰能是自身的創造者？除了你創造我們之外，哪里能有存在和生命的泉源流注到我們身上呢？主，在你，存在与生命是二而一的，因为最高的存在亦即是最高的生命。

你是至高无上、永恒不变的；在你，从不会有过去的今天，而在你之中今天則悄然而逝，因为这一切都在你掌持之中，除非你把持它們，便沒有今古。“你的年岁終无穷尽”，^① 你的年岁永远是现在；我們和我們祖先的多少岁月已在你的今天之中过去了，过去的岁月从你的今天得到了久暫的尺度，将来的岁月也将随此前规而去。“你却永不变易”^②：明天和将来的一切，昨天和过去的一切，为你是今天将做，今天已做。

有人懂不了，我也沒有办法。希望这人会詢問：“这是什么？”^③ 而感到兴备。希望他为此而兴奋时，宁願不理解而找到你，不要专求理解而找不到你。

七

天主，請你俯听我。人們的罪惡真可恨！一个人說了这話，你

① 见《詩篇》101 首 38 节。

② 同上。

③ 见《旧約·出埃及記》16 章 15 节。

就怜悯他，因为你造了他，但没有造他身上的罪恶。

誰能告訴我幼时的罪恶？因为在你面前沒有一人是纯洁无罪的，即使是出世一天的嬰孩亦然如此。誰能向我追述我的往事？不是任何一个小孩都能嗎？在他們身上我可以看到記憶所不及的我。

但这时我犯什么罪呢？是否因为我哭着要飲乳？如果我现在如此迫不及待地，不是飲乳而是取食合乎我年龄的食物，一定会被人嘲笑，理应受到斥責。于此可见我当时做了应受斥責的事了，但我那时既然不可能明了別人的斥責，准情酌理也不应受此苛責；况且我們长大以后便完全鏟除了这些状态，我也从未看到一人不分良莠而一并芟除的。但如哭着要有害的东西，对行动自由的大人們、对我的父母以及一些审慎的人不順从我有害的要求，我发怒，要打他們、損害他們，責罰他們不曲从我的意志这种种行动在当时能視為是好事情嗎？

可见嬰兒的纯洁不过是肢体的稚弱，而不是本心的无辜。我见过也体验到孩子的妬忌：还不会說話，就面若死灰，眼光狠狠盯着一同吃奶的孩子。誰不知道这种情况？母亲和乳母自称能用什么方法来加以补救。不让一个极端需要生命粮食的弟兄靠近丰满的乳源，这是无罪的嗎？但人們对此都迁就容忍，并非因为这是小事或不以为事，而是因为这一切将随年龄长大而消失。这是唯一的理由，因为如果在年龄較大的孩子身上发现同样的情况，人們决不会熟視无睹的。

主，我的天主，你給孩子生命和肉体，一如我們看见的，你使肉体具有官能、四肢、美丽的容貌，又渗入生命的全部力量，使之保持

全身的和諧。你命我在这一切之中歌頌你，“贊美你，歌頌你至高者的圣名”，^①因为你是全能全善的天主，即使你仅仅創造这一些，也沒有一人能够做到：你是万有的唯一真原，化育万类的至美者，你的法則制度一切。

主啊，我記不起这个时代的生活，仅能听信別人的話，并從其他孩子身上比較可靠地推測这一段生活，我很慚愧把它列入我生命史的一部分。这个时代和我在胚胎中的生活一样，都已遺忘于幽隱之中。“我是在罪业中生成的，我在胚胎中就有了罪”，^②我的天主，何时何地你的僕人曾是无罪的？现在我撇开这时期吧；既然我已記不起一些踪影，則我和它还有什么关系？

八

是否我离开了幼年时代而到达童年时代，或童年到我身上替代了幼年？但前者並沒有离去，它能往何处去呢？可是它已經不存在了。我已經不是一个不言不語的嬰兒，已經成为呀呀学語的孩子了。据我記憶所及，从此以后，我开始学語了，这也是我以后注意到的。并不是大人們依照一定程序教我言語，和稍后讀書一样；是我自己，凭仗你，我的天主賦給我的理智，用呻吟、用各种声音、用肢体的种种动作，想表达出我內心的思想，使之服从我的意志；但不可能表达我所要的一切，使人人領会我所有的心情。为此，听到別人指称一件东西，或看到別人随着某一种声音做某一种动作，我便記下来：我記住了这东西叫什么，要指那件东西时，便发

① 见《詩篇》91 首 2 节。

② 同上，50 首 7 节。

出那种声音。又从别人的动作了解别人的意愿，这是各民族的自然语言：用面上的表情、用目光和其他肢体的顾盼动作、用声音表达内心的情感，或为要求、或为保留、或是拒绝、或是逃避。这样一再听到那些语言，按各种语句中的先后次序，我逐渐通解它们的意义，便勉强鼓动唇舌，借以表达我的意愿。

从此，我开始和周围的人们使用互相达意的信号，在父母的约束下、在尊长的指导下，更进一步踏入人类生活翻复动荡的社会。

九

天主、我的天主，这时我经受了多少忧患、多少欺骗！当时对童年的我提示出正当生活是在乎听从教诲，为了日后能出人头地，为了擅长于为人间荣华富贵服务的词令。因此，我被送进学校去读书，那时我还不识读书的用处，但如果读得懈怠，便受责打。大人们都赞成这种办法，并且以前已有许多人过着这样的生活，为我们准备了艰涩的道路，强迫我们去走，增加了亚当子孙的辛劳与痛苦。

但是，主，我们也碰到了向你祷告的人，从他们那里，我们也尽可能地学习到、从而意识到你是一个伟大人物，你虽则未尝呈现在我们面前，却能倾听我们、帮助我们。因为我在童年时已开始祈求你，作为我的救援和避难所，我是滔滔不绝地向你呼吁，我年龄虽小却怀着很大的热情，求你保佑我在学校中不受夏楚。每逢你为了我的好没有听从我时，大人们、甚至决不愿我吃苦的父母们都笑受扑责：这在当时是我重大的患难。

主啊，是否有人怀着如此伟大的精神，以无比的热情依恋着

你，我說，是否有人——因为有时由于愚昧无知也能到此地步——虔誠依戀着你，抱着宏偉的毅力，身受世界上誰都驚怖戰慄、趨避惟恐不及的木馬刑、鉄爪刑等楚毒的刑罰，而竟處之泰然，甚至还熱愛着戰慄失色的人們，一如我們的父母嘲笑孩子受老師的扑責？我是非常怕打，切求你使我避免責打，但我寫字、讀書、溫課，依旧不達到要求，依旧犯罪。

主啊，我并不缺乏你按照年齡而賦畀的記憶和理解力；但我歡喜遊戲，並受到同樣從事遊戲者的責罰。大人們的遊戲被認為是正經事，而孩子們遊戲便受大人們責打，人們既不可怜孩子，也不可怜大人。但一個公正的人是否能贊成別人責打我，由于我孩子時因打球遊戲而不能很快讀熟文章，而這些文章在我成年後將成為更惡劣的玩具？另一面，責打我的人怎樣呢？假如他和同事吵架，被同事打敗，那他便發出比我打球輸給同學時更大的嫉恨！

十

我是在犯罪，主、天主，自然萬有的管理者與創造者，但對於罪惡，你僅僅是管理者。主、我的天主，我違反父母師長的命令而犯罪。不論他們要我讀書有何用意，以後我卻能好好用我學。我的不服從，不是因為我選擇更好的，而是由於喜歡遊戲，喜歡因打架勝人而自豪，喜聽虛構的故事，越聽耳朵越癢心越熱，逐漸我的眼睛對大人們看的戲劇和競技表演也發出同樣的好奇心了。招待看戲的人，用這種豪舉來增加聲望，他們差不多都希望自己的孩子日後也能如此，但假如孩子因看戲而荒廢學業，他們是寧願孩子受扑責的。

主啊，請你用慈愛的心看看這一切，請你挽救已經向你呼吁的我們，也挽救那些尚未向你呼吁的人們，使他們也能發出呼吁而得救。

十 一

我童年時代已經聽到我們的主、天主謙遜俯就我們的驕傲而許諾給與的永生。我的母親是非常信望你的，我一出母胎便已給我划上十字的記號，並受你的鹽的調理。^①

主，你也看到我童年時，一天由於胃痛，突然發熱，瀕於死亡；我的天主，你既然是我的守護者，你也看到我懷着多大熱情和多大信心，向我的母親，向我們全體的母親、你的教會要求給我施行你的基督、我的主和我的天主的“洗禮”。

我的生身之母，憂心如搗，更願意用她純潔的心靈將我永久的生命誕生於你的信仰之中；她急急籌備為我施行使人得救的“洗禮”，希望我承認你、主耶穌而獲得罪惡的赦免。但我的病霍然而愈，“洗禮”亦因此中止，好像我仍然活着，則必須仍然沾受罪惡，因為顧慮我受洗後如再陷入罪穢，則罪責將更嚴重，危害性也更大。

這時我、我的母親和合家都已有信仰，只有父親一人除外；但他並不能勝過慈母在我身上的權力，使我和他一樣不信基督；因為我的母親是竭力使你、我的天主，使你成為我的父親，她寧願你做我的父親；你也幫助她使她優越於她的丈夫，更好地服侍丈夫，因

① 譯者按：這是指當時對“望教者”（即有志奉基督教者）舉行的一種宗教儀式，並非正式入教時舉行的“洗禮”。奧氏在所著《論怎樣向不明教義的人講授教義》一書中，也提到這儀式。現代天主教“洗禮”的第一部分尚保留着這儀式的痕迹，主要是主禮者以手指在望教者的額上和胸前划一“十字”，並以少許食鹽置於望教者口中。

为你命她如此，她这样做也就是服侍你。

我求你，我的天主，我愿知道为何使我延期受洗礼，是否为了我的利益而放松犯罪的羈絆？为何我至今还到处听到对于某人、某人說这样的話：“听凭他，由他做去，他还没有受洗礼。”但对于肉体的健康，我們不說：“让他再受些伤，因为他还没有痊愈。”倘我灵魂早些治愈，則我自己和家人定必更努力使得救后的我在你的庇护中获得安全，这岂不是更好嗎？

这当然更好。但在我童年之后，险恶的风波胁迫我、考驗我，母亲早已料到，她宁愿让泥土去遭受风波，以后再加搏塑，不愿已經成形的肖像遭受蹂躪。

十二

旁人对我青年时代的担心过于童年。我童年不欢喜讀書，并且恨别人强迫我讀書；但我仍受到强迫，这为我是好的，而我并不好好地做：不受强迫，我便不讀書。虽是好事，不情愿做也不会做好。况且强迫我的人也并不做得好；但我的天主，你却使之有益于我。因为他们除了想满足对儻来的财富与可耻的光荣貪得无厌的欲望之外，何尝想到强迫我讀書有什么其他目的。“你对我們每人头发的数目也清楚的”，^①你利用一切催促我讀書的人的錯誤使我得益，又利用我怠于学业的錯誤而加之惩罚；我年龄虽小，但已罪大恶极，确应受惩罚。你利用那些不为我利益打算的人来造就我，又使犯罪的我受到应受的处分。你促使一切不正常的思想化成本

① 见《馬太福音》10章30节。

人的罪刑，事实确然如此。

十三

我自小就憎恨讀希腊文，究竟什么原因，即在今天我还是不能明白。我酷爱拉丁文，当然不是启蒙老师教的，而是所謂文法先生教的拉丁文，因为学习閱讀、书写、計算时所讀的初步拉丁文，和一切希腊文一样，在我是同样感到艰澀而厌倦。什么緣故？当然是随着罪恶和渺茫的生命而来的：“我是血气，不过是一陣去而不返的风。”^①我过去和现在所以能閱讀各种书籍和写出我所要写的文字都靠我早年所讀的书；这些最早获得的学識，比了逼我背誦的不知哪一个埃涅阿斯的流浪故事^②，当然更好、更可靠。当时我为狄多的死，为她的失恋自尽^③而流泪；而同时，这可怜的我，对那些故事使我离弃你天主而死亡，却不曾流一滴泪。

还有比我这个不知可怜自己的可怜人，只知哭狄多的殉情而不知哭自己因不爱你天主、我心灵的光明、灵魂的粮食、孕育我精神思想的力量而死亡的人更可怜嗎？我不爱你，我背弃你而趋向邪途，我在荒邪中到处听到“好啊！好啊！”的声音。人世間的友誼是背弃你而趋于淫乱，“好啊！好啊！”的喝采声，是为了使我以不随波逐浪为可耻。对这些我不痛哭，却去痛哭：

“狄多的香消玉隕，以剑自刎”。^④

① 见《詩篇》77首39节。

② 埃涅阿斯（Aeneas）是羅馬詩人味吉尔（公元前70—19）所著《埃涅依斯》史詩中的主角。

③ 《埃涅依斯》詩中迦太基女王。

④ 见《埃涅依斯》卷六，457句。

我背弃了你，却去追逐着受造物中最不堪的东西；我这一团泥土只会钻入泥土，假如有人禁止我閱讀，我便伤心，因为不能閱讀使我伤心的书本。当时认为这些荒誕不經的文字，比起我閱讀书写的知識，是更正經、更有价值的文学。

现在，請我的天主，請你的真理在我心中响亮地喊吧：“不是如此，不是如此。最先受的教育比較好得多！”我宁願忘掉埃涅阿斯的流浪故事和类似的文字，不願忘掉閱讀书写的知識。文法学校門口挂着門帘，这不是为了保持学术的珍秘，却更好說是掩盖着那里的弊病。他們不必嘩然反对我，我已不再害怕他們，我现在是在向你、我的天主，向你訴說我衷心所要說的，我甘願接受由于我过去流連歧途应受的譴責，使我热爱你的正道。請那些买卖文法的人們不用叫喊着反对我，因为如果我向他們提一个問題：“是否真的如詩人所說，埃涅阿斯到过迦太基？”學問差一些的将回答說不知道，明白一些的将說沒有这回事。如果我問埃涅阿斯的字怎样写，凡讀过书的人都能正确答复，写出依据人与人之间約定通行的那些符号。如果我再問：忘掉閱讀，忘掉书写，比起忘掉这种虛構的故事詩，哪一样更妨害生活？那末誰都知道凡是一个不完全丧失理智的人将怎样答复。

我童年时爱这种荒誕不經的文字过于有用的知識，真是罪过。可是当时“一一作二、二二作四”，在我看来是一种討厭的歌訣，而对于木馬腹中藏着战士啊，大火烧特洛伊城啊，“克利攸塞的阴魂出现”^①啊，却感到津津有味！

① 见《埃涅依斯》卷二，772句。

十四

为何当时我对于謳歌这些故事的希腊文觉得憎恨呢？的确荷馬很巧妙地編写了这些故事，是一个迷人的小說家，但对童年的我却真討厭。我想味吉尔对于希腊儿童也如此，他們被迫讀味吉尔，和我被迫讀荷馬一样。讀外国文字真是非常艰苦，甜蜜的希腊神話故事上面好像撒上了一层苦胆。我一个字也不識，人們使用威吓責罰来督促我讀。当然拉丁文起初我也不識，但我毫无恐惧，不受磨折地，在乳母們哄逗下，在共同笑語之中，在共同游戏之时，留心学会了。我識字是沒有遇到也沒有忍受强迫責罰，我自己的意志促引我产生概念，但不可能不先学会一些話，这些話，不是从教師那里，而是从同我談話的人那里学来的，我也把我的思想說給他們听。

于此可见，識字出于自由的好奇心，比之因被迫而勉強遵行的更有效果。但是，天主啊，你用你的法律，从教師的戒尺到殉教者所受的酷刑，使胁迫約束着好奇心的奔放，你的法律能滲入有益的辛酸，促使我們从离間你我的宴安酖毒中重新趋向到你身畔。

十五

主，請你俯听我的祈禱，不要听凭我的灵魂受不住你的約束而墮落，也不要听凭我倦于歌頌你救我于迷途的慈力，請使我感受到你的甘飴胜过我沉醉于种种佚乐时所感受的况味，使我坚决爱你，全心全意握住你的手，使我有生之年从一切誘惑中获得挽救。主，你是我的君王，我的天主，請容許我将幼时所获得的有用知識为你

服务，說話、书写、閱讀、計算都为你服务。我讀了虛浮的文字，你便惩罚我，又宽赦了我耽玩这些虛浮文字的罪过。的确我在其中讀到不少有用的字句，但这些字句也能在正經的典籍中求得，这是穩妥的道路，是兒童們所应走的道路。

十 六

人世間习俗的洪流真可怕！誰能抗御你？你几时才会枯竭？你几时才停止把夏娃的子孙卷入无涯的苦海，即使登上十字架宝筏也不易渡过的苦海？我不是在你那里讀到了驅策雷霆和荒唐淫乱的优庇特嗎？当然他不可能兼有这两方面；但这些故事却使人在虛幻的雷声勾引之下犯了真正的好淫时有所借口。

哪一个道貌儼然的夫子肯认真地听受一个和他們出于同一泥沼的人的呼喊：“荷馬虛构这些故事，把凡人的种种移在神身上，我宁願把神的种种移在我們身上？”^①說得更确切一些：荷馬編造这些故事，把神写成无恶不作的人，使罪恶不成为罪恶，使人犯罪作恶，不以为仿效坏人，而自以为取法于天上神灵。

可是你这条地獄的河流，人們帶了贊仪把孩子投入你的波涛之中为学习这些东西！而且这还列为大事，在市場上，在国家制度私人的束修外另給薪金的法律之前公开进行！你那冲击岩石的声浪响喊着：“在那里求得学問，在那里获得說服別人和发揮意見所必要的詞令。”假如不是鉄伦提烏斯描写一个浪漫青年看见一幅繪着“优庇特把金雨落在达那埃怀中，迷惑这妇人”^②的壁画，便

① 羅馬作家西塞罗(公元前106--43)語，見所著《多斯古伦別墅辯論集》(Fusculanae Disputationes)1章6节。

② 見鉄伦提烏斯(公元前195—159)詩劇《太監》，585, 589, 590句。

奉优庇特为奸淫的榜样，我們不会知道詩中所用：金雨、怀中、迷惑、天宫等詞句。瞧，这青年好像在神的誘掖之下，鼓励自己干放誕风流的勾当：

“这是哪一路神道啊？他說。

竟能发出雷霆振撼天宫。

我一个凡夫，不这样做嗎？

我已經干了，真觉自豪。”^①

这些詞句并非通过淫褻的描写而更易記憶，这些詞句不过更使人荒淫无度。我并不归罪于这些文詞，它們只是貴重精致的容器，我只归罪于迷人的酒，被沉醉的博士先生們斟在器中要我們喝，不喝便打，而且不許向一个清醒的法官申訴。

但是我的天主啊，在你面前，我毫无顾虑的回想过去，我自己是讀得爱不释手，我可怜地醉心于这些文字，然恰因此而有人說我这孩子是前程无量呢！

十七

我的天主，請許我一談你所賜与我的聪慧和我濫用聪明而做出的傻事。有人給我一項使我灵魂不安的功課，做得好可得荣誉，不好則失顏面，并以鞭撻威吓我。这課文是叫我写朱諾女神因不能“阻止特洛伊人的国王进入意大利”^② 憤怒痛心而說的話。我知道朱諾并未說这类話，但我們不得不想入非非，追随着神話詩歌的踪迹，把原是用韵的詩，另用散文敷演。誰能体会角色的身份，用

① 參看 19 頁注②。

② 引自吉尔《埃涅依斯》卷一，38 句。

最适当的詞句描摹出哀憤的情緒，这人便算高才。

我朗誦时，听到极盛的喝采声，胜过其他許多同学和竞赛者。唉，我真正的生命、我的天主，这为我有什么用处？这一切不是烟云嗎？为訓練我的聪明和口才，沒有其他方法嗎？主，对你的贊頌，聖經中对你的贊頌之辞，本該支撐我心苗所长的枝叶，不至于被浮华所攫去，为飞鳥所啄食；因为祭祀叛逆之神不仅限于一种方式。

十 八

当时教我奉为模范的是那些談到自己的常事时因措詞不善或文法錯誤而受到譏評，便深感慚愧，演述自己的輕薄行径时却有伦有脊、情文相生、淋漓尽致，受到人家称贊而引以自豪的人。我墮入虛浮之中离开了你，又何足为奇？

主，你是种种觀得明白，但默而不言，你真是“能忍的，慈祥而真实的”。^①但你是否始終沉默呢？现在我的灵魂追求你、渴望你的甘飴，我的心灵向你說：“我已追寻你的容光，主，我还将追寻你的容光”，^②因为处于情欲的暗影之中，就远离你的容光；你便把我从不測深淵中挽救出来。离开你或重新趋向你身畔，不是在双足的步履上，也不是在空間的距离上。你的次子，是否跨馬或乘車搭船，或生了双翅而飞行，或徒步而去，別居于辽远的地区，揮霍你在临行时所給他的財物？^③你是一位溫良的父亲，你給他財物；等他貧无立錫而回家时，你更是溫良。因此，都是由于纵情恣欲才陷入

① 见《詩篇》102首8节；85首15节。

② 同上，26首8节。

③ 用《新約·路加福音》15章蕩子回头的比喻。

黑暗，才远离你的容光。

主、天主，請你看、請你和經常一樣耐心地看：人的子孫多么留心遵守前人說話時通行的有關文字字母的規律，却忽視你所傳授的有關永生的永恒規律；以致一個通曉或教授讀音規則的人，如果違反文法，把帶有氣音的 homo^① 讀成沒有氣音的 omo，比起自身為人，違反你的命令而仇視他人，更使人不快。這無異認為仇人本身比我憎恨仇人的怨毒之心更有害於我，或以打擊別人而加給別人的損傷過於本身因仇視別人而內心所受的損傷。在我們心中，學問知識鐫刻得一定不比“己所不欲，勿施於人”的良知更深。

天主，唯一的偉大者，你深邃靜穆地高居天上，你用永行不廢的法律對違反者撒下懲罰性的愚昧：一個人，在群眾圍繞之中，當法官之前，熱狂地企求雄辯的聲譽，懷着最無人道的怨毒攻擊仇人的時候，小心翼翼地注意着不要一時失口，說出“inter omnes”，^② 但絕想不到，由於內心的怒火，能把一個人從人群中剔出去。

十 九

我童年時可憐地躺在這些風尚的門口，那里是我鏖戰的沙場，那里我更怕違犯文法，不怕因自己犯文字錯誤而妒忌不犯錯誤的人。

我的天主，我向你訴說以往種種，並向你懺悔我當時獲得贊揚的往事，而當時我的生活標準便是使那些稱道我的人滿意，我尚未看出垢污的深淵，“我失足於其中，遠遠離開了你的雙目”。^③

① 按 homo 拉丁文義為人。

② 按 omnes 字首漏去吐氣音 H，“inter homines”義為“在人們中間”。

③ 見《詩篇》30 首 23 節。

在你眼中还有什么人比我更恶劣呢？由于我耽于嬉游，欢喜看戏，看了又急于依样葫芦去模仿，撒了无数的谎，欺騙伴讀的家人，欺騙教师与父母，甚至連那些称道我也讨厌我。我还从父母的伙食間中，从餐桌上偷东西吃，以滿足我口腹之欲，或以此收买其他儿童从事彼此都喜爱的游戏。在游戏中，我甚至挟持了求胜的虛荣心，往往占夺了欺騙的胜利。但假如我发现别人用此伎俩，那我絕不容忍，便疾言厉色地重重責备，相反，我若被人发觉而向我交涉时，却宁願飽以老拳，不肯退让。

这是儿童的天真嗎？不是，主，不是，請許我如此說，我的天主。因为就是这一切，从对伴讀家人、老师，对胡桃、彈子、麻雀是如此，进而至于对官长、君主，对黄金、土地、奴隶也就如此；随着年龄一年一年伸展，一如戒尺之后继之以更重的刑具。

因此謙逊的征象仅存于儿童的娇弱：我們的君主啊，你說：“天国属于此类”，^① 即是此意。

二十

但是，主、万有最完备最美善的創造者和主持者，我們的天主，即使你要我只是一个儿童，我也感謝你。因为这时我存在，我有生命，我有感觉，我知道保持自身的完整，这是我来自你的深沉神秘的純一性的迹象；我心力控制我全部思想行动，在我微弱的知觉上，在对瑣細事物的意識上，我欣然得到真理。我不願受欺騙，我有良好的記憶力，我学会了說話，我感受友誼的撫慰，我逃避痛苦，

① 见《馬太福音》19章，14节。

耻辱、愚昧。这样一个生灵上，哪一点不是可惊奇、可赞叹的呢？但这一切都是我天主的恩赐，不是我给我自己的；并且这一切都是良好的，这一切就是我。造我者本身原是美善，也是我的美善，我用我童年的一切优长来歌颂他。

我的犯罪是由于不从他那里，而独在他所造的事物中、在我本身和其他一切之中，追求快乐，追求超脱，追求真理，因此我便陷入于痛苦、耻辱和错谬之中。我感谢你、我的甘飴、我的光荣、我的依赖、我的天主；感谢你的恩赐，并求你为我保持不失。你必定会保存我，而你所赐与我的一切也将日益向荣；我将和你在一起，因为我的存在就是你所赐与的。

奥古斯丁懺悔录卷二

一

我願回忆我过去的污秽和我灵魂的纵情肉欲；并非因为我流連以往，而是为了爱你，我的天主。因为我喜爱你的爱，才这样做：怀着滿腔辛酸，追溯我最险恶的经历，为了享受你的甘飴，这甘飴不是欺人的甘飴，而是幸福可靠的甘飴；为了請你收束这支离放失的我、因背弃了独一无二的你而散失于許多事物中的我。我青年时一度狂热地渴求以地獄的快乐为滿足，滋长着各式各样的黑暗恋爱，我的美丽雕謝了，我在你面前不过是腐臭，而我却沾沾自喜，并力求取悅于人。

二

这时我所欢喜的，不过是爱与被爱。但我并不以精神与精神之間的联系为滿足，不越出友誼的光明途径；从我粪土般的肉欲中，从我勃发的青春中，吹起陣陣浓雾，籠罩并蒙蔽了我的心，以致分不清什么是晴朗的爱、什么是阴沉的情欲。二者混杂地燃烧着，把我軟弱的青年时代拖到私欲的悬崖，推进罪恶的深渊。

你的憤怒愈来愈沉重的压在我身上，而我还不知道。死亡的鉄鏈震得我昏昏沉沉，这便是我驕傲的惩罚；我远离了你，而你却袖手旁观；我在淫乱之中，勇往直前，滿溢着、四散着、沸腾着，而你

却一言不发。

唉，我的快乐来得太晚了！你这时不声不响，而我则远远离开了你，散播着越来越多的、只能带给我痛苦的种子，对我的堕落傲然自得，在困倦之中竭力挣扎。

誰能減輕我的煩惱呢？誰能把新奇事物的虛幻美丽化为有用，确定享受溫柔的界限，使我青年的热潮到达婚姻的彼岸，至少为了生男育女的目的而平靜下来？主啊，你的法律如此规定，你教死亡的人类传宗接代，你用溫和的手腕来消除“乐园”外的荆棘。因为即使我們远离了你，你的全能仍不離我們左右；另一面，我不能比較留心些傾听你从云际发出的大声疾呼嗎？“这等人肉身必受苦难，但我願意你們避免这些苦难”，^①“不接触女性是好事”，^②“沒有妻室的人能专心事主，惟求取悅于主；有妻室的則注意世上的事，想取悅于妻子”。^③如果我比較留心一些，一定能听到这些声音，能“为天国而自闔”，^④能更幸荣地等待你的拥抱。

但是可怜的我，在沸騰着，随着內心的冲动背弃了你，越出了你的一切法律，但不能逃避你的惩罚。哪一个人能逃过呢？你时时刻刻鉴临着，慈爱而严峻，在我的非法的享乐中，撒下了辛酸的滋味，促使我寻求不带辛酸的快乐。但哪里能找到这样的快乐？除非在你身上，主啊，除非在你身上，“你以痛苦渗入命令之中”，^⑤“你的打击是为了治疗”，^⑥你杀死我們，为了不使我們离开你而死

① 见《新約·哥林多前书》7章28节。

② 同上，1节。

③ 同上，32—33节。

④ 见《馬太福音》19章12节。

⑤ 见《詩篇》93首20节。

⑥ 见《旧約·申命紀》32章39节。

亡。

我十六岁时在哪里呢？我离开了你的安乐宫，流放到辽远的区域。这时，无耻的人们所纵容的而你的法律所禁止的纵情作乐，疯狂地在我身上称王道寡，我对它也是唯命是从。家中人并不想用婚姻来救我于堕落，他们只求我学到最好的词令，能高谈阔论说服别人。

三

就在那一年上我停学了。我去在邻近的馬都拉城中开始攻读文章与雄辯术。这时我离城回乡，家中为我准备更远的到迦太基留学的费用。这是由于父亲的望子成龙，不是因为家中富有；我的父亲不过是塔加斯特城中一个普通市民。

我向誰叙述这些事情呢？当然又是向你、我的天主；我愿在你面前，向我的同类、向人类讲述，虽则我的著作可能仅仅落在极少数人手中。可是为什么要讲述呢？为了使我和所有的讀者想想，我們該从多么深的坑中向你呼号。而且如果一人真心懺悔，遵照信仰而生活，那末还有誰比这人更接近你的双耳呢？

这时誰不称道我的父亲，說他不計較家庭的經濟力量，肯担负儿子留学远地所需的費用？許多远为富裕的人家不肯为子女作此打算。但那时我的父亲并不考虑到我在你面前如何成长，能否保持純洁；他只求我嫻于詞令，不管我的心地、你的土地是否荒蕪不治，天主啊，你是这心地的唯一的、真正的、良善的主人。

我十六岁这一年，由于家中經濟拮据而輟学，閑在家中，和父母一起生活，情欲的荆棘便长得高出我头頂，沒有一人来拔掉它。

相反，我的父亲在浴室中看见我发育成熟，已經穿上青春的苦悶，便高兴地告訴我母亲，好像从此可以含飴弄孙了；他帶着一种醉后的狂喜，就是这种狂喜使世界忘却自己的創造者，不爱你而爱受造物，这是喝了一种无形的毒酒，使意志傾向卑鄙下流。但在我母亲心中已經开始建造你的宮殿，准备你的居处。我的父亲不过是一个“望教者”，而且还是最近的事。为此，虽則我这时尚未奉教，我母亲却怀着虔誠的忧惧惊恐，为我担心，怕我“不面向你，而是背着你”^①踏上歧途。

唉！只能怨我自己！我远离着你而前进，我的天主，我敢說你緘默不語嗎？这时你真的一言不发嗎？你通过我的母亲、你的忠心的婢女，在我耳边再三叮嚀。可是这些話一句也沒有进入我的心房，使我照着做。她教我，我記得她曾非常关切地私下告誡我，不要犯奸淫，特別是不要私通有夫之妇。

我认为这不过是妇人的嘮叨，听从这种話是可耻的。其实这都是你的話，而我不知道，我还以为你不声不响，这不过是她饒舌；你却通过她对我講話，你在她身上受到我、受到“你的僕人，你的婢女的儿子”^②的輕蔑。但我不知道；我如此盲目地奔向墮落，以致在同輩中我自愧不如他們的无耻，听到他們夸耀自己的丑史，越秽褻越自豪，我也乐于仿效，不仅出于私欲，甚至为了博取別人的贊許。除了罪恶外有什么值得譴責呢？我却为了不受譴責，越加为非作歹，并且由于我缺乏足以和那些敗类媲美行徑，便捏造我没有做过的事情，害怕我越天真越不堪，越純洁越显得鄙陋。

① 见《旧約·耶利米书》2章271节。

② 见《詩篇》115首16节。

瞧，我和那些伙伴們行走在巴比伦的广场上，我在污泥中打滚，好像进入玉桂异香丛中。无形的敌人要我胶着在这个泥沼内，越来践踏我、誘惑我，因为我极易受誘惑。她、我的生身之母，虽則已經逃出巴比伦城，但尚在城郊踽踽而行；她誥誡我要純洁，但听到丈夫所說关于我的种种，虽則觉察到情形不妙，前途危险，却并不設法用夫妇之爱来加以限制，即使不能根本解决。她不願如此做，因为害怕妻室之累妨碍了我的前途，所謂前途，并非我母亲所希望的、寄托在你身上的、身后的前途，而是学問上的前途。我的父母都渴望我在学問上有所成就：父亲方面，他几乎从不想到你，对我却抱着許多幻想；母亲呢，則认为传统的学問不仅沒有害处，反而为我日后获致你能有不少帮助。

这是据我記憶所及，回想父母的性情作如此猜測。他們从此对我不但不严加管束，反而放松羈絆，任我纵情嬉戏。我的天主，我周围全是浓雾，使我看不见真理的晴天，而“我的罪恶恰就从我的肉体中长起来”。^①

四

主，你的法律惩罚偷窃，这法律刻在人心中，連罪恶也不能把它磨灭。哪一个窃賊自願让另一个窃賊偷他的东西？哪一个富人任凭一个迫于貧困的人偷窃？我却願意偷窃，而且真的做了，不是由于需要的胁迫，而是由于缺乏正义感，厌倦正义，恶貫滿盈。因为我所偷的东西，我自己原是有的，而且更多更好。我也并不想享

① 见《詩篇》72首7节。

受所偷的东西，不过为了欣赏偷窃与罪恶。

在我家葡萄园的附近有一株梨树，树上结的果实，形色香味并不可人。我们这一批年轻坏蛋习惯在街上游戏，直至深夜；一次深夜，我们把树上的果子都摇下来，带着走了。我们带走了大批赃物，不是为了大嚼，而是拿去喂猪。虽则我们也尝了几只，但我们所以如此做，是因为这勾当是不许可的。

请看我的心，我的天主啊，请看我的心，它跌在深渊的底里，你却怜悯它，让我的心现在告诉你，当我作恶毫无目的，为作恶而作恶的时候，究竟在想什么。罪恶是丑陋的，我却爱它，我爱堕落，我爱我的缺点，不是爱缺点的根源，而是爱缺点本身。我这个丑恶的灵魂，挣脱你的扶持而自趋灭亡，不是在耻辱中追求什么，而是追求耻辱本身。

五

美好的东西，金银以及其他，都有动人之处；肉体接触的快感主要带来了同情心，其他官能同样对物质事物有相应的感受。荣华、权势、地位都有一种光耀，从此便产生了报复的饥渴。但为获致这一切，不应该脱离你、违反你的法律。我们赖以生存于此世的生命，由于它另有一种美，而且和其他一切较差的美相配合，也有它的吸引力。人与人的友谊，把多数人的心灵结合在一起，由于这种可贵的联系，是温柔甜蜜的。

对于上列一切以及其他类似的东西，假如漫无节制地向往追求这些次要的美好而抛弃了更美好的，抛弃了至善，抛弃了你、我们的主、天主，抛弃了你的真理和你的法律，便犯下了罪。世间的

事物果然能使人快心，但絕不像你、我的天主、創造万有的天主，正义的人在你身上得到快乐，你是心地正直者的欢忭。

如果追究一下所以犯罪的原因，一般都以为是为了追求或害怕丧失上文所謂次要的美好而犯罪。这些东西的确有其美丽动人之处，虽則和天上的美好一比較，就显得微賤不足道。一人杀了人。为何杀人？因为貪恋人家的妻子或财产；或是为了生活想偷东西，或是害怕他人搶走自己的东西，或是受了損害憤而报仇。是否会沒有理由而杀人，欢喜杀人而杀人？誰会相信？据說有这样一个人毫无心肝、残暴至极的人，^①是凶恶残暴成性的，但也有人指出其中原因：“他担心閑着不动，手臂和精神都会松弛。”^②但为何担心呢？他的横行不法，是企图搶得羅馬城后，光荣、权势、財富便唾手可得，不再会因手头拮据和犯罪后良心的不安而恐惧經濟困难和法律制裁了。因此卡提里那也并不爱罪恶本身，是爱通过犯罪而想达到的目的。

六

唉，我这一次偷窃，我十六岁上所犯的罪行，这可怜的我究竟爱你什么？既然是偷窃，能有美丽动人之处嗎？有什么值得我談的呢？我們所偷的果子是美丽的，因为是你造的，我的好天主、万有中最美善的，万有的創造者，我的至善，我真正的至宝。的确，果子是美丽的，但我可怜的心灵并不貪那些果子，因为我有更多更好的；我摘这些果子，純然是为了偷窃，因为我到手后便丢掉，仅仅

① 指下文的卡提里那(公元前 108?--62)。

② 见羅馬史家撒路斯提烏斯(公元前 86--35)所著《卡提里那的阴谋》，16 章。

飽餐我的罪惡，享受犯罪的樂趣。即使我丟下一兩枚，這也不過作為罪惡的調味而已。

現在，我的主、天主，我要問偷竊有什麼使我歡喜的呢？絕无可人之处。我不談在公平和明智中所看到的那種美；或在人的思想、記憶、官感、生長中所看到的美，也不談天上星辰光耀燦爛的美，或充滿着生生不息的動物的大地和海洋的美；它連騙人的罪惡所具有虛假的美也沒有。

因為驕傲模仿偉大，獨有你天主是凌駕一切之上；貪婪追求地位光榮，但尊榮永遠是屬於你的；有权勢者的暴虐企圖使人畏懼，但惟有你天主才能使人敬畏，一人在何時何地，用什麼方法、凭借什麼能越出你的權力？輕薄的巧言令色想博得愛怜，但什麼也不能比你的慈愛更有撫慰的力量，比你美麗光明的真理更有實益地值得愛戀；好奇心彷彿在追求知識，你却洞悉一切事物的底蘊。愚蠢也挂上純約質朴的美名，但有什麼比你更純一、更純潔，因為你的行動和罪惡完全對立。懶惰自詡為恬靜，但除了主以外，什麼是真正的恬靜？奢侈想贏得充盈富裕的稱號，而你才是涵有一切不朽甘飴的無盡庫藏。揮霍弋取了慷慨大量的影子，而你才是一切美好的寬綽的施主。慳吝希望多所積聚，而你卻具備一切。妒忌妄想高人一等，但誰能超過你呢？憤怒渴求報復，但誰比你的報復更公正呢？恐懼害怕意外的變故損害心愛的東西？擔心自己的安全，但在你能有不測的遭遇嗎？能使你所愛的和你脫離嗎？除了在你左右，還有可靠的安全嗎？悲傷是因喪失了所貪求的東西而憔悴，它想和你一樣不可能有所喪失。

這樣，靈魂叛離你而貪圖淫樂，想在你身外尋求潔淨無瑕的東

西,但这些东西仅有返回你身边才能获得。人們远离了你,妄自尊大地反对你,便是倒行逆施地模仿你。但即使如此模仿你,也显示出你是大自然的創造者;为此,决沒有使人完全脱离你的方法。

但在这次偷窃中,我究竟爱上什么?是否我在这件事上錯誤地、倒行逆施地模仿我的主呢?是否想违犯法律而无能为力,便自欺欺人想模仿囚徒們的虛假自由,荒謬地曲解你的全能,企图犯法而不受惩罚?瞧,这样一个逃避主人而追逐阴影的奴才!唉,真是臭腐!唉,真是离奇的生活,死亡的深渊!竟能只为犯法而犯法!

七

我追溯以往种种,我的心灵能一无忧惧,“主啊,我怎样报答你的恩澤?”^①我要热爱你、感谢你、歌颂你的圣名,因为你赦免了我如許罪恶。我的罪恶所以云消雾散,都出于你的恩賜与慈爱,而我所以能避免不犯,也出于你的恩賜,我能为罪恶而爱罪恶,那末还有什么干不出来呢?

我認識到不論是我自动犯的罪,或由于你的引导而避免不犯的罪,一切都已获得赦免。誰想到自己的軟弱无能,敢把純洁天真归功于自己的努力,敢少爱你一些,好像你对待回头改过者的宽大慈爱对他并不那么需要?誰听从你的呼唤,随声而跟从你,避免了我所回忆而懺悔的罪恶,請他不要譏笑我病后受到这位良医的治疗而痊愈;他的不害病,或至少不生这样的重病,也应归功于这位良医;希望他看到我罪恶的痼疾霍然而愈,看到自身沒有染上罪恶

① 见《詩篇》115首12节。

的沉疴，能同样爱你，能更热爱你。

八

这个不堪的我，从那些现在想起还使我面红耳赤的事件，特别从这次因爱偷窃而干的偷窃，得到什么果实呢？什么也得不到，因为偷窃本身就是虚无；这不过更显出我的可怜。但假如我是单独一人，我便不会如此——据我回忆，我当时的心情是如此——我单独一人，决不会干这勾当。可见我还欢喜伙伴们的狼狽为奸，因此说我只爱偷窃不爱其他，是不正确的，但也能说是正确的，因为狼狽为奸也不过是虚无。

但究竟如何呢？除了驱除阴霾、照耀我心的天主外，谁能指点我？谁促使我追究、分析、思考？假如我欢喜所偷的果子，想享受这些果子，那末为满足我的欲望，我单独也能干这勾当，不需要同谋者的相互激励，燃起我的贪心，使我心痒难忍。但由于我的喜爱不在那些果子，因此是在乎罪恶本身，在乎多人合作的犯罪行为。

九

这是什么心情呢？当然齷齪不堪，怀着这种心情的人真是可耻。但究竟是怎样的呢？“谁能了解罪恶？”①

想到我们能欺瞒那些绝对料不到我们有此行径而且竭力反对我们如此做的人们，我的心好像忍俊不禁了。但为何我单独干不会如此兴高采烈呢？是否一个人不容易发笑？的确一个人不容易

① 见《诗篇》18首13节。

笑；但即使是独自一人，沒有其他人在側，看到或想到太可笑的事情，也会破顏而笑的。可是如果我是单独一人，是不会做的，絕對不会做的。

我的天主，这是我的心灵在你面前活生生的回忆。我独自一人不会干这一次只为爱偷窃而不貪脏物的偷窃勾当。我独自一人絕對不会欢喜这行径，絕對不会干的。唉，害人不浅的友誼，不可思議的思想誘惑，从游戏玩笑，进而产生了为自己一无所得，而且不出于报复之心的損害他人的欲望：只消別人說：“走，干一下！”便慚愧自己有羞耻之心！

十

誰能揭穿其中曲折复杂的内幕？丑恶不堪，我不願再去想它、看它了。我现在需要的是你，具有純洁光輝的、使人乐而不厌的、美丽灿烂的正义与純洁，在你左右才是无比的安宁与无忧无虑的生活。誰投入你的怀抱，“进入主的福乐”，^① 便不再忧虑，在至善之中享受圓滿的生活。我的天主，我青年时曾远离了你，远离了你的扶持，深入歧途，我为我自己成为一个“饥饉的区域。”^②

① 见《馬太福音》，25章21节。

② 见《路加福音》，15章14节。

奥古斯丁懺悔录卷三

一

我来到了迦太基，我周围沸騰着、振响着罪恶恋爱的鼎鑊。我还没有爱上什么，但渴望爱，并且由于内心的渴望，我更恨自己渴望得还不够。我追求恋爱的对象，只想恋爱；我恨生活的平凡，恨没有陷阱的道路；我心灵因为缺乏滋养的粮食，缺乏你、我的天主而饥渴，但我并不感觉这种饥渴，并不企求不朽的粮食，当然并非我已飽飫这种粮食；相反，我越缺乏这粮食，对此越感到无味。这正是我的心灵患着病，滿身創伤，向外流注，可怜地渴求物质的刺激，但物质如果没有灵魂，人們也不会爱的。

爱与被爱，如果进一步能享受所爱者的肉体，那为我更是甜蜜了。我把肉欲的垢秽沾污了友誼的清泉，把肉情的阴霾掩盖了友誼的光輝；我虽如此丑陋，放蕩，但由于滿腹蘊藏着浮华的意念，还竭力装点出溫文尔雅的态度。我冲向爱，甘願成为爱的俘虏。我的天主、我的慈爱，你的慈祥在我所认为甜蜜的滋味中撒上了多少苦胆。我得到了爱，我神秘地带上了享受的桎梏，高兴地戴上了苦难的枷鎖，为了担受猜忌、怀疑、忧惧、憤恨、爭吵等烧紅的鉄鞭的鞭打。

二

我被充滿着我的悲惨生活的写照和燃熾我欲火的炉灶一般的

戏剧所攫取了。人們願意看自己不願遭遇的悲惨故事而伤心，这究竟为了什么？一人願意从看戏引起悲痛，而这悲痛就作为他的乐趣。这岂非一种可怜的变态？一个人越不能摆脱这些情感，越容易被它感动。一人自身受苦，人們說他不幸；如果同情別人的痛苦，便說这人有惻隱之心。但对于虛构的戏剧，惻隱之心究竟是什么？戏剧并不鼓励观众帮助别人，不过引逗观众的伤心，观众越感到伤心，編剧者越能受到贊賞。如果看了历史上的或竟是捕风捉影的悲剧而毫不动情，那就敗兴出場，批評指摘，假如能感到迴腸蕩气，便看得津津有味，自觉高兴。

于此可见，人們欢喜的是眼泪和悲伤。但誰都要快乐，誰也不願受苦，却願意同情別人的痛苦；同情必然带来悲苦的情味。那末是否仅仅由于这一原因而甘願伤心？

这种同情心发源于友誼的清泉。但它将往何处？流向哪里呢？为何流入沸騰油膩的瀑布中，傾泻到浩蕩燦热的情欲深淵中去，并且自觉自願地离弃了天上的澄明而与此同流合污？那末是否應該屏弃同情心呢？不，有时應該爱悲痛。但是，我的灵魂啊！你該防止淫秽，在我的天主、我們祖先的天主、永受贊美歌頌的天主保护之下，你要防止淫秽的罪。

我现在并非消除了同情心，但当时我看到剧中一对恋人无耻地作乐，虽則不过是排演虛构的故事，我却和他們同感愉快；看到他們恋爱失敗，我亦觉得凄惶欲絕，这种或悲或喜的情味为我都是一种乐趣。而现在我哀怜那些沉湎于欢場欲海的人，过于哀怜因丧失罪恶的快乐或不幸的幸福而惘然自失的人。这才是比較真实的同情，而这种同情心不是以悲痛为乐趣。怜悯不幸的人，是爱的

責任，但如果一人怀抱眞摯的同情，那必然是宁願沒有怜悯别人不幸的机会。假如有不怀好意的慈悲心腸，——当然这是不可能有的——便能有这样一个人：具有眞正的同情心，而希望別人遭遇不幸，借以显示对这人的同情。有些悲伤果然是可以贊許的，但不应說是可以喜爱的。我的主，你热爱灵魂，但不像我們，你是以无限純洁、无穷完美的眞慈怜悯着世人的灵魂，你不受任何悲痛的侵袭。但哪一个人能如此呢？

但那时这可怜的我貪爱哀情的刺激，追求引致悲伤的机会；看到出于虛构的剧中人的不幸遭遇，扮演的角色越是使我痛哭流涕，越称我心意，也就越能吸引我。我这一头不幸的牲口，不耐煩你的看护，脫离了你的牧群，染上了可耻的、齷齪不堪的疥癬，这又何足为奇呢？我从此时起爱好痛苦，但又并不爱深入我內心的痛苦——因为我并不眞正願意身受所看的种种——而仅仅是爱好这种耳聞的、凭空結構的、犹如抓着我浮皮肤的痛苦，可是一如指甲抓碎皮肤时那样，这种爱好在我身上也引起了发炎、肿胀、化脓和可憎的臭腐。

这是我的生活。唉，我的天主，这可能称为生活嗎？

三

你的慈爱始終遙遙复庇着我。我沉湎于怎样的罪恶之中！我背弃了你，听凭褻圣的好奇心引导我走向极度的不忠不信，成为魔鬼的狡猾僕从，用我的罪行款享魔鬼，而你便用这一切来鞭打我！我竟敢在举行敬事你的典礼时，在圣殿之內，覬覦追营死亡的果实。你重重懲責我，但和我的罪过相比可算什么？唉，我的天主、

我的无边的慈爱，你复庇我不受灾害的侵袭，而我在危险之中还意气洋洋，到处游荡，远离了你，从我所好的行径而不趋向你的道路，我只知流连于转瞬即逝的自由。

当时所推崇的学问，不过是通向聚讼的市场，我希望在此中显露头角，而在这个场所越会信口雌黄，越能获得称誉。人们的盲目到达这样程度，竟会夸耀自己的谬见：我在雄辩术学校中名列优等，因此沾沾自喜，充满着虚荣的气概；但是，主，你知道我还是比较循规蹈矩的，绝不参预那些“捣乱鬼”——这个下流的、魔鬼的称号在当时是非常时髦的——的恶作剧；我生活在这些人中间，在无耻之中还带着三分羞恶之心，因为我不和他们同流合污；我和他们在一起，有时也欢喜和他们结交，虽则我始终厌恶他们的行动、他们的恶作剧：欺侮胆怯的新学生，毫无理由地戏弄他们，取笑作乐。没有再比这种行动更相像魔鬼的行动了！称为“捣乱鬼”，真是再恰当没有了。他们自身先已暗受欺人的恶魔捣乱、诱惑、嘲笑，先已陷入他们作弄别人的陷阱：

四

血气未定的我和这些人一起，读雄辩术的课本，希望能有出众的口才：这不过为了享受人间荣华的可鄙而浮薄的目的。遵照规定的课程，我读到一个名西塞罗^①的著作，一般人更欣赏他的词藻过于领会他的思想。书中有一篇劝人读哲学的文章，篇名是《荷尔顿西乌斯》。^②

① 西塞罗 (M. T. Cicero, 公元前 106—43)，罗马古典文学的代表作家之一。

② 西塞罗的哲学论文之一，原书已佚。

这一本书使我的思想转变,使我的祈祷转向你,使我的希望和志願彻底改变。我突然看到过去虛空的希望真是卑不足道,便怀着一种不可思議的热情,向往着不朽的智慧,我开始起身归向你。我钻研这本书,不再着眼于詞令——我母亲寄給我的錢好像专为购买这一点,那时我已十九岁,父亲已在两年前去世,——这本书的吸引我,已是由于內容,而不是为了詞藻了。

我的天主,那时我怀着很大的热情,想脫离人世种种而飞到你身边;但我不知道你对我作何安排,因为智慧是属于你的。爱好智慧,在希腊語名为哲学,这本书引起我对哲学的兴趣。有人假借哲学的名义来迷惑他人,利用伟大的、动人的、高尚的名义来粉飾他們自己的謬說;对于当时和以前这一类人物,此书都有論列,印証了你的精神通过你的忠良僕人所貽留的有益忠告:“你們應該小心,勿使他人用哲学、用虛誕的妄言把你們擄走,这种种只是合乎人們的傳統和人世的經綸,不合乎基督,而天主的神性却全部寓于基督之身。”^①

我心灵的光明,你了解我当时并不知道使徒保罗这一段話。我所以爱那一篇劝諭的文章,是因为它激励我,燃起我的热焰,使我爱好、追求、获致并坚持智慧本身,而不是某宗某派的学說。但有一件事不能使我热情勃发,便是那篇文章中沒有基督的名字。主啊,依照你慈爱的計劃,我的救主、你的“圣子”的名字,在我哺乳之时,被我孩提之心所吸食,深深蘊蓄于心坎中,一本书,不論文字如何典雅,內容如何翔实,假如沒有这个名字,便不能掌握住整个

① 见《新約·歌罗西书》2章8—9节。

的我。

五

为此，我决心要讀聖經，看看內容如何。我现在懂得聖經不是驕傲者所能体味，也不是孩子們所能領会的，入門时觉得隘陋，越朝前越觉得高深，而且四面垂着奥妙的帷幕，我当时还没有入門的資格，不会曲躬而进。我上面說的并非我最初接触聖經时的印象，当时我以为这部书和西塞罗的典雅文笔相較，真是瞠乎其后。我的傲气藐視聖經的质朴，我的目光看不透它的深文奥义，聖經的意义是随孩子的年龄而俱增，但我不屑成为孩子，把我的滿腔傲气視為伟大。

六

因此，我蹈入了驕傲、狂妄、巧言令色的人們的圈子中，他們口中藏着魔鬼的陷阱，含着杂有你的圣名和耶穌基督、“施慰之神”、“圣神”^①等字样的誘餌。他們語語不离这些名字，但不过是掉弄唇舌而发出虛音，心中毫无真理。他們口口声声：“真理、真理”，不断和我談論真理，却没有一絲一毫的真理；他們不仅对于身为真理的你，而且对于你所創造的世界也发出种种荒謬的論調：关于世界，即使哲学家們所論确切；我为爱你的緣故，也应置之不顾，你是我最慈爱的父亲，万美之美。

唉，真理，真理，那时我怎样从心坎的最深处向往着你，那时这

^① 譯者按：天主教教义称天主三位：第一位圣父，第二位圣子，降世成人，是为耶穌基督，第三位圣神，四福音中也名为“施慰之神”。

些人經常用各種方法在長篇累牘的書本中向我高呼着你的名字！可惜這僅僅是空洞的聲音。我渴求着你，而拿來供我充飢的肴饌，不是你而是太陽、月亮；這些美麗的產品是你創造的，但不是你，也不是最好的工程，因為你所創造的精神體，勝過天空燦爛的星辰。

我如飢如渴想望的也不是那些精神體，而是真理，是你本身，“永無變易，永無晦蝕”^①的你。供我大嚼的肴饌不過是華麗的幻象，這些虛幻通過耳目而蒙蔽思想，愛這些虛幻還不如愛肉眼確實看到的太陽。但我以為這一切就是你，就充作我的食料，但並不是恣意飽啖，因為我口中嘗不到像你那樣的滋味——當然你並非那些憑空虛構的東西——為此，我非但不能解飢，反而更餓了。

夢中的飲食和醒時的飲食相仿，但不能使睡者果腹，因為他睡着。上述種種絲毫不像你真理，不像現在和我講話的真理，這些都是幻象，都是空中樓閣；我們目睹的天空和地面的物體比這些幻象來得實在；我們看到的物體和禽獸看到的一樣，也比我們想像的更實在。甚至我們想像中的物體也比我們依據這些物體而虛構的茫無邊際的東西更形實在。那時我便以這些幻象充飢，却不能因此果腹。

但是，你、我的愛、孱弱的我所依恃而汲取力量的，你不是我們肉眼所看見的天際星辰，也不是我們看不見的物體，這一切都是你創造的，而且還不是你最好的工程。你與我所虛構的幻象、絕不存在的幻象有多大的差別！一切实在物體的形象，一切实在的物體——但不是你——也比這些幻象更真實。你也不是使物體具有生

① 見《新約·雅各書》1章17節。

命的灵魂——物体的生命比物体更好、更实在——你是灵魂的生命，生命，生命的生命；你以自身生活，你絕不变易，你是我灵魂的生命。

为我，你当时在哪里？在多么遥远的地方！我离开了你迢迢远行，甚至找不到喂猪的橡子来充饥。文章家和詩人們的故事也远优于那些欺人的妖言，詩歌与“密提阿飞行”^①的故事比毒害信徒的“五元素化身大战黑暗五妖洞”^②荒誕不經之說也远为有用。因为我从这些詩歌中能汲取到真正的滋养：我虽則唱着“密提阿飞行”故事，但我并不說实有其事，即使我听別人唱，也不会信以为真的。而对于后者我却拳拳服膺了，真是言之痛心：我怎会一层一层滾到地獄底里的呢？由于缺乏真理而心煩慮乱，我追寻你、我的天主，——我现在向你懺悔：在我怙恶不悛的时候，你已經怜悯我——但是仅仅用肉体的感觉，而不是用你所赋与我們足以制服毒虫猛兽的理智。你幽邃沉潜，在我心坎深处之外，你又高不可及，超越我心灵之巔。这时我遇上了所罗門箴言中的那个“坐在自家門口的懵懂无耻的妇人，她說：快快吃这些神秘的餅，喝那杯偷来的甘液”。^③她看见我在外浪蕩，在細嚼着用我肉眼找到吞食的东西，便把我迷住了。

七

我并不想到另一真正存在的真理，因此，人們向我提出：“罪恶来自何处？神是否限制在一个物质的躯体內，是否有头发和手指？

① 希腊神話中帮助哲松取得金羊毛的女巫。

② 指摩尼教教义。

③ 见《旧約·箴言》9章17节。

多妻的、杀人的、祭祀禽兽的人能否列为义人？”种种問題后，我如受到針刺一般急忙贊成那些狂妄騙子的见解。这些問題使无知的我忐忑不安；我背着真理，还自以为面向真理；我不懂得“恶”不过是缺乏“善”，彻底地說只是虛无。那时我的肉眼已为外物所蔽，我的精神只能见到魑魅魍魎，当然我不会懂得这一点。

那时我不知道天主是神体，沒有长短粗細的肢体，沒有体积，因为一有体积，局部必然小于整体；即使是无限的，但为空間所限制的一部分必然小于无限，便不能成为神体，如天主的无所不在，在在都是整个天主。至于我們本身凭什么而存在，为何聖經上称我們是“天主的肖像”^①，这一切都不知道。

我也不認識真正的、內心的正义，不依据习俗而依据全能天主的金科玉律权衡一切的正义；天主的法律一成不变，不随時間空間而更改，但随时代地区的不同而形成各时代各地区的风俗习惯；亚伯拉罕、以撒、雅各、摩西、大卫^② 以及为天主亲口贊許的人，依照天主的法律都是正义的人；但这些无知之徒随从世人的褒貶毀譽，以个人的經驗去衡量人类的全部风俗习惯，断定他們是不正义的，这犹如一人不識武装，不知盔与甲的用度，加甲于首，裹盔于足，便认为不适于用；或是某日规定下午休假，这人強調上午既然容許营业，抱怨下午为何不能进行卖买；又如在某人家中见某一奴隶手持的东西不准另一个进酒肴的奴隶接触，或在馬厩后做的工作不准在餐厅进行，便指斥同居一室、同属一家，为什么待遇不同。

同样，这些人听到现代正义的人所禁行的事，古代正义的人却

① 见《旧約·創世紀》1章27节。

② 指这些人都是《旧約》中的圣哲。

不在此例，天主权衡时宜，对古人制定那样法令，对今人制定这样法令，古往今来都适应着同一的正义，他们却对此愤愤不平。不知同一人、同一日、在同一屋中，使用某一肢体时，不能代之以另一肢体；某时准许做的，换一个时辰即行禁止；在某一角落许可或命令做的，在附近的另一角落便不许做，做了要受责罚。那末，正义成为变化多端了？不然，这是正义所统摄的时代有所不同，既然是时代，便有先后。人生非常短促，不能以为本身有了经验，便对经验所不及的古今四方的事物因革都融会贯通；反之，在同一人身上、同一天内、同一屋中，很容易看出某一时刻、某一地点或某一肢体应做什么事，因此对前者感到抵触，而对后者便毫无异议。

以上种种，我一无所知，也绝不措意；虽然这些事理从各方面透进我的双目，我还是熟视无睹。我诵诗时，音节的轻重不能随意配置，一种诗体有一种格律，在同一诗句中也不能都用同一的音节；但文章的规律，不是随地而异的，它有一个完整的体系。我并没有看到圣贤们所服膺的正义，是把所命令的一切合成一个高妙万倍的整体：正义本质绝无变易，也不把全部条例施行于任何一个时代，而是因时制宜，为每一时代制定相应的法令。我却盲目批评虔诚的祖先们不独遵照天主的命令和启示调配当前的一切，甚且秉承天主的默牖，对将来发出预言。

八

那末“全心、全灵、全意爱天主和爱人如己”^①在某时某地能不能也成为非正义的呢？凡违反天性的罪行，如所多玛人所做的，不

^① 见《新约·马可福音》12章30节。

論何時何地都应深惡痛絕，即使全人类都去效尤，在天主的定律之前，也不能有所寬縱，因為天主造人，不是要人如此自瀆。天主是自然的主宰，淫欲玷污了自然的紀律，也就破壞了我們和天主之間應有的關係。

至於違反風俗習慣的罪行，應隨不同的習俗加以禁避，某一城市或某一國家，或因習慣或由法律所訂定的規章，不應為市民或僑民隨意破壞。任何部分如與整體不合即是缺陷。但如天主所命令的和一地的習慣規章抵觸，即使從未執行，應即實施，若已廢弛，應予恢復。君王有权在所統治的城邑中頒布前人或本人從前未曾制訂的新法，凡是服從新法，並不違犯本城的舊章，而不服從恰就違反本城的制度，因為服從君王是人類社會共同的準則，那末對萬有的君王、天主的命令更應該毫不猶豫地服從。人類社會中權力有尊卑高下之序，下級服從上級，天主則凌駕一切之上。

對於侮辱他人，或對人施行暴力，二者都是蓄意損害他人的罪行，則和違反天性的罪行相同。這兩種罪行的起因，或是為了報復，如仇人的陷害仇人；或為奪取別人所有，如強盜的搶劫行旅；或為逃避禍患，如一人恐懼另一人；或出于妒忌，如不幸者妒忌另一人的幸福，如得勢者畏恨別人勢力與自己相埒；或僅僅出于幸災樂禍，如觀看角鬥的觀眾，或戲弄嘲笑別人。

這些是主要的罪行，根源都由于爭權奪利，或為了耳目之娛，或為逞情快意，有時源于二者，甚至兼有以上三種根源。我的至尊至甘的天主，生活于這些罪惡，便是侵凌了你的“十弦琴”、你的“十誡”。你是不可能有所朽壞，有所損蝕，哪一種罪惡能影響你，哪一種罪行能損害你？但人們犯罪，你便加懲罰，因為即使是為了反對

你而犯罪，也就是褻瀆了人們自己的灵魂，罪恶在欺騙自身，或是毀坏你所創造、所調攝的天性；或漫无节制、过度享受你所賦界的事物；或违反天性、追求违禁的事物；或故触鋒芒，思想上、言語上侮辱你；或越出人类社会的范围，橫行不法，随自己的好恶，挑拨离間，以快自己的私意。这种种的产生都由于抛弃了你生命的泉源、万物唯一真正的創造者和統治者；由于师心自用，錯誤地爱上了一部分，而以部分为整体。

因此，只有謙虛的虔誠能引导我們回到你身边，使你清除我們的恶习，使你赦免悔过自新者的罪业，使你俯听桎梏者的呻吟，解脫我們自作自受的鎖鏈，只要我們不再以貪得无饜而結果喪失一切、更爱自身过于爱你万善之源的私心，向你豎起假自由的触角。

九

在損己損人以及其他形形色色罪恶中，也有进德修业的人所难免的过失；这些过失，如依严正的論断，自可作求全的責备，但同时有結成善果的希望，如萌芽之至于收获，則又应受贊許。有些近似上述两类的罪恶，而又实非是罪，因为既不侵犯你、我們的主、天主，也不危害社会；譬如一人儲藏生活所需而且符合时势要求的某些物品，同时又不能确定他是否出于占有的欲望，又如为了糾正一人的錯誤，行使合法权加以处分，同时也不能确定其是否有損人之心。

因此有許多行为，在常人視為应受譴責，而你却不以为非，也有許多人所贊許的事，而你却不以为是。往往行事的外表和其人的內心大相懸絕，而当时的环境也不是常人所能窺測。但如果你

突然发出一項特殊的、出人意外的命令，而且你过去曾加禁止的，你又不宣布发令的原因，即使这命令抵触人类社会的約章，也没有一人敢怀疑是否应该服从，因为惟有服从你的社会才是正义的社会。誰能确知你的命令，那真有福！因为你的僕人們一切行动，或为适应目前的需要，或为預示将来。

十

由于我不了解这些原則，因此我訕笑你的圣美的僕人們和先知們。我訕笑他們，其实你也得訕笑我；我不知不觉地墮落到如此愚蠢的境界，以致相信人們摘无花果时，果子和树在流着乳一般的泪水；一位“圣人”^①吃了这只无花果——当然摘的人犯罪，圣人沒有罪——是把許多天使，甚至神的分子吞入腹中，圣人在祷告中呻吟太息时，吐出天使甚至神的分子，这些无上眞神的分子本被囚禁在果子之中，这时被圣人的齿腹解放出来。我认为更应该同情地上的果子过于所以产生果子的原因、人，因为一个非摩尼教徒向你要求一点食物解饥，如果你給他吃，便应受死刑。

十一

你自天垂手，把我的灵魂从黑暗的深淵拯救出来，我的母亲、你的忠心的婢女为了我向你痛哭，远过于母亲痛哭死去的子女。她看见我在她所得自你的信仰和精神方面已經死去。主，你应允她的祈祷，你应允她，并没有輕視她在各处祈祷时流下的眼泪，你应允她的祈祷。因为她所得的梦从哪里来的呢？你在梦中安慰她，

^① 按摩尼教內分“圣人”和一般信徒“听讲者”两类。

她因此重新收撫我，許我在家中和她同桌飲食。她初起对我侮慢神圣的罪行是深恶痛絕的。她梦中见她自己站在一条木尺上，又见一位容光焕发的青年含笑走到她跟前。这时她痛不自胜，那位青年詢問她何故悲伤天天哭泣——这样的詢問往往是为了劝导，不是为了探听——她回答說是痛心于我的丧亡，那位青年請她放心，教她留心看，她在那里，我也在那里，她仔細一看，看见我在她身边，站在同一木尺上。

这梦是哪里来的呢？一定是你傾听她的心声，全能的好天主啊！你照顾着每一人，仿佛只照顾一个人，你照顾全人类，犹如照顾一人。

还有一点：她向我談梦中情形时，我竭力向她解說，教她不要失望，說她日后也会成为我当时那样，她竟毫不犹豫地說：“不，他不對我說：‘他在那里，你也将在那里’”；^①而是說：“你在那里，他也将在那里。”

主啊，据我記憶所及我向你懺悔，我已屡次說過：当时你借我母亲的口所給我的答复，我母亲不为我的似是而非的解释所迷惑，并且能迅速看出應該看到的意义——如果她不說，我当时的确看不出——这种种比那場梦更使我感动。这个梦为安慰我母亲当前的忧虑，預示了她經過很长时期后才能实现的快乐。

因为我在垢污的深坑中、在錯誤的黑暗中打滾，大約有九年之久！我屡次想站起来，而每次使我陷得更深一层，但我的母亲，一如你所喜爱的貞靜、誠敬、朴素的节妇，虽則抱着满怀希望，但依旧

① 譯者按：“他不對我說”，“他”指夢中的青年，“我”指莫尼加（奧氏之母）；“他在那里，你也将在那里”，“他”指奥古斯丁，“你”指莫尼加。

痛哭呻吟，在祈禱時繼續為我向你發出哀號，她的祈禱達到你面前，你却讓我繼續在黑暗中旋轉。

十二

我記得你還給我另一個答复。我現在略去許多支節，為了早已迫不及待地要向你懺悔我所欲懺悔的事情，同時我也忘卻了不少情節。

你通過你的祭司，通過一個在教會內成長的、精通聖經的主教，給我另一個答复。我的母親請他來和我作一次談話，駁斥我的錯誤，誘導我去惡從善——因為他如遇到合適的對象是如此做的——他拒絕了，事後我才懂得他這一決定的明智。他回答說，我還不肯受教，因為，一如我母親告知他的，我由於新近接受了這異端，還是意氣洋洋，曾用一些狡猾的問題難倒了好些知識比較淺薄的人。接著又說：“讓他去。你只要為他祈求天主；他自會在書本中發現自己的錯誤和狂妄。”他還告訴我母親，他的母親也受摩尼教的迷惑，他幼時被送給摩尼教徒，該教所有書籍他幾乎都讀過，甚至抄寫過，他沒有和任何人爭論過，也未受任何人的勸說，是他自己發覺這一教門是多麼應受深惡痛絕的，因此他放棄了這教門。我的母親聽了這些話，依舊不放心，更加苦苦哀求，痛哭流涕，請他來看我，說服我。纏得他有些不耐煩而生氣了，便說：“去吧，這樣生活下去吧！你為你的兒子流下如許眼淚，這樣一個兒子是不可能死亡的！”

我的母親和我談話時，屢次提到這事，說她聽到這話，恍如聽到來自天上的聲音。

奧古斯丁懺悔錄卷四

一

我从十九岁到二十八岁，九年之久，陷溺于种种恶业之中，自惑惑人，自欺欺人，公开是教授所謂“自由学术”，暗中則使用虛偽的宗教幌子，前者是出于驕傲，后者則由于迷信，而二者都是虛妄。我一面追求群众的渺茫名誉，甚至劇場中的喝采，詩歌競賽中柴草般的花冠、无聊的戏剧和猖狂的情欲，而另一面却企图澡雪这些污秽：我供应那些所謂“优秀分子”和“圣人們”^① 飲食，想从他們的肚子里泡制出天使和神道来解救我們。我和那些受我欺騙或同我一起受人欺騙的朋友們从事于这种荒謬絕伦的勾当。

我的天主，那些尚未蒙受你的屈辱抑制而得救的驕傲者，任凭他們訕笑吧；我願向你懺悔我的耻辱，为了你的光荣。我求你，請容許我用现在的記憶回想我过去錯誤的曲折过程，向你献上“欢乐之祭”。如果没有你，我为我自己只是一个走向毁灭的向导：即使在我生活良好的时候，也不过是一个飲你的乳、吃你的不朽的食物的人：一个人，不論哪一个人，只要是人，能是什么？任凭那些有权有势的人嘲笑吧！我們，孱弱、貧困的我們，願意向你懺悔。

^① 按指摩尼教徒。

二

在这些年代中，我教授着雄辯術，我身為私欲的敗將，却在出賣教人取勝的爭訟法術。主啊！你是知道我希望教些好學生、當時所稱的好學生；我一片好意地教他們騙人之道，不是要他們陷害無辜，但要他們有時去救壞蛋。天主啊，你遠遠望見我在斜坡上搖搖欲墜，我在濃霧中射出一些善意的閃光，你看見我在教導那些愛好浮華、追求謊言的人時，雖則我和他們是一丘之貉，但還能表現出一些良知。

在这些年代中，我和一個女子同居着，我們兩人不是經過當時所謂合法的婚姻而結合的，而是由於苦悶的熱情，我忘卻了理智而結識的。但我僅有她一人，我對她是始終如一，並無其他外遇。在她身上，我親自體驗到為子嗣而勉強同心的婚姻與肉欲衝動的結合有很大的差別，後者違反了雙方的意願而生育子女，但對所生的也不得不加以愛護。

我還記得一次參加詩劇比賽，一個巫師問我如贏得勝利，給他多少錢作為酬報，我是非常憎恨這種醜惡的邪術，我回答說，即使能贏得一只不朽的金冠，我也不願為我的勝利而殺一只蒼蠅，因為這巫師將犧牲祭祀魔鬼，認為如此則可以為我獲致魔鬼的助力。但是，我心靈的天主，我的所以拒絕，並非出於你所喜愛的貞純，因我當時只能想像物質的光華，還不知道愛你。一個靈魂嚮往這種虛幻，不是“離棄你而犯奸淫”^①嗎？不是在信任謊言，“飼喂狂風”^②嗎？因我雖不願為我而舉行淫祀，但我的迷信却天天在享祭

① 見《詩篇》72首27節。

② 見《舊約·何西阿書》12章1節。

魔鬼。魔鬼以我們的錯誤为乐趣，为嘲笑的目标，我們在飼喂魔鬼不就是在“飼喂狂风”嗎？

三

为此，我是繼續向当时名为算术家的星士請教，因为他們的推演星命似乎并不举行什么祭祀，也不作什么通神的祝告。但是基督教真正的、合乎原則的虔誠必然加以排斥。

本来最好是向你、主懺悔說：“求你可怜我，治疗我的灵魂，因为我获罪于你”；^① 不应依恃你的慈爱而放肆，恰应牢記着你的話：“你已痊愈了，不要再犯罪，才能避免遭遇更不幸的事。”^②

这些星士們都竭力抹杀你的告誡，对我說：“你的犯罪是出于天命，是不可避免的”；“是金星、或土星、火星所主的。”这不过为卸脫一团血肉、一个臭皮囊的人的罪責，而归罪于天地日月星辰的創造者与管理者。这創造者与管理者不是你是誰呢？你是甘飴和正义的根源，你“将按照每人的行为施行賞罰”，“你絕不輕視忧伤痛恨的心”。^③

当时有一位具有卓见之士，^④ 并且也精于医道，在医学上負有盛名，他曾以总督的名义，不是以医生的名义，把竞赛优胜的花冠戴在我患病的头上。这病症却是你診療的，因为“你拒絕驕傲者，而賜恩于謙卑的人”。^⑤ 况且，通过这位丈人，你何曾停止过对我的

① 见《詩篇》40首5节。

② 见《約翰福音》5章14节。

③ 见《馬太福音》16章27节；《詩篇》50首19节。

④ 按即卷七，第六章所說的文提齐亚努斯，是当时的名医。

⑤ 见《新約·彼得前书》5章5节。

照顧，對我靈魂的治療？

我和他比較親厚之後，經常盡心聽他談論。他的談論不重形式，但思想敏銳，既有風趣，又有內容。他從我的談話中知道我在研究星命的書籍，便以父執的態度諄諄告誡我，教我拋開這些書本，不要以精神耗於這種無益之事，應該用於有用的事物；他說他也研究過星命之學，而且年輕時，曾想以此為終生的職業。他既然能讀希波革拉第^①的著作，當然也能理解這些書。他的所以捐棄此道而從事醫道，是由于已經戳破星命術數的虛妄，像他這樣嚴肅的人，不願作騙人的生涯。他又對我說：“你自可以教授雄辯術在社會上占一位置；你研究這種荒誕不經之說，並非為了生計，而且出於自由的愛好。你應該相信我的話，因為我對這一門曾經刻苦钻研，已可以此為業。”我問他為什麼許多預言真的會應驗。他照他的能力答复我，認為這是散布在自然界的偶然的力量。他說譬如翻閱某一詩人的詩集，一首詩的內容寫的完全是另一件事，但可能有一句詩和某人的情境吻合，那末一人的靈魂凭着天賦的某種直覺，雖則莫名其妙，但偶然地、不經意地說了一些話，和詢問者事實竟相符合，這也不足為奇。

這是你從他口中，或通過他給我的忠告，並且在我的記憶中劃定了我此後研究學術的方向。但在當時，這位長者，甚至和我最知己的內布利提烏斯——一位非常善良、非常純潔的青年，最反對占卜的——都不能說服我使我放棄此種術數。對於我影響最深的，是這些書的作者的權威，我還沒有找到我所要求的一種可靠的証據，能確無可疑地證明這些星命家的話所以應驗是出於偶然，而不

① 紀元前五世紀的希臘名醫。

是出于推演星辰。

四

在这些年代中，我在本城开始我的教书生涯时，結識了一个非常知己的朋友，他和我一起研究学問，又同在旺盛的青年时代。他本是和我一起长大、一起就学、一起游戏的。但幼时我們两人还没有深切的爱情，虽則后来也不能謂是真正的友誼，因为只有你把那些具有“因我們所領受的圣神而傾注于我們心中的爱”^①而依附你的人联結在一起的友誼才是真正的友誼。但那时我和他的交誼真是无比甜蜜，同时，因嗜好相同，更增加了我們的投契。我又使他放弃了他青年时代尚未眞誠彻底認識的眞正信仰，把他拖到了我母亲为我痛哭的荒誕危险的迷信之中。他的思想已經和我一起走上了歧途，而我的心也已經不能沒有他。你是复仇的天主，同时也是慈爱的泉源，你紧紧追赶着逃避你的人，你用奇妙的方式使我們轉向你；这溫柔的友誼为我說来是超过我一生任何幸福，可是还不到一年，你便使他脫离了人世。

任何人，即使仅仅根据个人內心的經驗，也不能續述你的慈爱。我的天主，这时你做什么？你的判断真是多么深邃。他患着高热，好久不省人事，躺在死亡的汗液中；病势看来已經絕望，便有人給这个失去知觉的病人行了“洗礼”，我也并不措意，认为他的灵魂一定保持着所得于我的思想，而不是得于別人在他失去知觉的肉体上的行动。岂知远远出于我意料之外，病势轉好，沒有危险了。当我能和他讲话时——只要他能說話，我即能和他談話，因为我

^① 见《新約·羅馬书》5章5节。

日夜不离，我們兩人真是相依为命——我想把他在昏迷中領受“洗礼”一事向他打趣，以为他也将自哂这回事的。岂知他已經知道自己受了洗礼。这时他惊怖地望着我，如对仇人一般，用突然的、异乎寻常的坚决态度警告我，如果我願意和他交朋友，不能再說这样的話。我愕然失色，竭力压制我的情緒，让他保养精力，以为等他恢复健康之后，我对他又能为所欲为了。但是他从我疯狂的計劃中被搶走，保存在你的身边，作为我日后的安慰。几天后，我又在他身边时，寒热重新发作，便溘然长逝了。

这时我的心被极大的痛苦所籠罩，成为一片黑暗！我眼中只看见死亡！本乡为我是一种刑罰，家庭是一片难言的凄凉。过去我和他共有的一切，这时都变成一种可怕的痛苦。我的眼睛到处找他，但到处找不到他。我憎恨一切，因为一切沒有他；再也不能像他生前小別回来时，一切在对我說：“瞧，他回来了！”我为我自身成为一个不解之謎：我問我的灵魂，你为何如此悲伤，为何如此扰乱我？我的灵魂不知道怎样答复我。假如我对我的灵魂說：“把希望寄托于天主”，它不肯听我的話，这很对，因为我所丧失的好友比起我教它寄予希望的幻象是一个更真实、更好的人。为我，只有眼泪是甜蜜的，眼泪替代了我心花怒放时的朋友。

五

主啊，这一切已經过去，時間已經減輕了我的伤痛。我能不能把心灵的耳朵靠近你的嘴，听听你給我解释为何眼泪为不幸的人是甜蜜的。你虽則无所不在，但是否把我們的苦难远远抛在一边，是否你悠悠自得，任凭我們受人生的簸弄？可是我們除了在你耳

际哀号外，沒有絲毫希望。煩惱、呻吟、痛哭、叹息、怨恨能否在此生摘到甜蜜的果实？是否因为我們希望你俯听垂怜，才感到甜蜜？对于祷告，的确如此，因为祷告时，抱着上达天听的願望。但因死别而伤心，而悲不自胜，是否也同样有此願望？我并不希望他死而复生，我的眼泪也并非要求他再来人世，我是仅仅因伤心而痛哭，因为我遭受不幸，丧失了我的快乐。眼泪本是苦的。是否由于厌恶我过去所享受的事物，才感觉到眼泪的甜味？

六

我为何要說这些話？现在不是提問題的时候，而是向你懺悔的时候。那时我真不幸。任何人，凡爱好死亡的事物的，都是不幸的：一旦丧失，便会心痛欲裂。其实在丧失之前，痛苦早已存在，不过尙未感觉到而已。那时我的心境是如此。我滿腹辛酸而痛哭，我停息在痛苦之中。我虽則如此痛苦，但我爱我这不幸的生命，过于爱我的朋友。因为我虽則希望改变我的生命，但我不願丧失我的生命，宁願丧失朋友；我不知道我那时是否肯为了他而取法傳說中的奧萊斯得斯和彼拉得斯，如果不是虛構的話，他們两人願意同生同死，不能同生，則不如同死。但当时我的內心产生了一种与此完全相反的情緒：一面我极度厌倦生活，一面却害怕死。我相信我当时越爱他，便越憎恨、越害怕死亡，死亡搶走了我的朋友，死亡犹如一个最残酷的敌人，既然吞噬了他，也能突然吞下全人类。我記得我当时的思想如此。

这是我的心，我的天主啊，我的內心是如此；請看我的記憶。你是我的希望，你清除了我情感的污秽，使我的眼睛轉向你，你解

除了絆住我雙足的羅網。那時，我奇怪別人為什麼活着，既然我所愛的、好像不會死亡的好友已經死去；我更奇怪的是他既然死去，而我，另一個他，卻還活着。某一詩人論到自己的朋友時，說得很對，稱朋友如“自己靈魂的一半”^①。我覺得我的靈魂和他的靈魂不過是一個靈魂在兩個軀體之中，因此，生命為我成為可怖的，因為我不願一半活着，也可能我因此害怕死，害怕我所熱愛的他整個死去。

七

唉，真是一種不懂以人道教人的瘋狂！一個滿腹委屈忍受人生的傻瓜！我當時確是如此。因此，我憤憤不平，我嘆息痛哭，我心煩慮亂，不得安寧，我一籌莫展。我背負着一個破裂的、血淋淋的、不肯被我背負的靈魂，我也不知道把它安置在哪裡。無論在優美的樹林中，在娛樂歌舞中，在清香四溢的田野中，在豐盛的筵宴中，在書籍詩文中，都得不到寧靜。一切，連光明也成為可憎的；一切，除了呻吟和痛哭外，只要不是他，便使我難堪，討厭；只有寄頓在呻吟和痛哭之中；但只要我的靈魂一離開呻吟和痛哭，那末痛苦的担子更覺重重壓在我身上。

主啊，我知道只有你能減輕我的負擔，能治療我，但我既不願，也不可能；我意想中的你並非什麼穩定實在的東西，因為這不是你，而是空洞的幻影，我的錯誤即是我的天主。我想把我的靈魂安置在那裡，让它休息，它便墮入虛測之中，重又壓在我身上；我自身

^① 羅馬詩人荷拉提烏斯（公元前65—8）的詩句，見所著《詩歌集》卷一，第3首第8句。

依旧是一个不幸的场所，既不能停留，又不能脱离，因为我的心怎能避开我的心，我怎能避开我自身？那里我能不追随我自身？

但我逃出了我的故乡。因为在过去不经常看见我朋友的地方，我的眼睛又会像在本乡一样找寻他。我离开了塔加斯特城，来到了迦太基。^①

八

时间并不闲着，并非无所事事的悠然而逝：通过我们的感觉，时间在我們心中进行着令人惊奇的工作。时间一天又一天的来来去去，在它来时去时，把新的希望、新的回忆注入我心中，逐渐恢复我旧时的寻欢作乐，迫使痛苦撤退；但替代的虽不是新的痛苦，却是造成新痛苦的因素。何以这痛苦能轻易地深入我内心呢？原因是由于我爱上一个要死亡的人，好像他不会死亡一样，这是把我的灵魂洒在沙滩上。

这时最能恢复我的生气的，是其他朋友们给我的安慰，我和他们一起都爱着我当时所奉为真神的一连串神话和荒渺之言，我们这颗痒痒的心，用这些邪僻的东西来搔爬着，让它们腐蚀我们的心灵。一个朋友能死去，神话却不会死。此外，在那些朋友身上还有更能吸引我的东西：大家谈论，嬉笑，彼此善意的亲暱，共同阅读有趣的书籍，彼此玩笑，彼此体贴，有时意见不合，却不会生出仇恨，正似人们对待自身一样；而且偶然的意见不同，反能增加经常意见一致的韵味；我们个个是老师，也个个是学生；有人缺席，便一心挂

^① 按这是公元 376 年的事。奥氏在所著《驳学园派》一书中，对此次出游补充了一些细节。

念着，而欢迎他的回来：所有以上种种，以及其他类似的情形都出于心心相印，而流露于談吐顾盼之間，流露于千万种亲厚挚热的情款；这一切正似熔炉的燃料，把许多人的心灵融而为一。

九

朋友之間彼此相爱便是如此，甚至可以到达这样的程度：如果对朋友不以爱还爱，会觉得良心的譴責；对朋友只要求善意的表示。因此，一个朋友死去，便会伤心，蒙上痛苦的阴影，甜蜜变成辛酸，心灵完全沉浸在泪水中，死者的丧失生命，恍如生者的死亡。

誰爱你，在你之中爱朋友，为你而爱仇人，这样的人真是幸福！一人能在你身上泛爱众人，既然不会丧失你，也不会丧失所爱的人；除了你、我們的天主，創造天地并充塞天地，充塞天地而創造天地的天主外，能有不会丧失的东西嗎？沒有一人能丧失你，除非他离弃你，而离弃了你能走往哪里，能逃往哪里去呢？不过是离弃了慈祥的你，走向憤怒的你。在你的惩罚的范围中那里能避得开你的法律？“你的法律即是真理”，而“真理即是你”。^①

十

全能的天主，“求你使我们轉向你，請显示你的圣容，我們便能得救”。^② 一人的灵魂不論轉向哪一面，除非投入你的怀抱，否則即使傾心于你以外和身外美丽的事物，也只能陷入痛苦之中，而这些美好的事物，如不来自你，便不存在。它們有生有灭，由生而长，由

① 见《詩篇》118 首 140 节；《約翰福音》14 章 16 节。

② 见《詩篇》79 首 4 节。

长而灭，接着便趋向衰老而入于死亡；而且还有中途夭折的，但一切不免于死亡。或者生后便欣欣向荣，滋长愈快，毁灭也愈迅速。这是一切事物的规律。因为你仅仅使它们成为一个整体的部分，事物的此生彼灭，此起彼仆，形成了整个宇宙。譬如我们的谈话，也有同样的过程：一篇谈话是通过一连串的声音，如果一个声音完成任务后不让另一个声音起而代之，便不会有整篇谈话了。

天主，万有的创造者，使我的灵魂从这一切赞颂你，但不要让它通过肉体的官感而陷溺于对这些美好的爱恋之中。这些事物奔向虚无，它们用传染性的欲望来撕裂我们的灵魂，因为灵魂愿意存在，欢喜安息于所爱的事物群中，可是在这些事物中，并无可以安息的地方，因为它们不停留，它们是在飞奔疾驰，谁能用肉体的感觉追赶得上？即使是近在目前，谁又能抓住它们？肉体的感觉，正因为是肉体的感觉，所以非常迟钝，这是它的特性。它所以造成的目的，是为了另一种事物，为这些事物已经绰有余裕；但对于从规定的开端直到规定的终点，飞驰而过的事物，感觉便无法挽留。因为在你创造它们的“言语”之中，事物听到这样的决定：“由此起，于此止。”

十 一

我的灵魂啊，不要移情于浮华，不要让你的耳朵为浮华的喧嚷所蒙蔽；你也倾听着。天主的“道”^①在向你呼喊，叫你回来，在他那里才是永无纷扰的安乐宫，那里谁不自动抛弃爱，爱决不会遭到遣

① 译者按：“道”即天主第二位，见《新约·约翰福音》第1章，拉丁文为“Verbum”，或译为“圣言”。

弃。瞧，事物在川流不息地此去彼来，为了使各部分能形成一个整体，不管整体是若何微小。天主之“道”在說：“我能离此而他去嗎？”我的灵魂，至少你对欺騙也已感到厌倦了，你應該定居在那里，把你所得自他的托付給他；把得自真理的一切，托付于真理，你便不会有所丧失；你的腐朽能重新繁荣，你的疾病会获得痊愈，你的敗坏的部分，会得到改造、刷新，会和你紧密团結，不会再拖你墮落，将和你一起坚定不移地站在永恒不变的天主身边。

你为何脫离了正路而跟随你的肉体？你应改变方向，使肉体跟随你。你通过肉体而感觉的一切，不过是部分，而部分所組成的整体，你看不到，你所欢喜的也就是这些部分。如果你肉体的官感能包罗全体，如果不是由于你所受的惩罚，官感不限制于局部，那末你一定希望目前的一切都过去，以便能欣賞全体。譬如我們說的話，你是通过肉体的器官听到的，你一定不願每一字停留着，相反，你願意声音此去彼来，这样才能听到整篇談話。同样，构成一个整体的各部分并不同时存在，如果能感觉到整体，那末整体比部分更能吸引人。但万有的創造者当然更加优于这一切。他就是我們的天主，他不会过去，因为沒有承替他的东西。

十二

如果你欢喜肉体，你該因肉体而贊頌天主，把你的爱上升到肉体的創造者，不要因欢喜肉体而失欢于天主。如果你欢喜灵魂，你应在天主之中爱灵魂，因为灵魂也变易不定，惟有固着于天主之中，才能安稳，否則将走向毁灭。因此你該在天主之中爱灵魂，尽量爭取灵魂，拉它們和你一起归向天主；你該对它們說：“爱天主，

是天主創造了一切，天主并不遙远。天主并非創造万物后便功成身退；万有来自天主，就存在于天主之中。哪里聞到真理的气息，天主就在哪里。天主在人心曲中，而心却远远离开天主。“叛逆的人，回心轉意吧！”^① 依附于創造你們的天主。和他一起，你們便能站住，获得安宁。为何你們要走上崎岖的道路？你們要上哪里去呢？你們所爱的美好都来自他，但惟有归向他，才是美好甘飴，否則即变成苦澀。这是理所必然的，因为美好既来自天主，如放弃天主而爱上这些美好，当然是不合理的。为何你們始終奔逐于艰苦的途径？你們想在哪儿找到憩息之处，哪里也找不到。你們找寻吧；决不在你們找寻的地方。你們在死亡的区域中找寻幸福的生命，幸福的生命并不在那里。那里連生命都沒有，怎能有幸福的生命呢？

他，^② 我們的生命，却惠然下降，他負擔了我們的死亡，用他充沛的生命消毀了死亡，用雷霆般的声音呼喊我們回到他身边，到他神秘的圣殿中，他本从此出发来到人間，最先降到童女的怀中，和人性、和具有死亡性的人身結合，使吾人不再永处于死亡之中，“他如新郎一般，走出洞房，又如壯士欣然奔向前程”。^③ 他毫不趑趄地奔走着，用言語、行动、生活、死亡、入地、上天，呼喚我們回返到他身边。他在我們眼前隱去，为了使我們退回到自己內心，能在本心找到他。他不願和我們长期在一起，但并不拋开我們。他返回到他寸步不离的地方，因为“世界是凭借他而造成的，他本在世界上，

① 见《旧約·以賽亞书》16章8节。

② 按指上文的“道”。

③ 见《詩篇》18首6节。

他又现身于这世界上为了拯救罪人”。^① 我的灵魂得罪他，向他懺悔，他便治疗我的灵魂。“人的子孙們，你們的心顾虑重重到何时为止？”^② 生命降到我們中間，你們还不願上升而生活嗎？但上升到哪里呢？你們不是已高高在上嗎？“你們的口不是在侮辱上天嗎？”^③ 要上升，要上升到天主面前，你們先該下降，因为你們为了反抗天主而上升，才墮落下来的。

我的灵魂啊，把这些話告訴它們，使它們在“涕泣之谷”中痛哭，帶領它們到天主跟前，如果你本着热烈的爱火而說話，那末你的話是天主“圣神”启发你的。

十 三

这一切，我当时并不知道，我所爱的只是低級的美，我走向深渊，我对朋友們說：“除了美，我們能爱什么？什么东西是美？美究竟是什么？什么会吸引我們使我們对爱好的东西依依不舍？这些东西如果没有美丽动人之处，便絕不会吸引我們。”我观察到一种是事物本身和諧的美，另一种是配合其他事物的适宜，犹如物体的部分适合于整体，或如鞋子的适合于双足。这些见解在我思想中，在我心坎酝酿着，我便写了《論美与适宜》一书，大概有两三卷；天主啊，你完全清楚，我已記不起来了。我手中已沒有这书，我也不知道怎样亡失的。

① 见《約翰福音》1章10节。

② 见《詩篇》40首3节。

③ 同上，72首9节。

十 四

主、我的天主，我为何要把这本书献给罗马的演说家希埃利乌斯？我和他并不相识，他的学识在当时极负盛名，因此对他崇拜；我听到他的一些言论，使我很佩服，但主要还是由于各方面对他的褒扬标榜，我钦佩他本是叙利亚人，先精通希腊的雄辩术，以后对拉丁文又有惊人的造诣，同时对于有关哲学的各种问题也有渊博的知识。人们赞扬他，虽则不见其人，而对他表示敬爱。这种敬爱之忧是否从赞扬者传入听者之心？不然，这是一人的热情燃烧了另一人的热情。听到别人赞扬一人，因为相信是真心的赞扬，自然会对那人产生敬爱之忧，换言之，对一人的赞扬是出于内心的情感。

为此，我是依据人们的判断而爱重一人，不是依照你天主的判断，但惟有你不会欺骗任何人。

但为何人们的赞扬希埃利乌斯和赞赏一个赛马的有名御者，或群众所称道的猎手大不相同，而是怀着尊敬的心意，一如我也希望受到同样的赞扬？为何我虽则赞赏、崇拜舞台上的脚色，却不愿别人赞我、爱我像伶人一样？我宁愿默默无闻，却不愿得到这种名誉，我宁愿别人恨我，不愿别人这样崇拜我。在同一的灵魂，怎会分列着轻重不等各式各样的爱好呢？为何我欢喜别人身上的某种优长，而在自己身上，即使不深恶痛绝，至少表示讨厌而不肯接受？我们不是人吗？一个爱良马的人，即使可能变成马，也决不愿自己变成马。可是对于优伶不能如此说，因为优伶和我同属人类。然而我所不愿的，却欢喜别人如此，虽则我也是人。人真是一个无底的深渊！主啊，你知道一人有多少头发，没有你的许可，一根也不

会少；可是計算头发，比起計算人心的情感活动还是容易；

至于那位演說家是属于我所敬仰的人物，我希望也能和他一样；我的傲气使我徬徨歧途，随风飄蕩，但冥冥之中，我仍受你的掌握。我真不知道，也不能肯定地向你承认我对他的敬仰，是由于人們对他的推重，还是由于他本人所具有的、受到推重的优长？如果那些人介紹同样的事迹，不贊揚他而帶着指斥輕蔑的口吻批評他，我对他便不会如此热烈尊崇；事实並沒有改变，改变的不过是介紹者的态度。看，一个灵魂不凭借坚定的真理，便会这样奄奄一息地躺着，随議論者胸中所吐出的气息而俯仰反复，光明就被蒙蔽起来，分辨不出真理了。其实真理就在我們面前。

当时为我最重要的是設法使这位大人物看到我的言論和著作。如果得到他的贊許，那末我更是兴致勃勃；如果他不贊成，那末我这顆习于浮华、得不到你的支撐的心将受到打击。但我自己却很得意地欣賞着我献給他的那部《論美与适宜》的著作，即使沒有人贊賞，我也感到自豪。

十 五

我还没有看出这个大問題的關鍵在于你的妙化之中，惟有你全能天主才能創造出千奇万妙。我的思想巡視了物质的形相，給美与适宜下了这样的定义：美是事物本身使人喜爱，而适宜是此一事物对另一事物的和諧，我从物质世界中举出例子来証明我的区分。我进而研究精神的性质，由于我对精神抱着錯謬的成见，不可能看出精神的真面目。真理的光芒冲击我的眼睛，可是我使我跃跃欲試的思想从无形的事物轉向綫条、顏色、大小；既然在思想中

看不到这种种,我便认为我不能看见我的精神。另一面,在德行中我爱内心的和平,在罪恶中我憎恨内心的混乱,我注意到前者具有純一性而后者存在分裂,因此我以为理性、真理和至善的自体即在乎純一性。同时糊涂的我认为至恶的自体存在于无灵之物的分裂中,恶不仅是实体,而且具有生命,但并不来自你万有之源。

前者、我名之为“莫那特斯”,作为一种无性别的精神体;后者我名之为“第亚特斯”,如罪恶中的愤怒,放浪中的情欲等,我真不知道在说什么。原因是我当时并不懂得,也没有人告诉我,恶并非实体,我們的理智也不是不变的至善。

犹如愤怒来自内心的冲动,内心动作失常,毫无忌憚地倒行逆施,便犯罪作恶;情欲起源于内心的情感,情感如毫无节制,便陷于邪僻;同样如果理性败坏,則詖辞邪說沾污我們的生命。当时我的理性即是如此。我并不知道我的理性应受另一种光明的照耀,然后能享受真理,因为理性并非真理的自体。“主啊,是你燃点我的心灯;我的天主啊,你照明我的黑暗”;①“你的滿盈沾勻了我們”。②因为“你是真光,照耀着进入这世界的每一人”,③“在你身上,沒有变化,永无晦蝕”。④

我企图接近你,而你拒絕我,要我尝着死亡的滋味,因为你拒絕驕傲的人。我疯狂至极,竟敢称我的自体即是你的自体,再有什么比这种論調更驕傲呢?我明知自己是变化无常的,我羡慕明智,希望上进,但我宁願想像你也是变易不定,不願承认我不同于你。

① 见《詩篇》17 首 29 节。

② 见《約翰福音》1 章 16 节。

③ 同上, 9 节。

④ 见《雅各书》1 章 17 节。

为此，你拒絕我，你拒絕我的頑強狂悖。我想像一些物质的形象，我身为血肉，却責怪血肉；我如一去不返的风，我尚未归向你，我踽踽而行，投奔至既非你又非我、也不属于物质世界的幻象，这些幻象并非你真理为我創造的，而是我的浮夸凝滯于物质而虛構的。我責問你的弱小的信徒們——他們本是我的同胞，我不自知的流亡在外，和他們隔離——我糾纏不清地責問他們：“为何天主所造的靈魂会有錯誤？”但我不願別人反問我：“为何天主会有錯誤？”我寧願堅持你的不变的本体必然錯誤，却不願承認我的變易不定的本性自願走入歧途，担受錯誤的懲罰。

我写这本书的时候，大概是二十六七岁，当时滿腦子是物质的幻象。这些幻象在我心灵耳边噪聒着。但甜蜜的真理啊，在我探究美与适宜时，我也側着我心灵之耳聆听你內在的乐曲，我願“肅立着靜听你”，“希望听到新郎的声音而喜乐”，^①但我做不到，因为我的錯誤叫喊着把我拖到身外，我的驕傲重重压在我身上把我推入深淵。你“不使我听到欢乐愉快的声音，我的骸骨不能欢跃”，因为尚未“压碎”。^②

十六

我大約二十岁时，手头拿到亚里士多德的《十范畴論》，我讀后即能領会，但这种聪明为我有什么用处？我的老师，迦太基的雄辯术教授，提到范畴，便动容贊叹，当时的所謂博士先生們也都交口称道，我也想望羨慕，看作一种不知如何伟大而神圣的著作。有些

① 见《約翰福音》3章29节。

② 见《詩篇》50首10节。

人自称非但听到明师的口头讲解，而且还得见老师們在灰沙中描摹刻划，才勉强領会；我和他們談起来，除了我自学心得之外，他們也談不出什么。

我以为这本书中相当清楚地談到“实体”，如人，以及属于实体的一切，如人的外貌如何，身長几尺，是誰的弟兄或亲属，住在哪里，生在哪一年，立着或坐着，穿鞋的或武装，在做什么，或忍受什么，总之都属于其余九范畴，上面我仅仅举一些例子，即使在实体一类，便有无数例子。

这一切为我有什么用处？沒有，反而害了我：我以为这十范畴包括一切存在，我企图这样来理解你天主的神妙的純一不变性，好像你也附属于你的伟大与你的美好，以为这两种属性在你身上好像在一个主体上，在一个物质上，其实你的本体即是你的伟大与美好，而其他物体却不因为是物体即是伟大美好，因为如果比較小一些，比較差一些，也依旧是物体。因此我对你的种种看法，都是錯誤，并非真理，都是我可怜的幻想，而不是对于你的幸福的正确概念，你曾命令过：“地要生出荆棘蒺藜”，^①我們原靠劳动才能得食，这命令在我身上执行了。

当时像我这样一个听命于各种私欲的坏奴才，能閱讀一切所謂自由艺术的著作，能无师自通，有什么用处？我讀得津津有味，但并不能辨别出书中所有正确的論点来自何处。我背着光明，却面向着受光明照耀的东西，我的眼睛看见受光照的东西，自身却受不到光明的照耀。我不靠別人的讲解，不費多少劲，能理解一切有关修詞、論辯、几何、音乐、数学的論著，主、我的天主，你都清楚，因为

^① 见《創世紀》3章18节。

我的聰明，我思想的敏銳，都是你的恩賜；但我並不以此為犧牲而祭獻你。所以這些天賦不僅沒有用，反而害了我。我爭取到我的產權中最好的一部分，我不想在你身邊保守我的力量，反而往遠方去，揮霍于荒淫情欲之中。良好的賦稟，不好好使用，為我有什麼用處？因為一般勤學聰敏的人認為極難理解的那些問題，為我毫無困難，只有向他們解釋時，才能感覺到疑難之處，他們中間最聰明的，也不過是最先能領會我的解釋的人。

但這為我有什麼用處？當時我認為你，主、天主和真理，不過是一個浩浩無垠的光明物體，而我即是這物體的一分子。唉，真是荒謬絕倫！但我當時確是如此；既然我當時恬不知恥地公開對別人傳授我的謬說，向你狂吠，現在我也不顧愧赧而向你天主懺悔，縷述你對我的慈愛，向你呼吁。當時我一無師承讀通了難解的著作，但對於有關信仰的道理，卻犯了丑惡不堪、褻瀆神聖的錯誤，那末我的聰明為我有什麼用處？相反，你的孩子們，始終依戀在你膝下，在你教會的巢中，有純正的信仰作為飲食，安穩地等待羽毛丰满，長出愛德的双翅，即使思想拙鈍，能有多大害處呢？

主、我的天主，我們希望常在你的羽翼之下，請你保護我們，扶持我們；你将懷抱我們，我們從孩提到白发將受你的懷抱，因為我們的力量和你在一起時才是力量，如果靠我們自身，便只是脆弱。我們的福利，在你身邊，才能保持不失；一離開你，便走入歧途。主啊，從今起，我們要回到你身邊，為了不再失足，我們的福利在你身邊是會缺乏的，因為你即是我們的福利。我們不必擔心過去離開你，現在回來時找不到歸宿，因為我們流亡在外時，我們的安宅並不坍塌。你的永恒即是我們的安宅。

奧古斯丁懺悔錄卷五

一

你賦畀我唇舌，你督促我的唇舌歌頌你的聖名；請你收納我唇舌所奉獻的懺悔之祭。請治療我全身骸骨，使我的骸骨說：“主，誰能和你相似？”^① 一人向你懺悔自身的情況，並沒有告訴你什麼，因為一顆心即使關閉着，也瞞不過你的眼睛，人們的頑強也掙不脫你的掌握；你或出于慈愛，或為了報復，能隨意軟化我們的頑強，“沒有一人能逃脫你的熏炙”。^②

使我的靈魂為愛你而歌頌你，為歌頌你而向你誦說你的慈愛。你所創造的一切始終在歌頌你，从不間斷，从不緘默：一切精神體是通過已經歸向你的口舌歌頌你；一切動物，一切物質是通過觀察者的口舌歌頌你；請使我們的靈魂，凭借你所造的萬物，能擺脫疲憊，站立起來走向你，到達這些千奇萬妙的創造者的身邊，那里才能真正恢復元氣，才是真正力量。

二

任凭那些徬徨不定和怯懦不悛的人逃避你吧！你依旧注視着，洞燭他們的黑暗。即使這些人是丑惡不堪，即使萬有包括這些人

① 見《詩篇》34 首 10 節。

② 同上，18 首 7 節。

在內，但万有依旧是美丽的。这些人能損害你嗎？他們能破坏你的統治嗎？从天涯到地角你的統治是公正而完善。他們力图逃避你的圣容，但能逃往何处？哪里你会找不到他？他們所以遁逃是为了不要看见鉴临他們的你，他們閉上了眼睛冲撞你——因为你并不放弃你所創造的任何部分——这些不义的人冲撞你，受到了正义的处分；他們自願置身于你的慈惠之外，触犯你的正义，領受你严峻的处分。显然，他們是不知道你是无所不在，不受空間的限制，你是始終鉴临着远离你的人。希望他們回身寻你；他們叛离了創造的主宰，但你并不放弃他們。希望他們自觉地回身寻你，你就在他們心中：誰向你懺悔，誰投入你的怀抱，誰因困頓风尘而在你怀抱中流泪痛哭，你就在他心中；你会和藹地擦干他們的眼泪；因为，主，你不是一个血肉的人，你是創造他們的天主，你现在又再造他們，撫慰他們。但在我追求你的时候，我自己究竟在哪里呢？你在我面前，我則远离我自己，我不曾找到我自己，当然更找不到你了。

三

我将在我天主之前，談談我二十九岁那一年了。

这时有一个摩尼教的主教来到了迦太基。这人名福斯图斯，是魔鬼的一张巨大罗网，許多人被他优美的詞令所吸引而墮入网中。我虽則贊賞他的詞令，但我能把詞令和我所渴求的事物真理区分开来；我对于人們交口称道的福斯图斯，不着眼于盛詞令的器皿，而着眼于他对我的知識能提供什么菜肴，因为我先已听到他学識淵博并擅长自由艺术的声誉。

我已經讀了許多哲学家的著作，并已記在心头。我还把有些

論点和摩尼教的冗长神話作了比較,我认为那些“多材多艺,能探索宇宙秘奥,却不識宇宙主宰”^①的人們所論列的比摩尼教可信。但你、“伟大的天主,垂怜卑微的人而藐視驕傲的人”,^②你俯就誠心自怨自艾的人。那些驕傲的人,即使他們嗜奇而专精,能計算星辰与沙礫的数字,度量天体,窺測星辰运行的軌道,却找不到你。

他們凭自己的理智和你所賦畀的才能,探求以上种种,确有很多发明;他們能在好几年前預言某日某时某刻有日月蝕,他們所預測的数字絲毫不爽的应驗了。

人們对这些成就表示贊叹,沒有这种知識的人感到惊愕,那些行家却沾沾自喜。目无神明的驕傲使他們和你的无限光明隔絕;他們能預測日蝕,却看不到自身的晦蝕。原因是他們不能本着宗教精神探求他們所以能探求以上种种的才能来自何处。即使他們发现是你創造他們,也不肯把自己貢獻于你,使你保持着所創造的工程:他們祭祀自己,却不肯以自身祭祀你,他們不肯宰杀和“空中飞鳥”一样的好高騖远的意願、和“海中鱗介”一样的“潛行深淵”的好奇心,以及和“田野的牲畜”^③一样的佚乐,使你天主能以銷鑠一切的烈火燒毀他們导致死亡的欲望,賦予他們不朽的生命。

他們不認識“道路”,不認識你的“道”:你是通过“道”而創造了他們所計算的万类,創造了能計算的人类,創造了他們观察万物的官感和所以能計算的理智。“你的智慧是无限无量的。”^④你的“独

① 见《旧約·智慧书》13章9节。譯者按該卷仅见于天主教本《旧約》,基督教新教列为“次經”,不收。

② 见《詩篇》137首6节。

③ 同上,8首8节。

④ 同上,146首5节。

子”“成为我們的智慧、正义与圣德”，^① 成为我們中間的一員，向凱撒納稅。他們不認識这一条从自身下降到“圣子”，再通过“圣子”而上升到“圣子”的道路。他們不認識这条道路，自以为高高在上，与星辰一样光明；因此墮落到地上，他們冥頑的心便昏暗了。他們对于受造物有許多正确的见解，但不能以虔誠的心寻求真理、寻求造物的主宰，因此一无所获；即使找到，“認識了天主，但不能以崇奉天主的敬礼光荣他”，感謝他；他們的思想流于虛妄，反自以为聪明，把本属于你天主的占为己有，为此之故，他們既狂且瞽，竟然以自身种种强加于你天主，即是以虛妄归于你真理本身，“把不朽天主的光荣比于朽坏的人，比于禽兽蛇虫一般的偶像，以你的真理变为邪說，他們不崇拜奉事造物的主宰，反而崇奉受造之物”。^②

我記取了他們观察受造物所得出的正确論点，我也領会他們推算时辰季节并用观测星辰相互印証的理論，拿来和摩尼教关于这一方面的大批痴人說梦般的論著比較后，看出教外哲学著作有关夏至冬至、春分秋分、日蝕月蝕以及类似现象所給我的知識，在摩尼教的著作中都无从找到。摩尼教只命令我們相信，可是这种信仰和有学术根据的推算，以及我所目睹的事实非但不符，而且截然相反。

四

主、真理的天主，是否只要通晓这些事理，就能使你愉悦？一人精通这一切而不認識你，是不幸的，相反，不知道这一切而能認識

① 见《新約·哥林多前书》1章30节。

② 见《新約·羅馬书》1章21-25节。

你，是有福的。一人既認識你，又明白这一切，并不因这些知識而更有福。相反，如果能認識你，能以敬事天主之礼光荣你，感謝你，不使思想陷于虛妄，那末他的幸福完全得之于你。

一人有一棵树，虽則不知道这树高几肘，粗几肘，却能享用这棵树而感謝你，比了另一人知道有多少高，有多少極枝，并不占有这树，也不認識这树的創造者，一定更好。对于信徒也如此，世間一切財富都属于他，“似乎一无所有，却一切都有”^①；他归向你，一切为你服务，即使連北斗星的軌道也不知道，但毫无疑义，这人比起一人能計算天体星辰，称量元素，却忽視了“用尺度、数字、衡量处置万物”^②的你，一定更好。

五

但誰要求一个摩尼教徒論撰这些事物呢？即使不知道这些事，也能是一个虔誠的信徒。你对人說過：“誠信即是智慧”。^③ 有人即使精通这些學問，也能不知誠信為何物；但一人对此种學問一无所知，却敢无耻地教导別人，这人不可能是虔誠的信徒。标榜那些尘世間的學問，即使确有心得，也是虛妄；而誠信則在乎运用这些學識来贊頌你。于此可见，摩尼教人违反了此項原則，对那些事物信口雌黃，已由精于此道者証明他不学无术，那末更能清楚看出他对于其他比較深邃的問題也是一窍不通。但这人又不願別人小覷他，力图使人相信那賦畀信徒恩宠的“圣神”、“施慰之神”，威权神力都

① 见《新約·哥林多后书》6章10节。

② 见《旧約·智慧书》11章20节。

③ 见《旧約·約伯书》28章28节。

附在他身上。有人揭发了他关于天体日月星辰运行的謬論，这一切本与宗教无关，但他的狂妄依旧敢公然褻瀆神明，因为他不仅談論所不知的事情，甚至恬不知耻地發揮他不經的言論，还自称有神圣的威权。

我听到某一基督徒錯誤百出談論他不懂的事情，我能耐心地听他的见解，我认为这种錯誤无害于他，因为即使他不懂物质世界中受造物的位置和性质，但对于你万有的創造者未尝抱有不正确的信仰。相反，如果他认为这些問題关系到信仰的道理，而且敢于固执他錯謬的成见，那末便有害于他了。但即使有这样的弱点，在信仰的搖籃中时，有母亲的慈爱扶持着，从新生成长为“完人”，便“不再随各种学說的风气而飄搖动蕩了”。^①

至于那一个在信徒之前以博士、权威、领导自居的人，竟敢宣称誰相信而跟随他；不是跟随一个凡人，而是跟随他身上的“圣神”。这人的荒謬既已确然有徵，那么对这样的疯狂，誰能不表示深恶痛絕呢？

但我尚未能确定根据他的話，对于其他书籍所載的日夜潛运、星辰明晦等现象能不能得到解释；如果他所說是有可能，那末我对于事物的真相依旧疑而不决，我仍将相信他具有圣德，仍将奉他的理論作为我信仰的主臬。

六

在近乎九年之中，我的思想徬徨不定；我听信他們的話，怀着

① 见《新約·以弗所书》4章13节。

非常热烈的願望等待那位福斯图斯的蒞临。因为我偶然接触到一些教徒，他們不能答复我所提出的問題，便捧出福斯图斯，据說只要他来，我和他一談，这些問題便迎刃而解，即使有更重大的問題，他也能清楚解答。

他终于来了。我觉得他确是一个很有风趣、善于詞令的人物，一般老生常談出于他的口中便觉非常动听。可是这位彬彬有礼的斟酒者递給我一只名貴的空杯，怎能解我的酒渴呢？我的耳朵已經听够了这些濫調，我认为并不能因說得更妙而更好，說得更詳細而更真实，我并不认为福斯图斯相貌端好口才伶俐便有明智的灵魂。向我吹嘘福斯图斯的人並沒有品藻人物的本領，不过因他娓娓的談論，便以他为有慧根、有卓见。

我还接触到另一类人；他們以为敷陈真理，如通过粲花妙論，便认为可疑，不能傾心接受。我的天主啊，你用奇妙隱秘的方式教导我，我的所以相信，是因为你的教誨都是正确的，不論在什么地方，凡真理照耀之处，除了你，別无其他真理的导师。我受你的教导，已能懂得一件事不能因为說得巧妙，便成为真理，也不能因言語的朴拙而視為錯誤；但也不能因言語的粗率而視為真理，因言語典雅而視為錯誤；总之，智与愚，犹如美与恶的食物，言語的巧拙，不过如杯盘的精粗，不論杯盘精粗，都能盛这两类食物。

我对这人企望已久，这时听他热烈生动的議論并善于运用适当的詞令来表达他的思想，的确感到佩服。我和許多人一样佩服他，而且比別人更推重他；但我感到不耐煩的是他常被听众包围，我无法同他作一問一答的亲切談話，向他提出我所关心的問題。机会终于来到，我和朋友数人能和他叙談，而且時間也适宜于互

相酬答，我便向他提出一些使我不安的問題，我发现这人对自由学术除了文法外，是一无所知，而对文法也不过是寻常的造詣。但由于他讀过几篇西塞罗的演說，一两部塞內卡的著作，一些詩集和摩尼教用良好的拉丁文写成的几本书，加上日常口头的訓練，因此获得了应对的口才，而且由于他善于利用自己的优点和某种天賦的风度，因此更有风趣，更吸引人。

主、我的天主，我良心的裁判者，据我記憶所及，是否如此呢？我在你面前，揭露我的心和我的記憶，当时你冥冥之中在引导我，把我可耻的錯誤臚列在我面前，使我见后感到悔恨。

七

我明白看出他对于我以为他所擅长的學問是一无所知，我本来希望他能解决我疑難的問題，至此我开始絕望了。如果他不是摩尼教徒的話，那末即使他不懂这些學問，也可能具有真正的虔誠信仰。但摩尼教的書籍，滿紙是有关天象日月星辰的冗長神話：我希望的是福斯图斯能參照其他書籍所載根据推算而作出的論證，为我作明确的解答，使我知道摩尼教书中的論点更可取，至少对事实能提出同样使人滿意的解答；这时我已不相信他有此能耐。

但我依旧把問題提出，請他研究和討論。他很謙虛地推却了，他不敢接受这个任务。他知道自己不懂这些問題，而且能坦白承认。他并不像我所遇到許多大言不慚者，竭力想說服我，却不知所云。他确有心計、虽則他的心并不“坦坦蕩蕩的对着你”^①，但真有

① 见《新約·使徒行传》8章21节。

自知之明。他知道自己学識不够，不願貿貿然辯論他毫无把握并将使他陷入絕境的問題。他的誠实更使我同情他。因为虚心承认的美德比了我所追求的学問更屬可嘉。对于一切疑难的、微妙的問題，我觉得他始終抱此态度。

从此我研究摩尼教著作的兴趣被打碎了。我对教中其他博士們日益觉得失望，因为他們中間首屈一指的人物对于我疑惑不解的問題尙且不能取決。我开始和福斯图斯結交，专为研究他酷爱的文学，因为我那时已担任迦太基的雄辯术教授，教导青年文学。我和他一起閱讀他早已耳聞而願意閱讀的、或我认为适合于他的才能的书籍。总之，我原来打算在該教中作进一步的研究，自从認識这人后，我的計劃全部打銷了。但我并不和他們完全决裂；由于我找不到更好的学說，我决定暫時滿足于我过去盲目投入的境地，除非得到新的光照，使我作更好的选择。

那个福斯图斯，本为許多人是“死亡的罗网”^① 却不知不觉地解脫了束縛我的罗网。我的天主啊，这是因为在你隱我的計劃中，你的双手並沒有放弃我；我的母亲从她血淋淋的心中，用日夜流下的眼泪为我祭献你。你用奇妙的方式对待我。我的天主，这是你的措施。因为“主引导人的脚步，规定人的道路”。^② 不是你双手再造你所創造的东西，怎能使我得救呢？

八

你又促使我听从別人的意見，动身赴羅馬，宁願在羅馬教书，

① 见《詩篇》17首6节。

② 同上，36首23节。

不願繼續在迦太基教書。

至于我所以作此決定的原因，我不能略過，不向你懺悔，因為在這些經歷中，你的高深莫測的計劃和對我們關切備至的慈愛是應得我們深思和稱頌。

我的所以願意前往羅馬，不是由於勸我的朋友們所許給我的較優的待遇和較高的地位，——雖則當時我對二者並非無動於衷——主要的，幾乎唯一的原因，是由於我聽說羅馬的青年能比較安靜地讀書，受比較嚴格的紀律的約束，不會亂哄哄地、肆無忌憚地沖進另一位教師的教室，沒有教師的許可，絕不容許學生闖進去。相反，在迦太基，學生的恣肆真是令人痛恨，無法裁制，他們恬不知恥地橫沖直撞、近乎瘋狂地擾亂為每一學生的利益而制定的秩序。他們帶着一種令人驚奇的冥頑不靈干出種種不正當的行為，如果不是有習慣縱容他們，竟應受法律的處分。這種習慣更顯示出他們的不堪，因為他們做了你的永恒的法律所絕不容許的事，還行所無事地自以為逍遙法外；其實他們的盲目行動即是一種懲罰，他們所身受的害處遠過於加給別人的害處。

我在讀書時期，便不願染上這種習氣，可是我做了教師，卻不能不加含忍，因此我願根據一個熟悉情況的人介紹而到沒有這種行徑的地方去。可是惟有你才是“我的希望，我在人世間的福分”，^①你為了拯救我的靈魂使我易地而居，使我在迦太基如受針刺而想出走，又通過人們擺出羅馬的嫵媚風光來吸引我；這些人都愛着死亡的生命，有的在沉沉醉夢之中，有的則作出虛妄的諾言，

① 見《詩篇》141 首 6 節。

你却暗中利用我和这些人的腐朽来纠正我的步伐。因为那些捣乱我的安闲生活的人，是被一种可耻的疯狂所蒙蔽，另一方面，这些劝我改变环境的人，也只是出于尘俗之见，我则厌恶我在此地所受的真正痛苦，因而追求那边虚假的幸福。

天主啊，你是知道我为何离此而他往，可是你并不向我点明，也不指示我的母亲；我的出走使她悲痛欲绝，她一直跟我到海滨。她和我寸步不离，竭力要留住我，或跟我一起动身；我欺骗她，推说有朋友等候顺风开船，在他出发之前，我不愿离开他。我说谎，欺骗了我的母亲，欺骗了这样一位母亲：我竟出走了。你的慈爱宽赦了我这一罪行，因为你保留了满身丑恶的我不被海水淹没引导我到你恩宠的泉水中洗涤我，并擦干了我母亲每天在你面前为我流在地上的泪水。

我的母亲不肯独自回去，后来勉强听我的劝说，答应那一夜留在离我们泊船不远的一所纪念西普利亚努斯^①的教堂中。可是就在那一夜，我偷偷地溜走了，她还在堂中祈祷痛哭。

风起了，扯足了我们的布帆，海岸在我们的视线中消失。到了次日早晨，留在彼岸的母亲悲痛得如痴如狂，她的埋怨声、呻吟声上彻你的双耳，而你并不理睬她；你为了扫除我的私欲，使我的欲望攫我而去；你用痛苦的鞭子惩罚我母亲偏于骨肉的爱，因为她欢喜我在她身边，如寻常母亲的心情，而且远过于寻常母亲，但她想不到我的出走，是你为她准备莫大的快乐。因她不会想到，所以只有痛哭、悲号；这种苦况说明夏娃传给她的遗产，她在呻吟中生育

① Cyprianus, 基督教早期教父之一，迦太基主教，在258年上殉教。

了我，又用呻吟來尋覓我。但她埋怨了我的欺騙，埋怨了我的忍心後，又轉而為我向妳祈禱，回到家中繼續她的日常生活，我則繼續我前往羅馬的行程。

九

我到羅馬了，迎接我的是一頓疾病的鞭子，我正走向著地獄，帶着我一生對妳、對我、對別人所犯的罪業，這罪業既多且重，加重了使“我們在亞當身上死亡”^①的原罪的鐵鏈。這些罪惡，妳尚未在基督之中寬赦我，基督也尚未用十字架解除我犯罪後和妳結下的仇怨。因為我當時所信仰的基督不過是一個幻象，幻象怎能用十字架解除仇怨呢？我的靈魂已陷於真正的死亡，而我當然還以為基督肉體的死亡是虛假的；基督的肉體真正死亡過，我這個不信基督肉體死亡的靈魂也只有虛假的生命。

我的熱度越來越高，已經瀕於死亡。如果我那時死去，我將到哪里去呢？只能到烈火中去，按照妳的真理的法則，接受我一生罪惡應受的極刑。我的抱病，我母親並沒有知道，但她雖則不在，卻為我祈禱；妳是無所不在，不論她在哪里，妳俯聽她的祈禱；我雖身在羅馬，妳卻憐憫我，恢復我身體的健康，雖則我叛逆的心依舊在痼疾之中。

我處於如此嚴重的危險中，並不想領受“洗禮”。童年的我真的比當時的我好，我童年時曾要求熱心的母親為我舉行“洗禮”，這一點上文已經回憶而懺悔過。我所度的歲月不過增加我的耻辱；

① 見《新約·哥林多前書》15章22節。

你不使如此不堪的我灵与肉双双死亡，而我的狂妄反而譏笑你忠告的药石。如果我母亲的心受此打击，这創伤将永远不会痊愈。我真是无法写出我母亲对我所抱的心情，她的精神生养我所担负的劬劳，远过于她肉体生我时顾复的勤苦。

如果我在这种情况下猝然死去，必将使慈母肝腸寸断，我不知道这創伤将如何治疗。她作了如許的祈祷，她連續不断的祈祷到哪里去了？不会到别处去，只能到你那里。你，慈爱的天主，能輕視一个节妇的“懺悔謙抑的心”^①嗎？她是乐善好施，服从并伺候你的圣賢們，她从不間断的每天到你的祭台前参与献礼，从不間断的每天早晚两次到你的圣堂中，不是去听些无稽之談，或老太婆們的饒舌，而是听你的圣訓，你也听她的祈祷。她的流泪，不是为了向你要求金銀，或人世間飄浮脆弱的东西，而是要救护自己儿子的性命，她的所以能如此，是出于你的恩賜，你能輕視她的眼泪，拒絕而不援手嗎？主啊，当然不会的，相反，你在她身边，答应她的要求，按照你預定的步驟而实行。你在梦中給她的答复，上文我已提到的和沒有提到的，她是念念不忘，在日常祈祷中，奉为你授給她的左券，你决不会欺騙她。因为“你的慈爱是永永不匱的”^②，你宽免了一人的負債后，你对这人許諾什么，反而如你自己負有債務。

十

你治疗我的疾病，你使你婢女的儿子恢复肉体的健康，为了能給他另一种更好、更可靠的健康。

① 见《詩篇》50首19节。

② 同上，117首1节。

这时我在羅馬依旧和那些騙人的伪“圣人”保持联系：因为我不仅和一般教徒、“听讲者”^①——我的居停主人即是其中之一，我在他家中患病而痊愈的——还和他們所謂“选徒”交游。

那时我还以为犯罪不是我們自己，而是不知道哪一个劣根性在我們身上犯罪，我即以置身于事外而自豪；因此，我做了坏事，不肯认罪，不肯求你治疗我犯罪的灵魂，我专爱推卸我的罪責，而归罪于不知道哪一个和我在一起而并非我的东西。其实这完全是我，我的狂妄把我分裂为二，使我与我相持，我既不承认自己是犯罪者，这罪更是无可救药了；我是如此无賴凶悍，宁願你全能天主在我身上失敗而任我毁灭，不願你战胜我而挽救我。

你尚未“为我的口設下遮拦，为我的唇装置关键，使我的心不倾向于邪恶的言語，使我不和作恶的人同恶相济”^②，因此我依旧和他們的“选徒”往来，但我对于这种錯謬学說已不再希望深造；在我尚未找到更好的学說之前，我决定暂时保留，但已較為冷淡松弛了。

这时我心中已产生了另一种思想，认为当时所称“学园派”^③哲学家的識见高于这些人，他們主张对一切怀疑，人不可能認識真理。我以为他們的学說就是当时一般人所介紹的，其实我尚未捉摸到他們的真正思想。

我也毫不掩飾地批評我的居停主人，我觉得他过于相信摩尼教书中所充斥的荒唐不經之說。但我和他們的交誼依旧超过其他

① 指摩尼教的普通信徒。

② 见《詩篇》140首3-4节。

③ 按即阿尔塞西拉斯(Arkasilas 公元前375—240)等所創的“新柏拉图派”。

不参加摩尼教的人。我已不像过去那样热心为该教辩护，可是由于我只和他们熟稔——有许多教徒匿居罗马——我便懒于探求其他宗教，我也不再希望在你天地主宰、一切有形无形之物的创造者的教会内寻获他们先前使我脱离的真理。我以为相信你具有人的肉体，相信你和我們一样方趾圓顙，是太荒謬了。想到我的天主，我只能想像一团物质——我以为凡存在的东西都是如此——这是我所以坚持我不可避免的錯誤的主要而几乎唯一的原因。

为此我也相信存在着恶的本体，是一团可怖的、丑陋的、重浊的东西——摩尼教名之为“地”——或是一种飘忽輕浮的气体，这是他们想像中在地上爬行的恶神。由于我尚有一些宗教情感，我不得不相信善神不能创造恶的本体，因此我把这团东西和善对峙着，二者都是无限的，恶的势力比較小，善的势力比較大；从这个害人的原則上，产生了其他一切侮辱神明的謬論。

我的思想每次企图返回到“公教”^①信仰时，总觉障碍重重，因为我理想中的公教信仰，并非公教的信仰。我以为設想你天主——我向你誦說你的慈爱的天主——除了和恶神对立的部分我认为必然有限度外，其余部分都是浩浩无限，比了設想你各部分都限制于人的形体之中，一定更符合虔誠的宗教精神。我以为相信你沒有創造恶——由于我的愚昧无知，我心目中的恶是一个实体，甚至是物质的实体，因为我只能想像精神是一种散布于空間的稀薄物体——比了相信恶的本体来自你，也比較好。至于我們的救主，你的“独子”，^② 我以为他为了拯救我們，从你光明的庞大体质中分出，

① 按天主教也称公教。

② 按指耶穌基督。

除了我的凭空想像外，我对他什么不相信。因此，我以为这样的性体不可能生自童女瑪利亚，否則必然和肉体混淆；而按照我的想像，我看不出怎样能混合而不受玷污。因此我害怕相信他降生成人，因为我将不得不相信他受血肉的玷污。

现在，凡蒙被你的宠光的人讀我的懺悔，将善意地、亲热地哂笑我；可是我当时的确是如此。

十 一

其次，在我看来，摩尼教中人对你的聖經所提出的批評，是无法辯駁的。但我有时很希望能和一位精通聖經的人討論每一問題，听取他的见解。

有一位名埃尔比第烏斯的人曾对摩尼教徒作过演讲和辯論，我在迦太基时，他的言論已給我一些印象，因为他引用了聖經上几段很难解答的文字。摩尼教徒的答复，我认为是軟弱无力的。所以他們也不輕易公开发表，仅仅私下对我们提出。他們說新約文字已經不知道由那些人窜改，窜改的目是把犹太人的法律闢入基督教教义，但他們却又拿不出一本未經窜改的本子。而我一方面，也只能想像物质，被那些“庞然大物”所掌握，压得我几乎透不过气，使我无从呼吸你的真理的清彻纯净的空气。

十 二

我开始在羅馬从事于教授雄辯术的工作，这是我所以来此的目的。我先在家中招收一些学生，由于他們的宣传，外界开始对我注意了。

我听到羅馬有一种不见于非洲的情况。別人告訴我非洲那些敗坏青年的搗乱行为这里的确沒有，但“为了賴學費，許多学生串通好，会突然轉到另一个教师那里，錢財重于信义，以致不惜违反公道”。

我便也憎惡他們这种行徑，但不能說是出于一种正当的憎恨，因为我的所以怀恨他們，与其說是为了他們損害別人的非法行为，不如說是为了直接加于我的損失。

这种人哪里还有人格，他們“远离你而犯奸淫”^①，流連于時間所玩弄的浮影，貪嗜着沾污他們双手的糞土般的利益，拥抱着这个消逝的世界，却蔑視永久存在的你，正在呼喚并寬恕一切失身于邪惡而能迷途知返者的你。现在我一面是憎恨这种人的敗坏无耻，一面却愛他們，希望能糾正他們，使他們能愛所钻研的學問过于金錢，愛你真理的天主，更愛真正幸福的泉源与純洁的和平过于學問。但那时我只为自身打算，不願忍受他們的恶劣行为，不能为你打算，希望他們改过迁善。

十 三

这时米兰派人到羅馬，請羅馬市长委任一位雄辯术教授，并授予他公費旅行的权利。我通过那些沉醉于幻想的摩尼教徒——我从此将和他們脫离关系，但我們双方都不知道——謀这职务。我写了一篇演說稿上呈于当时的市长西瑪庫斯，他表示滿意，便派我去米兰。^②

① 见《詩篇》118 首 77 节。

② 这是 384 年秋天的事，奥氏在羅馬仅几个月。

我到米兰后，便去拜謁安布罗西烏斯主教^①，这是一位举世聞名的杰出人物，也是一个虔敬你的人。他的坚强有力的言論把你的“麦子的精华”、你的“欢愉之油”^②和你的“和醇的酒”^③散发給你的子民。我不自知地受你引导走向他，使我自觉地受他引导归向你。

这位“天主的人”慈父般接納我，并以主教的风度欢迎我来此作客。

我开始敬爱他，但最先并不把他作为真理的明师——我已絕不希望在你的教会內找到真理——不过把他視為一个对我和藹可亲的人物。我很用心地听他对群众所作的談論，但不抱着应有的目的，而好像是为了測驗他的口才是否符合他的声誉，是过还是不及；我全神貫注地諦听着，已被他的詞令所吸引，但对于内容并不措意，甚至抱着輕視的态度；我欣賞他吐属的典雅，觉得他比福斯图斯淵博，但論述的方式，則福斯图斯更有风趣，更容易感动人。至以内容而論則两人是无可比拟的，一个是沉溺于摩尼教的謬說，一个是以最健全的生命之道传給大众。

救恩还远离着像我这样的罪人，但我漸漸地、不知不觉地在近上去。

十 四

我不注意他所論的内容，仅仅着眼于他論述的方式，——我虽

① 安布罗西烏斯(340--397)是古代基督教教父之一，374年任米兰大主教。

② 见《詩篇》80首17节；44首8节。

③ 引用安布罗西烏斯的一句詩。

則不希望导向你的道路就此暢通，但总抱着一种空洞的想望——我所忽視的内容，随着我所欽爱的詞令一起进入我的思想中。我无法把二者分別取舍。因此我心門洞开接納他的滔滔不絕的詞令时，其中所涵的真理也逐漸灌輸进去了。

我开始觉得他的见解的确持之有故，言之成理；在此以前，我以为公教信仰在摩尼教徒的責难之前只能捫口无言，这时我觉得公教信仰并非蛮不讲理而坚持的，特別在一再听了安布罗西烏斯解答《旧約》上一些疑难的文字之后；我觉得我过去是拘泥于字面而走入死路。听了他从文字的精神来詮釋《旧約》中許多記載后，我后悔我的絕望，后悔我过去相信摩尼教对《旧約》律法先知书的讖議排斥是无法反駁的。

但我并不因此而感觉到公教的道路是應該走的，因为即使公教有博学雄辯之士能詳尽地、合理地解答难题，我认为并不因此而應該排斥摩尼教信徒，双方是旗鼓相当。总之，在我看来，公教虽不是战敗者，但还不是胜利者。

这时我竭力思索、找寻足以証明摩尼教錯誤的可靠証据。如果我当时能想像出一种精神体，則我立即能駁斥摩尼教的凿空之說，把它从我心中抛出去；但我做不到。可是对于官感所能接触的物质世界和自然界，通过观察、比較后，我看出許多哲学家的见解可靠得多了。

因此，依照一般人所理解的“学园派”的原則，我对一切怀疑，在一切之中飄飄不定。我认为在我犹豫不决之时，既然看出許多哲学家的见解优于摩尼教，便不应再留連于摩尼教中，因此我决定脫离摩尼教。至于那些不識基督名字的哲学家，我也并不信任他

們，請他們治療我靈魂的疾病。

為此，我決定在父母所囑咐的公教會中繼續做一名“望教者”，等待可靠的光明照耀我，指示我前進的方向。

奧古斯丁懺悔錄卷六

—

“我自少即仰望你”，^① 但为我，你究竟在哪里？你退藏到哪里去了？不是你造了我，使我异于走兽，灵于飞禽嗎？我暗中摸索于傾斜的坡路上，我在身外找寻你，我找不到“我心的天主”，我沉入了海底。我失去了信心，我对于寻获真理是絕望了。

我的母亲已追踪而来了，她凭着坚定的信心，不辞梯山航海来找寻我，她一心依恃着你而竟能履险如夷。在渡海时的惊涛駭浪中，她反而安慰船上的水手們；凡是初次航海的人，一有恐惧，往往需要水手們的慰藉；她却保証他們旅程安全，因她在梦中已經得到你的指示。

她见我正处于严重的危机中，见我对寻求真理已經絕望。我告訴她我已不是摩尼教徒，但也不是基督公教徒，她听了并不像听到意外的喜事而欢欣鼓舞。她仅仅对我可怜的处境部分的稍感安心，使她在她面前痛哭我犹如哭死去而應該复活的人，她把意象中躺在棺柩上的我奉献于你，希望你对寡妇之子說：“少年，我命你起来”，希望“死人坐起来，开始說話，交还给他的母亲。”^② 她听到她每天向你哀求的事已大部分实现，并不表示过度的喜乐。我虽未

① 见《詩篇》20 首 5 节。

② 见《新約·路加福音》7 章 12 节。

曾获得真理，但已从錯誤中反身而出。不仅如此，她确信你已允許整个賜給她，目前未完成的部分一定也会給她的，所以她安定地、满怀信心地对我說，她在基督中相信她在去世之前，一定能看到我成为热心的公教徒。她对我是如此說，而对你、慈爱的泉源，她是加紧祈祷，哭求你加速你的援助，照明我的黑暗。她是更热切地到圣堂中，全神貫注的聆听安布罗西烏斯的言論，犹如仰吸“流向永生的泉水”。^① 她敬爱安布罗西烏斯无异天主的使者，因为她知道是安布罗西烏斯引导我进入这种徬徨的境界，她坚信我从疾病回复到健康正应如医学上所謂若“药弗瞑眩，厥疾弗瘳”。

二

她展謁圣人的坟墓时，依照在非洲的习惯，带了酒羹面包去的，但受到守門者的阻止，她知道了这是主教的禁令，就虔誠地、虛心地服从，她非常自然地承认自己的不良习惯，絕不抱怨禁令，这种态度真使我惊奇。她所以能如此，正是由于她的思想不为酒困，能泰然捐弃旧习而絕无仇視真理之心，不似許多男女听到提倡节制的歌曲时和酒徒們对着一杯薄酒那样感到兴味索然。她带着一籃寻常菜肴，除了自己吃一些外，其余分食別人；为了不在众人前标奇立异，她也合乎节制地仅飲一小杯淡酒，如果依照旧例，向几位死者的坟墓致敬，她就斟酒一盞向各墓遍致敬意，就以这淡酒和水分酌在場的人，自己則奉陪着仅飲少許。她所以如此，既合于虔誠的礼数，也是严于嗜飲的克制。

① 见《新約·約翰福音》4章14节。

她一旦知道这位著名的讲道者，这位热心的主教禁止这种方式，即使有节制的人也在所不准，一面为了防止造成酗酒的机会，一面亦因这种类于祭祀祖先的仪式，未免近似外教的迷信，她便翕然地服从。她知道把一瓣心香清淨地供奉于殉教者的墓前，即可以替代盈筐的人間羞饌；一面对贫穷的人，她是尽力施舍，同时他在那里参加了分食“主的圣体”的礼仪，^① 因为殉教者效法主的受难而牺牲，因之获得花冠。

主、我的天主，——这是我的心在你面前对这事猜想——我以为如果发此禁令的不是她所敬爱的安布罗西烏斯，要使我的母亲去除这个习惯，可能并非一件容易的事情。她为了我的得救，所以特别敬重安布罗西烏斯，而安布罗西烏斯看见她如此虔诚生活，如此热心于各种善举，如此经常地参拜圣堂，对她也自敬重。安布罗西烏斯对我往往称誦她的懿行，祝贺我有这样一位母亲，可是他不知道她有这样一个对一切怀疑，不想找寻生命之道的儿子。

三

在我祈祷时，我还不知道呻吟，向你乞援，我却专心致志地探求，我的思想为辯論而輾轉反側。我眼中的安布罗西烏斯不过是一个世俗場中得到許多大人先生們尊敬的幸运人物。惟有他的独身不娶，我认为我是办不到。至于他所抱的希望，他由声望高而遭受的考驗，所作的奋斗，他在困难中所享到的安慰，他心灵的口舌

① 按指天主教的“弥撒”与“领圣体”。

咀嚼你的“餅”时所尝到的滋味，对于这一切，我是毫无概念，也一无經驗。

同样，他也不知道我內心的動蕩，我所面临的危險深淵，我不可能照我的願望向他請教我所願請教的事情。他門庭若市，都是有要事有困难請他帮助的人，不容許我和他細談，向他請益。至于沒有人找他的一些余暇，他为了維持身体，进必要的飲食，或为維持精神而从事閱讀。

在閱讀的時候，他的眼睛一頁一頁瀏覽下去，他的心体味意义，他的口舌不出声而休息。往往我們到他那里——因为他从不禁止任何人入內，也沒有事先传达的习惯——见他在凝神閱讀，我們在靜默中坐了片刻，便退出了（因为看见他如此全神貫注于书中，誰敢打扰他？）。我們猜想他仅仅得到这片刻的空暇，摆脱事务的紛扰，不作它用，专用之于調养精神，便不應該冒昧打扰他。可能他的不出声，是为了避免听者注意，遇到晦澀的文字要求他解释，或討論疑难的問題，因而耽誤了時間，不能讀完他所預定要讀的书。另一方面，他的声音很容易嘶哑，为了調养声息，也更有理由默讀了。总之，不論他如此做有什么用意，像他这样的人，用意一定是好的。

除了和他作簡短的談話外，我确实沒有机会請教駐在他胸中的神圣指导者。我想找寻他空暇的时间，向他傾吐我的郁結，可是找不到。每逢星期日，我去听他对群众正确地討論真理之言，我日益相信过去那些欺騙我的騙子用狡獪污蔑的方法，对聖經造成一系列的症結，都是可以消解的。

我一朝发现你通过慈母公教会賦予恩賜而使之再生的精神子

女們，对于《創世紀》上“人是依照你的肖像而創造的”^①一节的解释，并不教人相信或想像你具有人的肉体的形状，虽則我对于精神体的性质还是絲毫捉摸不到，但我已很高兴地感到慚愧，我多年来的狂吠，不是反对公教信仰，而是反对肉体想像出来的幻影。一个本該研究学习的问题，我却先予肯定而加以攻击，在这一点上，我过去真是太卤莽、太放肆了！你是高高在上而又不违咫尺，深奥莫测而又鉴临一切，你并无大小不等的肢体，你到处充盈却没有一处可以占有你的全体，你不具我們肉体的形状，但你依照你的肖像造了人，人却自頂至踵都受限于空間之中。

四

我既然不懂“你的肖像”所指何物，應該推究、探索这一端信仰的意义，不应悍然加以抨击，似乎信仰仅是我所猜想的。我的心越被尖銳的疑虑消蝕，催促我接受真理，我也越悔恨自己如此长期被一个真理的諾言所玩弄欺騙，犯了幼稚的錯誤和盲从，把許多謬論說成是真理。至于这些謬論，我以后才明白看出。我从此也确切知道，在我盲目地攻击你的公教会时，是以不可靠的见解視為确实可靠。我虽尚未認識公教会所教导的都是真理，但至少認識到我过去竭力攻击的并非公教会的道理。为此，我的天主，我感到慚愧，思想有了轉变，我高兴看到你的唯一的教会，你的独子的妙体，我幼时教給我基督名字的教会，并不使人意味到幼稚的廢話，它的純正的教义並沒有把你万有的創造者約束在空間——虽則是广大

① 見《創世紀》9章6节。

无边的空間——之中，限制在人的肉体的形状之中。

还使我高兴的，是我不再用过去的眼光讀《旧約》的律法和先知书了，过去看到許多矛盾荒謬之处，指責你的圣賢們有这样的思想，而其实他們并无这种思想。我很高兴听到安布罗西烏斯在对群众布道时一再提出要我們謹守的金科玉律：“文字使人死，精神使人生”^①；对有些記載，单从字面看，好像錯謬，他移去神秘的帷幕，揭出其精神意义，虽則我对于他的见解还不能辨别眞伪，但听后并不感到抵触。我执持着我的心，不敢輕易相信，害怕墮入深淵，可是我的趑趄眞害死我。我希望对于我所不了解的問題，能像“三加七等于十”一样的明确起来。当然我不会如此狂妄說这一点也不能理解，但我要求其他一切，凡我耳目所接触不到的物质，或我思想只能悬拟为物质的精神体，也都能同样地明确起来。

我本来能够用信仰来治疗我的疾病，澡雪我的思想，使之趋向你永久存在而沒有絲毫欠缺的眞理；可是犹如一人受了庸医的害，往往对良医也不敢信任，同样我灵魂的病，本来只能靠信仰来治疗的，但由于害怕信仰錯誤，便不願治疗，拒絕你亲手配制的、施送世界各地的病人的、具有神效的信仰良医。

五

从这时起，我已經认为公教教义是比較可取、比較审慎、而且絕不用欺騙手段命令人相信未經証明的——或是可能証明而不是任何人都能領会的，或是不可能証明的——道理，不像那些摩尼教

^① 见《哥林多后书》3章6节。

人冒失地标榜科学，訕笑信仰，却以无法証明为借口，强令人相信一大批的荒唐神話。

主啊，你用非常溫柔非常慈祥的手逐漸搏塑我的心，我注意到有无数事物，我既未目睹，又未亲历，而我相信了：譬如各国历史上的許多事迹，有关某地某城的許多事件，我并未看见，我听信朋友們，医生們，以及許多人的話，因为不如此，我們生活于此世便不能有所作为。最后，对于父母生我，我不是毫无疑义嗎？而这一点，我只能凭耳聞而相信，否則我不能知道。你又使我認識到应受譴責的不是那些相信你在世界上树立了无上权威的聖經的人們，而是那些不信聖經的人們，如果他們对我說：“你怎样知道这些书是唯一天主的真實而絕不虛言的圣神传授人类的？”我决不能听信他們，因为正是这一点特別属于信仰的范围：因为各式污蔑性的責难論战，我所讀过的許多哲学家的辯論都不能拔除我对你的存在，——虽則我不懂你的存在的性质——对你的統攝世界的信仰。

对于这方面，我的信仰有时比較坚强，有时比較薄弱，但我始終相信你存在并照顾我們，虽則我还不知道对于你的本体应有什么看法，也不知道哪一条道路通向你或重返到你身边。

由于我們的能力薄弱，不能单靠理智来寻获真理，便需要聖經的权力，从此我也开始看出如果你不是要人們通过聖經而相信你、寻获你，你决不会使聖經在全世界享有如此崇高的威权。

至于聖經中往往和我的见解抵触矛盾，在我听了許多正确的解释后，我以为这是由于其含义的奥妙高深。为此，聖經的威权更显得崇高，更配合神圣的信仰，一方面为一般讀者是明白晓暢，而同时又保留着深奥的內蘊，使人能作更深刻的研究；一面文字浅近

通俗，使人人可解，而同时使不是“心地輕浮”^①的人能致力研究；一面怀抱群众，而同时又让少数人通过狭窄的口子到达你身边；但如果聖經沒有如此崇高的威权，如果不吸收群众到它謙虛神圣的怀抱中，进入的人将更为稀少。

我在如此思索时，你就在我身边；我叹息时，你倾听着；我在飄蕩时，你掌握我；我走在世俗的大道上，你并不放弃我。

六

我热中于名利，渴望着婚姻，你在笑我。这些欲望使我遭受到辛酸的困难，但你的照顾却远过于放任我享受那种不属于你的乐趣。

主；你願意我回忆往事并向你懺悔，請你看看我的心。你把我胶粘于死亡中的灵魂洗拔出来。希望它从此能依附于你。

我的灵魂是多么可怜！你刺它的創伤，使它抛弃一切而轉向超越万有、万有賴以存在的你，希望它轉向你而得到痊愈。我是多么可怜！你采取什么办法促使我感觉到处境的可怜呢？这是在我准备朗誦一篇歌頌皇帝的文章的那一天。文中說了許多謊言，而这些謊言会获得知音的激賞。这时我的心惦念着这件事，燃烧着狂热的思想。我走过米兰某一条街道时，看见一个貧賤的乞丐，大概喝飽了酒，欣欣然自得其乐。我不禁叹息着对同行的几个朋友說起，我們醉生梦死带来了多少痛苦，在欲望的刺激下費尽心机作出如許努力，而所背負的不幸的包袱却越来越沉重的压在我身上，

^① 见《旧約·德訓篇》19章4节。譯者按《德訓篇》仅见于天主教本《旧約》，基督教新教列为“次經”，不收。

我們所求的不过是安稳的快乐，这乞丐却已先我而得，而我們还可能終无所获。这个乞丐花得几文錢，便获得当前的滿足，而我正在艰辛困頓中百般追寻。果然他所得的快乐并非真正的快乐，可是我所貪求的比这更属渺茫。总之他是兴高采烈，我是神情頹喪，他是无忧无虑，我是顾虑重重。如果有人問我：“你願意快乐呢，还是願意忧患？”当然我回答說：“願意快乐。”如果再問我：“你願意和那个乞丐一样，还是像你现在这样？”我却仍願在徬徨疑虑中与我周旋。这是由于錯誤的偏见，并非由于真理。因我不应自以为學問富裕而比他优越，我的學問并不給我快乐，不过是取悅于他人的一套伎倆，不是为教育人們，只是討人們的欢喜。为此，你要用紀律的杖“打碎我的骸骨”。^①

如果有人对我的灵魂說：“关键在乎快乐的趣向。乞丐之乐，志在酣醉、你則志在光荣。”希望我的灵魂避开这样的人。主啊，所謂光荣，是什么光荣？并不是在你怀中的光荣。所謂快乐，并非真正的快乐，这光荣也不是真正的光荣，只会更搗乱我的精神。那一夜，乞丐醺醺熟睡，我則帶着我沉醉的心情而入睡，睡而又起，起而再睡。你知道，多少天在这般情况下过去了！的确，关键在乎快乐的趣向，我知道神圣的希望所带来的快乐，和这种虛空的快乐有天壤之別。但在当时，我們两人也有差別，无疑地他是更幸福，不仅因为他是一团高兴，我是滿怀愁緒，而且他是祝望別人幸福而获得了酒，我是用謊言去追求虛名。

那天，我在这一方面对朋友們說了很多話，而且遇到类似的情

① 见《詩篇》41 首 11 节。

况，我往往反省自身的处境，看到生活的不协而使我感觉痛心，倍增我的苦悶，遇到幸运的机会，我也懶于伸手，因为机会入我掌握之前，便已飞跃而去了。

七

我和意气相契的朋友們談到这些問題，都是感慨交集。我特別和阿利比烏斯与內布利提烏斯两人談得最投机。阿利比烏斯是我的同乡，他出身是城中望族，年龄比我小。我在本乡和迦太基教书时，阿利比烏斯从我受业。他见我待他好，又认为我有學問，非常敬爱我；我见他年紀虽輕，却具有杰出的天賦德性，所以也喜爱他。但迦太基风行着輕浮的戏剧，这种风气的巨浪吞噬他，使他沉湎于竞技游戏中。他自暴自弃流連于嬉戏中时，我正执教于公立的雄辯术学校中。由于我和他的父亲意见不合，他不来听我的課了。我听说他染上对竞技的嗜好，为他非常忧急，认为他势必丧失或已經丧失了美好的前途。我既不能用朋友的名义，也不能用师长的权力，劝告他或約束他使他回头，因为我认为他和他的父亲对我抱着同样的见解，而事实他并不如此。他不顾父亲对我的意见，开始来向我問候，到我的教室中听課，但过了一些时候又中止了。

我并不想对他进行些工作，使他不至于被这种荒唐游浪的盲目嗜好毀了他良好的賦稟。可是你天主統御着所造的万有，你并不忘記他将在你的子女中間成为施行你的“圣事”的主教^①；为了使他的改过迁善明显地归功于你，你便通过不知不觉的我进行这

① 阿利比烏斯于394或395年成为塔加斯特城主教。

項工作。

有一天，我坐在讲席上，面对着学生的座位，阿利比烏斯来了，他向我致敬后，坐下来用心听我的讲論。适巧我手中拿着一篇文章，我解释时，偶然想起用竞技游戏作为比喻，为了使听者更有趣味、更清楚了解我的意思，我尖銳地諷刺了那些为此种不良嗜好所俘虏的人們；我的天主啊，你知道我那时絕不想治疗阿利比烏斯所染上的疾疫。可是他把我的话拍在自己身上，认为我是为他而发的；别人听了会对我憤恨，而这位正直的青年听了却憤恨自己，反而更热烈地敬爱我。

从前你已經說过，而且記錄在你的聖經中：“責备具有智慧的人，他必然爱你。”^① 我并不責备阿利比烏斯，但你利用一切若有意若无意的人，随从你預定的程序——这程序也是公正的——使我的心和唇舌成为通紅的火炭，炙除这个具有良好希望的灵魂的腐爛部分，使之痊愈。誰不体会到我从肺腑中傾述的你的慈爱，就任凭他沉默而不歌頌你！

阿利比烏斯听了我的话，便从他自願墮入而且感觉无比乐趣的黑暗深坑中跳出来。他用坚强的自制，刷新了自己的心灵，摆脱了竞技游戏带来的污秽，不再涉足其間了。后来他消解了父亲的意见，仍欲从我，他的父亲也依他的願望，重使他就学，但也和我一起陷入迷信的罗网；他敬重摩尼教徒們所銜耀的苦行，以为真是如此卓絕。其实这种刻苦不过是疯狂和欺騙；一些尚未接触到高深道德的人，容易被伪装的道行所迷惑，以致优秀的灵魂也会墮入他

① 见《旧約·箴言》9章8节。

們的圈套。

八

阿利比烏斯并不放弃他的父母向他夸耀的世俗場中的前途，因此先我到羅馬，攻讀法律；在那里，又不可思議地、怀着一股不可思議的热情被角斗表现所攫取了。

开始他对此只觉得厌恶。有一次，他的朋友們和同学們飯前在路上偶然碰到他，不管他的竭力拒絕和反对，用一种友好的暴力，把他拖到圓形劇場，場中这几天正在表现这种残酷惨厉的竞赛。他說：“你們能把我的身体拉到那里，按在那里，可是你們能强迫我思想的眼睛注視这种表现嗎？我身在而心不在，仍是战胜你們和这些表现！”虽則他如此說，朋友們依旧拉他去，可能想看看他是否言行一致。

入座以后，最不人道的娱乐正在蓬勃地展开。他閉上眼睛、严禁思想去注意这种惨剧。可惜沒有将耳朵堵塞住：一个角斗的場面引起全場叫喊，特別激动他，他被好奇心战胜了，自以为不論看到什么，总能有把握地予以輕視，鎮定自己；等到他一睜开眼睛，突然在灵魂上受到了比他所见的角斗者身上所受更重的創伤，角斗者受創跌倒所引起的叫喊，使他比斗敗者更可怜地倒下了。叫喊声从他的耳朵进去，震开了他的眼睛，打击他的灵魂，其实他的灵魂是外强中干，本該依仗你，而现在越依靠自己，越显得軟弱。他一看见鮮血直流，便暢飲着这残酷的景色，非但不回过头来，反而睜大眼睛去看，他不自觉地吸下了狂热，爱上了罪恶的角斗，陶醉于残忍的快乐。他已不再是初来时的他，已成为观众之一，成为

拖他来的朋友們的真正伙伴了。还有什么可說呢。他目不轉睛地看着，他大叫大嚷，他帶走了催促他再来的热狂，他不仅跟随过去拖他来的人，而且后来居上，去拉別人了！

你用非常坚强而又非常慈悲的手腕把他挽救出来，教他懂得依靠你，不应依靠自己。但这日子还远着呢！

九

这次經驗保留在他的記憶中，作为日后的良药。他还有一件事。他在迦太基在我門下讀書时，一天中午，他在中央廣場上思索着，准备学生們經常练习的一篇演讲，你容許廣場的看守者把他当作窃賊而将他逮捕。我的天主，我以为你所以容許此事，是为了另一个原因，使日后成为一个伟大人物的他，这时就开始懂得在处理案件时，不应貿貿然听信別人而处罰一人。

他独自一人帶着蜡板与鉄笔在法院前散步。他沒有注意到这时有个青年，也是一个学生，真正的窃賊，偷偷地帶了一把斧头想斫下錢庄大街上面鉛栏杆的鉛，街上的錢庄職員听见斧声，喊起来了，派人来巡查捉賊。这个青年听到人声，害怕被捕，丢下斧头逃跑了。阿利比烏斯沒有见他进来，只见他急忙忙地跑出去，想知道什么事情，便走到那里，发现一把斧头，他站定了观看，有些納悶。这时捉賊的人来了，见他独自一人，拿着剛才斫栏杆作声使他們惊觉的鉄器，便抓住他，这时住在廣場四周的人都已走来，他們拖着阿利比烏斯，自詡为當場捉住窃賊，預备拉他到法庭审問。

阿利比烏斯所受的教訓，至此为止。因为主，你来救援这无罪的人，惟有你是无罪的見證。当人們拉他上監獄或受刑罰去时，途

中遇見負責公共建筑的建築師。人們很高興遇見他，因為他經常懷疑廣場上失去的東西是這些人偷的，人們希望他這次可以明白過去的竊案是誰干的。

這位建築師經常去探訪一位元老，而在这位元老處屢次遇見阿利比烏斯。他立刻認出阿利比烏斯，便上前拉了他的手，把他從人群中解救出來，詢問這不幸事件的原因。他聽了經過後，便命那些嚷成一片、叫喊恐嚇的人群跟自己來。他們走到干這事的青年家中。門口有一個小奴隸，年紀很輕，不會為小主人擔心後果如何，自然很容易吐露一切。這奴隸是跟隨主人到廣場上去的。阿利比烏斯一見就認識他，便告知建築師。建築師把斧子給孩子看，問他是誰的東西。孩子立即回答說：“是我們的”。追問下去，他便說出一切經過。

如此，這案件便落在這一家了，群眾本來自以為捉獲了阿利比烏斯，至此也很覺慚愧。而阿利比烏斯，你的聖道的未來宣講師，你的教令內許多案件的審判者，在這一事件中、獲得了更多的經驗，更深的教訓。

十

我又在羅馬找到他，他以非常堅強的情誼和我往來，和我一起去米蘭，为了不和我分離，也為了能應用他所讀的法律，這與其說是他的志願，不如說是他父母的希望。他已三次擔任顧問，他操守廉潔，使人驚奇，而他卻更駭怪別人把金錢置于正義之上。人們不僅用利誘，还用威脅來考驗他的性格。

在羅馬時，他担任意大利財政大臣的顧問。當時有一個極有

势力的大老，許多人受他賄賂的籠絡，或被他的威勢所胁服，这人自恃权位，常为所欲为，要做法律所不許可的事。阿利比烏斯拒絕了。許給他酬謝，他置之一笑。威吓他，他仍卓立不移。大家都惊奇他具有这种特异的品节，对一个生杀予夺、炙手可热的人物，既不結交，也不畏服。阿利比烏斯是法官的顧問，法官本人对这人虽感不滿，却不敢公然触迁，便把責任推卸在阿利比烏斯身上，只說他不贊成如此——事实确是如此——如果做了，他将投票反对。

只有他的爱好學問几乎使他动摇：如果得到了法官的酬謝費，他能用以使人传抄书籍。但是他仍依据正义的考虑，作出更好的决定，认为禁止犯法的公道，高于纵容非法的权力。这是一件小事。可是“誰忠于小事，也忠于大事；倘若你們在不义的錢財上不忠心，誰还把真理的錢財托付給你們？倘若你們在別人的东西上不忠心，誰还把你們自己的东西給你們呢”？^① 这些話出自你真理之口，不能是毫无意义的。

这样一个人和我相契，和我一起考虑着我們應該采取怎样的生活方式。

內布利提烏斯也离开了邻近迦太基的本乡，离开了他經常去的迦太基，离开了他父亲遗传的大批田地，离开了家庭和不願随行的母亲，来到米兰；他的来此，沒有其他原因，不过是为了和我一起生活，共同以最迫切的心情研究真理和智慧。他热烈地追求着幸福生活，邃密地探索着各种最疑难的問題，也和我一样在呻吟叹息，徬徨不定。我們这三个饥渴之口，彼此都迫切地想吸取所需要

① 见《路加福音》16章10-12节。

的东西，都企望你“賜給他們应时的粮食”。^① 由于你的慈爱、辛酸紧随着我們世俗的生涯，在辛酸之中，我們探問着担受这些辛酸究竟为了什么；眼前是一片黑暗。我們轉身叹息着問道：“这种种到何时为止？”我們屡次如此說，可是我們一面說，一面并不放弃这样的生活，因為我們看不到确切可靠的东西，足以使我們拳拳服膺而放弃目前的种种。

十 一

特別使我惊惧的是回想到我十九岁那一年，开始酷爱智慧，准备寻获智慧后便抛撇一切空虚騙人的願望，至今已有这么长的一段时期了。现在我年已三十，依旧在同一泥淖中掙扎，追求着飞驰而过的、消蚀我心的现世事物。我对自己說：“明天会找到的。只要明白清楚，我便会紧握不放。福斯图斯就要来了，他会說明一切。那些学园派的大人物——真的我們不能抓住任何可靠的东西来指导我們的生活嗎？我們更用心追求吧！不要失望。教会书籍中我过去认为矛盾的，现在看出并不矛盾，而且能有另一种合理的解释。我幼时父母安置我在哪里，我便站定在那里，等我寻到明显的真理。可是哪里去找寻呢？什么时候找呢？安布罗西烏斯沒有時間，我也沒有時間閱讀。哪里去找书籍？哪里去购买？什么时候买得到？向誰借？把時間計算一下，为挽救灵魂，把時間分配一下。巨大的希望起来了：公教信仰并不是我所想像而斥为虛妄的东西。”

① 见《詩篇》144 首 15 节。

“公教中的明哲之士以为相信天主限制于人的肉体形象之内是大逆不道。我还迟疑不决，不肯叩門，使其他真理也随之而敞开。我上午的时间为学生們所占有。其余时间，我們做些什么？为何不用于該項工作上？可是什么时候去拜訪有势力的朋友呢？我們不是需要他們的帮助嗎？什么时候去准备学生們所要购买的东西？什么时候調养身体呢？我們的精神不是需要摆脱牵挂，稍事休息嗎？”

“这一切都不去管他吧：抛开这些空虚无謂的勾当：我們該专心致志追求真理。人生是悲慘的，死亡是无从預測的；突然来抓我，我怎能安然而去？再到哪里去探求我现世所忽視的真理呢？是否将担受我疏忽的惩罚？如果死亡将斬断我的知觉，結束我的一切，将怎么办？对这一点，也应该研究一下。”

“但决不会如此的。基督教信仰传布于全世界，享有如此崇高的威权，决不是偶然而毫无意义的。如果灵魂的生命随肉体而同归湮灭，神决不会对我们有如許作为。如此，我們为何再犹豫不决，不肯放弃世俗的希望，全心全意去追求天主和幸福生活呢？”

“可是又得思索一下：世間种种也自有可爱之处，也有相当的甜味，不应輕易和它們割断关系，因为以后再想返回到它們那里是可耻的。目前已經差不多就要得到一些地位了。可是在其他方面，我还貪求些什么？我已交上不少有势力的朋友；如果我不是急于想出人头地，至少已能謀得一个主任的职位。娶上一个有些财产的妻子，不致加重我的負担。我的願望不过如此。許多大人物，最值得我取法的人物，不是結婚后依然从事研究智慧嗎？”

我这样自言自语，刮着倏順倏逆的风，我的心便东飘西蕩，光

阴不断过去，我拖延着不去归向天主，我一天一天推迟下去不想生活在你怀中，但并不能推迟每天在我身上的死亡：我爱幸福，却又害怕幸福的所在地；我追求幸福，却又在躲避幸福。因为我担心我没有一个女子的拥抱，生活可能太痛苦；至于你的慈爱是治疗我这种弱点的良药，我却绝不想到，因为我一无经验；我以为清心寡欲全凭自身的力量，而我感觉不到这股力量；我真糊涂，竟然不知道圣经上明明写着：“除非你赐与，否则谁也不能洁身自守。”^① 如果我用内心的呻吟，上彻你的耳鼓，以坚定的信心把我的顾虑丢给你，你一定会赐与我的。

十二

阿利比乌斯却阻止我结婚，他一再对我说，我一结婚，我们就绝不能依照许久以来的心愿，在安定的时间，为爱好智慧而一起生活。阿利比乌斯在这方面真是一尘不染，而特别令人惊奇的是他进入青年时也曾一度体验过男女之爱；可是他绝不留恋，反而更觉悔恶，从此以后，便度着非常纯洁的生活。

我提出有些人结婚后服膺智慧、有功于天主，对朋友也始终不渝，作为例子来反驳他。其实这些人的伟大胸襟我是望尘莫及，我不过是肉欲的奴隶，我带着我的枷锁，还感到死亡的甜蜜，我害怕脱身，拒绝别人的忠告，好像解救我的手碰痛了我的创伤。

不仅如此，长虫还通过我对阿利比乌斯说话，笼络他，用我的唇舌在他的道路上撒下温柔的罗网，想绊住他正直而自由的双足。

^① 见《智慧书》8章21节。

他对我也非常诧异，他素来崇拜我，而我竟会陷在这种肉情的胶漆中，我們討論这問題时，我竟然肯定我独身不娶，便不能生活。我见他不胜惊奇，为了替自己辯护，我甚至說他过去那一次搶来的、偷偷摸摸的体驗，几乎已經忘怀，因此很容易对此表示輕蔑，絲毫无所系恋，这和我生活上的乐趣有很大区别。这种乐趣如果再挂上正大光明的婚姻美名，那末便不会诧异我为何不能輕視这种生活。最后他也开始想結婚了，当然不是被肉体的快乐所吸引，而是出于好奇心。他說他是欢喜目前的生活，而我却以为沒有那种乐趣，生活便不成为生活，而是受罪，因此他願意知道这乐趣究竟如何。他的精神本是自由而不受这种束縛，所以奇怪我甘願被奴役，从奇怪进而也想尝试，这尝试可能会使他陷入他所奇怪的奴役中，因为他願意“和死亡訂約”，“誰爱危险，将跌入危险之中”。^①

我們两人都很少注意到婚姻的光荣在乎夫妇和諧与养育子女的责任。对于我，主要是貪求情欲的滿足，情欲俘虏我，磨折我；对于阿利比烏斯，則是好奇誘导他步武我的后尘。

我們当时的情况是如此，直至你至尊天主不放弃我們这团泥土，怜悯我們的不幸，用奇妙而隱秘的方式来解救我們。

十 三

不断有人催促我結婚。我也向人提出婚姻的請求，对方也已经答应；我的母亲对这件事最热心，她希望我婚后能領受生命的“洗礼”，希望我从此天天向上，她看出我的信仰即是她的願望和你

^① 见《旧約·以賽亚书》28章18节；《智慧书》1章16节。

的諾言的實現。

由于我的要求和她自己的願望，她每天向你發出衷心熱切的禱告，求你在夢中對於我的婚事作一些指示。你却始終沒有答應她。她見到一些幻覺幻象：人們思想上對一事念茲在茲後，自會有一股力量產生這種現象；她講給我聽，可是不像受你指示那樣有信心，對此也並不重視。她自稱能在一種不知如何而無法形容的況味中辨別出什麼是出于你的指示，什麼是出于自己的夢想。

人們對我的婚事催得很緊，已經征得姑娘的同意。她大約兩年後才能出嫁。既然我的母親中意，只有等待着。

十 四

我們這一批朋友，不論思想上或談話中，都討厭人生的擾攘不安，經過討論後，幾乎都已拿定主意要去過遁世無悶的生活，我們的計劃是如此：把我們所有的都拿出來，作為共有的產業，憑我們真誠的友誼，不分彼此，將全體所有合而為一，全部產業既屬於每一人也屬於全體。我們認為這個團體大約有十人，其中有幾人比較富裕，最富有的是我們的同鄉和我自幼即非常投契的羅瑪尼阿努斯，他由於嚴重的事故而來到朝中的；他對這件事最熱心，由於他雄厚的家產遠遠超過其餘諸人，所以每有建議，余人很是重視。

我們都同意每年推舉兩人，和在職的官吏一樣負責管理一切，其餘都可安閑自在。但我們中間，有的已成婚，有的準備結婚，考慮到以後婦女們是否會容許如此辦理，我們經過深思熟慮而訂下的全部計劃終於跳出我們的手掌而粉碎了。

我們重新回到嘆息呻吟之中，重新踏上塵世的坦途；我們心中

的思想是千头万緒，而你的計劃永远不变。根据你的永恒計劃，你哂笑我們的計劃，同时你为我們准备你的計劃，将及时地給我們粮食，你将伸出你的手，使我們的灵魂滿受你的祝福。

十五

我的罪恶正在不断增长。經常和我同居的那个女子，視为我結婚的障碍，竟被迫和我分离了。我的心本来为她所占有，因此如受刀割。这創伤的血痕很久还存在着。她回到非洲，向你主立誓不再和任何男子交往。她把我們两人的私生子留在我身边。

但是不幸的我，还比不上一个女子，不能等待两年后才能娶妻，我何尝爱婚姻，不过是受肉情的驅使，我又去找寻另一个对象，一个情妇，好像在习惯的包庇下，繼續保持、延长或增加我灵魂的疾疚，直至正式結婚。第一个女子和我分离时所留下的創伤尚未痊愈，在剧痛之后，继以潰烂，疼痛似乎稍減，可是創伤却更深陷了。

十六

贊美归于你，光荣归于你，慈爱的泉源！我的处境越是可怜，你越接近我，你的手已伸到我头上，就要把我从泥坑中拔出来，就要洗濯我，而我还不知不觉。

能阻止我更进一步陷入肉欲的深淵的，只有对死亡与死后审判的恐惧，这种恐惧在种种思想的波动中，始終沒有退出我的心。

我和阿利比烏斯、內布利提烏斯两人討論过善恶問題。倘若我也相信伊壁鳩魯所不信的灵魂不死和人死后按功过受賞罰之

說，則伊壁鳩魯一定在我思想上可占優勝。我提出這一問題：如果我們常生不死，永久生活于肉體的佚樂中絲毫沒有喪失的恐懼，如何還不能算幸福？我們還要求什麼？我不懂得我已如此深入迷途，如此盲目，以致不能想像德行與美善本身的光明應該用无私的心情去懷抱的，這光明肉眼看不見，只能在心靈深處看到，這種昏昧正是我的重大不幸。這個可憐的我並不考慮到我能和知己們暢談，即使談的是可恥的事物，這種樂趣從何處得來；如果我沒有這些朋友，即使我盡情享受著肉體的淫樂，在官感方面我也不会感到幸福。我知道我的愛這些朋友，並不雜有自私之心，而他們的愛我也是如此。

多麼曲折的道路！一人離開了你，胆敢希望找到更好的東西，這人真可憐：不管他如何輾轉反側，一切是生硬的，惟有你才能使人舒暢安息。你却就在面前，你解救我們，使我們脫離可恨的歧途，把我們安放在你的道路上，你安慰我們，對我們說：“快快跑吧！我將支持你們，我將引導你們，我將抱你們到那里。”

奥古斯丁懺悔录卷七

一

我败坏而罪恶的青年时代已经死去，我正在走上壮年时代，我年龄愈大，我思想的空虚愈显得可耻。除了双目经常看见的物体外，我不能想像其他实体。自从我开始听到智慧的一些教训后，我不再想像你天主具有人的形体——我始终躲避这种错误，我很高兴在我们的精神母亲、你的公教会的信仰中找到这一点——可是我不能用另一种方式来想像你。一个人，像我这样一个人，企图想像你至尊的、唯一的、真正的天主：我以内心的全副热情，相信你是不能朽坏、不能损伤、不能改变的；我不知道这思想是从哪里来的，怎样来的；但我明确看到不能朽坏一定优于可能朽坏，不能损伤一定优于可能损伤，不能改变一定优于可能改变。

我的心呵叱着一切幻象，我力图把大批绕我飞翔的丑恶影像从我心目中一麾而去。可是随散随集，依然蜂拥我前，遮蔽我的视线。因之，我虽不再以人体的形状来想像你，但仍不得不设想为空间的一种物质，或散布在世界之中，或散布在世界之外的无限空际，我以为这样一个不能朽坏、不能损伤、不能变易的东西总优于可能朽坏、可能损伤、可能改变的东西，因为一样不被空间所占有的东西，在我看来，即是虚无，绝对虚无，而不仅仅是空虚，譬如一件东西从一处搬走，这地方空无一物，不论地上的、水中的、空际或

天上的东西都沒有，但境界則依旧存在，則是一个空虛之境，是有空間的虛无。

我昏昧的心甚至不能反身看清自己；我以为凡不占空間的，不散布于空間的，不凝聚于空間，不能在空間滋长的，凡不具备或不能具备这些条件的，都是絕對虛无。因为我的眼睛經常在那些形象中出入，我的思想也在其中活动，而我沒有看出构成这些形象的和形象的性质迥不相同，如果思想不是一种伟大的东西，便不可能构成这些形象。

为此，我設想你，我生命的生命，是广大无边的，你渗透着整个世界，又在世界之外，充塞到无限的空間；天、地、一切都占有你，一切在你之中都有限度，但你无可限量。犹如空气，地上的空气、并不障碍日光，日光透过空气，并不碎裂空气，而空气充滿着日光；我以为天、地、空气、海洋、任何部分，不論大小，都被你渗透，有你的存在，六合内外，你用神秘的气息，統攝你所造的万物。我只是如此猜测，因我别无了悟的方法。但这种猜度是錯誤的。因为按照这种想法，天地大的部分占有你的大，小的部分占有你的小；万物都充滿了你，則大象比麻雀体积大，因之占有你的部分多，如此你便为世界各部分所分割，随着体积的大小，分別占有你多少。其实并不如此。你還沒有照明我的黑暗。

二

为了駁斥那些自欺欺人、饒舌的啞吧——因为你的“圣道”并不通过他們說話——对我而言，內布利提烏斯早已在迦太基时屢次提出的难题已經足够。这难题我們听了思想上都因此动摇：摩

尼教徒經常提出一个和你对立的黑暗势力,如果你不願和它相斗,它对你有何办法? 倘若回答說:能帶給你一些損害,那末你是可能損伤,可能朽坏了! 倘若回答說:对你无能为力,那末就沒有对抗的理由,沒有理由說你的一部分,或你的某一肢体,或你本体的产物,被恶势力或一种在你創造之外的力量所渗和,受到破坏,丧失了幸福而陷入痛苦,因此需要你进行战伐而予以援救,为之洗滌;据他們說,这一部分即是灵魂,需要你的“圣道”来解救,則你的“道”,一面是自由而未受奴役,純洁而未受玷污,完整而未受毀坏,一面却是可能朽坏,因为与灵魂出于同一的本体。因此,不論他們說你怎样,如果說你賴以存在的本体是不可能損坏的,則他們的全部理論都是錯誤荒謬,如果說你是可能損坏,則根本已經錯誤,开端就是大逆不道。

該項論証已經足够駁斥那些摩尼教徒了,他們压制我們的心胸,无论如何应受我們吐弃。因为对于你持有这样的論調,抱着这种思想,他們的口舌肺腑无法避免地犯下了可怖的、褻瀆神圣的罪。

三

我虽則承认你是不可能受玷污,不可能改变,不可能有任何变化,虽則坚信你是我們的主、真天主,虽則坚信你不仅創造我們的灵魂,也創造我們的肉体,不仅創造我們的灵魂肉体,也創造了一切的一切,但对于恶的来源問題,我还不能答复,还不能解决。不論恶的来源如何,我认为研究的結果不应迫使我相信不能变化的天主是可能变化的,否則我自己成为我研究的对象了。我很放心

地进行研究，我是确切認識到我所竭力回避的那些人所說的并非真理，因为我看到这些人在研究恶的来源时，本身就充滿了罪恶，他們宁願說你的本体受罪恶的影响，不肯承认自己犯罪作恶。

我听說我們所以作恶的原因是自由意志，我們所以受苦的原因是出于你公正的审判，我对于这两点竭力探究，可是我还不能分析清楚。我力图从深坑中提高我思想的視綫，可是我依旧沉下去；我一再努力，依旧一再下沉。

有一点能略略提高我，使我接近你的光明，便是我意識到我有意志，犹如意識我在生活一样。因此我願意或不願意，我确知願或不願的是我自己，不是另一人；我也日益看出这是我犯罪的原因。至于我不願而被迫做的事，我也看出我是处于被动地位，而不是主动；我认为这是一种懲罰，而不是罪恶，想起你的公正后，我很快就承认我应受此懲罰。

但我再追問下去：“誰創造了我？不是我的天主嗎？天主不仅是善的，而且是善的本体。那末为何我願作恶而不願从善？是否为了使我承受应受的懲罰？既然我整个造自无比溫良的天主，誰把辛苦的种子撒在我身上，种在我心中？如果是魔鬼作祟，則魔鬼又是从哪里来的呢？如果好天使因意志敗坏而变成魔鬼，那末既然天使整个来自至善的創造者，又何从产生这坏意志，使天使变成魔鬼？”这些思想重新压得我透不过气，但不致于把我推入不肯向你认罪、宁願說我屈服于罪恶而不顾承认我作恶的錯誤深淵。

四

我努力找寻其他真理，一如我先前发现不能朽坏优于可能朽

坏,发现你不論怎样,定必不能朽坏等真理一样。一人决不能想像出比至尊至善的你更好的东西。既然不能朽坏确实优于可能朽坏,一如我已經提出的,那末,如果你可能朽坏,我便能想像一个比你更好的东西了。因此,既然我看出不能朽坏优于可能朽坏,便应从这一方面研究你,进而推求恶究竟在哪里,换言之,那种絕對不能損害你的朽坏从哪里产生的。朽坏,不論来自意志,不論出于必然或偶然,都不能損害我們的天主,因为你既是天主,天主所願的是善,天主就是善的本体,而朽坏便不是善。你也不能被迫而行动,因为你的意志不能大于你的能力;倘若意志大于能力,那末你大于你本身了,因为天主的意志与能力即是天主的本体。你又无所不知,对于你能有偶然意外嗎?一切所以能存在,都由于你的認識。对于天主本体的不能朽坏,不必多贅了,总之,天主如果可能朽坏的話,便不成为天主了。

五

我探求恶的来源时,我探求的方式不好,我在探求中就沒有看出恶。我把眼前的全部受造物,如大地、海洋、空气、星辰、树木、禽兽,和肉眼看不见的穹蒼、一切天使和一切神灵都排列在我思想之前。我的想像对于神体也分別为之位置,犹如具有形体一般。我把受造之物,或真正具有形体的,或本是神体而由我虛构一种形体的集合在一起,成为庞大的一群,当然不是按照原来的大小,因为我并不清楚,而是按照我的想像,但四面都有极限。而你呢,我的天主,你包容、渗透这一群,但各方面都是浩浩无垠的,犹如一片汪洋大海,不論哪里都形成一个无涯的海洋,海洋中有一团海綿,不

論如何大，总有限度，而各方面都沉浸在无限的海洋中。

我是这样設想有限的受造物如此充滿着无限的你。我說：“这是天主以及天主所創造的万物，天主是美善的，天主的美善远远超越受造之物。美善的天主創造美善的事物，天主包容、充塞着受造之物。恶原来在哪里？从哪里来的？怎样钻进来的？恶的根芽、恶的种籽在哪里？是否并不存在？既然不存在，为何要害怕而防范它呢？如果我们不过是庸人自扰，那末这种怕惧太不合理，仅是无謂地刺激、磨折我們的心；既然沒有怕惧的理由，那末我們越是怕惧，越是不好。以此推想，或是我們所怕惧的恶是存在的，或是恶是由于我們怕惧而来的。既然美善的天主創造了一切美善，恶又从哪里来呢？当然受造物的善，次于至善的天主，但造物者与受造物都是善的，則恶确从哪里来的呢？是否創造时，用了坏的质料，給予定型組織时，还遺留着不可能轉化为善的部分？但这为了什么？既然天主是全能，为何不能把它整个轉变过来，不遺留絲毫的恶？最后，天主为何願意从此創造万物，而不用他的全能把它消灭淨尽呢？是否这原质能违反天主的意願而存在？如果这原质是永恒的，为何天主任凭它先在以前无限的时间中存在着，然后以此創造万物？如果天主是突然間願意有所作为，那末既是全能，为何不把它消灭而仅仅保留着整个的、真正的、至高的、无限的善？如果天主是美善，必須創造一些善的东西，那末为何不銷毀坏的质料，另造好的质料，然后再以此創造万物？如果天主必須应用不受他創造的质料，然后能創造好的东西，那末天主不是全能了！”

这些思想在我苦悶的心中輾轉反側，我的心既害怕死亡，又找不到真理，被深刻的顾虑重重压着。但是公教会所有对于你的基

督、我們的救主的信仰已巩固地树立在我心中，这信仰虽則对于許多問題尚未参透，依然飄蕩于教义的准則之外，但我的心已能坚持这信仰，将一天比一天更融洽于这信仰之中。

六

我也已經抛弃了星命家的欺人荒誕的預言，我的天主，对于这一事，我願从我心坎肺腑中誦說你的慈爱。因为是你，完全是你——誰能使我脱离錯誤的死亡？只有不知死亡的生命，只有不需要光明而能照彻需要光明的心灵的智慧，統攝世界、甚至风吹树叶都受其操纵的智慧才能如此——是你治疗我不肯听信明智的长者文提齐亚努斯和杰出的青年內布利提烏斯的忠告而执迷不悟的痼疾。前者是非常肯定地，后者則以稍有犹豫的口吻一再对我說，并没有什么預言未来的法术，不过人們的悬揣往往会有偶然的巧合，一人滔滔汨汨的談論中，果有不少話会应驗，只要不是三緘其口，否則总有談言微中的机会。你給我一个爱好星命的朋友，他并不精于此道，而是如我所說的，由于好奇而去向术者請教，他又从他父亲那里听到一些故事，足以打消他对这一門的信念，可是他并不措意。

这人名斐尔米努斯，受过自由艺术的教育和雄辯术的訓練。他和我很投契，一次他对他的运气抱着很大希望，从而向我請教，要我根据他的星宿为他推算。其时我对于此事已开始倾向于內布利提烏斯的见解，但我并不表示拒絕，只表示我模稜的见解，并附帶說明我差不多已經确信这种方法的无稽。他便向我談起他的父亲也酷嗜这一类的书籍，并有一个朋友和他有同样的嗜好。两人

对这种儿戏般的术数热切探究竟似着迷一般。甚至家中牲畜生产也记录时辰，为她观察星辰的位置，用以增加这种术数的经验。

他听他父亲说，当他的母亲怀孕斐尔米努斯时，朋友家中一个女奴也有妊了。女奴的主人，对家中母狗产小狗尚且细心观察，对此当然不会不注意的。他们一个对自己的妻子，一个对自己的女奴，非常精细地计算了时辰分秒，两家同时分娩了，两个孩子自然属于同一时刻，同一星宿位置。当两家产妇分娩的时候，两人预先约定，特派专人，相互报告孩子生下的时刻。他们既各是一家之主，很容易照此传递消息。当时两个家人恰在中途相遇，所以竟无从分判两小儿星宿时辰的差别。但斐尔米努斯生于显贵之家，一帆风顺，席丰履厚，且任要职，那个奴隶，始终没有摆脱奴隶的轭，仍在伺候着主人，这是认识这奴隶的人亲口讲的。

我听了完全相信——既然讲述者是这样一个人——使我过去的犹疑亦都消释，便劝斐尔米努斯放弃这种玄想，我对他说，如果我推算星宿的位置，作正确的预言，应该看出他的父母有高贵的身份，他的家庭是城中的望族，他有良好的天赋，受到良好的自由艺术教育；可是倘若那个和他同时出生的奴隶也来请教我，我的推算如果正确，也应该看出他的父母卑贱，身为奴隶，他的种种情况和前者的不同是不可以道里计了。这样，推算同一时辰星宿，必须作出不同的答复才算正确，——如作同一答复，则我的话便成错误——因此，我得到一个非常可靠的结论，观察星辰而作出肯定的预言，并非出于真才实学，而是出于偶然，如果预言错误，也不是学问的不够，而仅是被偶然所玩弄。

从此我面前的道路已经打开，我便想去怎样对付那些借此求

利、信口雌黄的人，我已經考虑怎样攻击、取笑、反駁那些人。如果有人这样反駁我，譬如說，斐尔米努斯对我讲的并非事实，或他的父亲对他讲的也不是事实。我便注意到孿生的孩子，脱离母胎往往只相隔极短時間，这短短時間，不論人們推說在自然界有多大影响，但这已不属于推算范围之内，星命家的观察絕對不能用什么星宿分別推演，作为預言未来的根据。这种預言本不足信，因为根据同一时辰星宿而推算，則对以扫和雅各^①应作同样的預言，可是两人的遭遇截然不同。故知預言属于虛妄，如果确实，則根据同样的时辰星宿，应作出不同的預言。所以預言的应驗，不凭學問，而是出于偶然。

主啊，你是万有最公正的管理者，你的神机默运不是占卜星命的术人所能窺見的。求你使那些推求命运的人懂得應該依照每人灵魂的功过听候你深邃公正的裁夺。任何人不要再說：“这是怎么回事？”“为何如此？”任何人不要再如此說，因为我們不过是人。

七

我的依靠，你已經解除了我的束縛；虽則我仍在探索恶的来源，虽仍找不到出路，但你已不让我飘搖无定的思想脫出对于你的存在，对于你不变的本体，对于你垂顾的人群、审判万民，对于在你的圣子、我們的主基督之中用公教会的权力核定的聖經启引人类常生之道的信仰。

^① 以扫和雅各是孿生兄弟，事见《創世紀》25章21—26节。

这些信仰已在我的思想由保持而趋于巩固了；我更迫不及待的追究恶的来源。我的天主，我的心經受了多少辛苦折磨，发出了多少呻吟哀号！我却不知你正在倾耳而听。我暗中摸索，向你的慈爱号呼，这是内心无词的懺悔。我所經受的，除你之外，更无人知。我的口向我最知己的朋友們泄露了多少呢？他們怎能听到我内心的喧哄？我没有时间也没有足够的言辞可以尽情倾吐。但一切只有上达到你耳际，“我的心在嗟吁吼叫，我的志願呈露在你面前，我眼睛的光明却不和我在一起”，^①因为这光明在我心内，而我則散逸于身外；这光明不在空間，而我則注視着空間的事物；我找不到安息之境，这些事物既不接納我，使我能說：“够了，很好！”又不让我重返較安的处所。因为我在你下面，但高出于这些事物之上；如果我服从你，你将是我的欢愉，你将使一切次于我的受造物服从我。这是所謂允执其中，是我得救的中庸之道，使我能繼續承袭你的肖像，能控馭着我的肉体而奉事你。可惜我妄自尊大，起来反抗你，“我挺着似围了坚盾的頸項”^②向我的主直闖，卑微的受造物便爬在我头上，紧压我，絕不使我松过气来。我举目而望，只见它們成群結队，从各方面蜂拥而前；我想斂攝心神，而那些物质的影像已拦住我反身之路，好像对我說：“你想往哪里去，不堪的丑鬼！”这一切都从我的創伤中爬出来，因为“你屈辱驕傲的人，使之如受重創”；^③我的鴟张使我和你隔离，我浮肿的脸面使我睜不开眼睛。

① 见《詩篇》37首9-11节。

② 见《旧約·約伯記》15章26节。

③ 见《詩篇》88首11节。

八

主,“你是永永存在”,但“并不永永向我们发怒”,^①你怜悯尘埃灰土的我,你愿意在你面前,改造我的丑恶。你用内心的锥刺来促使我徬徨不安,直至我心灵看到真实的信光。我的浮肿因你的灵药而减退了,我昏愤糊涂的心灵之目依仗苦口的瞑眩之药也日渐明亮了。

九

最先你愿意使我看到你是怎样“拒绝骄傲的人,把恩宠赐给谦虚的人”,^②你以多大的慈爱揭示人们谦虚的道路,既然“你的道成了血肉,寓于人世”,^③你使一个满肚子傲气的人把一些由希腊文译成拉丁文的柏拉图派的著作介绍给我。

我在这些著作中读到了以下这些话,虽则文字不同,而意义无别,并且提供了种种论证:“在元始已有道,道与天主同在,道就是天主;这道于元始即与天主同在,万物由此而成,没有他,便没有受造;凡受造的,在他之内具有生命,这生命是人的光;这光在黑暗中照耀,黑暗却没有胜过他”;人的灵魂,虽则,“为光作证,但灵魂不是光”,道,亦即天主自己,才是“普照一切入世之人的真光,他已在世界上,世界本是借他造成的,但世界不认识他。”至于“他来到了自己的领域,自己的人却没有接纳他,凡接受他的人,亦即信他的

① 见《诗篇》32首11节;84首6节。

② 见《新约·雅各书》4章6节。

③ 见《约翰福音》1章14节。

名字的人，他給他們成为天主的子女的权能”^①，这些話，我沒有讀到。

同样，我看到：“道，亦即天主，不是由血气，也不是由肉欲，也不是由男欲，而是由天主生的”，但我讀不到：“道成为血肉，寓居于我們中間”。^②

我在这些著作中，还看到用不同的字句称：“圣子本有圣父的形象，并不以自己与天主同等为僭越”，因为他的本体是如此；可是，“他反而紆尊降貴，甘取奴僕的形象，成为人的样式，既取人身，就自卑自賤，存心順服，以至于死，而且死在十字架上，所以天主高举他，使他的圣名超乎万名之上，使天上、人間、地下的一切，聞耶穌之名而屈膝，众口同声称耶穌为主，而归荣于天主圣父”，^③ 这种种都不见于这些著作中。

至于“你的独子是在一切時間之前，超越一切時間，常在不变，与你同是永恒，灵魂必須飫受其丰滿，然后能致幸福；必須分享这常在的智慧而自新，然后能有智慧”，这些都不见于上述著作中。而“他按所定的日子为罪人死”，“你不爱惜你的独子，使他为我們众人舍生”，^④ 却找不到。这是因为“你将这些事瞞着明智的人，而启示給稚子”，“使劳苦和負重担的人都到他那里去，他要使他們安息，因为他是良善心謙的”，^⑤ 他引导溫良的人遵循正义，以自己的

① 见《約翰福音》1章1—12节。

② 同上，13—14节。

③ 见《新約·腓立比书》2章6—11节。

④ 见《新約·羅馬书》5章6节；8章32节。

⑤ 见《馬太福音》11章25, 29节。

道路指示善良的人，他看见我們的卑賤、我們的困苦，他宽赦我們的罪。至于那些趾高气揚、自以为出类拔萃的人，便听不到：“跟我学习，因为我是良善心謙的，你們将找到你們灵魂的安息”，^①“他們虽則知道天主，却不視為天主而荣耀他，也不感謝他，他們的思想成为虛妄，无知的心就昏暗了，自称聪明，反成愚蠢。”^②

为此，我在这些著作中又看到了：“你光荣不朽的性体成为具有凡人禽兽蛇虫等形状的各式偶像”，^③成为埃及的肴饌，以扫为此而丧失长子名分的肴饌，^④因为你首出的民族，“心向埃及”，^⑤不崇敬你，而去崇敬走兽的头顱，使他們的灵魂——你的肖像——膜拜食草的牛像。

我在那些著作中讀到这一切，可是我沒有取食。主，你願意除掉次子雅各的耻辱，使“长子伺候次子”，^⑥你又呼召外族来享受你的产业。我正从外族归向你，我爱上了你命你的子民从埃及带走的金子，因为金子無論在哪里，都是属于你的。你通过你的使徒保罗告訴雅典人說：“我們在你之內生活、行动、存在”，^⑦該派的有些学者也如此說，其实他們的学說即淵源于此。我并不措意于那些“将天主的真理变成謊言，不敬事造物主而崇拜受造之物”^⑧的人們用你的金子祭祀埃及的偶像。

① 见《馬太福音》11章25,29节。

② 见《羅馬书》1章21节。

③ 同上，23节。

④ 事见《創世紀》25章。

⑤ 见《新約·使徒行传》7章39节。

⑥ 见《羅馬书》9章13节。

⑦ 见《使徒行传》17章28节。

⑧ 见《羅馬书》1章25节。

十

你指示我反求諸己，我在你引导下进入我的心灵，我所以能如此，是由于“你已成为我的助力”。我进入心灵后，我用我灵魂的眼睛——虽则还是很模糊的——瞻望着在我灵魂的眼睛之上的、在我思想之上的永定之光。这光，不是肉眼可见的、普通的光，也不是同一类型而比较强烈的、发射更清晰的光芒普照四方的光。不，这光并不是如此的，完全是另一种光明。这光在我思想上，也不似油浮于水，天复于地；这光在我之上，因为它创造了我，我在其下，因为我是它创造的。谁认识真理，即认识这光；谁认识这光，也就认识永恒。惟有爱能认识它。

永恒的真理，真正的爱，可爱的永恒，你是我的天主，我日夜向你呻吟。我认识你后，你就提升我，使我看到我应见而尚未能看见的东西。你用强烈的光芒照灼我昏沉的眼睛，我既爱且惧，屏营战慄，我发觉我是远离了你飘流异地，似乎听到你发自天际的声音对我说：“我是强者的食粮；你壮大后将以我为饮食。可是我不像你肉体的粮食，你不会吸收我使我同于你，而是你将合于我。”

我认识到“你是按照人的罪恶而纠正一人，你使我的灵魂干枯，犹如蛛丝”。^①我问道：“既然真理不散布于有限的空间，也不散布于无限的空间，不即是虚空吗？”你远远答复我说：“我是自有的”。^②我听了心领神会，已绝无怀疑的理由，如果我再生疑窦，则我更容易怀疑我自己是否存在，不会怀疑“凭受造之物而辨识

① 见《诗篇》39 首 11 节。

② 见《旧约·出埃及记》3 章 14 节。

的”^①真理是否存在。

十 一

我观察在你座下的万物，我以为它们既不是绝对“有”，也不是绝对“无”；它们是“有”，因为它们来自你，它们不是“有”，因为它们不是“自有”的。因为真正的“有”，是常在不变的有。“亲近天主，为我有益”，^②因为如果我不在天主之内，我也不能在我之内。而你则“常在不变而更新万物”，“你是我的主，因而你并不需要我的所有”。^③

十 二

我已清楚看出，一切可以朽坏的东西，都是“善”的；惟有“至善”，不能朽坏，也惟有“善”的东西，才能朽坏，因为如果是至善，则是不能朽坏，但如果沒有丝毫“善”的成分，便也沒有可以朽坏之处。因为朽坏是一种損害，假使不与善为敌，则亦不成其为害了。因此，或以为朽坏并非有害的，这违反事实；或以为一切事物的朽坏，是在砍削善的成分：这是确无可疑的事实。如果一物丧失了所有的“善”，便不再存在。因为如果依然存在的話，则不能再朽坏，这样，不是比以前更善嗎？若說一物丧失了所有的善，因之进而至于更善，则还有什么比这論点更荒謬呢？因此，任何事物丧失了所有的善，便不再存在。事物如果存在，自有其善的成分。因此，凡

① 见《新約·罗马书》1章20节。

② 见《詩篇》72首28节。

③ 见《智慧书》7章27节；《詩篇》15首2节。

存在的事物，都是善的；至于“恶”，我所追究其来源的恶，并不是实体；因为如是实体，即是善；如是不能朽坏的实体，则是至善；如是能朽坏的实体，则必是善的，否则便不能朽坏。

我認識到，清楚認識到你所創造的一切，都是好的，而且沒有一個实体不是你創造的。可是你所創造的万物，并非都是相同的，因此万物分別看，都是好的，而总的看来，則更为美好，因为我們的天主所創造的，“一切都很美好”。^①

十 三

对于你天主，絕對談不到恶；不仅对于你，对于你所創造的万物也如此，因为在你所造的万有之外，沒有一物能侵犯、破坏你所定的秩序。只是万物各部分之間，有的彼此不相協調，使人认为不好，可是这些部分与另一些部分相协，便就是好，而部分本身也并无不好。况且一切不相協調的部分則与負載万物的地相配合，而地又和上面风云来去的青天相配合。因此我們决不能說：“如果沒有这些东西多么好！”因为单看这些东西，可能希望更好的东西，但即使仅仅着眼于这些东西，我已經應該称頌你了，因为一切都在贊頌你，“地上所有的蛟龙与諸淵，火与雹，雪与冰，遵行你的命令的狂飈，山岳与諸丘，果树与諸香柏，野兽与諸牲畜，爬虫与飞鳥，人君与万民，首长与諸執法，少年与处女，老人与稚子都在贊頌”^② 你的圣名。况且天上也在歌頌你、我們的天主：“你的天使，你的軍旅，太阳太阴，发光的星辰，天上之天与天上之水”，^③ 都在贊頌你的圣

① 见《創世紀》1章31节。

② 见《詩篇》148首7-12节。

③ 同上，1-5节。

名。我不再希望更好的东西了，因为我綜观万有之后，虽則看到在上的一切优于在下的一切，但我更进一步的了悟，則又看出整个万有尤胜于在上的一切。

十 四

誰不欢喜某一部分受造物，便是缺乏健全的理智，而我过去就是如此，因为在你所創造的万物中，有許多使我嫌恶。可是我的灵魂，因为不敢对我的天主有所不滿，便不肯把嫌恶的东西視為同出你手，遂不免趋向两种实体的說法，但这也不能使我灵魂安定，因为它只能拾取別人的唾余。等到我回头之后，又为我自己塑造了一个充塞无限空間的神，以为这神即是你，把这神像供养在我心中，我的灵魂重又成为我自己搏塑的而为你所唾弃的偶像的庙宇。但在我不知不觉之中，撫摩我的头脑，合上我的眼睛，不让我的视觉投入虛幻，我便有些昏沉，我的狂热已使我委頓了；及至苏醒后，便看见了无可限量的天主，迥异于过去的所见，这已不是由于肉体的視力。

十 五

我再看其他种种，我觉它們都由你而存在，都限制于你的本体之内，但这种限制不在乎空間，而在于另一种方式之下；你用真理掌握着一切，一切以存在而論、都是眞实；如以不存在为存在，才是錯誤。

我又看出每种东西不仅各得其所，亦复各得其时；惟有你是永恒的存在，你的行动不是开始于无量数時間之后，因为無論过去未

来的一切时间，如果没有你的行动，不因你的存在，这时间便不会去，也不会来。

十六

我从经验体验到同样的面包，健康时啖之可口，抱病时食之无味；良目爱光亮，而病眼则有羞明之苦；这是不足为奇的。你的正义尚且遭到恶人的憎恨，何况你所造的毒蛇昆虫了，毒蛇昆虫本身也是好的，适合于受造物的下层。恶人越和你差异，便越趋向下流；越和你接近，便越适应上层受造物。我探究恶究竟是什么，我发现恶并非实体，而是败坏的意志叛离了最高的本体，即是叛离了你天主，而自趋于下流，是“委弃自己的肺腑”，^①而表面膨胀。

十七

我诧异我自己已经爱上了你，不再钟情于那些冒充你的幻像了；但我还不能一心享受天主，我被你的美好所吸引，可是我自身的重累很快又拖我下墜，我便于呻吟中堕落了：这重累即是我肉体的沾染。但对于你，我总记住着，我已绝不怀疑我应该归向于你，可惜我还不能做到和你契合，“这个腐朽的躯壳重重压着灵魂，这一所由泥土搏成的居室压制着泛滥的思想”。^②我确切了悟“你的永能和你的神性虽非肉眼所可窥见，但观之于天地万物之中，自能灼然辨识”。^③我研求着将根据什么来衡量天地万物的美好，如何

① 见《德训篇》10章9节。

② 见《智慧书》9章15节。

③ 见《罗马书》1章20节。

能使我对可变的事物作出标准的評價，确定說：“这应该如此，那不应如此”；我又研究着我根据什么下这样的断語的，我发现在我变易不定的思想之上，自有永恒不变的真理。

这样我逐步上升，从肉体到达凭借肉体而感觉的灵魂，进而是灵魂接受器官传递外来印象的內在力量，也是禽兽所具有的最高感性。更进一步，便是辨别器官所获印象的判断力；但这判断力也自认变易不定。因此即达到理性本身，理性提挈我的思想清除积习的牵纏，摆脱了彼此矛盾的种种想像，我寻到理性所以能毫不迟疑肯定不变优于可变，是受那一种光明的照耀——因为除非对于不变有一些認識，否則不会肯定不变优于可变的——最后在惊心动魄的一瞥中，得见“存在本体”。这时我才懂得“你形而上的神性，如何能凭所造之物而辨認洞见”，^①但我无力凝眸直視，不能不退回到原来的境界，仅仅保留着向往爱恋的心情，犹如对于无法染指的佳肴，只能歆享而已。

十 八

我希望能具有享受你的必要力量，我寻求获致这力量的門路，可是无从觅得，一直到我拥抱了“天主与人类之間的中保，降生成人的耶穌基督”，^②他是“在万有之上，永受贊美的天主”，^③他呼唤我們，对我們說：“我是道路、真理、生命”，^④他因为是“道成为血

① 见《羅馬书》1章20节。

② 见《新約·提摩太前书》2章5节。

③ 见《羅馬书》9章5节。

④ 见《約翰福音》14章6节。

肉”，^①以自己的血肉作為我們的飲食——但這時我還沒有取食的能力，——使你用以創造萬物的智慧哺乳我們的幼年。

我的謙卑還不足以占有我的天主，謙卑的耶穌，這還不能領會他的謙卑所給我的教訓。因為你的道，永恒的真理，無限地超越着受造物的上層部分，他提拔服從他的人到他身邊，他用我們的泥土在下界蓋了一間卑陋的居室，為了促使服從他的人克制自己，吸收他們到他身邊，治療他們的傲氣，培養他們的愛，使他們不至於依靠自身而走入歧途，使他們目睹卑以自牧的神性在他們腳下，穿着我們的“皮衣”，^②因而也能安於微賤，能廢然自覺，俯伏於神性之前，神性將起而扶掖他們。

十 九

但我並不作如是想。我以為我的主基督不過是一個具有杰出的智慧、無與倫比的人物；我以為特別由於他神奇地生自童貞女，對於輕視現世和爭取不朽起了示範作用，他在天主對於我們的計劃中，享有教誨人類的非常威權。至於“道成為血肉”，^③這一語的含義，我是絲毫未曾捉摸到。我從聖經上有關基督的記載中，僅僅知道他曾經飲食、睡眠、行路、喜樂、憂悶、談話，知道他的肉體必須通過靈魂和思想和你的道結合。凡知道你的道是永恒不變的，都知道這一點，我也照我能力所及知道這一點，並不有所懷疑。因為隨意擺動肢體或靜止不動，有時感受情感的衝動有時感不到，有

① 見《約翰福音》1章14節。

② 見《創世紀》3章21節。

③ 見《約翰福音》1章14節。

时說話表达明智的意见,有时沉默不語,这一切都显示出灵魂和精神的可变性。聖經所載耶穌基督的事迹如有錯誤,則其余一切也有欺誑的嫌疑,人类便不可能对聖經抱有得救的信心了。假使記載确实,則我在基督身上看到一个完整的人,不是仅有人的肉体,或仅有肉体灵魂而无理性,而是一个真正的人,但我以为基督的所以超越任何人,不是因为真理的化身,而是由于卓越的人格,更完美地和智慧結合。

阿利比烏斯以为公教徒的相信天主取了血肉,不过相信基督是天主又是血肉,但沒有灵魂,因此也沒有人的理性;同时阿利比烏斯坚信世世相传的基督一生事迹,如不属于一个具有感觉理性的受造物,便不可能如此;因此他对于基督教的信仰抱着趑趄不前的态度;以后他認識到过去的看法是阿波利那利斯派异端徒的謬論,因此欣然接受了公教信仰。

至于我呢,我是稍后才知道在“道成为血肉”一語的解释上公教信仰与福提努斯的謬論决裂。公教对异端徒的譴責揭示了你的教会的看法和純正的教义。“需要异端出现,才能使歷經考驗的人在軟弱的人中間显示出来”。^①

二十

这时,我讀了柏拉图派学者的著作后,懂得在物质世界外找寻真理,我从“受造之物,辨識你形而上的神性”,^②虽則我尚未通彻,但已認識到我灵魂的黑暗不容許瞻仰的真理究竟是什么,我已經

① 见《哥林多前书》11章19节。

② 见《羅馬书》1章20节。

确信你的实在，确信你是无限的，虽則你并不散布在无限的空間，确信你是永恒不变的自有者，绝对沒有部分的，或行动方面的变易，其余一切都来自你，最可靠的証据就是它們的存在。对于这种种我已确信不疑，可是我还太軟弱，不能享受你。我自以为明白，我高談闊論，但如果我不在我們的救主基督內寻求出路，我不会貫通，只会自趋灭亡。我遍体是罪惡的懲罰，却开始以智者自居，我不再涕泣，反而以學問自負。哪里有建筑于謙卑的基础、基督上的爱？这些书籍能不能教給我呢？我相信你所以要我在讀你的聖經之前，先钻研这些著作，是为了使我牢記着这些著作所給我的印象；以后我陶熔在你的聖經之中，你用妙手来裹治我的創伤，我能分辨出何者为臆断，何者为服膺，能知道找寻目的而不識途径的人，与找寻通往幸福的天乡——不仅为参观而是为了定居下来——的道路，二者有何区别。

因为假如我先受你聖經的熏陶，先玩味你的聖經，然后接触到这些著作，这些著作可能会推翻我誠信的基础；即使我的情感上能坚持所受到的有益影响，可能我会认为仅仅讀这些著作也能收到同样的效果。

二十一

我以迫不及待的心情，捧讀着你的“圣神”所启示的崇高著作，特别是使徒保罗的著作。过去我认为保罗有时自相矛盾，和《旧約》的律法、先知书抵触；这些疑难渙然冰释之后，我清楚看出这些純粹的言論絕无歧异之处，我学会了“战战兢兢地欢乐”。^① 我开始下

① 见《詩篇》2 首 11 节。

功夫，我发现过去在其他书籍中讀到的正确的理論，都见于聖經，但讀时必须依靠你的恩宠，凡有所见，不应“自夸，仿佛以为不是領受来的”，^①这不仅对于见到的應該如此，为了能够见到，也应如此，——因为，“所有一切，无一不是受之于天主”，^①——这样，不仅为了受到督促而求享见純一不变的你，也为了治愈疾患而服膺不释。誰远离了你，不能望见你，便应踏上通向你的道路，然后能看见你，占有你。因为一人即使“衷心喜悅天主的法律，可是在他肢体之中，另有一种法律，和他內心的法律对抗，把他囚禁于肢体的罪恶法律之中”，^②他将如何对付呢？主啊，你是公义的，我們背道叛德，多行不义，“你的手沉重地压在我們身上”。^③我們理应交付于罪恶的宿犯，死亡的首領，因为是他誘惑我們，使我們尤而效之，离弃真理。这样可怜的人能做什么？“誰能挽救他脫离死亡的肉体？”只有凭借你的恩宠，依靠我們的主、耶穌基督，他是你的圣子，和你同属永恒，你“在造化之初”^④創造了他，人世的統治者在他身上找不到应死的罪名，把他处死；“我們的罪状因此一笔勾銷”。^⑤

以上种种，那些书籍中都未写出。在那些字里行間，沒有惘款的气色，沒有懺悔的眼泪，也沒有“你所喜爱的祭献，憤排的精神，悲深痛切的良心”，^⑥更沒有万民的救援，你所許諾的圣城，“圣神”

① 见《哥林多前书》4章7节。

② 见《羅馬书》7章21,23节。

③ 见《詩篇》31首4节。

④ 见《旧約·箴言》8章22节。

⑤ 见《新約·歌罗西书》2章14节。

⑥ 见《詩篇》50首17节。

的保证，普渡人类的酒爵。所以那些书籍中，当然沒有人歌唱：“我的灵魂岂非属于天主嗎？我的救援自他而来，因为他是我的天主，我的救援，我的堡垒；我安然更不飘搖。”^①讀遍了那些书，誰也听不到这样的号召：“劳苦的人到我身边来”。^②他們藐視他的教誨，因为他是“良善心謙的”，^③因为“你把这些事瞞住了聪明卓见的人，而启示于弱小者”。^④从丛林的高处眺望和平之乡而不见道路，疲精劳神，徬徨于墳壤之野，受到以毒龙猛獅为首的逋逃者重重进逼是一回事；遵循着天上君王所掌管的，为逃避天上兵役的人們所不敢拦劫的，——因为他們避开这条道路，犹如逃避刑罰一般——通向和平之乡的道路，是另一回事。

我讀了自称“使徒中最小的一个”·保罗的著作，这些思想憬然回旋于我心神之中，这时仰瞻你的神功伟績，我不禁发出惊奇的贊叹。

① 见《詩篇》61 首 2—3 节。

② 见《馬太福音》11 章 28 节。

③ 同上。

④ 同上，11 章 25 节。

奧古斯丁懺悔錄卷八

—

我的天主，我願回憶、誦說你對我的慈愛，借以表示我的感激。希望你的愛使我渾肌淪髓，使我的骸骨說：“主，誰能和你相似？你解除了我的束縛，我要向你獻上歌頌之祭。”^① 我將敘述你怎樣解除我的束縛，希望崇拜你的人們听了我的話，都能說：“願主受頌揚于上天下地；他的聖名是偉大而奇妙！”^②

你的話已使我銘之肺腑，你已四面圍護着我。我已確信你的永恒的生命，雖則我還“如鏡中觀物，僅得其彷彿”^③；但我對於萬物所由來的、你的不朽本体所有的疑團已一掃而空。我不需要更明確的信念，只求其更加鞏固。我的暫时的生命依舊在動蕩之中，我的心需要清除陳旧的酵母；我已經愛上我的“道路”，我的救主，可是還沒有勇氣面朝着崎嶇而舉足前進。

你启示我使我以為應向西姆普利齊亞努斯請益。我認為他是你的忠僕，在他身上顯示出你的恩寵。我聽說他自幼即熱心奉事你。這時他年事已高，他一生恪遵你的道路，我相信他具有豐富的經驗和廣博的見識。事實確是如此。因此我願意以我的疑難請他

① 見《詩篇》115 首 16 節。

② 同上，75 首 2 節。

③ 見《哥林多前書》13 章 12 節。

解决，請他就我当时的心境，指示我适当的方法，为走你的道路。

我看见教会中人才济济，各人有进修的方式。我已經讨厌我在世俗場中的生活，这生活已成为我的負担。我先前热中名利，现在名利之心已不能催促我忍受如此沉重的奴役了。由于我热爱你的溫柔敦厚和你美輪美奐的住所，过去的尘情俗趣在我已不堪回首。但我对女人还是輾轉反側，不能忘情。使徒并不禁止我結婚，虽則他劝我們更能精进，希望人人能和他一样。不中用的我却选择了比較方便的行径；仅仅为了这一事，我便为其他一切纏扰得沒精打采，种种顾虑将我磨难，因我既已接受婚約的約束，对于我不願承当的其他負担也必須配合着夫妇生活而加以适应。

我曾听到真理亲口說过：“有些人是为了天国而自阉的；可是誰能領受的，就領受吧！”^①“那些不認識天主的人，都是昏愚的人，因为他們徒见悅目的东西，而不識物之所从来”。^②我已經破除了这种昏愚，已能高出一筹，从万有的証据中找到你天主，我們的創造者，找到你的“道”，与你同在的天主，与你同是唯一的天主，你因他而創造万物。

另有一种大逆不道的人，“他們虽然認識天主，却不当作天主去光荣他，感謝他”。^③我也曾墮入此种錯誤之中，你的手拯救我出来，把我安放在能治愈疾病的处所，因为你对人說过：“誠信即是智慧”；“不要自以为聪明，因为誰自称为聪明，誰就成为愚蠢”。^④我已經找到了“明珠”，我本該变卖所有一切将它购进，而我还在迟疑

① 见《馬太福音》19章12节。

② 见《智慧书》13章1节。

③ 见《羅馬书》1章21节。

④ 同上，22节。

不決。

二

我去謁見西姆普利齐亚努斯，对于蒙受你的恩宠而言，他是当时主教安布罗西烏斯的授洗者，安布罗西烏斯也敬爱他犹如父亲一般。我向他讲述了我所犯錯誤的曲折情况。他听到我讀到柏拉图派的一些著作，这些著作是由已故羅馬雄辯术教授維克托利努斯譯成拉丁文的，我曾听说維克托利努斯将近逝世之前信了基督教；当时西姆普利齐亚努斯向我道賀，因为我沒有涉猎其他滿紙謾言的形而下的哲学著作，至于柏拉图派的学說，却用各种方式表达天主和天主的“道”。接着他勉励我效法基督的謙卑，这种謙德是“瞞着明智的人而启示于稚子的”；^①他又向我追述維克托利努斯的事迹，他在羅馬时和維克托利努斯非常投契；我将他所讲述的传录出来，因为这事使我們兴奋地贊頌你所賜予的恩宠。这位維克托利努斯，耆年博学，精通各种自由学术，而且批判过許多哲学著作，一时高貴的元老多出于他門下，由于他对教育的卓越貢獻，受到举世所公认的最大荣誉：人們在市場上建立他的紀念像；可是一直到那时候，他还敬奉偶像，参加着羅馬貴族和民众們举国若狂的褻瀆神圣的淫祀，如奧賽烈司、各种妖神和犬首人身的阿努俾斯，他們曾和“涅普頓、維納斯、密納发对抗”^② 交战；羅馬战胜他們后，反而向他們崇拜！老年的維克托利努斯多少年来用他惊人的口才充任他們的护法，但他絕无顾虑地成为你的基督的奴隶，而你的泉

① 见《馬太福音》11 章 25 节。

② 见咏吉尔《埃涅依斯》卷 8. 698 句。

水下的嬰孩終于引頸接受謙遜的軛，俯首接受十字架的耻辱。

主啊！“你使諸天下垂，你亲自陟降，你一触山，而山岳生烟”，^①你用什么方法进入这样一个人的心灵中呢？

西姆普利齐亚努斯說，維克托利努斯讀了聖經，又非常用心地钻研基督教的各种书籍。他私下对西姆普利齐亚努斯真心地說：“你知道吗？我已是基督的信徒了！”西姆普利齐亚努斯回答說：“除非我看见你在基督的圣堂中，我不相信、我也不能认为你是信徒。”他便笑着說：“那末墙壁能使人成为信徒了！”他屡次說自己是信徒，西姆普利齐亚努斯屡次作同样的答复，而他也屡次重复墙壁的笑話。其实他是害怕得罪朋友們，害怕得罪那些傲慢的魔鬼崇拜者，害怕他們从巴比倫城上，犹如从尙未被天主砍断的黎巴嫩的香柏树梢上对他仇視而加以打击。但他經過熟讀深思，打定了坚定的主意，他担心自己害怕在人前承认基督，基督也将在天主的使者之前不認識他；他觉得自己以你的“道”自卑自賤的奥迹为耻辱，而对于自己效法傲魔，举行魔鬼的淫祀却不以为耻，这种行径真是荒謬絕伦。因此他对于誕妄之事，便无所惶慮，而在真理之前深觉慚愧。所以突然对西姆普利齐亚努斯說：“我們一起往圣堂中去；我願意成为基督徒！”西姆普利齐亚努斯自言这事出乎他意料之外。便喜不自胜，陪他去了。他学习了基本教义后，不久就要求領受使人重生的“洗礼”；此事在羅馬引起了惊愕，教会却只是欢忭。驕傲的人們看到了是憤恨、切齿，怒火中烧；但是，主啊，为你的僕人，你是他的希望，他已不再措意于那种虛妄欺誣的疯狂了。

① 见《詩篇》143首5节。

最后信仰宣誓的时刻到了。在羅馬，誓文有一定格式，凡将受洗礼的人事先将誓文記住，届时站在高处，向教友群众朗誦。那时神职人員請維克托利努斯采用比較隱秘的方式，凡比較胆怯怕羞的人往往得采取这种方式，但維克托利努斯宁願在神圣的群众之前表示自己的得救。他以为他所教的雄辯术与救援无关，尚且公开讲授，不怕在疯狂的人群之前發揮自己的见解，那末更何憚于在你的馴順的羊群前宣布你的言論？因此他上台宣誓了，听众認識他的，都在相互指称他的名字，带着低低的贊叹声。可是誰不認識他呢？在皆大欢喜中，可以听到勉强抑制的欢呼：“維克托利努斯！維克托利努斯！”大家一看见他登台，欢欣鼓舞的情緒突然爆发了，但很快就肃靜下来，都聚精会神地傾听着。他带着非常的信心，朗朗誦讀着眞实的信仰誓文。大家都想拥抱他，把他迎接到自己心中。的确大家都用敬爱 and 欢乐的双手去拥抱他。

三

好天主啊！人們对于一个絕望的灵魂从重大的危險中获得救援，比了始終有得救希望或遭遇寻常危險的灵魂，更觉得快乐，这种心情从何而来的呢？你，慈悲的父亲，你也“对于一个罪人悔改，比較对九十九个不用悔改的义人更欢喜。”^①我們怀着极大的喜悅，听得牧人找到迷途的羊，欢欢喜喜的負荷在肩上而归，和妇人在四邻相庆中把找到的一块錢送回你的銀庫中。讀到你家中的幼子“死而复生，失而复得”，我們也为之喜极而涕，来参加你家庭的

① 见《新約·路加福音》15章7节。

大庆。这是你在我們心中，在具有圣爱的神圣天使心中所享的快乐，因为你是始終不变的，你永不变地注視着一切有起有訖、变化不定的事物。

人們对于所爱的东西失而复得，比了保持不失感到更大的快乐，这种心情究竟从何而来的呢？許多事例証明这一点，一切都提出証据，叫喊說：“确然如此”。战胜的元首举行凱旋礼，如果不战，不会胜利；战争中危险愈大，則凱旋时快乐也愈甚。航海者受风浪的簸弄，受复舟的威胁，都胆战心惊等待与波臣为伍，忽然风浪平息，过去的恐怖换取了这时欣慰。一个亲爱的人害病，脉息显示他病势严重，希望他轉好的人們，心中是和他一起害病。等到病势減輕，虽則元气尚未恢复，还不能行走，但人們所感到的愉快絕不是他未曾患病、健步行走时所能感觉的。人生愉快的心情，不仅来自突然的、出乎意外的遭遇，也来自預定的、自寻的煩惱。一人不先感到饥渴，便享受不到飲食的乐趣。酒鬼先吃些咸澀的东西，引起舌根的不快，然后飲酒时酣暢地消除这种苦味。习惯规定訂婚后不立即結婚，使未婚夫經過一个时期的想望，成婚后对妻子更加爱护。

对于可耻的、卑鄙的乐趣是如此；对于許可的、合法的快乐是如此；对于最真誠的、正当的友誼也是如此；甚至对于儿子的“死而复生、失而复得”也不例外；无论哪种情况，事前忧患愈重，則所得快乐也愈大。

主，我的天主，这究竟是怎么回事？你为你自己是永恒的快乐，而在你周围的受造物也以你为快乐。但为何自然界的一部分有消长逆順的不同？是否上及九天，下至九淵，前乎邃古之初，后

至世紀之末，天使之尊，虫蚁之賤，自第一运动至最后运动，你安排着各类的美好以及一切合理的工程，使之各得其所，各得其时，事物必然有此情况。确然如此，你真是高于九天，深于九淵！你从不离开我們，可是我們要回到你身边是多么困难！

四

主，請你促醒我們，呼喚我們，熏炙我們，提撕我們，融化我們，使我們心悅誠服，使我怀着熾热的心情向你追踪。不是有許多人从更深于維克托利努斯的昏昧黑暗中回到你身边嗎？他們靠近你，便获得光明，受到照耀；获得了光明，也就获得了成为你的子女的权利。这些人的事迹不如維克托利努斯为大众所熟悉，知道的人也不如那样高兴。因为大家欢喜，于是大家也更加高兴，相互之間能发出声应气求的热情。所以声名赫奕的人能挈带人們趋受得救的恩宠；他們是先觉，別人自会效其所为。为此，比他們更先进的人，当然也感到极大的兴奋，因为他們的快乐并非仅仅为了少数有名望的人。

在你的居处，絕对沒有貧富貴賤的畛域。你反而“拣选了世上的弱者，使那些强有力者自感羞愧，拣选了世上的賤者和世俗所认为卑不足道而視若无物者，使有名无实者归于烏有”。^①但使徒中最小的一位，你通过他的喉舌发出上面这些話的，他战胜了总督保罗的驕傲，使之接受你的基督的輕軛，降为天地大君的庶民；他为了紀念这一伟大卓越的胜利，願意把自己的原名扫罗改为保罗^②。

① 见《哥林多前书》1章27节。

② 事见《使徒行传》13章7-12节。

譬如敌人对某一控制得越厉害，而且利用这人进而控制更多的人，則敌人在这人身上遭到的失敗也越严重。大人先生們，由于他們的声望，更是受敌人控制的目标，敌人正可利用他們控制更多的人。你的孩子們想到維克托利努斯的心过去如何为魔鬼所掌握，視為不可攻克的堡垒，魔鬼利用他的口舌作为銳利的强弩，射死了多少人，而现在目睹我們的君王捆縛了这个力士，把他的器械收繳，洗炼之后，成为“合乎主用，准备盛置各种善事”^①的宝器，不是更該手舞足蹈嗎？

五

你的僕人西姆普利齐亚努斯讲完了維克托利努斯的故事后，我是滿心想效法他，这正是西姆普利齐亚努斯讲述这故事的目的。他又附帶說，犹利安帝^②在位时，明令禁止基督徒教授文学和雄辯术，維克托利努斯遵照法令，宁願放弃信口雌黃的教席，不願放弃你“使嬰兒的唇舌伶俐善辯”^③的圣“道”。我以为他的运气不下于他的毅力，因为他能以全部時間供献于你了。我是叹息想望着这样的安閑時間。我并不为別人的意志所束縛，而我自己的意志却如鉄鏈一般的束縛着我。敌人掌握着我的意志，把它打成一条鉄鏈紧紧地将我縛住，因为意志敗坏，遂生情欲，順从情欲，漸成习惯，习惯不除，便成为自然了。这些关系的連鎖——我名之为鉄鏈——把我紧纏于困頓的奴役中。我开始萌芽的新的意志，即无条

① 见《提摩太后书》2章21节。

② 犹利安(約331—363)，361年为羅馬皇帝，世称“叛教者”。

③ 见《智慧书》10章21节。

件为你服务,享受你天主,享受唯一可靠的乐趣的意志,还没有足够的力量去压伏根深蒂固的积习。这样我就有了一新一旧的双重意志,一属于肉体,一属于精神,相互交綏,这种内哄撕裂了我的灵魂。

从亲身的体验,我领会了所谈到的“肉体与精神相争,精神与肉体相争”^①的意义。我正处于双重战争之中,但我更倾向于我所赞成的一方,过于我所排斥的一方。因为在我所排斥的一方,更可以说我并非自觉自愿地做而大部分出于勉强承受。习惯加紧向我进攻,这也未尝不是我自己造成的,因为我是自愿走到我所不愿去的地方。惩罚跟着罪恶,这也是理所当然的,谁能提出合法的抗议?我过去往往以为我的不能轻视世俗而奉事你是由于我对真理认识尚未足够,我也不能用这种假定来推卸罪责,因为我已确切认识真理。我还和世俗牵连著,不肯投到你麾下,我的害怕消除牵累,无异于人们害怕沾惹牵累。

世俗的包袱,犹如在梦中一般,柔和地压在我身上;我想望的意念,犹如熟睡的人想醒寤时所作的挣扎,由于睡意正浓而重复入睡。谁也不愿意沉沉昏睡,凡头脑健全的人都愿意醒着。但四体非常疲乏时,往往想多睡片刻。即使起身的时间已到,不宜再睡,可是还有些依依不舍。同样,我已确知献身于你的爱比屈服于我的私欲更好。前者使我服膺,驯服了我;后者使我依恋,缠绕着我。你对我说:“你这睡着的人,应当醒过来,从死中复活,基督就要光照你了。”^②我是没有一句话回答你。你处处使我看出你所说的都

① 见《新约·加拉太书》5章17节。

② 见《以弗所书》5章14节。

真实可靠，真理已經征服了我，我却沒有話回答，只吞吞吐吐、懶洋洋的說：“立刻来了！”“真的，立刻来了！”“让我等一会儿。”但是“立刻”，並沒有時刻；“一会儿”却长长地拖延下去。我的內心喜爱你的法律是无济于事的，因为“我肢体中另有一种法律，和我心中的法律交战，把我擄去，叫我順从肢体中犯罪的法律。”^①犯罪的法律即是习惯的威力，我的心灵虽然不願，但被它挟持，被它掌握；可惜我是自願入其彀中，所以我是負有責任的。我真可怜。“除了通过我們的主耶穌基督，依靠你的恩宠外，誰能救我脫离这死亡的肉身？”^①

六

我将叙述你怎样解除了紧紧束縛着我的淫欲与俗务的奴役；主啊，我的救援，我的救主，我将称頌你的圣名。

我照常生活着，但我的苦悶有增无已，我天天向你叹息，每逢压在我身上使我呻吟的事务外，一有余暇，便經常到圣堂中去。阿利比烏斯和我在一起，他第三次担任法律顧問后，已經停止这方面的事务，这时正好閑着，等待机会再出售他的法律顧問，和我出售雄辯术一样——如果这种技术可能有人請教的話。內布利提烏斯为了我們的友誼而自願牺牲，担任凡萊公都斯的助教。凡萊公都斯是我們最知己的朋友，米兰人，在米兰教授文法；他希望，而且以朋友的名义要求我們中間有一人能赤胆忠心地帮助他，因为他觉得非常需要。內布利提烏斯的所以如此，并非为了利益，——照

^① 见《羅馬书》7章22—25节。

他的才學，如果他願意的話，能找到更好的出路——這位非常忠厚、非常和氣的朋友，為了體貼我們，不願拒絕我們的要求。他辦事非常謹慎，避免世俗場中那些大人物的賞識，因此也避免了這方面可能帶來的麻煩，他願意保持精神的自由，盡量取得空餘的時間，以便對於智慧進行研究、閱讀或討論。

一天，我和阿利比烏斯在家——內布利提烏斯外出，原因我已記不起來了——有一位客人，名蓬提齊亞努斯，訪問我們；他是非洲人，是我們的同鄉，在宮中擔任要職：我已記不起他向我們要求什麼。我們坐下來交談着。他偶然注意到在我們面前一張安放玩具的桌子上有一本書，他拿了過來，翻開一看，是使徒保羅的書信。當然這是出乎他意料之外的。他本來想是我教學用的一本書。他含笑望着我，向我道賀，對於他意外發現在我跟前仅有的這一本書表示驚訝。他是一個熱心的教友，經常到聖堂中去，跪在你、我們的天主之前作長時的祈禱。我對他說，我現在特別致力研究這書。他便向我講起埃及隱修士安東尼^①的事跡，安東尼的名字早已盛傳於你的僕人之中，但直到那時，我們還是初次聽到。他知道這情況後，即在這題目上，把這樣一個偉大人物介紹給我們這些少見多怪的朋友，他也不免詫異我們的孤陋寡聞。我們听了自然不勝惊奇，竟在這樣近的时代，就在我們的并時，你的靈異的跡象在純正的信仰中，在公教會內顯示了确切不移的證據。對於如此偉大的事跡，我們大家同聲惊叹，而他卻納罕我們的懵懂無知。

他談到了許多隱修院，談到隱修士們德行的馨香如何上達天

① 安東尼(約 251-約 356)，古代基督教著名的隱修士。

庭，如何在曠野中結出丰盛的果实；这一切為我們都是聞所未聞的。而且就在米兰城外，有安布罗西烏斯創辦的一所隱修院，院中住滿了熱心的隱修士，我們也從未得知。蓬提齊亞努斯講得娓娓不倦，我們穆然靜听。他又講到某一天，在特里爾城中，那天午后皇帝來觀馬車競賽，他和同事三人在城牆附近一個花園中散步，他們四人分作兩起，蓬提齊亞努斯和一人是一起，其餘兩人又是一起，各自信步閑行。其餘兩人走向一間小屋，屋中住著你的幾位僕人，是“天國為他們所有”^①的神貧者。這兩個人進入屋中看見一卷安東尼的傳記。其中一人取而閱讀，頓覺惊奇、興奮，一面讀，一面想度如此生活，預備放棄官職，為你服務。這兩個人都是皇帝的近臣。而此人竟然勃發神聖的熱情，感到真純的悔恨，睜眼注視著他的朋友說：“請你告訴我，我們如此殫心竭力，希望達到什麼目標？我們究竟追求什麼？我們為誰服務？我們在朝廷供職，升到‘凱撒之友’^②，不是榮寵已極嗎？即使幸獲這種職位，也不是朝乾夕惕，充滿著危險嗎？真的，冒了很大危險，不過為了踏上更大的危險！況且什麼時候才能到達呢？不如為‘天主之友’，只要我願意，立即成功了。”

他說這些話時，正處於新生命誕生的緊張階段中。他的目光回到書本上，他繼續讀下去，他的內心正在變化；只有你能明鑑。他遺世絕俗的意志很快就表現出來。他讀此書時，思潮起伏汹涌，他望准了更好的方向，當機立斷，已經成為你的人了。他對他朋友說：“我已將我的功名意願毅然斬斷，我已決定奉事天主了。此時，

① 見《馬太福音》5章3節。

② “凱撒之友”在羅馬帝制時代，形成一個特殊階層，往往擔任最重要的職位。

此地，我即实行。如果你不同情于我，則不要阻止我。”那一位回答說，願和他同享这种賞报，分担这项工作。他們已經属于你了。他們放弃了所有一切，追随你，用了必要的代价，共同起造救生的宝塔。

这时，蓬提齐亚努斯和另一位正在花园另一部分散步，开始找寻他們两人，找到后，催促他們回去，因为天色已晚。两人便告訴他們自己打下什么主意和計劃，又說明了这种願望产生的經過，表示已經下了决心，要求他們如果不願参加，則亦不要阻挠。蓬提齐亚努斯說，他自己和那一位朋友虽与这两人分道揚鑣，但不免泣下沾襟，同时向他两人祝賀，并請他們代为祈祷，便帶着一顆人世的功名心回到朝中，那两人却逊心天上，从此栖隱于小屋之中。

那两人都已訂婚，两位未婚妻听到这消息后，便也守貞不字，献身于天主。

七

蓬提齐亚努斯讲了这些事。主啊！在他談話时，你在我背后拉着我，使我轉身面对着自己，因为我背着自己，不願正視自己；你把我摆在我自己面前，使我看到自己是多么丑陋，多么委瑣齷齪，遍体疮痍。我见了駭极，却又无处躲藏。我竭力想逃避我的視綫，而蓬提齐亚努斯还在讲述他的故事，你又把我按在我面前，强我去看，使我猛省而痛恨我的罪恶。我認識了，但我閉上眼睛，强自排遣，于是我又淡忘了。

当时，我越佩服他們两人能激发有益的热情，貢獻全身，听凭你治疗，相形之下，越觉得自己的可耻，便越痛恨自己。从我十九

岁那年讀了西塞罗的《荷尔頓西烏斯》一书引起我对智慧的爱好后，多少年月悠悠过去了——大約十二年——我始終留連希冀于世俗的幸福，不致力于覓取另一种幸福，这种幸福，不要說求而得之，即使仅仅寄以向往之心，亦已胜于获得任何宝藏，胜于身践帝王之位，胜于随心所欲恣享淫乐。可是我这个不堪的青年，在我进入青年时代之际已沒出息，那时我也曾向你要求純洁，我說：“請你賞賜我純洁和节制，但不要立即賞給。”我怕你立即答应而立即消除我好色之心，因为这种病态，我宁願留着忍受，不願加以治疗。我又走上狂悖迷信的邪路，但对于这种迷信，我本无真实信心，不过以为較优于其他理論，而所謂其他，我却无意誠求，只不过抱着敌对的态度加以攻击。

我自以为我的趑趄不前，不肯輕視世俗的前途而一心追隨你，是由于我沒有找到确切的南針，来指示我的方向。但時間到了；我終於赤裸裸地暴露在我面前，我的良心在譴責我：“你还有什么話說？你一直借口找不到明确的真理，所以不肯拋弃虛妄的包袱。现在你可明确了，真理在催迫你，只要你脫卸負累，自会生翅高飞，已不必辛苦探索，更无須再費一二十年的深思熟慮了。”

我的心灵在腐蝕着，蓬提齐亚努斯讲述时，我感到非常可怕的羞愧。他讲完后，办好了应办的事，告辞而去。我以心問心，自怨自艾，我对我自己什么話沒有說過？我思想的鞭策为了催促我努力跟隨你會多少次打将下来？我倔强，我抗拒，并不提出抗拒的理由。理由已經說尽，都已遭到駁斥。剩下的只是沉默的恐惧，和害怕死亡一样，害怕离开习惯的河流，不能再暢飲腐敗和死亡。

八

当我和我的灵魂在我的心境中发生剧烈的爭哄时，我的面色我的思想也同样紧张，我冲到阿利比烏斯那里，叫喊道：“我們等待什么？你沒有听到嗎？那些不学无术的人起来攫取了天堂，我們呢？我們带着滿腹學問，却毫无心肝，在血肉中打滾——是否他們先走一步，我們便耻于跟随他們？不是更應該慚愧自己沒有跟随嗎？”

我对他大概說了这一类的話，我激动的情緒將我从他面前拉走；他不作声，惊愕地望着我。我的話不同于尋常。我的額，我的面頰，我的眼睛，我的气色，我說話的声音，比我的言語更表示出我內心的冲动。

我們的寓所有一个小花园，屋子和花园都听凭我們使用，因为屋主并不住在那里。我內心的风暴把我卷到花园中。那里沒有人来阻止我自己思想上的剧烈斗争；斗争的結局，你早已清楚，我那时并不知道。但这种神經失常有益于我；这种死亡是通向生命。那时我了解我的病根在哪里，却不知道不久就要改善。

我退到花园中，阿利比烏斯是寸步不离地跟在我后面。即使有他在身边，我依旧觉得我是孤独的。况且他看见我如此情形，能离我而去嗎？

我們在离开屋子最远的地方坐定下来。我的內心奔騰澎湃着憤慨的波涛，恨自己为何不追随你的意志，接受你的約法；我的天主，我全身骨胳都对此发出呼号，它們的歌頌声上彻云霄。为达到这目的地，并不需要舟楫車馬，甚至不需要走像从我們所生之处到屋子那样短短的一段路程。因为走往那里，甚至到达那里，只需願

意去，抱有堅強而完整的意志，而不是只有半身不遂，左右搖擺，半起半仆，半推半就，掙扎爭抗的意志。

正在心煩意亂之際，我的手足作出許多動作，這些動作，如果一人手足殘缺，或手足被束縛着，或四肢乏力，或因其他原因而不能動彈，則即使要做也沒有這能力。我搔頭，敲額，抱膝，這些動作是因為我要，才做出來。假如手足不聽我指揮，那末即使我要做也做不到。這一方面，有許多動作，我的意願和動作是不一致的。但另一方面，我又不做那些我以非常熱烈的意願所渴望的事，這些事，只要我願意做，立刻就能做；只要我真正願意，就能如願以償；這一方面，能力和意願是一致的；願意即是行動。但我並不行動。我的肉體很容易聽從靈魂的驅使，念頭一轉，手足跟着動了；我的靈魂卻不容易聽從自己的意志，完成重大的願望。

九

那里來的這種怪事？原因何在？請你的慈愛照耀我，使我盤問一下人類所負擔的神秘懲罰，和亞當子孫潛在的苦難，如果它們能答复我的話。這種怪事哪里來的？原因何在？靈魂命令肉體，肉體立即服從；靈魂命令自己，卻抗拒不服。靈魂命令手動作，手便應命而動，發令和執行幾乎不能區分先後，但靈魂總是靈魂，手是屬於肉體的。靈魂命令靈魂願意什麼，這是命令自己，卻不見動靜。這種怪事哪里來的呢？原因何在？我說，靈魂發令願意什麼，如果靈魂不願，便不會發令，可是發了命令，卻並不執行。

其實靈魂並不完全願意，所以發出的命令也不是完全的命令。命令的尺度完全符合願意的尺度，不执行的尺度也遵照不願意的

尺度，因为意志下令，才有意願，这意願并非另外一物，即是意志本身。于此可见，灵魂不是以它的全心全意发出命令，才会令出不行。如果全心全意发出命令，則即无此命令，意願亦已存在。因此意志的游移，并非怪事，而是灵魂的病态。虽則有真理扶持它，然它被积习重重压着，不能昂然起立。因此可见我們有双重意志，双方都不完整，一个有余，則一个不足。

十

我的天主，有人以意志的两面性为借口，主张我們有两个灵魂，一善一恶，同时并存。让这些人和一切信口雌黃、妖言惑众的人、一起在你面前毁灭！这些人贊成这种罪恶的学說真是敗类。倘使他們能接受正确的见解，和坚持真理的人一心一德，自然会变恶为善。那末我們便能用使徒保罗的話對他們說：“从前你們是黑暗，如今在主里面成为光明。”^① 他們不願“在主里面”，想在自己身內成为光明，以为灵魂的本体即是神的本体，这样便加深了他們的黑暗，他們由于这种滔天的傲慢，所以和你“照耀入世之人”^② 的真光距离更远了。你們該考虑你們所說的話，該自知慚愧，“快靠攏他，你們必将受到光照，你們便不会面紅耳赤了！”^③

在我考虑是否就献身于我的主、天主时，我本已有此計劃，願的是我，不願的也是我，都是我自己。我既不是完全願意，也不是完全不願意。我和我自己斗争，造成了內部的分裂，这分裂的形成，

① 见《以弗所书》5章8节。

② 见《約翰福音》1章9节。

③ 见《詩篇》33首6节。

我并不情願；這並不證明另一個靈魂的存在，只說明我所受的懲罰。造成這懲罰的不是我自己，而是“盤據在我身內的罪”，^①是為了處分我自覺自願犯下的罪，因為我是亞當的子孫。

如果有多少彼此對立的意願，便有多少對立的本性，那末一人身上不僅有兩個本性，該有許多本性。一人在考慮是否去開會，^②或是去看戲，他們便說：“那不是兩個本性嗎？一個向善，一個向惡。否則這種敵對意願的迷罔從哪里來的呢？”我說，這兩個意願，一個要到他們那里去，一個要去看戲，都是壞的。但摩尼教徒認為要到他們那里去是個好主意。那末，假如我們的人也在兩種意願對立之下猶豫不決，考慮是否去看戲，還是到聖堂中去，摩尼教徒也將遲疑而難于置答了。因為他們或是承認——他們是不肯承認的——到聖堂中去，和領受了聖事的人經常到聖堂中去一樣，是出于好的意志；或是承認一個人身上存在兩個對立的壞的本性，兩個壞的意志；那末他們所說的一善一惡，是不正確的；或是他們將歸向真理，不再否認一人在考慮時，是一個靈魂在兩種意願之間搖擺不定。

因此，希望他們感覺一人身上有彼此對立的双重意志時，不再主張有一善一惡兩個對立的靈魂，具有兩種對立的本体，來自兩個對立的本原。你，真實無妄的天主，你是反對他們，駁斥他們，揭露他們：一人有兩個壞主意，譬如一人考慮用毒藥或用武器去殺人；強占這一家或那一家的田地；財色不能兼得時，考慮花大量金錢去享樂，還是一毛不拔做守財奴；又如兩種娛樂在同一天舉行，考慮

① 見《羅馬書》7章17節。

② 按指摩尼教徒的集會，本節是針對摩尼教而言。

去看戏还是去看賽車；还可以加上第三个主意：如有机会，到别人家中去偷东西；或是第四个主意：如果有同样的机会，去和人幽会；这些机会如果同时来到，都合他的心意，但不能同时进行，这样那人的灵魂就被四种或更多的对立意志所割裂，因为人们的欲望簡直太多了！但摩尼教徒对这一大批不同的本性往往只字不提：

对于好的意志也是如此。如果我問他們：“爱讀使徒的书信好不好？欣賞一篇庄严的圣詩好不好？解釋《福音》好不好？”他們一定說：“好。”那末，如果同时欢喜这一切，我們的心不是被不同的意志东拉西扯嗎？这些意願都好，可能彼此相持不让，直至我选择其中之一，使分歧的意志成为統一。

同样，永远的眞福在上提携我們，而尘世的享受在下控引我們，一个灵魂具有二者的爱好，但二者都不能占有整个意志，因此灵魂被重大的忧苦所割裂：眞理使它更爱前者，而习惯又使它舍不下后者。

十 一

我被这种心疾折磨着，我抱着不同于寻常的严峻态度責斥我自己，我在束縛我的鎖鏈中翻騰打滾，想把它全部折断。这鎖鏈已經所剩无几，可是依旧系繫着我。主，你在我心坎中催迫我，你严肃的慈爱用恐惧悔恨的鞭子在加倍地鞭策我，不使我再松动不去擰断剩下的細脆的鏈子，任凭它获得新的力量，把我更加牢牢束縛。

我在心中自言自語說：“快快解决吧！快快解决吧！”我的話似已具有决定性，即欲见之行事，可是还不下手；我并不回到过去的

復轍，但站在邊緣上喘息。我再鼓足勇氣，幾乎把握到了，真的幾乎得手了，已經到了手掌之中，入我掌握了。不，不，我並沒有到達，並沒有到手，並沒有掌握；我還在遲疑着，不肯死于死亡，生于生命；旧業和新生的交替，旧的在我身上更覺積重難返；越在接近我轉變的時刻，越是使我惶恐，我雖並不因此却步，但我不免停頓下來了。

拖住我的是那些不堪的、浪蕩虛浮的旧相好；它們輕輕地扯我肉體的衣裾，輕輕地對我說：“你把我们拋開了嗎！”“從此以後，我們不再和你一起了！”“從此起，這些、那些，為你都不許可了！”我把“這些、那些”包括它們所暗示的一切，我的天主啊，它們暗示些什麼呢？求你的慈愛把這一切從你僕人的靈魂中全部掃除出去！多麼丑惡，多麼可耻！它們的聲音，我聽見的還不到一半，因為它們不是面對着我，肆無忌憚地反對我，而是好像在我背後竊竊私語，見我要走，便偷偷拉我，想叫我回過頭來。它們拉住我，因為我猶豫不肯就走，不肯對它們毅然決絕，奔向呼喚我的地方去；我的強悍的習慣在對我說：“你以為沒有這一切，你能生活下去？”

但這句話已經說得沒精打采了。因為在我前面，我害怕去的那一面，呈現着純潔莊嚴的节制，明朗而肅穆地微笑着，莊重地邀請我上前，向我伸出充滿着聖善的双手，準備接納我，擁抱我。那里有多少兒童，多少青年，多少年齡不同的人，有可敬的節婦，有老年的貞女，在這些人身上，节制並非沒有生息，因主的照臨，使她儿女成行，歡聚膝下。

节制的美德好似在笑我，這是出于鼓勵的嘲哂；它似乎在對我說：“這些孩子，這些女子能做的，你不能嗎？他們所以能如此，豈

是靠自己而不是在天主之內？他們的天主把我賞給他們。為何你要依仗自己而不能安定？把你投向天主，不要害怕；天主不會縮手任憑你跌倒；放心大胆地投向他，他自會接納你，治療你。”我羞愧得無地自容，因為我還聽見那些不堪的唧唧噥噥的私語，我依然若往若還，游移不決。“節制”好像重新對我說：“對於你在世間所有穢惡的肉體，你不要聽其蠱惑，由它去受屈辱，去受磨煉。它所說的樂趣，決不能和你的天主的法律相比。”這些爭執在我心中攪擾，正是我與我的決鬥。阿利比烏斯傍我而坐，靜靜地等待着我這次異乎尋常的內心衝動的結局。

十二

我靈魂深处，我的思想把我的全部罪狀羅列于我心目之前。巨大的風暴起來了，帶着傾盆的淚雨。為了使我能嚎啕大哭，便起身離開了阿利比烏斯，——我覺得我獨自一人更適宜於尽情痛哭——我走向較遠的地方，避開了阿利比烏斯，不要因他在場而有所拘束。

我當時的情況，他完全看出，因為我不知道說了什麼話，說時已是不勝嗚咽。我起身後，他非常詫異，留在我們并坐的地方。我不知道怎樣去躺在一棵無花果樹下，盡讓淚水奪眶而出。這是我向你奉上的，你理應哂納的祭獻。我向你說了許多話，字句已記不起，意思是如此：“主啊，你的發怒到何時為止？請你不要記着我過去的罪惡。”^①我覺得我的罪惡還抓住我不放。我嗚咽着喊道：“還

① 見《詩篇》78首5,8節。

要多少时候？还要多少时候？明天嗎？又是明天！为何不是现在？为何不是此时此刻结束我的罪恶史？”

我說着，我帶着滿腹辛酸痛哭不止。突然我听见从邻近一所屋中传来一个孩子的声音——我分不清是男孩子或女孩子的声音——反复唱着：“拿着，讀吧！拿着，讀吧！”立刻我的面色变了，我集中注意力回想是否听见过孩子們游戏时有这样几句山歌；我完全想不起来。我压制了眼泪的攻势，站起身来。我找不到其他解释，这一定是神的命令，叫我翻开书来，看到哪一章就讀哪一章。我曾听说安东尼也偶然讀福音，讀到下面一段，似乎是对他說的：“去变卖你所有的，分給穷人；你积財于天，然后来跟随我”。^①这句话使他立即归向你。

我急忙回到阿利比烏斯坐的地方，因为我起身时，把使徒的书信集留在那里。我抓到手中，翻开来，默默讀着我最先看到的一章：“不可耽于酒食，不可溺于淫蕩，不可趋于竞争嫉妒，应被服主耶穌基督，勿使纵恣于肉体的嗜欲。”^②我不想再讀下去，也不需要再讀下去了。我讀完这一节，顿觉有一道恬靜的光射到心中，潰散了阴霾籠罩的疑陣。

我用手或其他方法在书上作一标记，合上书本，满面春风地把一切經過告訴阿利比烏斯。他也把他的感觉——我也不知道——告訴我。他要求看我所讀的一节。我指給他看。他接着再讀下去，我并不知下文如何。接下去的一句是：“信心軟弱的人，你們要接納他。”^③他向我說，这是指他本人而言的。这忠告使他坚定于善

① 见《馬太福音》19章21节。

② 见《羅馬书》13章13节。

③ 同上，14章1节。

願，也正是符合他的优良品性，我早已望尘莫及的品性。他毫不犹豫，一无纷扰地和我采取同一行止。

我們便到母亲那里，把这事报告她。她听了喜形于色。我們叙述了詳情细节，她更是手舞足蹈，一如凱旋而归，便向你歌頌，“你所能成全于我們的，超越我們的意想，”^① 因为她看到你所賜与我的远远超过她长时期来哀伤痛哭而祝祷的。你使我轉变而归向你，甚至不再追求室家之好，不再找寻尘世的前途，而一心站定在信仰的金科玉律之中，一如多少年前，你启示她我昂然特立的情景。她的哀伤一反而成为无比的喜乐，这喜乐的眞純可愛远过于她所想望的含飴弄孙之乐。

① 见《以弗所书》3章20节。

奥古斯丁懺悔录卷九

一

“主，我是你的僕人，我是你的僕人，你的婢女的兒子。你解放了我的束縛，我要向你獻上謝恩之祭。”^①請使我的心和我的唇舌歌頌你，使“我的四體百骸說：主，誰能和你相比？”^②請你答復我，請你“對我的靈魂說：我是你的救援。”^③

我是誰？我是怎樣一個人？什麼壞事我沒有做過？即使不做，至少說過；即使不說，至少想過。但你，溫良慈愛的主，你看見死亡深入我的骨髓，你引手在我的心源中疏淪穢流。我便擲棄我以前征逐的一切，追求你原來要的一切。

但在这漫长的岁月中，我的自由意志在哪里？从哪一个隐秘的处所刹那之間脫身而出，俯首來就你的溫柔的轅輓，肩胛挑起你的輕鬆的担子？耶穌基督，“我的依靠，我的救主！”^④我突然間對於拋棄虛浮的樂趣感到无比的舒暢，過去惟恐喪失的，這時却欣然同它斷絕。

因为你，真正的、无比的甘飴，你把这一切从我身上驅除淨尽，你进入我心替代了这一切。你是比任何樂趣更加浹洽，但不為血

① 見《詩篇》115首16—17節。

② 同上，34首10節。

③ 同上，3節。

④ 同上，18首15節。

肉之躯而言；你比任何光彩更明粲，比任何秘奥更深邃，比任何荣秩更尊显，但不为自高自大的人。这时我的心灵已把覬覦和营求的意念、淫佚和贪猾的情志从万端纷扰中完全摆脱；我向你，我的光明，我的财产，我的救援，我的主、天主，我向你倾泻胸臆。

二

“在你鉴临之下”^①，我决定不采取众目昭彰的办法，而用柔和的方式摆脱我囂訟市集上卖弄唇舌的职务，不要再让青年们不“钻研你的法律”^②和你的和平，而去钻研狂妄的詞令和市場的論战，从我的口中购买肆行詭譎的武器。

幸而这时距离“秋收假期”^③已是不远了，我决定耐过这几天，和寻常一样离校。我既已经你救贖，决不想再蹈出卖自己的复轍。

这是我們在你面前打下的主意，除了家人和几个知己外，别人都不知道。我們相約不要向外随意透露消息，虽則那时我們自“涕泣之谷”^④上升，唱着“升阶之歌”^⑤，已在你手中領取了“利箭和熾炭，抵御詭詐的口舌”^⑥，这些口舌以忠告为名而实行阻挠，似乎满怀关切，却把我作为食物一般吞噬下去。

你把爱的利箭穿透我們的心，你的訓示和你忠心僕人們的模范已鏤刻在我們的心版上，变黑暗为光明，犹生死而肉骨，在我們

① 见《創世紀》30章27节。

② 见《詩篇》118首70节。

③ 按当时秋收假期始于九月十六日。

④ 见《詩篇》83首6节。

⑤ 同上，119首1节。

⑥ 同上，4节。

思想上燃起炎炎火炬，燒毀了我們的疲弱，使我們不再沉沉下降，而是精神百倍地向上奔騰，凡是从詭詐的唇舌所嘯出撓擾的逆風，不僅不能熄滅我們內心的神火，反而吹得更旺了。

你的聖名已廣揚于世界，因之，對我的志願和計劃當然也有稱許的人，但如果不等待轉瞬即逝的假期，未免近于特殊；因不待秋收假期的來到而先辭去眾目昭彰的公職，則必然引起人們的注意，將不免議論紛紛，以我為妄自尊大。使別人猜議我的心理，訕謗我們的善行，為我有何裨益呢？

由于夏季教學工作辛勞過度，我的肺部開始感到不適，呼吸困難，胸部隱痛，證明我已有病，不能發出響亮或較長的聲音。始而心煩意亂，因為不得不放棄教師的職位，即使能夠治愈，也必須暫離講席。但打定了堅決的主意，要“休息，并看看你是主”^①之後，——我的天主，你知道這事——我反而很高興能有這樣一個并不撒謊的辭職理由，足以安安那些只為子女打算而要我賣命的人們的心。

我非常愉快地忍受這一段時間，等它過去——大約二十天，我記不清楚了——終於毅然熬過了；以前有名心利心和我共同担負艱難，這時若不是把堅忍來替代名利之心，我真要委頓得難以自持了。

你的僕人中，我的弟兄中，可能有人認為我既然要一心奉事你，若再在撒謊的講壇上遲留片刻，便是犯罪。我對此不願申辯。慈愛無量的主啊！你豈非已把這種罪過和其他可怕的、致命的罪

① 見《詩篇》15首11節。

业在神圣的水中①一洗而空嗎？

三

凡萊公都斯对于我們的幸福却是忧心如擣，因为他看到自己由于无法摆脱的束縛，将不得不和我們分离。他不是基督徒，但他的妻子則已受了“洗礼”；他的所以不能和我們同行，最大的阻碍便是他的妻子，他自称惟有一个办法可以奉教，而这办法他却不能采用。

但他誠懇地把房屋借給我們，任我們居住多久。主啊 你将在义人复活的时候賞报他，因为你已經以义人的結局給予他。离别后，他前往羅馬，患了疾病，病中領受洗礼，奄然逝世。这样你不但哀怜他，并且也照顾到我們，使我們不致于想起这位推誠相与的良友竟屏置于你的羊群之外，而感到无尽无极的悲痛。

感謝你，我的天主 我們是属于你的，你的劝告，你的撫慰都証明这一点。既許必践的你，以万古常春的天堂的溫暖，酬报了凡萊公都斯借給我們避暑的加西齐亚根別墅，你宽赦了他此生的罪业，把他安置于“富饒的山上，你的山上，膏腴的山上”。②

那时凡萊公都斯悶悶不乐，內布利提烏斯却同我們一起高兴。他尚未奉教，而且曾經墮入最危險的荒謬学說的深坑，他认为你的圣子——即真理本身——的肉体不过是幻象，但此时已抛弃了他的謬见，虽未領受教会的“圣事”，却正在非常热烈地追求真理。当我們弃邪归正，通过你的洗礼获得更生后不久，他也成为虔誠的公

① 按指基督教中的“洗礼”。

② 见《詩篇》67首16节。

教信徒，全家也跟着他接受了信仰；他和家人一起留住非洲，在淡泊宁靜的完美生活中敬事你，你就召他脫离尘世。

现在他生活“在亚伯拉罕怀中”^①——不論此語作何解釋——我的內布利提烏斯，我的摯友。主啊，他由奴隶而获得自由，成为你的义子，他现在生活在那里。为这样一个灵魂，能有其他更好的归宿嗎？他生活在那里；关于这个境界，他曾向渺小愚昧的我提出許多問題。现在他已不再側着耳朵靠近我的口边了，现在他的超出尘凡的口舌尽情暢飲着你的灵泉，吸取你的智慧，度着永永无疆的幸福生活。但我想他不会沉沉醉去而把我忘却，因为他暢飲了你，而你是始終顧复我們的。

我們当时的情况是如此，我們竭力安慰凡萊公都斯，他虽則对于我們的归正悶悶不乐，但并不妨碍我們的友誼；我們鼓励他尽好分內的，夫妇生活的責任。对于內布利提烏斯，則我們等待他加入一起，他和我們不过相距咫尺，而且几乎就能实现了。这些日子終于过去，为我真是度日如年，因为我渴望着空閒自由的时刻，为了能尽情歌唱：“我的心向你說：我曾找寻你的圣容；主，我还要找寻你的圣容。”^②

四

正式脫离雄辯术讲席的日子終于到了，虽則我思想上早已脫离。大事告成：你已解放了我的心，现在又解放了我的口。我兴高采烈地感謝你，和亲友一行，启程到別墅中去。

① 见《路加福音》16章22节。

② 见《詩篇》26首8节。

在那里我写了些什么？我的文学已经为你服务，但还带着学校的傲慢气息，一如奔走者停步后呼吸还觉得急促；在我记述和友好谈论或在你面前自问自答的语录中以及和外出的内布利提乌斯的通讯中，都流露着此种气息。

我已经急于要转到更重大的事件了。什么时候我才有充分的时间来追述你尤其在这一阶段中所加给我的一切洪恩厚泽呢？过去种种如在目前。主啊！向你懺悔往事，我还感到温暖，譬如回想你不知用了哪一种利剑刺我的心灵，降伏了我；你怎样“削平了我思想上的山丘，修直了曲折的道路，填平了崎岖的峻坂”；^①你怎样用你的独子，“我们的救主耶稣基督”^②的圣名使我心爱的弟兄阿利比乌斯俯首就范，起初他甚至在我们书札中看到这名字便生憎恶，宁愿在我文字中嗅到学校中的、已被“你砍倒的香柏”的气味，不愿闻教会内防御毒蛇有奇妙功能的药草。

我的天主啊！我讽诵大卫的诗歌、洋溢着衷心信仰的诗歌、最能扫除我们满腹傲气的诗歌时，我向你发出哪些呼声？这时我对于真正的爱还是一个学徒，我和阿利比乌斯都是“望教者”，^③住在乡间别墅中，母亲和我们在一起，她虽然是个妇女，但在信仰上却是杰出的丈夫，她具有老年的持重，母亲的慈祥，教友的虔诚。我在讽诵这些诗歌时，发出哪些呼声？使我内心燃起对你多么大的爱火？我抱着如此热情，假如可能的话，真想将这些诗篇向全世界朗诵，用以谴责人类的狂妄！可是全世界不是都在讽诵吗？“沒有一

① 见《路加福音》3章4节。

② 见《彼得前书》3章18节。

③ 见《诗篇》28首5节。

人能掙脫你的煦育。”^①我是多么痛恨那些摩尼教徒？却又憐憫他們的昏昧，不懂那些奧蹟，不識那些妙劑，反而至死不悟，訾詆續命的藥餌。我真希望他們隱在我身旁；當我心曠神怡誦誦《詩篇》第四首時，希望他們看看我的面容，听听我的聲音，希望他們体会到這些詩歌如何為我而發：“我的公義的天主啊！我向你呼吁時，你應允我；我在困苦之中，你使我舒暢；求你憐憫我，俯听我的祈禱”。^②希望他們竊竊私听，而我則并不覺察；否則他們必以為我誦讀這篇詩是針對着他們的；其實如果我知道有人听着看着，我決不會說話，決不會說那些話；他們呢，也決不認為這些話出于我肺腑，只是在你面前，對我自己說的。

我一面是戰慄恐懼，一面却歡欣鼓舞地信慕你的慈愛。當你的慈祥之神對我們說：“人的兒子們，你們心事重重何時為止？你們為何要喜愛空虛，尋覓虛偽？”^③上述種種心情已自然而然露于目光，流于聲息。的確，我喜愛過空虛，尋覓過虛偽。但是主，“你已經顯揚你的聖者”，^④“起之于死中，升之于諸天，位之于己右”，^⑤又自天派遣他所許的“施慰之神，真理之神”。^⑥他已經派遣，而我还茫然不知。他已經派遣，因為他已復活升天，受到顯揚。在此以前，“聖神”尚未降臨，因為耶穌尚未受榮顯。先知呼喊說：“你們心事重重，何時為止？你們為何喜愛空虛，尋覓虛偽？你們該知道天

① 見《詩篇》18首7節。

② 同上，4首2節。

③ 同上，3節。

④ 同上，4節。

⑤ 見《以弗所書》1章20節。

⑥ 見《約翰福音》14章16節。

主已經显揚他的圣者。”他至今在呼喊：“你們該知道，”而我仍长期憤憤，喜爱空虚，寻觅虛伪。为此，我听了不胜惊怖，因为我回忆过去的情况，这些话真是針對着我这样的人。我奉为真理的那些幻像，不过是空虚，是虛伪。我回想及此，禁不住痛恨而长太息。希望那些至今还在喜爱空虚、寻觅虛伪的人听听这些话——可能他們也要轉側不安而唾弃前非。如果他們向你呼吁，你一定俯听他們，因为“代我們求你”^①的基督，以血肉之身真的為我們受死。

我讀到：“发怒吧，不要再犯罪！”^②我的天主，我多么感动。我已經知道恼怒我以前种种，决定今后不再犯罪；我理应发怒，因为并非另一个黑暗窳敗的天性利用我身而犯罪，一如那些不知道自恨、“为自身积蓄着天主公义审判的忿怒”^③的人們所說的。我的財富不在身外，也不是在太阳之下用我肉眼找寻得到。凡以快乐寄托于身外之物的，容易失去操守，沉湎于有形的、暂时的事物，他們的思想饥不择食地去舐那些事物的影子。唉！巴不得他們感到空虚厌倦而喊出：“誰能指示我們幸福？”^④我們將回答他們說：“主，你的圣容神光深印在我們心中”。^⑤因為我們不是“普照生灵”^⑥的真光，我們是受你的光照：我們“本是黑暗，在你怀中成为光明。”^⑦唉，巴不得他們能够看出身內的永恒真光。我虽已体味到，但无法向人揭示。巴不得他們背着你而注視着外物的眼光能

① 见《新約·羅馬书》8章34节。

② 见《詩篇》4首5节。

③ 见《羅馬书》2章5节。

④ 见《詩篇》4首6节。

⑤ 同上。

⑥ 见《約翰福音》1章19节。

⑦ 见《以弗所书》5章8节。

向我流露出他們的內心，肯對我說：“誰能指示我們幸福？”我原来也就在这方寸之間惱怒，就在心坎深处发出悔恨，宰割了“故我”作为牺牲后，我的“新我”开始信賴你而入于深思，也就在此时，你开始使我体味到你的甘飴，“使我心悅懌”。^①我口誦心維，欢呼雀跃，不願再放情于外物，齧食時間，同时为時間所吞噬，因为我在永恒的純一本体中有另一种“小麦”，另一种“酒”，另一种“油”。^②

讀到下一节，我的內心禁不住高呼說：“啊，在和平中，就在存在本体中，我安臥，我酣睡”。^③聖經上所說的“死亡被消灭于凱旋之中”^④一朝实现，誰还敢抵抗我們？始終不变的你就是存在的本体，在你之中足以得到扫除一切忧患的宁靜，因为无人能和你相比，也不須再追求你以外的其他一切。“主，你巩固了我，收斂我于希望之中。”^⑤

我諷誦着，滿怀是熾热的情緒，但想不出怎样对付那些充耳无聞的死人，过去我也是其中之一，曾經散布疫癘，对流注天上蜜露、映彻你的光輝的聖經，曾經恶毒地、盲目地狂吠；想到那些与聖經为敌的人，真使我悲不自胜。

什么时候我能追述这次假期中的一切經過？但对于你严厉的鞭策和疾于迅雷的慈爱，我决不会遺忘，决不会默尔而息的。

这时你用牙痛来磨难我，痛得我連話都不能讲。我想起請在場的亲友們代我祈求你一切救援的天主。我写在蜡板上遞給他們

① 见《詩篇》4首7节。

② 同上，8节。

③ 同上，9节。

④ 见《哥林多前书》15章54节。

⑤ 见《詩篇》4章9节。

看。我們双膝刚刚下跪，热切祷告，我便霍然而愈了。多么剧烈的疼痛！怎样消失的呢？主，我的天主！我真是惶恐不安，我承认，因为我一生从未经历过这样的情况。你的德能渗透到我心坎深处，我在信仰之中感到喜悦，歌颂你的圣名，但这信仰对于我过去未经洗礼赦免的罪恶还不能使我安心。

五

秋收节结束后，我通知米兰人，请他们为自己的学生另聘一位言语贩卖者，理由是我已决定献身为你服务，而且由于呼吸困难，胸部作痛，不克担任此项职务。

我又致书于你的圣善的主教安布罗西乌斯，具述我以往的错误和现在的志愿，请教他我最好先读圣经中哪一卷，使我更有充分的准备，为领受洗礼的恩泽。他教我先读《以赛亚书》这一定是由于这位先知最明白清楚地预言你的福音和外族的归化。可是一开卷我便不解其中意义，以为全书都是如此，便暂时放下，希望等我对你圣训比较熟悉后再行阅读。

六

我登记领受洗礼的日子终于到了。我离开乡村回到米兰。

阿利比乌斯愿意和我一起受洗，同沾复生恩宠。这时他已满怀谦抑，具有领受你的“圣事”的精神；他非常坚强地压制肉身，竟敢在意大利冰冻的土地上赤足步行。

我们两人外，加上我孽海中来的儿子阿得奥达多斯。这个孩子，你给他很好的资质，还不满十五岁，而聪慧超过许多耆年博学

之士。主，我的天主，我承认这都是你的恩賜，你是万有的創造者，你能斡旋我們的丑行。我在这孩子身上，除了罪业之外，一无所貽。至于我們所以能遵照你的法度教养他，也是出于你的启发，不是別人指导。因此我只能归功于你的恩賜。

在我所著《师說》一书中，記述了他和我的談話。你知道书中所列和我交談者的議論，便是他十六岁时的思想。我記得他还有许多更突出的见解。这样的天賦真使我惊悚，除了你之外，誰能制造这样的奇迹？

你不久就使他脫离尘世，我对此感到安心，他的童年、青年以及他的一生，我可不必为抱杞忧了。

他和我們同时領受你的恩宠，并将在你的法度中栽培成长。我們受了洗礼，过去生活上种种阴影已是蕩滌无余。

那些时候，我欽仰你为救援众生而制定的高明沉潜的計劃，感到无限恬憺，但并不以为已足。听到你的圣堂中一片和平溫厚的歌咏之声，使我涔涔泪下。这种音韻透进我的耳根，真理便随之而滋潤我的心曲，鼓动誠摯的情緒，虽是泪盈两頰，而此心觉得暢然。

七

不久以前，米兰教会开始采用这样一种慰勉人心的方法，即弟兄們同气同心，热情歌唱。大約一年前，幼主瓦楞提尼亚努斯的太后优斯提那受了阿利阿派教徒^①的蠱惑，信从异端，迫害你的安布罗西烏斯。虔誠的群众夜間也留在圣堂中拚与他們的主教，你的

^① 阿利阿教派，創自阿利烏斯(Arius 280--336)反对基督教三位一体的教义，否定耶穌基督是天主。

僕人同生同死。我的母亲，你的婢女，为了关心此事，彻夜不睡，并且站在最前，一心以祈祷为生活。我們虽則尚未具有你的“圣神”的热情，但和全城居民一样焦急不安。这时惟恐民众因忧郁而精神沮丧，便决定仿效东方的习惯，教他們歌唱圣曲圣詩。这方式保留下来，至今世界各地所有教会几乎都采行了。

也就在这时，你梦示你的主教安布罗西乌斯，指明普罗泰西烏与盖尔瓦西烏斯两位殉教者葬身之处。你在神秘的庫藏中保存两人的遗体经历多少寒暑而不臭不腐，等到这适当时间出而昭示于人，借以抑制一个身为太后的妇人的横暴。遗体掘出之后，以隆重的仪式奉迎至安布罗西烏斯的圣堂中，这时不仅那些受秽魔骚扰的人恢复了平静，連魔鬼也自己直认失败。更有一个全城知名的、多年失明的人，听到万民欢庆之声，詢悉緣由，便起身請人引导他前去。到了那里，他請求准許他以手帕一触“你所珍視的神圣的死者”^①的灵柩，他这样做了，把手帕按在眼上，双目立即复明。这消息轰传远近，便庄严热烈地展开了对你的歌頌。那个一心树敌的妇人虽并未轉向健全的信仰，但她肆虐教会的凶焰不得被压伏。

感謝你，我的天主。你把我的回忆导向何处呢？我竟会向你訴說这些已被我忘失的重大事件：虽則“你的香膏芬芳四溢”^②，我們并不奔波求索，所以现在听到神圣的頌歌之声，更使我涕泪交流；以前我只会向你太息而已，这时才能尽情嘯吸，使我的“茅屋”^③中充滿馨香。

① 见《詩篇》115首15节。

② 见《旧約·雅歌》1章3节。

③ 见《旧約·以赛亚书》40章6节，按此指人的肉体。

八

“你使一心一德的人住在一起”^①，使我們的同鄉青年埃伏第烏斯來與我們作伴。他本是政府大員，先我們歸向你，受了洗禮，便辭去職位，轉而為你工作。我們常在一起，而且拿定神聖的主意，要終身聚在一起。

我們研究在什麼地方最能夠為你服務：決定一起回到非洲。到了梯伯河口，我的母親去世了。

我是匆忙得緊，把許多細節略去不談了。我的天主，關於我不曾提及的、我所身受更僕難數的恩寵，只有請你接受我的懺悔和感謝。但是對於你的婢女，肉體使我生於茲世、精神使我生於永生的母親，哀戀之情，我不能略而不言。我不談她的遺事，而是追述你給她的恩澤。因為她既非自有此身，也不是自己教養自己，你創造了她；生她的父母也不會預知未來的情形，都是你的基督的鞭策，你的“獨子”的法式，使她在你的教會所屬的一個良好教友家庭中，受到對你端嚴崇敬的教育。

我的母親除了追懷她生身之母劬勞撫育之外，更稱道一位老年保姆對她的盡心教導。我的外祖父小時候已由這個女子帶領長大，一如姑娘們慣常背負著孩子。因此這個教友家庭中，主人們對這位赤胆忠心的老婦人都很尊重，所有的女孩子都托她管教，她便盡心照顧，必要時用神聖的嚴規約束她們，而尋常教導她們時也是周詳審慎。

① 見《詩篇》67首7節。

除了女孩子們和父母同桌进用极俭朴的三餐外，为了不纵容她們沾染不良的习惯，即使极感口渴、也不許她們随便喝水，對她們发出极合情理的告誡：“现在你們只喝清水，因为沒有办法喝到酒；将来你們出嫁后，成为伙食儲藏室的主妇，会觉得清水淡而无味，取酒而飲便会成为习惯。”她这样一面开导，一面监督，禁住了孩童的饕餮，而女孩子們对飲水也就有合理的节制，哪里更会有不合体統的嗜好？

事虽如此，但我母亲仍然漸有酒的爱好的。这是你的婢女亲口告訴自己的儿子的。她的父母见她是一个循规蹈矩的女孩子，往往叫她从酒桶中取酒。她把酒杯从桶口去舀，在注入酒瓶之前，先用舌头舐上一舐，并不多喝，因为她并不想喝。她所以如此，不是为了嗜酒，而是出于孩子的稚气，喜动而好玩，孩子的这种倾向惟有在家长管束下加以糾正。

这样，每天增加一些，——“凡忽視小事，便逐漸墮落”^①——习惯而成自然，后来津津有味地要举杯引滿了。

那时，她把这位賢明的老媽和她的严峻禁誡已置之脑后了！主啊，你是常常关心着我們，对于这种隱匿的疾患，除了你的救药外，还有其他有效的方剂嗎？父亲、母亲和保姆都不在旁，你却鉴临着；你創造我們，呼喚我們，潜引默导，甚至通过其他人物，完成有益于灵魂的行动。

我的天主，你那时在做什么？你怎样照顾她呢？你怎样治疗她呢？你不是用別人銳利刺耳的謾罵作为你秘传去疾的砭熨方法

① 见《德訓篇》19章1节。

一下子把腐爛部分消蝕了。

經常陪她到酒窖去盛酒的使女，一次和这位小姐爭吵起来，那时只有她們两人，这使女抓住她的弱点，恶毒地罵她：“女酒鬼。”她受了这种刺激，立即振发了羞恶之心，便从此痛改前非，涓滴不飲了。

朋友們的投其所好，往往足以害人，而敌人的凌侮却常能发人猛省。当然你处理这些人，仅凭他們損害別人的意願，而不是依照你利用他們所得的善果。那个使女发怒时，只想使女公子难堪，并不想糾正她的缺点；她或是由于两人吵架的时间 and 地点別无人，或是以为历时已久而方始揭发可能对自己反有嫌疑，遂乘着沒有旁人的机会才敢放肆。

但是你，天地的主宰，千仞的悬瀑，时代的洪流，无一不随你的意旨而盘旋、而奔注；你用一个人的积怒治疗了另一人的积习。明察者不应以別人听我的忠告而去恶从善，便自以为出于我的力量。

九

她这样在貞靜儉素之中长大起来，与其说是父母教导她尊奉你，尤应說是你教导她順从父母。到了成年出嫁，便“事夫如事主”，^①設法使丈夫归向你，用賢德来向他宣传你，你也用这些懿范增加她的端丽，得到丈夫的敬爱贊叹。她忍受了丈夫的缺点，对于他的行为从未有所忿爭。她只等待你垂怜丈夫，使他信仰你而能束身自爱。

① 见《以弗所书》5章21节。

我父亲的心地很好,不过易于发怒,她在丈夫躁性发作时,照常言容温婉,等待他火气平息,才伺机解释自己所持的理由,指出他可能过于急躁,未加思考。许多夫人們,丈夫的气性不算太坏,但还不免受到毆辱,以致脸上伤痕累累,她們閨中談話往往批評丈夫的行为,我的母亲却批評她們的长舌,带着玩笑的口吻,給她們进尽忠言:在听人讀婚約^①的时候,她以此为卖身契,因此主张謹守閨范,不应和丈夫抗爭。这些妇女知道她嫁着一个粗暴的丈夫,但傳聞中或形迹上,从未听到或看出巴特利西烏斯曾毆打妻子或为家庭瑣事而发生口舌,因此都很詫异,閑談中向她詢問原因,她便把上述的见解告訴她們。凡是受她指导的,琴瑟和好,每来向她致謝;不肯遵照的,依旧遭受折磨。

由于坏丫头的簸弄是非,她的婆婆开始也生她的气,但后来便为她的溫順忍耐所感动,竟把女僕們造成家庭間、媳婦間不和的謠言向儿子和盘托出,命令处罰她們。我父亲听从我祖母的話,并且为了整頓家规,保持家人和睦起见,便鞭責了我祖母所憤斥的女僕;祖母还声言誰再說媳婦的坏話,将同样受責;从此无人再敢妄言,家人之間融融泄泄,值得后人怀念。

“我的天主,我的慈爱”,^②你还賦与你忠心的婢女——在她怀中你創造了我——一种可貴的美德:人們发生齟齬爭执,她总尽力調解;爭吵的双方都是滿腹怨气,像有不解之仇,人前背后往往会說出种种尖銳毒辣的話,发泄自己的怨恨,她听到任何一方丑詆对

① 当时风俗,女子出嫁时,在証人及父母前讀婚約,见奥氏《讲道集》51篇22节。

② 见《詩篇》58首18节。

方的話句，不但从不宣泄，只有从容劝解。

这种庸德庸言似乎不足称道，但人們刺心的經驗，世間有不少人沾染了广泛流行的罪恶疫癘，不仅把积怨的双方对于仇家所发的言論尽量搬弄，甚至火上添油地加以造說；凡有人道的人，不仅不应该挑拨离間，增剧別人的怨毒，却应尽力劝說，平息双方的怒气。

我的母亲所以能如此，是由于你在她內心的学校中默导她。

在我父亲去世前一段时期內，她又为你赢得了他。我父亲成为教友后，对他未奉教前她所受的委屈絕不追怨。她真是你的僕人們的婢女。凡認識她的人，都因她的懿范而贊揚你、热爱你；他們感觉到你是在她心中，她的圣善生活的結果証明这一点。她“以忠貞事夫，以孝順事亲，以誠篤治理家政，有賢德之称。”^① 她教养子女，每次看见他們疏远你，便每次进行再造之功。主啊，至于我們，你的僕人們——由于你的慈爱，我們敢这样自称——在她去世前，領受了洗礼的恩澤，我們已同心同德生活在你的怀抱中，而她关心我們，真是我們一輩的慈母，她服侍我们，又似我們一輩的孝女。

十

相近她去世前的某一天，——她的去世之日你是清楚的，我們并不知道——你冥冥之中安排着，使我們母子两人凭在一个窗口，纵目于室外的花园，这时我們小住于远隔尘囂的梯伯河口；长途跋涉之后，稍事休息，即欲挂帆渡海。我們两人非常恬适地談着，“撇

^① 见《提摩太书》5章，9，4，10节。

开了以前种种，向往着以后种种”，^①在你、真理本体的照耀下，我們探求圣賢們所享受的“目所未睹，耳所未聞，心所未能揣度的”^②永生生命究竟是怎样的。我們貪婪地张开了心灵之口对着“导源于你的生命之泉”^③的天上灵液，极望尽情暢吸，对于这一玄奥的問題能捉摸一些踪影。

我們的談話得到这样一个結論：我們肉体官感的享受不論若何丰美，所发射的光芒不論若何灿烂，若与那种生活相比，便絕不足道；我們神游物表，凌駕日月星辰丽天耀地的穹蒼，冉冉上升，怀着更热烈的情緒，向往“常在本体”。^④我們印于心，誦于口，目击神工之締造，一再升騰，达于灵境，又飞越而进抵无尽无极的“膏壤”；^⑤在那里，你用真理之粮永远“牧养着以色列”，^⑥在那里生命融合于古往今来万有之源，无过去、无现在、无未来的眞慧。眞慧既是永恒，則其本体自无所始，自无所終，而是常在；若有过去未来，便不名永恒。我們这样談論着，向慕着，心曠神怡，剎那間悟入于眞慧，我們相与叹息，留下了“圣神的鮮果”，^⑦回到人世語言有起有訖的声浪之中。但哪一种言語能和你常在不灭，无新无故而更新一切的“道”、我們的主相提并論呢？

我們說：“如果在一人身上，血肉的蠶扰，地、水、气、天的形象都归靜寂，并自己的心灵也默尔而息，脫然忘我，一切梦幻，一切想

① 见《腓立比书》3章13节。

② 见《哥林多前书》2章9节。

③ 见《詩篇》35首10节。

④ 同上。4首9节。

⑤ 《旧約·以西結书》34章14节。

⑥ 见《詩篇》77首71节。

⑦ 见《羅馬书》8章23节。

像，一切言語，一切動作，以及一切倏忽起滅的都告靜止——這種定要向聽的人說：“我們不是自造的，是永恒常在者創造我們的”^①，言畢也請它們靜下來，只傾聽創造者——如果天主直接說話，不凭其他而自己說話，讓我們聽到他的言語，聲音不出于塵間的喉舌，不由于天使的傳播，不借云中霹靂的震响，也不用譬喻廢辭來使人揣度，而徑自諦聽他自己說話；我們本在萬物之中愛他，現在離開萬物而聽他自己，一如我們現時的奮發，一轉瞬接觸到超越萬有、永恒常在的智慧；如果持續着這種境界，消散了其他不同性質的妙悟，僅因這一種真覺而控制，而吸取了諦聽的人，把他沉浸于內心的快樂之中；如果永生符合于我們所嘆息想望的，那時一剎那的真覺，則不就是所謂“進入主的樂境”^②嗎？但何時能實現呢？是否在“我們都要復活，但不是都要改變”^③的時候？

我們談話的內容是如此，雖然是用另一種方式、另一種語辭。主啊，你知道就在我母子倆這番談話中覺得世間一切逸樂不值一顧時，她對我說：“我兒，以我而言，此生已毫無留戀之處。我不知道還有何事可為，為何再留在此世；我的願望都已滿足。過去的所以要暫留此世，不過是望你在我去世之前成為基督公教徒。而天主的恩賚超越我本來的願望，使我見到你竟能輕視人世的幸福，成為天主的僕人。我還要做些什麼？”

十一

我回答她的話已經記不清楚了。大約五天之後，她發熱病倒

① 見《詩篇》3首5節。

② 見《馬太福音》25章21節。

③ 見《哥林多前書》15章51節。

了。病中，有一天她失去知觉，辨别不清左右的人。我們赶到后，即觉清醒，她望着我和我的弟弟，似要找什么东西似地問我們說：“我刚才在哪里？”接着见我忧急的神情，便說：“你們将你們的母亲葬在这里。”我不作声，竭力忍住眼泪。我的弟弟表示最好是回到本乡，不要死在异地。她听了面现忧色，用責备的目光望着他，怪他作如此打算，后又望着我說：“你听他說什么。”稍待，又对我們兩人說：“随便你們葬我在哪里，不要为此操心。我要求你們一件事：以后你們不論到什么地方，在天主台前要想起我。”她勉强說完了这句话，便沉默不語了。病势加剧，痛苦也加甚了。

无形无象的天主，我想到你散播在信徒心中的恩宠結出的奇妙果实，我欣喜，我感谢你；我想起她自知不久于人世，曾亦非常关心死后埋骨之处，預备与丈夫合葬。他們兩人和諧的生活，使她怀着生前同心死則同穴的意願——人心真不易向往神圣的事物！——使后人羡慕她渡海而归后，自己的躯壳还能与丈夫的遺骸同埋于一坏土中。

你在何时以无量慈爱使这种无聊的願望从她心中剔去，我不得而知；但在明了真相后，我只能贊叹欣慰；其实在我們凭窗談論中，她說：“我现在还有何事可为？”的时候，也已經不表示怀有死于故乡的願望了。我又听說我們在梯伯河口时，一天她同我的几位朋友，以慈母的肫摯，論及輕視浮生而重視死亡，那时我不在旁，我的朋友們都惊奇这位老太太的德行——这是你賦畀給她的——因而問她是否忧及歿后葬身远域，她說：“对天主自无远近之分，不必顾虑世界末日天主会不認識地方而不来复活我！”

病后第九天，这个具有圣德的至誠的灵魂离开了肉躯，享年五

十有六,这时我年三十三岁。

十二

我給她閉上了眼睛,无比的悲痛涌上心头,化为泪水;我的两眼在意志的强制下,吸干了泪壑的泉源;这样掙扎真觉非常难受。在她气絕之时,我的儿子阿得奥达多斯嚎啕大哭,我們力加阻止,才不出声。而我幼稚的情感也几乎要放声大哭,却被他的青年的声音、心灵的声音所抑止而不再出声。因为我們认为对于这样的安逝,不宜哀伤慟哭;一般认为丧事中必須哀哭,无非是为悼念死者的不幸,似乎死者已全部毁灭。但我母亲的死亡并非不幸,且自有不死者在。以她的一生而論,我們对这一点抱有真誠的信念和肯定的理由。

但我为何感到肝腸欲裂呢?这是由于母子相处亲爱溫煦的生活突然决裂而給我的創痛。她在病中见我小心侍候,便撫摩我,叫我“乖孩子”,并且很感动地說,从未听我对她說过一句生硬忤逆的話,想到她这种表示,可以使我感到安慰。

但是,我的天主,創造我們的天主,我的奉养怎能和她对我的劬劳顧复相比?失去了慈母的拊畜,我的灵魂受了重创,母子两人本是相依为命的,现在好像把生命分裂了。

我們阻止了孩子啼哭后,埃伏第烏斯拿了一本《詩篇》开始咏唱圣詩,合家都相应和:“主,我要歌唱你的仁慈与公义。”^①許多弟兄們和热心的妇女們听到我們的丧事也都来了。依照风俗,自有

① 见《詩篇》67首6节。

专务此业的人来办理殯仪，我則依例退处別室，友好們以为不应离开我，都来作陪。我和他們談論遭喪的事情，用真理的慰藉来減輕我的痛苦；你知道我的痛苦，他們都不知道，都留心听我談話，以为我并不哀毀。我在你的耳际——沒有一人能听到的——正在抱怨我心軟弱，竭力抑制悲痛の激浪，漸漸把它平靜下来；但起伏的心潮很难把持，虽未至变色流泪，終究感觉到內心所受の压力。我深恨自然规律与生活環境必然造成的悲欢之情对我的作弄，使我感觉另一种痛苦，因之便觉有双重悲哀在磨折我。

安葬的时候，一路来回，我沒有流过一滴泪。依照当地风俗，入土前，遗体停放在墓穴旁边，举行贖罪の祭礼，向你祈祷时，我也沒有流泪。但是整天忧伤苦悶，虽尽力哀求你治疗我的痛楚，却不曾获得允許。我相信，即使仅仅这一事，已能使我記住，对于一个已經飫聞不能錯誤的金言的人，习惯的束縛仍复有此作用。这时我想去沐浴，因为听说沐浴一詞，希腊語义为祓除煩悶。但是“孤儿們的父亲”，^①我要面对你的慈爱而懺悔：我浴后，和浴前一样，依然沒有洗刷內心的酸苦。我睡了一觉，醒来时，便觉得輕松了一大半；独自躺在床上，默誦你的安布罗西烏斯确切不移的詩句：

“天主啊，万有的創造者，
穹蒼的主宰，你給白天
穿上燦爛的光明，給黑夜
穿上恬和の睡眠，
使安息恢复疲勞の肢体，

① 见《詩篇》68首5节。

能繼續經常的工作，
松弛精神的困頓，
解除忧伤的郁結。”^①

这样，我又逐漸回想到你的婢女一生对你的虔誠和对我的爱怜，一旦溘然长逝，我忍不住在你面前想到她而为她痛哭，想到我自己而为我自己痛哭。我任凭我抑制已久的眼泪尽量倾泻，让我的心躺在泪水的床上，得到安息，因为那里只有你听到我的哭声，别人听不到，不会对我的痛哭妄作猜测。

主啊，我现在在著作中向你懺悔。誰願讀我所作，請他讀下去，听凭他作什么批評；如果认为我对于在我眼中不过是死而暫別、許多年为我痛哭使我重生于你眼前的母亲，仅仅流了少許時間的眼泪，是犯罪的行为，請他不要嘲笑，相反，如果他真的有爱人之心，請他在你、基督众弟兄的大父之前，为我的罪恶痛哭。

十 三

我这一处可能受人指斥为肉体情感造成的内心創伤，现在已经痊愈了。我的天主，现在我为母亲流另一种眼泪，为一切“死于亚当”^②的人所面临的危险，忧急而流下的泪。虽則我的母亲肉躯存在之时，已生活于基督之中，能以信光与德业显揚你的圣名，但我不敢說她自受了“洗礼”再生之日起从未有一句話违反你的誠命。你的圣子，真理本体說过：“誰說自己的弟兄是疯子，就应受地

① 见法国米涅氏所輯《拉丁教父集》(Migne: Patrologia Latina) 16 册 103 頁。

② 见《哥林多前书》15 章 22 节。

獄之罰”；^① 假如一个正人君子撇开你的慈爱而检查自己的生平，也必大可寒心！但你并不苛求我們的过恶，为此我們才能安心希望在你左右得一位置。如果有人想計算自己真正的功績，那末除了計算你的恩澤外还有什么？唉！如果人們能認識人之所以为人，那末“誰想夸耀，只应夸耀天主！”^②

为此，“我的光荣，我的生命，我心的天主”，^③ 我撇开了她的懿行——对此我愉快地感謝你——又为我母亲的罪业祈求你，請你顧視高悬十字架、“坐在你右边、为我們代求”、^④ 治疗我們創伤的良医而俯听我。我知道我母亲一生以忠恕待人，常宽免別人所負的債；如果她在受洗获救后悠悠岁月中积有罪債，請你也赦免她。主啊！求你宽赦，求你宽赦，“求你对她免行审判”。^⑤ “让哀矜胜于决讞”，^⑥ 你的話真实不虛，你原許以怜悯对待怜悯。“你要怜悯誰，就怜悯誰；要恩遇誰，就恩遇誰”，^⑦ 一人所以能够如此，无非出于你的恩賜。

我相信，我所要求的，你已施行了。但是，主，“請你收納我心口相应的献礼。”^⑧ 我母亲临命之前，絕不关心死后的哀荣，不計較傳体的香料，不希望建立坊表，不要求归葬本乡；她不作这一类的遺囑，而仅叮嚀我們在天主台前紀念她，她一天也不間断的在你

① 见《馬太福音》5章22节。

② 见《哥林多后书》10章17节。

③ 见《詩篇》117首14节；76首26节。

④ 见《羅馬书》8章34节。

⑤ 见《詩篇》142首2节。

⑥ 见《雅各书》2章3节。

⑦ 见《羅馬书》9章15节。

⑧ 见《詩篇》118首106节。

台前侍候着，她知道在台上分发神圣的牺牲，而这牺牲“已經鈎銷了我們的罪狀”，^①战胜了綜核我們罪恶、穷尽心計控告我們的仇敌，仇敌對我們賴以致胜的基督更无所施其搏击。誰能輸还基督无辜的鮮血？誰能償还基督从敌人手中救贖我們所付出的代价？你的婢女以信仰的鎖鏈把她的灵魂束于救贖我們的奧迹上，防止有人使她脫离你的保护，防止毒龙猛獅用暴力詭計离間你和她；她也不会說自己一无欠缺，使奸猾的控告者无从反駁，无所借口；她将承认自己的罪債已为吾人无法图报的、自身一无欠缺而代人償債的恩主所赦免。

希望我父母安息于和平之中，我母亲从閨女至寡居一直保有貞淑的操守，她侍奉丈夫，把“辛勤得来的果实”^②献給你，贏得他归向你。我的主，我的天主，求你启发你的僕人們，我的弟兄們，求你启发你的子女們，我的主人們；我现在以心灵、以言語、以文字為他們服务；求你启发一切讀这本书的人，使他們在你台前紀念我的父母，——我不知道你怎样用他們的血肉生我于此世——你的婢女莫尼加和她的丈夫巴特利西烏斯。希望讀者以虔誠的心情紀念我今生的父母，他們是和我一起同奉你为慈父，和我同是慈母教会內的弟兄，也是同属于永恒的耶路撒冷——你的羈旅中的子民自出发至旋归期間念念不忘的永城——的同胞。这样，通过我的懺悔而获得許多人的祈祷，比了我一人的祈祷能更有力地完成我母亲的最后願望。

① 见《歌罗西书》2章14节。

② 见《路加福音》8章15节。

奥古斯丁懺悔录卷十

一

主，你認識我，我也將認識你，“我將認識你和你認識我一樣。”^① 我靈魂的力量啊，請你滲透我的靈魂，隨你的心意搏塑它，占有它，使它“既無瑕疵，又無皺紋”。^② 這是我的希望，我為此而說話；在我享受到健全的快乐時，我便在這希望中快乐。人生的其他一切，越不值得我們痛哭的，人們越為此而痛哭；而越應該使我們痛哭的，却越沒有人痛哭。但你喜愛真理，“誰履行真理，誰就進入光明”。^③ 因此我願意在你面前，用我的懺悔，在我心中履行真理，同時在許多証人之前，用文字來履行真理。

二

主，你洞燭人心的底蘊，即使我不肯向你懺悔，在你鑑臨之下，我身上能包蘊任何秘密嗎？因為非但不能把我隱藏起來，使你看不見，反而把你在我眼前隱藏起來。現在我的呻吟證明我厭惡自己，你照耀我，撫慰我，教我爱你，向往你，使我自慚形穉，唾棄我自己而選擇你，只求通過你而使我稱心，使你滿意。

① 見《哥林多前書》13章12節。

② 同上《以弗所書》，5章27節。

③ 見《約翰福音》3章21節。

主，不論我怎样，我完全呈露在你的面前。我已經說過我所以懺悔的目的。这懺悔不用肉体的言語声息，而用你听得出的心灵的言語、思想的声音。如果我是坏的，那末我就懺悔我对自身的厌恶；如果我是好的，那末我只归功你，不归功于自己，因为，主，你祝福义人，是先“使罪人成为义人”。^① 为此，我的天主，我在你面前的懺悔，既是无声，又非无声。我的口舌緘默，我的心在呼喊。我对別人說的任何正确的話，都是你先听到的，而你所听我說的，也都是你先对我說的。

三

我和別人有什么关系？为何我要人們听我的懺悔，好像他們能治愈我的一切疾病似的？人們都欢喜探听別人的生活，却不想改善自己的生活。他們不願听你揭露他們的本来面目，为何反要听我自述我的为人。他們听我談我自己，怎能知道我所說的真假？因为除了本人的內心外，誰也不能知道另一人的事。相反，如果他們听你談論有关他們自身的事，那末决不能說：“天主在撒謊。”因为听你談論他們自身的事，不就是認識自己嗎？一人如果不說謊，那末認識自己后，敢說：“这是假的”嗎？但“爱則无所不信”，^② 至少对于因爱而团結一致的人們是如此。因此，主啊！我要向你如此懺悔，使人們听到。虽則我无法証明我所言的真假，但因爱而傾听我的人一定相信我。

我內心的良医，請你向我清楚說明我撰写此书有何益处。懺

① 见《羅馬书》4章5节。

② 见《哥林多后书》13章7节。

悔我已往的罪过——你已加以赦免而掩盖，并用信仰和“圣事”变化我的灵魂，使我在你里面获得幸福——能激励读者和听者的心，使他們不再酣睡于失望之中，而叹息說：“沒有办法”；能促使他們在你的慈爱和你甘飴的恩宠中苏醒过来，这恩宠将使弱者意識到自己的懦弱而轉弱为强。对于心地良好的人們，听一个改过自新者自述过去的罪恶是一件乐事，他們的喜乐不是由于这人的罪恶，而是因为这人能改过而迁善。

我的天主，我的良心每天向你懺悔，我更信賴你的慈爱，过于依靠我的純洁。但现在我在你面前，用这些文字向人們懺悔现在的我，而不是懺悔过去的我，請問这有什么用处？懺悔已往的好处，我已經看到，已經提出。但許多人想知道现在的我，想知道写这本《懺悔录》的时候我是怎样一个人，有些人認識我，有些人不認識我，有些人听过我的談話，或听別人談到我，但他們的双耳并沒有准对我的心，而这方寸之心才是眞正的我。为此他們願意听我的懺悔，要知道耳目思想所不能接触的我的內心究竟如何；他們会相信我，因为不如此，他們不可能認識我。好人的所以为好人在乎爱，爱告訴他們我所懺悔的一切并非誑語，爱也使我信任他們。

四

但是他們希望得到些什么益处呢？是否他們听到我因你的恩賜而接近你，願意向我道賀，或听到我負擔重重，逡巡不前，將为我祈禱？对这样的人，我将吐露我的肺腑。因为，主、我的天主，有許多人代我感謝你，祈求你，为我大有裨益。希望他們以兄弟之情，

依照你的教訓，爱我身上所当爱的，恨我身上所当恨的。

这种兄弟之情，只属于同类之人，不属于“口出詭語，手行不义的化外人”；^① 一人具有弟兄之情，如贊成我的行为，則为我欣喜，不贊成我，則为我忧伤；不論为喜为忧，都出于爱我之忱。我要向他們吐露肺腑：希望他們见我的好而欢呼，见我的坏而太息。我的好来自你，是你的恩賜；我的坏由于我的罪恶，应受你的审判。希望他們为我的好欢呼，为我的坏太息；希望歌頌之声与叹息之声，从这些弟兄心中，一如在你炉中的香烟，冉冉上升到你庭前。

主，你如果欣悅你的圣殿的馨香，那末为了你的圣名，請按照你的仁慈垂怜我，填补我的缺陷，不要放弃你的工程。

这是我的懺悔的效果，我不懺悔我的过去，而是懺悔我的現在；不但在你面前，怀着既喜且惧、既悲伤而又信賴的衷情，向你懺悔，还要向一切和我具有同样信仰、同样欢乐、同为将死之人、或先或后或与我同时羈旅此世的人們懺悔。这些人是你的僕人、是我的弟兄，你收他們为子女，又命令我侍候他們如主人，如果我願意依靠你、和你一起生活。你的“道”如果仅用言語来命令，我还能等閑視之，但他先自以身作則。我以言語行动来实践，在你的复翼之下实践，因为假如我的灵魂不在你复翼之下，你又不認識我的懦弱，則前途的艰险不堪設想。我是一个稚子，但我有一个永生的父亲，使我有恃无恐；他生养我，顧复我。全能的天主，你是我的万善，在我重返你膝下之前，你是始終在我左右。因此，我将向你所命我伺候的人们吐露肺腑，不是追叙我过去如何，而是訴說我目前如

① 见《诗篇》143 首 7 节。

何,今后如何;但“我不敢自評功过。”^①

希望人們本着这样的精神来听我的懺悔。

五

因为主,判断我的是你。虽則“知人之事者莫若人之心”,^②但人心仍有不知道的事,惟有你天主才知道人的一切,因为人是你造的。虽則在你面前,我自慚形秽,自視如尘埃,但对于我自身所不明了的,对于你却知道一二。当然,“我們现在犹如鏡中观物,仅能见影,尙未覲面”;^③因此,在我們远离你而作客尘世期間,虽則我距我自己較你为近;但是我知道你絕不会受损伤,而对我自己能抗拒什么誘惑却无法得知。我的希望是在乎你的“至誠无妄,決不容許我受到不能忍受的試探,即使受到試探,也为我留有余地,使我能定心忍受。”^④

因此,我要懺悔我对自身所知的一切,也要懺悔我所不知的种种,因为对我自身而言,我所知的,是由于你的照耀,所不知的,則我的黑暗在你面前尙未轉为中午,仍是无从明彻。

六

主,我的爱你并非犹豫不决的,而是确切意識到的。你用言語打开了我的心,我爱上了你。但是天、地以及复載的一切,各方面都教我爱你,而且不断地教每一人爱你,“以致沒有一人能推

① 见《哥林多前书》4章3节。

② 同上,2章11节。

③ 同上,13章12节。

④ 同上,10章13节。

諉”。^① 你对将受哀怜的人更将垂怜，而对于已得你哀怜的人也将加以垂怜，否則天地的歌頌你，等于奏乐于聋聵。

但我爱你，究竟爱你什么？不是爱形貌的秀丽，暫时的声势，不是爱肉眼所好的光明灿烂，不是爱各种歌曲的优美旋律，不是爱花卉膏沐的芬芳，不是爱甘露乳蜜，不是爱双手所能拥抱的躯体。我爱我的天主，并非爱以上种种。我爱天主，是爱另一种光明、音乐、芬芳、飲食、拥抱，在我內心的光明、音乐、馨香、飲食、拥抱：他的光明照耀我心灵而不受空間的限制，他的音乐不随时間而消逝，他的芬芳不随气息而散失，他的飲食不因吞啖而减少，他的拥抱不因久长而松弛。我爱我的天主，就是爱这一切。

这究竟是什么呢？

我問大地，大地說：“我不是你的天主。”地面上的一切都作同样的答复。我問海洋大壑以及波臣鱗介，回答說：“我們不是你的天主，到我們上面去寻找。”我問飄忽的空气，大气以及一切飞禽，回答說：“安那克西美尼斯”^②說錯了，我不是天主。”我問蒼天、日月星辰，回答說：“我們不是你所追求的天主。”我問身外的一切：“你們不是天主，但請你們談談天主，告訴我有关天主的一些情况。”它們大声叫喊說：“是他創造了我們。”我靜观万有，便是我的諮詢，而万有的美好即是它們的答复。

我們心自問：“你是誰？”我自己答道：“我是人。”有灵魂肉体，听我驅使，一显于外、一藏于內。二者之中，我問哪一个是用我肉体、尽我目力之所及，找遍上天下地而追求的天主。当然，藏于形

① 见《羅馬书》1章20节。

② 公元前第六世紀的希腊哲学家，以空气为万物之原。

骸之內的我，品位更高；我肉体所作出的一切訪問，和所得自天地万有的答复：“我們不是天主”，“是他創造我們”，必須向內在的我回报，听他定夺。人的心灵是通过形体的动作而認識到以上种种；我，內在的我，我的灵魂，通过形体的知觉認識这一切。关于我的天主，我問遍了整个宇宙。答复是：“不是我，是他創造了我。”

是否一切具有完备的官觉的都能看出万有的美好呢？为何万有不对一切說同样的話呢？大小动物看见了，但不能詢問，因为缺乏主宰官觉的理性。人能够发問，“对无声无形的天主，能从他所造的万物而心識目睹之”，^①但因貪恋万物，为万物所蔽而成为万物的附庸，便不能辨別判断了。万物只会答复具有判断能力的人，而且不能变换言語，不能变换色相，不能对见而不問的人显示一种面目，对见而发生疑問的人又显示另一副面目；万物对默不作声或不耻下問的两类人，显示同样的面目，甚至作同样的談話，惟有能以外来的言語与內在的真理相印証的人始能了解；因为真理对我說：“天地和一切物质都不能是你天主。”自然也这样說。睜开眼睛便能看到：物质的部分都小于整体。我的灵魂，我告訴你，你是高出一筹，你給肉体生命，使肉体生活，而沒有一种物质能对另一种物质起这种作用；但天主却是你生命的生命。

七

我爱天主，究竟爱些什么呢？这位在我灵魂头上的天主究竟是什么？我要凭借我的灵魂攀登到他身边。我要超越我那一股契

① 见《羅馬书》1章20节。

合神形、以生氣貫徹全身的力量。要尋獲我的天主，我不能凭借那股力量，否則無知的驢馬也靠这股力量而生活，也能尋獲天主了。

我身上另有一股力量，這力量不僅使我生長，而且使我感覺到天主所創造而賦與我的肉體，使雙目不聽而視，雙耳不視而聽，使其他器官各得其所，各盡其職；通過這些官能我做出各種活動，同時又維持着精神的一統。但我也要超越这股力量，因為在這方面，我和驢馬相同，驢馬也通過肢體而有感覺。

八

我要超越我本性的力量，拾級而上，趨向創造我的天主。我達到了記憶的領域、記憶的殿廷，那里是官覺對一切事物所感受而進獻的無數影像的府庫。凡官覺所感受的，經過思想的增、損、潤飾後，未被遺忘所吸收掩埋的，都儲藏在其中，作為儲備。

我置身其間，可以隨意征調各式影像，有些一呼即至，有些珊珊來遲，好像從隱秘的洞穴中抽拔出來，有些正當我找尋其他時，成群結隊，挺身而出，好像毛遂自荐地問道：“可能是我們嗎？”這時我揮着心靈的雙手把它們從記憶面前趕走，讓我所要的從躲藏之處出現。有些是聽從呼喚，爽快地、秩序井然地魚貫而至，依次進退，一經呼喚便重新前來。在我敘述回憶時，上述種種便如此進行着。

在那里，一切感覺都分門別類、一絲不亂地儲藏着，而且各有門戶：如光明、顏色以及各項物象則屬於雙目，聲音屬耳，香臭屬鼻，軟硬、冷熱、光滑粗糙、輕重，不論身內身外的、都屬全身的感覺。

觉。记忆把这一切全都納之于庞大的府庫，保藏在不知哪一个幽深屈曲的处所，以备需要时取用。一切都各依門类而进，分儲其中。但所感觉的事物本身并不入內，庫藏的仅是事物的影象，供思想回忆时应用。

誰都知道这些影象怎样被官觉攝取，藏在身內。但影象怎样形成的呢？沒有人能說明。因为即使我置身于黑暗寂靜之中，我能随意回忆顏色，分清黑白或其他色彩之間的差別，声音絕不会出来干扰双目所汲取的影象，二者同时存在，但似乎分别儲藏着。我随意呼召，它們便应声而至；我即使箝口結舌，也能随意歌唱；当我回忆其他官感所收集的庫藏时，顏色的影象虽則在側，却并不干涉破坏；虽則我并不嗅聞花朵，但凭仗記憶也自能辨別玉簪与紫罗兰的香气；虽則不飲不食，仅靠記憶，我知道爱蜜过于酒，爱甜而不爱苦澀。

这一切都在我身內、在記憶的大厦中进行的。那里，除了遺忘之外，天地海洋与宇宙之間所能感觉的一切都听我指揮。那里，我和我自己对晤，回忆我过去某时某地的所作所为以及当时的心情。那里，可以复查我亲身經歷或他人轉告的一切；从同一庫藏中，我把亲身体驗到的或根据体驗而推定的事物形象，加以組合，或和过去联系，或計劃将来的行动、遭遇和希望，而且不論瞻前顾后，都和在目前一样。我在滿儲着細大不捐的各式影象的窈深纒曲的心灵中，自己对自己說：“我要做这事，做那事”，“假使碰到这种或那种情况……”，“希望天主保佑，这事或那事不要来……”我在心中这么說，同时，我說到的各式影象便从記憶的府庫中应声而至，如果没有这些影象，我将无法說話。

我的天主，記憶的力量真偉大，太偉大了！真是一所廣大無邊的庭宇！誰曾進入堂奧？但這不過是我與性俱生的精神能力之一，而對於整個的我更無從捉摸了。那末，我心靈的居處是否太狹隘呢？不能收容的部分將安插到哪里去？是否不容於身內，便安插在身外？身內為何不能容納？關於這方面的問題，真使我望洋興嘆，使我驚愕！

人們贊賞山岳的崇高，海水的汹涌，河流的浩蕩，海岸的逶迤，星辰的运行，却把自身置於腦後；我能談論我並未親見的東西，而我目睹的山岳、波濤、河流、星辰和僅僅得自傳聞的大洋，如果在我記憶中不具有廣大無比的天地和身外看到的一樣，我也無從談論，人們對此却絕不驚奇。而且我雙目看到的東西，並不被我收納在我身內；在我身內的，不是這些東西本身，而是它們的影象，對於每一個影象我都知道是由哪一種器官得來的。

九

但記憶的遼廓天地不僅容納上述那些影象。那里還有未曾遺忘的學術方面的知識，這些知識好像藏在更深邃的府庫中，其實並非什麼府庫；而且收藏的不是影象，而是知識本身。無論文學、論辯學以及各種問題，凡我所知道的，都藏在記憶之中。這不是將事物本身留在身外僅取得其影象。也不是轉瞬即逝的聲音，僅通過雙耳而留遺影象，回憶時即使聲息全無，仍似余韻在耳；也不像隨風消失的香氣，刺激嗅覺，在記憶中留下影象，回憶時如聞香澤；也不比腹中食物，已經不辨滋味，但回憶時仍有余味；也不以肉體所接觸的其他東西，即使已和我們隔離，但回憶時似乎尚可

捉摸。这一类事物，并不納入記憶，仅仅以奇妙的速度攝取了它們的形影，似被分儲在奇妙的倉庫中，回忆时又奇妙地提取出来。

十

有人提出，对每一事物有三类問題，即：是否存在？是什么？是怎样？当我听到这一連串声音时，虽則这些声音已在空气中消散，但我已記取了它們的影象。至于这些声音所表达的意义，并非肉体的官感所能体味，除了我心灵外，別处都看不到。我記憶所收藏的，不是意义的影象，而是意义本身。

这些思想怎样进入我身的呢？如果它們能說話，請它們答复。我敲遍了肉体的每一門戶，沒有找到它們的入口处。因为眼睛說：“如果它們有顏色的話，我自会报告的。”耳朵說：“如果它們有声音，我們自会指示的。”鼻子說：“如果有香气，必然通过我。”味觉說：“如果沒有滋味，不必問我。”触觉說：“如果不是物体，我无法捉摸，捉摸不到，便无法指点。”

那末它們来自何处，怎样进入我的身內呢？我不清楚。我的获知，不来自別人传授，而系得之于自身，我对此深信不疑，我囑咐我自身妥为保管，以便随意取用。但在我未知之前，它們在哪里？它們尚未进入我記憶之中。那末它們究竟在哪里？我何以听人一說，会肯定地說：“的确如此，果然如此。”可见我記憶的領域中原已有它們存在着，不过藏匿于邃密的洞穴，假使无人提醒，可能我絕不会想起它們。

十 一

于此可見，這一類的概念，不是凭借感觉而攝取的虛影，而是不通过印象，即在我們身內得見概念的眞面目；這些概念的获致，是把記憶所收藏的零乱混杂的部分，通过思考加以收集，再用注意力好似把概念引置于記憶的手頭，这样原来因分散、因疎略而躲藏着的，已和我們的思想相稔，很容易呈现在我們思想之中。

我們已經获致的，上文所謂在我們手頭的概念，我們的記憶中不知藏有多少，人們名之为學問、知識。這些概念，如果霎時不想它們，便立即引退，好像潛隱到最幽遠的地方，必須重新想到它們時，再把它們從那里——因為它們并無其他藏身之處——抽調出來，重新加以集合，才會認識，換言之，是由分散而合并，因此拉丁文的思考：“Cogitare”，源于 Cogere（集合），一如“agitare”的源于“agere”，“factitare”的源于 facere。^①但 cogitare 一字為理智所擅有，專指內心的集合工作。

十 二

記憶還容納着數字、衡量的關係與無數法則。這都不是感觉所鐫刻在我們心中的，因為都是无色、无声、无臭、无味、无从捉摸的。人們談論這些關係法則時，我聽到代表數字衡量的聲音，但字音與意義是兩回事。字音方面有希臘語、拉丁語，意義却沒有希臘、拉丁或其他語言的差別。我看見工人划一條細如蜘蛛絲的綫，但

① agitare, 義為搖動, agere 義為行動, factitare 義為習于……, facere 義為作為。

綫的概念并非我肉眼所见的綫的形象。任何人知道何謂“直綫”，即使不联系到任何物质，也知道直綫是什么。通过肉体的每一官能，我感觉到一、二、三、四的数字，但計数的数字，却又是一回事，并非前者的印象，而是絕對存在的。由于肉眼看不到，可能有人訕笑我的话，我对他們的訕笑只能表示惋惜。

十 三

以上种种，我用記憶牢記着，我还記得我是怎样得来的。我又听到反对者的許多謬論，我也牢記着，尽管是謬論，而我的牢記不忘却并不虛假。我又記得我怎样分別是非，我现在更看出分別是非是一回事，回想过去怎样經過熟思而分別是非又是一回事。这样，我記得屢次理解过，而对于目前的理解分析我又銘刻在記憶之中，以便今后能記起我现在理解过。因此我现在記得我从前曾經記憶过，而将来能想起我现在的記憶。这完全凭借記憶的力量。

十 四

記憶又拥有我內心的情感，但方式是依照記憶的性质，和心灵受情感冲动时迥乎不同。

我现在并不快乐，却能回想过去的快乐；我现在并不忧愁，却能回想过去的忧愁；现在无所恐惧、无所覬覦，而能回想过去的恐惧、过去的願望。有时甚至能高兴地回想过去的忧患、或忧伤地回想以往的快乐。

对于肉体的感觉，不足为奇，因为肉体是肉体，灵魂是灵魂。譬如我愉快地回想肉体过去的疼痛，这是很寻常的。奇怪的是記

忆就是心灵本身。因为我们命一人記住某事时，对他說：“留心些，記在心里”；如果我们忘掉某事，便說：“心里想不起来了”，或說：“从心里丢掉了”：称記憶为“心”。

既然如此，那末当我愉快地回想过去的忧愁时，怎会心灵感到愉快而記憶緬怀忧愁？我心灵愉快，因为快乐存在心中，但为何忧愁在記憶之中，而記憶不感到忧愁？那末記憶是否不属于心灵了？这誰也不敢如此說的。

那末記憶好似心灵之腹，快乐或忧愁一如甜的或苦的食物，記憶記住一事，犹如食物进入腹中，存放腹中，感觉不到食物的滋味了。

設想这个比喻，当然很可笑，但二者并非絕无相似之处。

又如我根据記憶，說心灵的感情分：願望、快乐、恐惧、忧愁四种，我对每一种再分門类，加上定义；所有論列，都得之于記憶，取之于記憶，但我回想这些情感时，內心絕不感受情緒的冲动。这些情感，在我回忆之前，已經在我心中，因此我能凭借回忆而取出应用。

可能影象是通过回忆，从記憶中提出来，犹如食物的反芻，自胃返回口中。但为何談論者或回忆者在思想的口腔中感觉不到快乐的甜味或忧愁的苦味？是否二者并不完全相仿，这一点正是二者的差別？如果一提忧愁或恐惧，就会感到忧惧，那末誰再肯談論这些事呢？另一方面，如果在記憶中除了符合感觉所留影象的字音外，找不到情感的概念，我們也不可能談論。这些概念，并不从肉体的門戶进入我心，而是心灵本身体验这些情感后，交給記憶，或由記憶自动記錄下来。

十 五

是否通过影象呢？这很难讲。

我說：“石头”，“太阳”；面前并没有岩石、太阳，但记忆中有二者的影象，供我使唤。我說身上的“疼痛”，我既然觉不到疼痛，疼痛当然不在場，但如果记忆中没有疼痛的影象，便不知道指什么，也不知道和舒服有什么区别。我說身体的“健康”，我的确无病无痛，因此健康就在身上，但如果健康的影象不存在我的记忆中，我绝对不可能想起健康二字的含义；病人听到健康二字，如果记忆中没有健康的影象，虽則他身上正缺乏健康，但也不会知道健康是什么。

我說計数的“数字”，呈现在我记忆中的，不是数字的影象，而是数字本身。我說“太阳的影象”，这影象在我记忆之中，我想见的，不是影象的影象，而是太阳的影象，是随我呼召，供我使唤的影象。我說“记忆”，我知道說的是什么，但除了在记忆之中，我哪里去認識记忆呢？那末呈现在记忆之中的，是记忆的影象呢，还是记忆本身？

十 六

我說“遺忘”，我知道說的是什么；可是不靠记忆，我怎能知道？我說的不是遺忘二字的声音，而是指声音所表达的事物，如果我忘却事物本身，便无从知道声音的含义。因此在我回想记忆时，是记忆听记忆的使唤；我回想遺忘时，借以回想的记忆和回想到的遺忘同在我前。但遺忘是什么？只是缺乏记忆。既然遺忘，便不能記

忆，那末遺忘怎会在我心中使我能想见它呢？我們凭記憶来記住事物，如果我們不記住遺忘，那末听到遺忘二字，便不能知道二字的意义，因此記憶記着遺忘。这样遺忘一定在場，否則我們便会忘掉，但有遺忘在場，我們便不能記憶了。

那末，能否作下面的結論：遺忘并非亲身，而以它的影象存在記憶中，如果亲自出場，則不是使記憶記住，而是使記憶忘記！

誰能揭开这疑案？誰能了解真相？

主，我正在探索，在我身內探索：我自身成为我辛勤耕耘的田地。現在我們不是在探索寥廓的天空，計算星辰的运行，研究大地的平衡；是在探索我自己，探索具有記憶的我，我的心灵。一切非我的事物和我相隔，不足为奇。但有什么东西比我自身更和我接近呢？而我对于記憶的力量便不明了，但如果沒有这記憶力，我将連我自己的姓名都說不出来！我又能記得我的遺忘，这是确无可疑的事实。这怎样讲呢？是否能說我記起的东西并不在我記憶之中？或是說遺忘在我記憶之中，是为了使記憶不遺忘。这两說都讲不通。

对第三种解释有什么看法？我能否說我回忆遺忘时，記憶所占有的不是遺忘本身，而是遺忘的影象？我如此說有什么根据？事物的影象刻在記憶中之前，必須事物先在場，然后能把影象刻下。譬如我記得迦太基或我所到过的其他地方，我記得我所遇见的人物，或其他感觉所介紹的东西，如記得身体的健康或病痛：事物先在場，記憶然后擷取它們的影象，使我能想见它們，如在目前，以后事物即使不在，我仍能在心中回想起来。

因此，如果記憶保留了遺忘的影象，而不是遺忘本身，那末遺

忘必先到場，然后能攝取影象，如果遺忘到場，怎能把影象留在記憶之中？因为遺忘一出場，便勾銷了所認識的一切。但不論如何深奧難明，一点是确无可疑的，便是我記得这个破坏記憶的遺忘。

十 七

我的天主，記憶的力量真伟大，它的深邃，它的千变万化，真使人望而生畏；但这就是我的心灵，就是我自己！我的天主，我究竟是什么？我的本性究竟是怎样的？真是一个变化多端、形形色色、浩无涯际的生命！

瞧，我記憶的无数园地洞穴中充塞着各式各样的数不清的事物，有的是事物的影象，如物质的一类；有的是真身，如文学艺术的一类；有的則是不知用什么概念标識着的，如內心的情感——即使內心已經不受情感的冲动，記憶却牢記着，因为內心的一切都留在記憶之中——我在其中馳騁飞翔，随你如何深入，总无止境：在一个法定死亡的活人身上，記憶的力量、生命的力量真是多么伟大！

我的天主，我真正的生命，我該做什么？我将超越我本身名为記憶的这股力量，我将超越它而飞向你、溫柔的光明。你有什么吩咐？你高高在上照临着我，我将凭借我的心神，上升到你身边，我将超越我身上名为記憶的这股力量，願意从你可接触的一面到达你左右，願意从你可攀附的一面投入你的怀抱。飞禽走兽也有記憶，否則它們找不到巢穴，做不出习惯的动作，因为沒有記憶，便沒有习惯。我将超越記憶而达到你天主，达到使我不同于走兽，使我比飞禽更聪明的天主那里。我将超越記憶而寻获你。但在哪里寻获你，真正的美善、可靠的甘飴，我将在哪里寻获你？如果在記憶

之外寻获你，那末我已忘掉了你。如果我忘掉你，那末我怎能寻获你呢？

十八

一个妇人丢了一文錢，便点了灯四处找寻，如果她記不起这文錢，一定找不到，即使找到，如果記不起，怎能知道是她的錢？我記得我找到許多丢失的东西，找寻时，別人問我：“是否这个？是否那个？”在未获我所遺失的东西之前，我只能回答：“不是。”假如我記不起，即使拿到手中，也认不出，找不到。我們每次找寻并寻获失去的东西，都是如此。一件物质的可见的东西在我眼前不见，但并不被我的記憶丢失，記憶抓住了这东西的影象，我們凭此找寻，直至重現在我們眼前为止。东西找到后，根据我們心中的影象，便能認識。假如記不起，便不認識，不認識，便不能說失物已經找到。因此，一样东西在我眼前遺失，却仍被記憶保管着。

十九

但是，如果記憶本身丢失了什么东西，譬如我們往往于忘怀之后，尽力追忆，这时哪里去找寻呢？不是在記憶之中嗎？如果記憶提出另一样东西，我們拒而不納，直至所找寻的东西前来；它一出现，我們便說：“就是这个。”我們如果不認識，便不会这样說；如果記不起，便不会認識。可是这东西我們一定已經遺忘过了。

是否这事物并未整个丢失，仅仅保留一部分而找寻另一部分？是否記憶觉得不能如經常的把它整个回想出来，好似残缺不全，因此要寻觅缺失的部分？

我們看见或想到一个熟悉的人而記不起他的姓名，就是这种情况。这时想到其他姓名，都不会和这人联系起来，我們一概加以排斥，因为过去思想中从不把这些姓名和那人相联，直到出现那个姓名和我們过去对那人的認識完全相符为止。这个姓名从哪里找来的呢？当然来自記憶。即使經別人的提醒而想起，也一样得自記憶。因为不是別人告訴我們一个新的东西，我們听信接受，而是我們回忆起来，认为別人說的确然如此。如果这姓名已經完全忘怀，那末即使有人提醒，我們也想不起来的。因此記得自己忘掉什么，正說明沒有完全忘怀。一件丢失的东西，如果完全忘掉，便不会去找寻的。

二十

主啊，我怎样寻求你呢？我寻求你天主时，是在寻求幸福的生命。我将寻求你，使我的灵魂生活，因为我的肉体靠灵魂生活，而灵魂是靠你生活。我怎样寻求幸福生活呢？在我尚未說，在我不得不說：“够了，幸福在此”之前，我还没有得到幸福。为此，我怎样寻求幸福生活呢？是否通过記憶，似乎已經忘怀，但还能想起过去的遺忘？是否通过求知欲，像追求未知的事物，或追求已經忘怀而且已經記不起曾經遺忘的事物？不是人人希望幸福，沒有一人不想幸福嗎？人們抱有这个希望之前，先从哪里知道的呢？人們爱上幸福之前，先在哪里见过幸福？的确，我們有这幸福；但用什么方式占有的？那我知道了。一种方式是享受了幸福生活而幸福，一种是拥有幸福的希望而幸福。后者的拥有幸福希望当然不如前者的实际享受幸福，但比了既不享受到也不抱希望的人高出一筹；他們

的願意享福是确无可疑的，因此他們也多少拥有这幸福，否則不会願意享福的。他們怎样認識的呢？我不知道，他們不知怎样会意識到幸福。我正在探索这問題。这意識是否在記憶中？如果在記憶中，那末过去我們曾經享受过这幸福。是否人人如此，或仅仅是首先犯罪的那一个人，“我們都在他身上死亡”^①，因此生于困苦之中？现在我不討論这个問題。我仅仅問：幸福生活是否存在記憶之中？如果我們不認識，便不会爱。我們一听到这名詞，都承认自己向往幸福生活，而不是这名詞的声音吸引我們，希腊人听了拉丁語便无动于衷，因为不懂拉丁語；如果我們听到了，或希腊人听到希腊語，便心向往之，原因是幸福本身不分拉丁希腊，不論拉丁人、希腊人或其他語言的人都想望幸福本身。于此可见，人人知道幸福，如果能用一种共同的語言問他們是否願意幸福，每一人都毫不犹豫地回答說：“願意。”假如这名詞所代表的事物本身不存在他們的記憶之中，便不可能有这种情况。

二十一

这种回忆是否和见过迦太基的人回忆迦太基一样？不是，因为幸福生活不是物质，不是肉眼所能看见。

是否如我們回忆数字那样？不是，对于数字，我們仅有概念，并不追求，而幸福的概念使我們爱幸福，使我們希望获得幸福，享受幸福。

是否如我們回忆辯論的規則那样？不是，虽則我們一听到雄

① 见《哥林多前书》15章22节，按指亚当。

辯学这名词就联想到事物本身，而且許多不嫻于詞令的人都希望能擅长此道——这也証明先已存在于我們意識之中——但这是通过感觉而注意、欣賞別人的詞令，从而产生这种願望。当然，欣賞必然通过內在的認識，能欣賞然后有願望。幸福生活却絕不能凭肉体的感觉从別人身上體驗而得。

是否如我們回忆过去的快乐呢？可能如此，因为即使我們现在忧悶，却能回忆快乐，一如我們在苦难之中能回忆幸福生活。我的快乐不能用肉体的官觉去視、听、嗅、聞，体味捉摸，我欢乐时仅在內心領略到，快乐的意識便胶着在記憶之中，以后随着不同的环境回想过去的快乐或感到不屑，或表示向往。譬如过去对于一些可耻的事物感到快乐，现在回忆起来，觉得厌恶痛恨；有时怀念着一些正經好事，可能目前办不到，因此带着惋惜的心情回想过去的乐趣。

至于幸福生活，过去我在何时何地體驗过，以致现在怀念不忘、爱好想望呢？这不仅我个人或少数人如此，我們每一人都願享幸福。如果对它沒有明确的概念，我們不会有如此肯定的願望。但这怎么說呢？如果問两人是否願意从軍，可能一人答是，一人答否；但問两人是否願意享受幸福，两人絕不犹豫，立即回答說：希望如此；而这人的願意从軍，那人的不願从軍，都是为了自己的幸福。是否这人以此为乐，那人以彼为乐？但两人願得幸福是一致的。同样，如果問两人願否快乐，答复也是一致的，他們称快乐为幸福。即使这人走这条路，那人走那条路，两人追求的目的只有一个：快乐。沒有一个說自己从未體驗过快乐，因此一听到幸福二字，便在記憶中回想到。

二十二

主，在向你懺悔的僕人心中，決不存有以任何快樂為幸福的觀念。因為有一種快樂決不是邪惡者所能得到的，只屬於那些為你而敬事你、以你本身為快樂的人們。幸福生活就是在你左右、對於你、為了你而快樂；這才是幸福，此外沒有其他幸福生活。誰認為別有幸福，另求快樂，都不是真正的快樂。可是這些人的意志始終拋不開快樂的影象。

二十三

那末，人人願意幸福，這句話不確切了？因為只有你是真正的幸福，誰不願以你為樂，也就是不要幸福。是否雖則人人願意幸福，但“由於肉體與精神相爭，精神與肉體相爭，以致不能做願意做的事”，^① 遂退而求其次，滿足於力所能及的；對於力所不能的，他們的意志不夠堅強，不足以化不可能為可能？

我問不論哪一人：寧願以真理為樂，還是以虛偽為樂？誰也毫不遲疑的說：寧願真理，和承認自己希望幸福一樣。幸福就是來自真理的快樂，也就是以你為快樂，因為你“天主即是真理”^②，是“我的光明，我生命的保障，我的天主”。^③ 于此可見，誰也希望幸福，誰也希望唯一的真正幸福，誰也希望來自真理的快樂。

我見到許多人歡喜欺騙別人，但誰也不願受人欺騙。他們在

① 見《新約·加拉太書》5章17節。

② 見《約翰福音》14章6節。

③ 見《詩篇》26首1節，41首12節。

哪里认识幸福生活的呢？当然在认识真理的同时。他们爱真理，因为他们不愿受欺骗。他们既然爱幸福，而幸福只是来自真理的快乐，因此也爱真理，因此在记忆中一定有真理的某种概念，否则不会爱的。

但为何他们不以真理为快乐呢？为何他们没有幸福呢？原因是利令智昏，他们被那些只能给人忧患的事物所控制，对于导致幸福的事物仅仅保留着轻淡的记忆。人间“尚有一线光明”；前进吧，前进吧，“不要被黑暗所笼罩”。^①

既然人人爱幸福，而幸福即是来自真理的快乐，为何“真理产生仇恨”^②？为何一人用你的名义宣传真理，人们便视之为仇敌呢？原因是人们的爱真理，是要把所爱的其他事物作为真理，进而因其他事物而仇恨真理了。他们爱真理的光辉，却不爱真理的谴责。他们不愿受欺骗，却想欺骗别人，因此真理显示自身时，他们爱真理，而真理揭露他们本身时，便仇恨真理。结果是：即使他们不愿真理揭露他们，真理不管他们愿不愿，依旧揭露他们，而真理自身却不显示给他们看了。

确然如是，人心确然如是；人心真的是如此盲目偷惰，卑鄙无耻，只想把自己掩藏起来，却不愿有什么东西蒙蔽自己的耳目。结果适得其反，自身瞒不过真理，真理却瞒着他。同时，他们虽则如此可怜，却又欢喜真实，不爱虚伪。假如他对一切真理之源的唯一真理能坦坦荡荡，不置任何障碍，便能享受幸福了。

① 见《约翰福音》12章35节。

② 拉丁诗人戴伦西乌斯(公元前194—159)的诗句。

二十四

主啊！我走遍了記憶的天涯地角找尋你，在記憶之外沒有找到你。从我知道要認識你時開始，凡我找到有關你的東西，都不出乎我的記憶的範圍，因為從那時起，我從未忘掉你。哪里我找到了真理，便找到真理之源、我的天主；哪一天我認識了真理，便沒有忘掉真理。從你認識我時，你就常駐在我的記憶之中，我在記憶中想起你，在你懷中歡欣鼓舞，找到了你。這是我精神的樂趣，也是你哀憐我的貧困而賜與的。

二十五

主啊，你駐在我記憶之中，究竟駐在哪里？你在其中建築了怎樣的屋宇，興造了哪一種聖堂？你不嫌我記憶的卑陋，惠然肯來，但我要問的是究竟駐在記憶的哪一部分。在我回憶你的時候，我超越了和禽獸相同的部分，因為那里在物質事物的影象中找不到你；我到达了心靈皮藏情感的部分，但也沒有找到你。我進入了記憶為心靈而設的專室——因為心靈也回憶自身——你也不在那里，因為你既不是物質的影象，也不是生人的情感，如憂、樂、願望、恐懼、回憶、遺忘或類似的東西，又不是我的心靈：你是我心靈的主宰，以上一切都自你而來，你永不變易地鑑臨這一切；自我認識你時起，你便惠然降駐于我記憶之中。

那末我怎能探問你的居處，好像我記憶中有樓閣庭宇似的？你一定駐在其中，既然从我認識你時起我就想着你；而且我想起你時，一定在記憶中找到你。

二十六

但我想認識你时，哪里去找你呢？因为在我認識你之前，你尚未到我記憶之中。那末要認識你，該到哪里找你？只能在你里面，在我上面。你我之間本无間隔，不論我們趋就你或离开你，中間并无空隙。你是无往而不在的真理，处处有你在傾听一切就教的人，同时也答复着一切問題。你的答复非常清楚，但不是人人能听清楚。人人能随意提出問題，但不是时常听到所希望的答复。一人不管你的答复是否符合他的願望，只要听你說什么便願意什么，这人便是你最好的僕人。

二十七

我爱你已經太晚了，你是万古常新的美善，我爱你已經太晚了！你在我身內，我馳驚于身外。我在身外找寻你；丑恶不堪的我，奔向着你所創造的炫目的事物。你和我在一起，我却不和你相偕。这些事物如不在你里面便不能存在，但它們抓住我使我远离你。你呼我喚我，你的声音振醒我的聋聵，你发光驅除我的幽暗，你散发着芬芳，我聞到了，我向你呼吸，我尝到你的滋味，我感到饥渴，你撫摩我，我怀着熾热的神火想望你的和平。

二十八

我以整个的我投入你的怀抱后，便感觉不到任何忧苦艰辛了；我的生命充滿了你，才是生气勃勃。一人越充滿你，越觉得輕快；由于我尚未充滿你，我依旧是我本身的負担。我理应慟哭的快乐

和理应欢喜的忧苦,还在相持不下,胜利属于哪一方,我尚不得而知。

主啊,求你垂怜这可怜的我。我的罪恶的忧苦和良好的喜乐正在交綏,我不知勝負誰屬。主啊,求你垂怜这可怜的我。我并不隱藏我的創伤,你是良医,我患着病;你是无量慈悲,我是真堪怜悯。“人生岂不是一个考驗”嗎?^①誰願担受艰难?你命我們忍受,不命我們喜爱。一人能欢喜地忍受,但誰也不会喜爱所忍受的。即使因忍受而快乐,但能不需忍受則更好。在逆境中希望順利,在順境中担心厄逆。两者之間能有中間嗎?能有不受考驗的人生嗎?世間使人躊躇滿志的事是真可詛咒的;由于患得患失,由于宴安酖毒,更該受双重的詛咒。世間的逆境也应受詛咒,由于貪恋順境,由于逆境的艰苦,由于耐心所受的磨难,应受三重詛咒。人的一生真是处于連續不断的考驗中!

二十九

我的全部希望在于你至慈极爱之中。把你所命的賜与我,依你所願的命令我。你命我們清心寡欲。古人說:“我知道,除非天主恩賜,无人能以貞白自守的;而且能知此恩何自而来,也就是智慧。”^②清心寡欲可以收束我們的意馬心猿,使之凝神于一。假使有人在爱你之外,同时为外物所誘,便不算充分爱你。我的天主,你是永燃不熄的爱,請你燃烧我。你命我清心寡欲,便請將所命的賜与我,并依照你的所願而命令我。

^① 见《旧約·約伯記》7章1节。

^② 见《智慧书》8章21节。

三十

你肯定命令我謹戒“淫欲、声色、荣华富貴”。^①

你禁止男女的苟合而不废婚姻，但又指出优于有家有室的生活方式。由于你的賜与，在我成为你的“圣事”的施行者之前，已經选择了这一种生活方式。但上面所述的种种前尘影事仍未免出沒隱见于我記憶中，这是我的根深蒂固的結习。当我清醒的时候，这些影象隱隱約約地现于心目，但一入梦境，它們不仅贏得我的欢悅，甚至博得我的同意，仿佛使我躬行实践。幻象对我的灵魂和肉体，还起着如此作用：我醒时所不为的事情，在梦中却被幻象所顛倒。主、我的天主，是否这时的我是另一个我？为何在我入梦到醒觉的須臾之間，使我判若两人？我醒时抵拒这一类的想像，甚至在事物眞身进攻前所持坚定的理智，梦时到哪里去了？是否和双目一起紧閉了？是否和肉体的感觉一起沉睡了？又为何往往在梦中也会抵抗，也能記起我們的决心而坚持不释，对这一类的誘惑絕不順从呢？但这二者有很大的差别：譬如梦中意志动摇，醒时仍觉問心无愧，則由于二者的界綫分明，我們感觉到刚才在我們身上无端出現的、我們所痛恨的事情并非我們自身的行为。

全能的天主，是否你的能力不足以治愈我所有的癘疾，还需要你賦畀更充裕的恩宠才能消灭我梦中的綺障？主啊，請你不断增加你的恩賜，使我的灵魂摆脱情欲的沾染，随我到你身边，不再自相矛盾，即使在梦寐之中，非但不惑溺于秽影的沾惹，造成肉体的

① 见《新約·約翰一书》2章16节。

冲动,而且能拒而远之。全能的天主,“你能成全我們,超过我們的意想”,^①要使我不但在此一生,而且在血气方刚的年龄,不受这一类的誘惑,甚至清心寡欲者梦寐之中有絲毫意志即能予以压制的微弱誘惑也不再感受,在你并非什么难事。我已經对我的好天主訴说过,我目前还处于这一类的忧患之中,对你的恩賜,我是既喜且惧,对自身的缺陷,悲痛流泪,希望你在我身上完成你慈爱的工程,到达完全的和平,等到“死亡被灭沒于凱旋之中”,^②此身内外一切将和你一起享受和平。

三十一

每天还有一种負担,希望这負担够我一天受用!我們需要飲食来补充身体每天的消耗,直到有一天,你止息了我飲啖的机能,用神妙的饜飫来斬断我口腹之欲,使朽坏的軀壳化为永久不朽。

可是目前,这需要为我是一种乐事,为了不被这乐趣俘虏,我和它作斗争,每天用斋戒作战,鞭撻我的軀体,使它馴伏;但我的痛楚被乐趣所驅除。因为饥渴是一种痛苦,如无飲食的救济,則和寒热病一般,饥火中烧,致人于死。由于你的賜賚照顾,天地水土为我們脆弱的肉軀供应救药,灾难因此成为乐事了。

你教誨我們取用飲食應該作为药物。但当我从饥饿进入飽飫的阶段时,口腹之欲便乘隙而入,向我撒下罗网,因为这个过渡阶段就是一种乐趣,而充腸果腹若非通过这个阶段,別无途径。本来为維持生命而飲食,但危险的乐趣追随不离,而且往往爭先着,以

① 见《新約·約翰一书》《以弗所书》3章20节。

② 同上《哥林多前书》15章54节。

致我声明或願意为了維持生命而做的，轉而为它做了。

二者的方式并不一样：为維持生命本已足够的，为了口腹之乐却嫌不够，往往很难确定是否为了身体的需要而进食，还是受饕餮的引誘而大嚼。我們这个不幸的灵魂对于这种疑团却是正中下怀，乐于看不清什么是維持健康的节制，乘机找寻借口，以养生的美名来掩盖口腹之欲。我每天努力抵抗这一类的誘惑，并且恳求你的帮助。由于我对这点尚未有明确的观念，我把我的疑虑上陈，听候你的指示。

我听到我的天主的命令：“你們的心不要沉湎于酒食”。^① 我絕不酗酒，我求你怜悯，終不要让我嗜酒。但你的僕人有时不免于饕餮，更求你怜悯，使我深恶痛絕。沒有你的恩賜，一人决不能清心寡欲。你傾听我們的祈祷，賜賚有加；即使在祈祷前，我們所蒙受的恩澤来自你，而以后所以能認識你的恩賜也来自你。我从未沉湎于酒，但我認識有些酒徒被你感化成为有节制的人。因此，一人能不染过去未有的恶习，另一人能改絃易轍，先后不同，都是你的工程，而两人能意識到所以然的原因，也是你的工程。

我又听到你另一道命令：“不要随从你的欲情，应抑制你的欲望。”^② 由于你的恩賜，我又听到这样一句使我拳拳服膺的話：“我們吃也无損，不吃也无益。”^③ 意思是：前者并不使我富裕，后者并不使我匱乏。还有一句名言：“無論什么境况，我都能知足，我知道如何处宽裕，我也知道如何处貧困。我依靠加給我力量的天主，所

① 见《路加福音》21章34节。

② 见《德訓篇》18章30节。

③ 见《哥林多前书》7章8节。

以能应付一切。”^①这真是天朝战士的气魄，决非身为尘埃的我们所能企及的。但是主啊，请你顾念我们都是灰土，你用灰土造了人类，并且失而复得。使徒保罗所以能如此，并非依靠自身，因为他本身也是灰土，他是在你启发之下道出了我所服膺的至言：“我依靠加给我力量的天主，能应付一切。”求你加给我力量，使我有这样的能力；把你所命的赐给我，然后依照你所愿而命令我。保罗承认自己一切得自你：“谁要夸耀，夸耀应归于主。”^②我又听到另一位要求你说：“请你解除我口腹之欲。”^③于此可见，我的圣善的天主啊，凡依照你的命令而实践的，都是出于你的赐赉。

我的慈父，你又教诲我：“自处洁净的人，一切都是洁净；但如有人因饮食而使人失足，就有罪了；天主所造的都是好的，没有一物可以抛弃的，但领受时应感谢天主；食物并不使我们见悦于天主；不要使人以饮食来批判我们；吃的人不可轻看不吃的人，不吃的人不可批判吃的人。”^④

这是我所聆的教训，我感谢你，赞美你，我的天主、振我聋聩、照我心田的良师。求你救我于一切诱惑。我不怕食物的不洁，只怕嗜好的不洁。我知道你容许挪亚吃一切禽兽的肉；^⑤以利亚食肉后恢复了体力；^⑥约翰惊人的苦行，也以蝗虫为食，并不因食肉

① 见《腓立比书》4章11—14节。

② 同上《哥林多前书》1章31节。

③ 见《德训篇》23章6节。

④ 见《新约·提多书》1章15节；《罗马书》14章20节；《提摩太前书》4章4节；《哥林多前书》8章8节；《歌罗西书》2章16节；《罗马书》14章3节。

⑤ 事见《创世纪》25章36节。

⑥ 事见《旧约·列王纪上》17章6节。

而受拖累；^①但我也知道以扫因貪一盆扁豆而受欺；^②大卫以渴求飲水而自責；^③而我們的君王耶穌所受試探，不是酒肉，而是面包；^④人民在曠野中所以受到懲罰，不是因为想吃肉，而是为想吃肉而抱怨天主。^⑤

我被围于誘惑之中，每天和口腹之欲交战；这种食欲和淫欲不同，不能拿定主意和它毅然决絕，如我对于絕欲的办法；必須执住口腔的羈勒，駕御控纵。主啊，哪一人能絲毫不越出需要的界限？如果有这样的人，真是伟大，請他贊美你的圣名。我呢，我是一个罪人，我决不能如此。但我也贊美你的圣名。希望战胜世界的耶穌，为我的罪恶代求，希望他把我列为全身残弱的肢体之一，因为“你的双目洞烛它的缺陷，人人都記錄在你的表册上。”^⑥

三十二

芬芳的誘惑对我影响不大；聞不到，并不追求；嗅到了，也不屏絕；但我准备終身不聞芬芳。至于我有此打算，可能估計錯誤。因为我內心一片黑暗，使我看不出我本身能做什么，以致捫心自問我有什么能力时，我也輕易不敢自信，除了經驗已經証明外，我內心一切往往最难測度。人的一生既是連續不断的考驗，对于生活誰也不能有恃无恐，一人能改恶从善，也能变好为坏。唯一的希望，

① 事见《馬太福音》3章4节。

② 事见《創世紀》25章30-34节。

③ 事见《旧約·撒母耳記下》23章15-17节。

④ 见《馬太福音》4章3节。

⑤ 事见《旧約·民数記》11章4节。

⑥ 见《詩篇》138首14节。

唯一的依賴，唯一可靠的保證是你的慈愛。

三十三

聲音之娛本來緊緊包圍着我，控制着我，你解救了我。現在對於配合着你的言語的歌曲，以優美嫻熟的聲音唱咏而出，我承認我還是很愛聽的，但不至於留連不舍。這些歌曲是以你的言語為靈魂，本應在我心中占比較特殊的席位，但我往往不能給它們適當的位置。有時好像給它們過高的光榮：聽到這些神聖的歌詞，通過樂曲唱出，比了不用歌曲更能在我心中燃起虔誠的火焰，我們內心的各式情感，在抑揚起伏的歌聲中找到了適合自己的音調，似被一種難以形容的和諧而蕩漾。這種快感本不應使神魂顛倒，但往往欺弄我；人身的感覺本該伴着理智，馴順地隨從理智，僅因理智的領導而被接納，這時居然要反客為主地超過理智而自為領導。在這方面，我不知不覺地犯了錯誤，但事後也就發覺的。

有時我過分防范受騙，犯了過於嚴厲的錯誤，有幾次我不願聽，甚至不要在聖殿中唱配合大衛《詩篇》的經常唱的歌曲，我認為採用相傳亞歷山大里亞城主教阿塔那西烏斯所採用的方式比較妥善，用這種方式咏唱詩篇，聲調極少變化，不像歌唱，更近乎朗誦。

但回想我恢復信仰的初期，怎樣聽到聖堂中的歌聲而感動得流淚，又覺得現在聽了清徹和諧的歌曲，激動我的不是曲調，而是歌詞，便重新認識到這種制度的巨大作用。

我在快感的危險和具有良好後果的經驗之間真是不知如何取舍，我雖則不作定論，但更傾向於贊成教會的歌唱習慣，使人听了悅耳的音樂，但使軟弱的心靈發出虔誠的情感。但如遇音樂的感

动我心过于歌曲的内容时，我承认我在犯罪、应受惩罚，这时我是宁愿不听歌曲的。

这是我目前的情况。凡内心有良好意愿而能实践的人，请他们和我一起痛哭，为我痛哭；因为内心不作打算的人，对这一切是无动于衷的。主、我的天主，求你俯听、垂视我、惻然医治我；在你眼中，我为我自己是一个不解之谜，这正是我的病根。

三十四

最后我将懺悔我双目的享受，希望身为天主的圣殿的人们以友谊的双耳诚听我的懺悔。有关肉情的诱惑，将至此告一段落，这种种诱惑至今正在袭击着“呻吟不辍、渴望得庇于天上的安宅，犹如衣服蔽体”^①的我。我的眼睛喜欢看美丽的形象、鲜艳的色彩。希望我的灵魂不要为这种种所俘虏，而完全为天主所占有；这一切美好是天主所创造的，我的至宝是天主，不是它们。每天，只要我醒着，它们便挑逗我，不让我有片刻的安宁，不似悦耳的声音有时入于万籁俱寂之中，使我能享受暂时的恬静。白天，不论我在哪里，彩色之王、光华灿烂浸润我们所睹的一切，即使我另有所思，也不断用各种形色向我倾注而抚摩着我。它具有极大的渗透力，如果突然消失，我便渴望追求，如果长期绝迹，我的心灵便感到悒悒不乐。

光明啊！双目失明的多比雅看见了你，他以生活之道教诲儿子，以仁爱的实践自为先导，从未走入歧途^②；龙钟而蒙眬的以撒

① 见《哥林多后书》5章2节。

② 事见《旧约·多比雅书》4章2节。译者按：《多比雅书》见于天主教本《旧约》，基督教新教斥为“次经”，不录。

也看見了你，他能用祝福來辨識二子，而不是先認清兒子後給予祝福；^①年邁而失明的雅各也看見了你，他以內心的光芒照亮了代表民族前途的諸子，對自己的孫子、約瑟的二子，不照約瑟根據長幼而排列的次序，卻凭了心靈的辨別，交叉了雙手祝福他們。^②這才是真光的照耀，是唯一的光明，使見到此光而油然而愛的人與此光融而為一。

為那些醉心於世俗的瞎子，我所說的物質的光明給生活撒上了逗人的、危險的甜味。但誰能因這種光明而贊頌你天主、贊頌萬有的創造者，則已在對你的歌頌中吸取光明，而不是在醉生夢死中被光明所吸取。我也願意如此。我拒絕了瞎子的誘惑，不讓它們阻礙我的雙足走你的道路；我向你睜開了無形的眼睛，盼望你把我雙足從羅網中解脫出來。我雙足不斷蹈入羅網，你是不斷地把它們提携起來。遍地是羅網，我經常失足，你不斷拯救我，因為你是“以色列的保護者，你是無休無止的清醒着。”^③

人們對衣、履、器物以及圖像等類，用各種技巧修飾得百般工妙，只求悅目，卻遠遠越出了朴素而實用的範圍，更違反了虔肅的意義；他們勞神外物，钻研自己的制作，心靈中卻拋棄了自身的創造者，摧毀了創造者在自己身上的工程。

我的天主，我的光榮，就在這一方面我也要歌頌你，向為我而自作犧牲的祭獻者獻上歌頌之祭，因為藝術家得心應手制成的尤物，無非來自那個超越我們靈魂、為我們的靈魂所日夜想望的至

① 事見《舊約·創世紀》27章。

② 事見《創世紀》28, 29章。

③ 見《詩篇》120首4節。

美。創造或追求外界的美，是从这至美取得审美的法則，但没有采納了利用美的法則。这法則就在至美之中，但他们視而不见，否則他們不会舍近求远，一定能为你保留自己的力量，不会消耗力量于疲精劳神的乐趣。

我虽則談論分析了以上种种，而我自己却蹈入了美丽的罗网，但是你挽救了我，主啊，你挽救了我，因为你的慈爱常常在我眼前。我可怜地自投罗网，你慈爱地挽救我，有时我搖搖欲墜，你在我不知不觉之际拯拔我；有时我深入陷阱，你便使我忍痛割爱。

三十五

除了上述之外另有一种誘惑具有更复杂危險的形式。肉体之欲在于一切官感的享受，誰服从肉欲，便远离你而自趋灭亡，但我們的心灵中尚有另一种挂着知識学問的美名而实为玄虛的好奇欲，这种欲望虽則通过肉体的感觉，但以肉体为工具，目的不在肉体的快感。这种欲望本质上是追求知識，而求知的工具在器官中主要是眼睛，因此聖經上称之为“目欲”。^①

“看”，本是眼睛的专职，但对于其他器官，如我們要認識什么，也同样用“看”字。我們不說：“听听这东西怎样发光”，“嗅嗅这东西多么光亮”，“尝尝这东西多么漂亮”，“摸摸这东西多么耀眼”。但对这一切都能通用“看”字。我們不仅能說：“看看什么在发光”，这仅有眼睛能看到；但也能說：“去看看什么在响”，“看看什么在发出香味”，“看看这有什么滋味”，“看看这东西硬不硬”。

① 见《新約·約翰一书》2章16节。

因此，从器官得来的一般感觉都名为“目欲”，看的职务主要属于眼睛，其他器官要探索或需认识一样东西时，因性质类似，所以也袭用“看”的一字。

我们于此能更明显地确定快感与好奇通过感觉有些什么作用：快感追求美丽、和谐、芬芳、可口、柔和，而好奇则在追求相反的感觉作为尝试，不是为了自寻烦恼，而是为了试验，为了认识。

观看血淋淋的死尸有什么快感呢？可是那里躺着一具尸体，人们便趋之若鹜，看得不寒而慄，觉得凄惨。人们害怕梦见死尸，一似醒时有人强迫他们去看，或听到似有什么好看的情状才被吸引着去看。

对于其他感觉也是如此，不能一一论列。由于好奇的毛病，舞台上便演出种种离奇怪诞的戏剧。好奇心驱使我们追究外界的秘密，这些秘密知道了一无用处，而人们不过为好奇而想知道，别无其他目的。好奇使人们为了同样的虚妄知识，从事巫术。好奇甚至使人们在宗教中试探神明，不为人的幸福，仅仅为了长见识而要求灵迹。

在这个密布着陷阱危险的大森林中，我已经斩断了许多祸根，把它们从我心中鏟除出去，这是你天主、我的救援，赐与我如此做的。但在我日常生活的周围喧嚷着形形色色的事物，什么时候我才敢说没有一样东西能吸引我的注意，攫取我虚妄的好奇心？

的确、戏剧已经勾引过我，我也不再醉心于星辰的运行了，我从未向鬼魅有所卜祝，我痛恨荒诞的迷信。主、我的天主，我本该谨敬质朴地奉事你，但人类的死敌用多少阴谋诡计挑动我的幻想，唆使我向你要求灵迹！通过我们的君王耶稣，通过我们的天乡、纯

洁醇朴的耶路撒冷，我恳求你，使我现在如此深恶痛绝，更使我永久如此，且能再接再厉。但我为别人的生死祸福向你祈祷时，那末我仰求你的意志便迥乎不同于此了；你现在赏赐我，将来也乐于赏赐我完全遵照着你的意志与措施。

每天还有许多微不足道的琐事来考验我们的好奇心。谁能计算我们失足的次数！多少次我们最初是碍于情面不要使人难堪，勉强听着无聊的闲谈，逐渐却听得津津有味了。我不再去竞技场看狗逐兔子，但偶然经过田野，发现走狗猎兔，可能会打断我的沉思，虽则不至于使我的坐骑改换方向，但心神已追随不舍。如果不是立即发觉我的弱点，重新收敛思想，上升到你左右，不再妄行盼视，或是想到这事的无谓，不再停留，那末我会出神地呆在那里。

我在家中闲坐时，壁虎抓苍蝇，蛛网缠飞虫不是往往会吸引我的注意吗？是否因为这些都是最尔小虫，情况便不一样？我能从此出发，赞颂你创造亭毒万有的奇妙，可是我的注意往往并不从此开始。迅速站立起来是一回事，从不跌倒是另一回事。

我的生活中满是这种情形。我唯一的、最大的希望是你的慈爱。我的心收藏了如是一大堆的虚幻，因此我们的祈祷也往往受骚扰而中断；在你鉴临之下，我们的心向你呼号时，不知从哪里来的空洞凌乱的思潮汹涌而至，打断了这一项重要功夫。

三十六

我们是否能把这些缺点认为不足挂齿呢：什么能为我们带来希望呢：只有你的慈爱，我们所熟悉的慈爱，因为你已经开始变化我们。变化的过程，你是最清楚的。你先治疗我欢喜报仇的积

习,从此“你赦免了我其他一切罪过,医治我一切病症,救我的性命脱离死亡,用仁惠和慈爱作为我的冠冕,以美好满足我的欲望”,^①你制服我的骄傲,使我的脖子接受你的轭。现在我负着此轭,觉得很轻松,一如你所许诺而实践的。其实本来是轻松的,但那时我不知道,因为我害怕承受羈勒。

主,惟有你统治一切而不骄傲,你是唯一的、真正的主宰,你自己没有其他主宰。是否第三类诱惑已经在我身上绝迹,或我有生之日是否可能绝迹?这诱惑是要人们畏而爱之,别无其他目的,只是求逞自己的私意,其实这并无什么乐趣。人生真是可怜,而它的妄自尊大实是丑恶!人们所以不能爱你、敬畏你,主要原因在乎此。为此,你拒绝骄傲的人,赐恩宠于谦逊的人,你对世间的名利荣华,大声呵斥,山基也为之震撼!

由于人类社会的某些义务,我们必须得到别人的敬爱畏惧,敌人不甘心我们享受真正幸福,便在各处撒下罗网,喝采叫好,要使我们在贪婪地收拾这种诱饵时,不知不觉地为所擒获,使我们的快乐和你的真理隔绝,欢喜别人的敬爱畏惧,不是为了你,而是替代了你;这样,他使我们和他相似,占有了我们,不是为了团结于仁爱之中,而是和他同受极刑;他高坐在北方,教我们在黑暗寒冷之中,伺候这个狡猾阴险地模仿你的死敌。

主啊,我们是你一批弱小的羊群,请你保有我们。请展开你的双翅,让我们避到你的翼下。希望你成为我们的光荣,希望我们能为了你而受人的敬畏,为了有你的圣“道”在我们身上而受人敬畏。

^① 见《诗篇》103 首 3 节。

凡是不管你的譴責而謀求別人的褒獎的人，在受你审判的时候，将得不到別人的辯護，也逃不脫你的懲罰。即使不是“惡人稱心如意，受到贊美，也不是作惡的受到祝福”，^①而是一人由于你的恩賜而受贊美，这人如果更欢喜自身受贊美，过于所受于你的恩賜，这也是不管你的譴責而受人贊美，这样，贊美他的人优于受贊美的人。因为前者欣幸天主加給別人的恩賜，后者却更欣幸別人給他的恩賜，过于所受于天主的恩賜。

三十七

我们天天受这些誘惑的試探，我們在連續不断地受試探。人們的舌头是每天鍛煉我們的洪爐。在这一方面你也命令我們节制自己。你知道对这方面我的心如何向你哀号，我的眼睛如何涕零如雨。因为我很难确定我是否已完全免于这一種疫癘。我非常害怕我的隱慝，这些隱慝，你虽則明鑒，我却无从看出。对于其他誘惑我已有了一些辨識的能力，对于这种誘惑，我还是一无所知。对于肉体的情欲和空虛的好奇心，只消我的意志不受影响，或它們不出现，我就能看出我有多少力量控制我的心灵，因为我能盤問我自己，不受这种誘惑时是否或多或少感到不痛快。

对于財帛，人們追求錢財是为了滿足上述三種私欲之一二，或同时為三者；如果一人自疑虽已拥有、能否輕視，則可以弃置，作为考驗。

对于所受的榮譽，为了避免榮譽，为了考驗我們的能耐，是否

① 见《詩篇》9首24节。

必須趋向敗坏、墮落、放恣的生活，使認識我們的人都唾弃我們？还有什么比这种論調、这种见解更荒謬呢？別人的贊美往往跟随着、而且應該跟随着良好的生活和良好的行动，二者都不能弃置。惟有事物不在目前，才能看出对这事物能否放下或有所系恋。

主，对于这一类誘惑我向你懺悔什么？当然我欢喜听人家的贊美。但我爱慕真理，过于贊美。因为如果有人向我提示：疯狂謬乱而受到普世的称揚，坚持真理而受到普世的呵責，我于二者之間知道选择什么。我所不願的是：因我做了一些好事，便把別人的褒奖增加我的快乐。但很可惜，我坦白承认，事实上未免增加我的快乐，犹如受到別人的譴責会减少我的兴致。

我对于这种弱点感到不安时，种种借口便乘隙而入，結果如何，天主啊，你完全明了，因为这情形使我举棋不定。你不仅命令我們操持謹严，对某些事物控制我們的爱情，同时又命令我們服膺于指示我們爱情的正确方向的正义，你不仅要我們爱你，也要我們爱人，为此我听了中肯的贊美而感到欣然，或听到不虞之誉、求全之毀时，我觉得我往往为了別人的进步与希望而高兴，为了另一人的乖舛而叹息。

有时別人的贊美也使我悒悒不乐，原因是別人所称許我的优点恰是我所不取的，或別人对我微薄的优点給予过高的評价。但我又要自問：我怎能确定我的所以不快，不是由于我不願贊美我的人对我的看法和我不合，我的激动不是为了这人的利益，而是因为本身的优长已使我沾沾自喜，如果得到別人的贊賞，則更使我快心？的确，如果別人不同意我对我自己的評价，或贊賞我所不屑的，或言过其实，在某种程度上，我自觉并未受到贊美。因此在这

一方面,我对我自己不是还捉摸不定嗎?

但是,真理啊,我在你身上認識到对待別人的贊美,應該着眼于別人的利益,不应从自身出发。我是否如此呢?我不知道。在这一方面我对于你,比了对我自身了解得更清楚。我的天主,我哀求你,請你把我的真面目完全揭露給我看,使我能向那些为我代求的弟兄們懺悔我所能发现的創伤。請你促使我更細致地检查自己。假使我真的为了別人的利益而欣然于別人的贊美,那末为何对于別人的无过受毀所感到的憤慨不如自身所遭受的一般呢?为何我自身所受的侮辱,比了別人在我面前受到同样的侮辱更使我憤慨不平呢?这一点我真的意識不到嗎?总之,是否我在欺騙自己?是否在你面前,我的心灵口舌都不在服膺真理?主啊!使我远离着这种悞乱悖謬的境界,不要使“我的口舌成为罪恶的膏油傅在我头上”!①

三十八

“我真是一个貧困无告的人”,②仅仅在我独自呻吟,自恨自怨,追求你的慈爱的时候比較好一些,我将追求你的慈爱,一直到补滿我的缺陷,进入驕傲自滿所看不到的和平的純全境界。出自唇吻的言語和有目共睹的行动帶着极危险的誘惑,使我們沽名釣譽,乞求別人的賞識,希望能出人头地,这誘惑就在我拊心自責的时候,就在我批判它的时候,正在試探我;往往人們以更大的虛荣心夸耀自己輕視虛荣,这样实际并非在夸耀自己輕視虛荣,因为既然夸

① 见《詩篇》140 首 5 节。

② 见《詩篇》108 首 22 节。

耀，則并不輕視虛榮。

三十九

在我們內心、在內心深处，尚有同一类型的另一种誘惑，这誘惑使人自滿自足，虽則別人并不欢喜他，甚至討厭他；他也不想使人滿意。这种自滿自足的人最使你討厭，他們不仅以坏为好，而且以你的好处占为己有，或以你的恩賜归功于本身，即使承认你的恩賜，但也不能与人同乐，反而要掠夺他人之所有。在这一类的危險中，你看到我的心是多么战慄恐惧，我不敢希望避免創伤，只希望在受伤后即得到你的治疗。

四十

真理啊，哪里你不是和我在一起，指示我行藏取舍？我則尽我所能的向你陈述我浅陋的见解，請你教导。

我尽力之所及用感觉周游了世界，我又观察了肉体賴以生活的生命以及感觉本身。从此我又进入了我的記憶深处，进入充滿着千奇万妙无数事物的高樓大厦，我参观后惊愕不止；沒有你，我可能什么也分辨不出；我发现其中一切都不是你。

我周览以后，用心分析，对每一事物給予适当的評价；通过感觉的传达，我接納了一部分，加以盘詰；我又亲身感觉到和我紧紧相联的一部分；接着我一一分析了传达的器官，最后又检查了記憶的丰富蘊藏，或舍或取。这一切不是我自己能够发现的，我在进行这工作时，或更可說我賴以进行这工作的能力也不是你。因为你是常燃不熄的光明，对于一切事物的存在、性质和价值，我都請示

于你，听从你的教誨和命令。我经常如此做，感到很大乐趣；每逢必要的工作一有空暇，我便躲入这乐趣中。我遵照你的指示，周历已遍，可是除了在你怀中我为我的灵魂不能找到一个安稳的境地：只有在你怀中，我能收攝放失的我，使我丝毫不离开你。有时你帶領我进入异乎寻常的心境，使我心灵体味到一种无可形容的溫柔，如果这种境界在我身內圓融通彻，則將使我超出尘凡。可惜我仍墮入困难重重的尘网中，又被結习所纏扰，我被束縛着，我痛哭流泪，可是我紧紧地被束縛着，习惯的包袱是多么沉重啊！我欲罢不能，欲行不可，真觉进退两难！

四十一

为此，我从三种食欲中检查我罪恶的病根，并求你伸手挽救我。因为即使用我受伤的心灵，我也看到了你的光輝，我头晕目眩地说：誰能造就到这种境界？“我曾被拋在你視綫之外”，^①你是統攝万有的真理。我呢，由于我的鄙吝，我不願失去你，但我有了你同时又不肯屏絕虛伪，犹如一人既要說謊，又要知道真实。为此我失落了你，因为你不屑与虛伪并存。

四十二

我能找誰斡旋使我与你言归于好？是否該請教天使們？說什麼話求他們？用什么仪式？許多人力图重返你跟前，自觉气馁，据我所听到的，他們作了种种尝试，墮落到乞灵于荒誕离奇的幻梦，

① 见《詩篇》30 首 29 节。

結果受到欺騙。

他們傲慢地找尋你，銜露着滿腹學問，而不是拊心自訟，因此引來了和他們志同道合的、同樣驕傲的“空中妖魔”，^① 受到妖術邪法的欺騙。他們找尋一位中間人來為自己澡雪，可是沒有找到，以至“魔鬼冒充了光明的天使”，^② 魔鬼沒有肉體，所以對於驕傲的肉軀特別有吸引力。

他們都是注定死亡的罪人，他們傲慢地找尋你天主，想和永生不死的、潔淨無瑕的你和好。作為神人之間的中間者，必須具有和神相似的一面，又有和人相似的一面，假如兩方面都同於人，則與神距離太遠，假如兩方面都同於神，則又與人距離太遠，都不能擔任中間者。那個偽裝的中間者，由於你的神妙不測的擺布，捉弄那些驕傲的人，他有一點和人相似，便是罪惡；因為他沒有肉體，便擺出神明的模樣，要人奉他為神；但“罪孽的果報是死亡”，^③ 他和人受到共同的果報，和人同受死亡的懲罰。

四十三

由於你神妙不測的慈愛，你向人類顯示并派遣了一位真正的中間者，使人們通過他的榜樣，學習謙遜。“這位天主與人類的中間者，即是降生為人的耶穌基督”，^④ 他站在死亡的罪人与永生至義的天主之間，他死亡同於眾生，正義同於天主，正義的賞報既是

① 見《新約·以弗所書》2章2節。

② 見《哥林多後書》11章14節。

③ 同上《羅馬書》6章23節。

④ 見《新約·提摩太前書》2章5節。

生命与和平,他以正义与天主融合,而又甘心与罪人同受死亡,借以消除复皈正义的罪人的永死之罚;他被预示于古代圣贤,使他們信仰他将来所受的苦难而得救,一如我們信仰他已受苦难而得救。他以人的身份担任中間者,若以天主的“道”而論,則不能是中間者,因为他与天主相等,是天主怀中的天主,同时是唯一的天主。

我的慈父,你真是多么爱我們,甚至“不惜以你的圣子为我們交付于恶人手中”^①。你真是多么爱我們,甚至使“圣子与天主相等而不自居,甘心降为僕人,死于十字架上”,^②惟有他在“死亡的人类中不为死亡所拘束”^③，“有权舍弃生命,也有权再取回生命”^④;他为了我們,在你面前,是胜利者而又是牺牲,因为自作牺牲,所以成为胜利者;他为了我們,在你面前,是祭司而亦是祭品,因为自充祭品,所以也是祭司;他本是你所生,却成为我們的僕人,使我們由奴隶而成为你的子女。因此我有理由把坚定不移的希望放在他身上,你将通过这位“坐在你右面,为我們代求”^⑤的他治疗我的一切疾病,否則我絕无希望。我的病症既多且重,但你的救药自有更大的效力。你的“道”如果不“降世为人,居住在我們中間”^⑥,我們可能想他和人类距离太远,不能和他联系而失望。

想起我的罪恶,使我恐惧不安,我在忧患的重重压迫之下徬徨轉側,想遁入曠野,但你阻止我,坚定我的心,对我說:“基督的所

① 见《羅馬书》8章32节。

② 见《腓立比书》2章6节。

③ 见《詩篇》87首6节。

④ 见《約翰福音》10章18节。

⑤ 见《羅馬书》8章34节。

⑥ 见《約翰福音》1章14节。

以为罪人受死，是为使人們不再为自己生活，而为代其受死者生活。”^①主啊，为此“我把我的顾虑都卸给你”，“我将欽仰你法律的奥蘊”。^②你認識我的愚弱，請你教导我，治疗我，你的独子，“一切智慧的府庫”^③，用自己的血救贖了我們。驕傲的人們不必再来誣蔑我了，我想到救贖我的代价，我飲食他的血肉，我分施他的血肉，貧穷的我願意因此飽飫，也希望別人分享而同获飽飫：“凡追求天主的人，都将贊美天主！”^④

① 见《哥林多后书》5章15节。

② 见《詩篇》54首23节；118首18节。

③ 见《歌罗西书》2章3节。

④ 见《詩篇》21首27节。

奧古斯丁懺悔錄卷十一

一

主啊，永恒既屬於你有，你豈有不預知我對你所說的話嗎？你豈隨時間而才看到時間中發生的事情？那末我何必向你訴說這麼一大堆瑣事？當然這不是為了使你因我而知道這些事，而是為了激發我和讀我書的人們的热情，使我們都說：“主，你是偉大的，你應受一切贊美。”^① 我已經說過，我還要說：我是由於喜愛你的愛所以才如此做。我們也祈禱，而真理說：“你們求你們的父親之前，他已知道你們的需要。”^② 因此，向你訴說我們的忧患和你對待我們的慈愛，是為了向你披露我們的衷情，求你徹底解救我們——因為你已開始解救我們——使我們擺脫自身的煩惱，在你身上找到幸福，因為你已號召我們應該：安貧、溫良、哀痛、飢渴慕義、慈惠待人、純潔、和平。^③

我竭我的能力和意志，向你陳述許多事情，這是由於你首先願意我稱頌你，我的主，我的天主，稱頌“你是美善的，你的慈愛永永不匱”。^④

① 見《詩篇》95 首 4 節。

② 見《馬太福音》6 章 8 節。

③ 按即《馬太福音》5 章 3—9 節所列的“真福八端”。

④ 見《詩篇》117 首 1 節。

二

我的笔舌怎能縷述你对我作出的一切教誨、警誡、撫慰和安排,如何引导我向你的子民传布你的圣訓、分发你的“圣事”? 如果我能具述这一切經過,那末一点一滴的时间为我也是宝贵的。

我久已渴望能钻研你的法律,向你承认我的所知与所不知,叙述你照耀我的曙光,直至我的昏懦被你的神力所攝取。除了为恢复体力的必要休息和我的研究工作,以及我分內或自願为别人服务的工作外,所余下的空闲时间,我不願再消磨在其他事务上了。

主、我的天主,請你俯听我的祈祷,恳求你的慈爱听取我的志願,我热烈的蕲望并非为我个人,也想为弟兄們的友爱有所貢獻;你知道我的衷心的确如此。使我奉献我的思想与言語为你服务,請你賜給我祭献的仪物,因为我是困苦貧寒,“凡求你的,都享受你的宏恩厚澤”,^①你一无忧虑,却尽心照顾我們。請斬断我身內、身外和我唇舌的一切魯莽、一切作伪,使你的聖經成为我純淨的好尚,使我不至于曲解聖經,自誤誤人。主啊,請你俯听我、怜悯我;主、我的天主,瞽者的光明,弱者的力量,但同时也是明者的光明,强者的力量,請你垂視我的灵魂,請你傾听它“发自幽谷的呼号”^②;如果你不听到幽深之处,那我們將往何处,将向何处呼号?

“白天是你的,黑夜也是你的”^③,光阴随你驅使而流轉。請你給我深思的时间,使我钻研你的法律的奥蘊,不要对敲門者閉而不

① 见《羅馬书》10章12节。

② 见《詩篇》129首1节。

③ 同上,73首16节。

納。你願意写成如許閎深奧衍的篇帙，并非徒然的，这些森林中不是有麋鹿栖伏、漫步、飲食、憩息、反芻于其間嗎？主啊，請你成全我，把书中奥旨启示我。你的声音是我的欢乐，你的声音超越一切欢乐。你賜給我所喜爱的；而我正喜爱这些书，这真是你的恩賜。不要放弃你所給我的恩賜，不要輕視你这一茎饥渴的草。在你的书中我如有所心得，都将向你称謝：“使我听到称謝你的声音”，^①使我深深領略你，“瞻仰你一切奇妙的作为”，^②从你創造天地的开始，直至和你共生于你的圣城、永远的神国。

主啊，請你怜悯我，听从我的志願；我认为我的志願不在乎尘世的金、銀、宝石、华服、荣誉、权势，或肉体的快乐，也不在乎羈旅生涯中此身必需之物，“这一切自会加于追求天国与你的义德的人們”。^③

主啊，請看我的願望是如此。“不义的人們向我讲述他們的乐事，但是，主，这和你法律不同。”^④这便是我願望的真源。圣父，請你看，請你垂視；請你看，請你俞允；希望在你慈爱的鉴临下，我能得到你的欢心，在我敲門时能敞开你言語的枢奥。通过我們的主、耶穌基督、你的圣子，“坐在你右边的、你所坚固的人子”，^⑤你与我們之間的中間者，你用他来找寻那些不追求你的人，你找寻我們使我們追求你，通过你用以創造万物——我是其中之一——的“道”，通过你的独子，你用他来召喚信仰的人民成为你的义子——

① 见《詩篇》25首7节。

② 同上，118首18节。

③ 见《馬太福音》6章33节。

④ 见《詩篇》118首85节。

⑤ 同上，79首18节。

我也是其中之一——通过他我恳求你，他是“坐在你右边，为我们代求”^①，是“一切智慧的府库；我在你的圣经中探求的便是他。摩西所写的是关于他：这是他自己说的，也即是真理说的。

三

使我听受、使我懂得你怎样“在元始创造了天地”。^② 摩西写了这句话。摩西写后，从此世、从你所在的地方到达了你身边，现在摩西已不在我面前了。如果在的话，我一定要拖住他，向他请教，用你的名义请他为我解释，我定要倾听他口中吐出的话。可是如果说希伯来语，那末他的话徒然地敲我的耳鼓，丝毫不能进入我的思想，如果说拉丁语，我能懂得他说什么。但我怎能知道他所说的是真是假呢？即使知道，是否从他那里知道的呢？不，这是在我身内，在我思想的居处，并不用希伯来语、希腊语、拉丁语或蛮邦缺舌之音，也不通过唇舌的动作，也没有声音的振荡，真理说：“他说得对”，我立即完全信任他，肯定地说：“你说得对。”

但是我不可能询问摩西，我只能求你真理——摩西因为拥有满腹真理，才能道出真理——我只能求你，我的天主，求你宽赦我的罪过，你既然使你的僕人摩西说出这些话，也使我理解这些话。

四

天地存在着，天地高呼说它们是受造的，因为它们在变化。凡不是受造而自有，则在他身上不能有先无而后有的东西，不能有变

① 见《歌罗西书》3章1节。

② 见《创世纪》1章1节。天主教以《创世纪》为摩西的著作。

化的东西。

天地也高喊着它們不是自造的：“我們的所以有，是受造而有；在未有之前，我們并不存在，也不能自己創造自己。”它們所說的話即是有目共睹的事实。

因此，是你，主，創造了天地；你是美，因為它們是美丽的；你是善，因為它們是好的；你实在，因為它們存在，但它們的美、善、存在，并不和創造者一样；相形之下，它們并不美，并不善，并不存在。

感謝你，这一切我們知道，但我們的知識和你的知識相較，还不过是无知。

五

你怎样創造天地的呢？你用哪一架机器来进行如此伟大的工程？你不像人間的工匠，工匠是以一个物体形成另一个物体，随他灵魂的意願，能以想像所得的各种形式加于物体——灵魂如不是你創造，哪会有这种能力？——以形式加于已存在的泥土、木石、金銀或其他物质。这一切如果不是你創造，从哪里来呢？你給工匠一个肉軀，一个指揮肢体的灵魂，你供給他所需的材料，你賦給他掌握技术的才能，使能从心所欲的从事制作，你賦給他肉体的官感，通过官感而把想像所得施之于物质，再把制成品加以評鉴，使他能在內心咨詢主宰自身的真理，决定制作的好坏。

这一切都歌頌你是万有的創造者。但你怎样創造万有的呢？天主，你怎样創造了天地？当然，你創造天地，不是在天上，也不在地上，不在空中，也不在水中，因为这些都在六合之中；你也不在宇宙之中創造宇宙，因为在造成宇宙之前，还没有創造宇宙的場所。

你也不是手中拿着什么工具来創造天地，因为这种不由你創造而你借以創造其他的工具又从哪里得来的呢？哪一样存在的東西，不是凭借你的实在而存在。

因此你一言而万物資始，你是用你的“道”——言語——創造万有。

六

但你怎样說話呢？是否如“有声来自云际說：这是我鍾爱的儿子”^①一样？这声音有起有訖，有始有終，字音接二連三的递传，至最后一音而归于沉寂，这显然是一种受造物体的振动，暫时的振动，为你的永恒意志服务，传达你的永恒意志。肉体的耳朵听到这一句轉瞬即逝的言語，传达給理智，理智的內在耳朵倾听你永恒的言語。理智把这一句暫时有声响的言語和你永恒的、无声的言語：“道”比較，便說：“二者迥乎不同，前者远不如我，甚至并不存在，因为是轉瞬即逝的，而我的天主的言語是在我之上，永恒不灭的。”^②

如果你創造天地，是用一响即逝的言語說話，如果你真的如此創造了天地，那末在天地之前，已存在物质的受造物，这受造物暫时振动，暫时传播了这些話。可是在天地之前，并沒有任何物体，即使有，也不是用飞驰的声音創造的，而是利用它来传播飞驰的声音，借以創造天地。形成声音的物体，不論是怎样，如果不是你創造，也决不存在。那末要使形成声音的物体出现，你究竟用什么言語呢？

① 见《馬太福音》3章17节；17章15节。

② 见《旧約·以賽亚书》40章8节。

七

你召喚我們，教我們領會你的言語：“道”，这“道”是“和你天主同在”^①的天主，是永永不寂的言語，常自表达一切，无起无訖，无先无后，永久而同时表达一切，否則便有时间，有变化，便不是真正的永恒，真正的不朽不灭。

我的天主，我認識这一点，并向你致謝。主啊，我承认我認識这一点，凡不辜負确切的真理的人，也和我一起認識这一点，并且贊頌你。我們知道，主啊，我們知道死和生，即是先有而后无，或先无而后有。因此你的“道”既然常生常在，永永无极，則无所謂逝，亦无所謂继。你用了和你永恒同在的“道”，永永地說着你要說的一切，而命令造成的东西便造成了，你惟有用言語創造，別无其他方式；但你用言語創造的东西，既不是全部同时造成，也不是永远存在。

八

主，我的天主，請問原因在哪里？我捉摸到一些，但只意会而不能言传：一切开始存在或停止存在的东西，仅仅在你无始无終的永恒思想中认为应开始或应停止时才开始存在或停止存在，这思想即是你的“道”，这“道”也是“元始，因为他向我們讲了話，”^②他在福音中通过肉体而說話，他的声音自外进入人們的耳朵，教人們信从，教人們在內心追求他，在这位独一无二的良师所教誨門弟子

① 见《約翰福音》1章1节。

② 同上，8章25节。

的永恒真理中获致他。

主啊，在那里我听到你的声音对我說：“凡訓导我們的，才是對我們說話；凡不訓导我們，即使說話，也等于不對我們說。”除了不變的真理外，誰訓导我們？即使我們在變易的受造物之前受到教益，也是為引導我們走向不變的真理，我們立而恭听，庶几真受其益，所謂“听到新郎的声音而喜乐”，^① 因为使我們归向本原。他的所以是“元始”，因为他若非常在，則我們將徬徨而无所归宿。我們的所以能放弃錯誤，当然是認識之后才能迷途知返，而我們的所以能認識，是由于他教导我們，因为他是“元始”，并且向我們說了話。

九

天主，你在“元始”之中，在你的“道”之中，在你的圣子之中，在你的德能、智慧、真理之中，奇妙地說話、并奇妙地工作。誰能領會其中奧旨？誰能闡述？誰能不斷照耀我、敲击我的心而不使受损伤？我既恐惧，又热爱：恐惧，因为我和他有不同之处；热爱，因为我和他有相同之处。智慧，是智慧照耀我，拨开我的烏云，但当我在忧患的阴霾重重压迫下支持不住时，这烏云又从而籠罩我，“我的力量因貧困而損耗，”^② 以致不能承担我的富裕，直到你、主，“赦免了我一切罪过，医治了我一切病症，救我的性命脱离死亡，以慈惠仁爱作为我的冠冕，以恩物滿足我的願望，使我返老还童，矫健如鷹”。^③ “我們的得救，賴于希望，并用坚忍的信心等待你的諾

① 见《約翰福音》3章29节。

② 见《詩篇》30首11节。

③ 同上，103首3—5节。

言”。^① 让每人依照自己的能力，在心灵中听取你潜在的言語吧，我是信賴你的話，我要高喊說：“主啊，你所造的多么伟大，你用智慧造成了万有。”^② 这智慧便是“元始”而你在这“元始”之中造成了天地。

十

有些人满怀充塞着成见，向我們詰問：“天主在創造天地之前做些什么？如果閑着无所事事，何不常无所为，犹如他以后停止工作一样？如果天主为了創造从未創造过的东西，有新的行动、新的意願，那末怎能說是真正的永恒？前所未有的意願又从何处发生？天主的意願不由受造而来，而是在乎造物之前，因为創造一物之前，創造者先有意願。所以天主的意願属于天主的本体。天主的本体中如产生一些前所未有的东西，則天主的本体不能說是真正的永恒；既然天主創造的意願是永远的，那末受造为何不也是永远的呢？”

十一

說这些話的人还没有了解你，天主的智慧、一切思想的光明。他們还没有懂得在你之中所由你創造的东西是怎样造成的，他們力求領略永恒的意义，他們的心却沉浮于事物过去和未来的波浪之中，依然无所着落。

誰能遏止这种思想，而凝神佇立，稍一揽取卓然不移的永恒的

① 见《羅馬书》8章24节。

② 见《詩篇》103首4节。

光輝，和川流不息的時間作一比較，可知二者絕對不能比擬，時間不論如何悠久，也不過是流光的相續，不能同時伸展延留，永恒卻沒有過去，整個只有現在，而時間不能整個是現在，他們可以看到一切過去都被將來所驅除，一切將來又隨過去而過去，而一切過去和將來却出自永遠的現在。誰能把定人的思想，使它駐足諦觀無古往無今來的永恒怎樣屹立着調遣將來和過去的時間？

我的手能不能呢？我的口舌的手能不能通過言語作出這樣的奇蹟呢？

十二

對於提出：“天主創造天地前在做什么？”這樣的問題的人，我如此答复。

我不採用那種打趣式的答語來解決這嚴重問題，說：“天主正在為放言高論者準備地獄。”看清楚是一回事，打趣是另一回事。我不作這樣的答复。我對不知道的事寧願回答說：“不知道”，不願嘲笑探賾索隱的人或贊許解答乖謬的人。

但是，我的天主，我說你是萬有的創造者，如果天地二字指一切受造之物，我敢大膽地說：天主在創造天地之前，不造一物。因為如果造，那末除了創造受造之物外，能造什麼？巴不得我能知道我所願知道而且知之有益的一切，犹如我知道在一切受造之物造成之前，別無受造之物。

十三

思想肤淺的人徘徊於過去時代的印象中，覺得非常詫異，以為

化成一切和掌握一切的全能天主、天地的創造者，在进行如許工程之前，虛度着无量数的世紀而无所事事；我希望他苏醒过来，認識他的詫异是錯誤的。

你既然是一切時間的創造者，在你未造時間之前，怎能有无量数的世紀过去？能有不經你建定的時間嗎？既不存在，何謂过去？

既然你是一切時間的創造者，假定在你創造天地之前，有時間存在，怎能說你无所事事呢？這時間即是你創造的，在你創造時間之前，沒有分秒時間能过去。如果在天地之前沒有時間，为何要問在“那时候”你做什么？沒有時間，便沒有“那时候”。

你也不在時間上超越時間：否則你不能超越一切時間了。你是在永永現在的永恒高峰上超越一切过去，也超越一切将来，因为将来的，来到后即成过去；“你永不改变，你的岁月沒有穷尽”。^① 你的岁月无往无来，我們的岁月往过来續，来者都来。你的岁月全部屹立着絕不过去，不为将来者推排而去，而我們的岁月过去便了。你是“千年如一日”，^② 你的日子，沒有每天，只有今天，因为你的今天既不递嬗与明天，也不继承着昨天。你的今天即是永恒。你生了同属永恒的一位，你对他說：“我今日生你”。^{③④} 你創造了一切時間，你在一切時間之前，而不是在某一時間中沒有時間。

十 四

于此可见，你絲毫沒有无为的時間，因为時間即是你創造的。

① 见《詩篇》101 首 28 节。

② 见《新約·彼得后书》3 章 8 节。

③ 按指天主第二位圣子。

④ 见《詩篇》2 首 7 节；《新約·希伯来书》5 章 5 节。

沒有分秒時間能和你同屬永恒，因为你常在不变，而時間如果常在便不是時間了。

時間究竟是什么？誰能輕易概括地說明它？誰对此有明确的概念，能用言語表达出来？可是在談話之中，有什么比時間更常見，更熟悉呢？我們談到時間，当然了解，听別人談到時間，我們也領會。

那末時間究竟是什么？沒有人問我，我倒清楚，有人問我，我想說明，便茫然不解了。但我敢自信地說，我知道如果沒有过去的事物，則沒有过去的時間；沒有來到的事物，也沒有将来的時間，并且如果什么也不存在，則也沒有现在的時間。

既然过去已經不在，将来尚未來到，則过去和将来这两个時間怎样存在呢？现在如果永久是现在，便沒有時間，而是永恒。现在的所以成为時間，由于走向过去；那末我們怎能說现在存在呢？现在所以在的原因是即将不在；因此，除非時間走向不存在，否則我便不能正确地說時間不存在。

十五

我們說時間長短，只能对过去或将来而言。长的过去，譬如我們說百年之前，长的将来，譬如說百年之后；短的过去，譬如說十天之前，短的将来，譬如說十天之后。但不存在的時間怎能有長短呢？因为过去已經不存在，而将来尚未存在。为此，我們不要說：時間是長的；对于过去的時間，只能說：曾是長的；对将来的時間，只能說：將是長的。

我的天主，我的光明，这里你是否又要笑世人了？过去的时

間，长在已經过去，还是长在尚未过去之时？一样东西能有长短，才能是长是短。既然过去，已不存在，既不存在，何有长短？

因此，我們不要說：过去的時間曾是长的；因为一过去，即不存在，我們便找不到有长度的东西了；那末我們更好說：这个现在的時間曾是长的。因为時間的长短在乎现在：既然尚未过去，尚未不存在，因此能有长短，过去后就入于无何有之乡，也就沒有长短可言了。

我的灵魂，你該追究一下，现在的時間能不能是长的，因为你有辨别快慢、衡量快慢的能力。你将怎样答复我呢？

现在的一百年是不是长的時間？先研究一下，一百年能否全部是现在？如果当前是第一年，則第一年属于现在，而九十九年属于将来，尚未存在；如果当前是第二年，則第一年已成过去，第二年属于现在，其余属于将来。一百年中不論把哪一年置于现在，在这一年之前的便属于过去，以后的属于将来。为此一百年不能同时都是现在的。

再看当前的一年是否现在呢？如果当前是正月，則其余十一月都属将来；如果当前是二月，則正月已成过去，其余十个月尚未来到。因此，即使当前的一年也并非全部属于现在，既非全部现在，則这一年也不是现在的。因为一年十二个月，当前不論是哪一个月，仅仅这一个月是现在，其余十一个月或已成过去，或属于将来。况且当前的一个月也不能說是现在，只有一天，如是第一天，則其余都属将来，如是末一天，則其余都是过去，如是中間一天，則介乎过去和将来之間。

现在的時間，我們认为仅有可以称为长的時間，已經勉强收縮

到一天。我們再研究一下，就是这么一天也不是整个是现在的。日夜二十四小时，对第一小时而言，其余都属将来，对最后一小时而言，則其余已成过去，中間的任何一小时，則前有过去，后有将来。而这一小时，也由奔走遁逃的分子所組成，凡飞驰而去的，便是过去，留下的則是将来。設想一个小得不能再分割的时间，仅仅这一点能称为现在，但也迅速地从将来飞向过去，沒有瞬息伸展。一有伸展，便分出了过去和将来：现在是沒有絲毫长度的。

那末我們能称为长的时间在哪里呢？是否将来的时间？对于将来我們不能說它是长的，因为可以名为长的时间尚未存在。那末我們只能說：将是长的。但对当前而言，既然属于将来，不能是长的，因为还不可能有长短。假如說从尚未存在的将来，开始存在，即将成为现在，能有长的属性，这时间才是长的，則我們上面已經听到，现在的时间正在高喊說它不可能是长的。

十 六

但是，主，我們觉察到时间的距离，能把它們相互比較，說哪一个比較长，哪一个比較短。我們还度量这一段時間比那一段长短多少，我們說长一倍、两倍，或二者相等。但我們通过感觉来度量时间，只能趁时间在目前經過时加以度量；已經不存在的过去，或尚未存在的将来又何从加以度量？誰敢說不存在的東西也能度量？时间在通过之时，我們能觉察度量，过去后，既不存在，便不能觉察度量了。

十 七

我的慈父，我是在探索，我并不作肯定。我的天主，請你支持我，領導我。

我們从小就有人教我們，時間分現在、過去和將來，我們也如此教兒童。誰會對我說時間并無這三類，僅有現在，過去和將來都不存在？是否過去和將來也都存在？將來成為現在時，是否從某一個隱秘的處所脫身而出；現在成為過去時，是否又進入了隱秘的處所？將來既未存在，預言將來的人從何處看到將來？不存在的東西，誰也看不到。講述往事的人如果心中沒有看到，所講述的不會真實；如果過去不留一些踪跡，便絕不能看到。據此而言，過去和將來都存在。

十 八

主啊，我的希望，請容許我進一步探索下去，使我的思想不受任何干擾。

如果過去和將來都存在，我願意知道它們在哪里。假如目前為我還不可能，那末我至少知道它們不論在哪里，決不是過去和將來，而是現在。因為如作為將來而在那里，則尚未存在，如作為過去，則已不存在。為此，它們不論在哪里，不論是怎样，只能是現在。我們講述真實的往事，並非從記憶中取出已經過去的事實，而是根據事實的印象而構成言語，這些印象仿佛是事實在消逝途中通過感覺而遺留在我們心中的踪跡。譬如我的童年已不存在，屬於不存在的過去時間；而童年的影象，在我講述之時，浮現于我現

在的回忆中，因为还存在我记忆之中。

至于预言将来，是否也有同样情况呢？是否事物虽则尚未存在，而它们的影象已经存在而呈现出来？我的天主，我承认我不知道。我知道一点：我们往往预先计划将来的行动，计划属于现在，计划的行动既是将来，尚未存在；我们着手时，开始进行我所计划的行动，这时行动出现，不是将来，而是现在了。

对将来的神妙预觉，不管它是怎样，必须存在，才能看见。但既然存在，则不是将来，而是现在。人们所谓预见将来，不是指尚未存在的将来事物，可能是看到已经存在的原因或征兆。因此对看见的人而言，是现在而不是将来，看见后心中有了概念，才预言将来。这些概念已经存在，预言者所看到的是目前存在的概念。

在许多事物中，我举一个例子谈谈。

我看见黎明，我预言太阳将升。我看见的是现在，而预言的是将来；我不是预言已经存在的太阳，而是预言尚未存在的日出，但如我心中没有日出的影象，和我现在谈日出时一样，我也不能预言。我仰观天空的黎明，虽则是日出的先导，但并非日出，而我心中所形成的影象也不是日出。二者都是现在看到，然后能预言将来。

为此，将来尚未存在，尚未存在即是不存在；既不存在，便绝对不能看见；但能根据已经存在而能看见的预言将来。

十九

你是一切受造的主宰，你究竟用什么方式把将来启示于人们，你曾启示先知们。为你并没有将来，但你怎样启示将来呢？或更

好說，你怎样启示将来事物的现在？因为不存在的事物，不能启示。你启示的方式远远超越我的理解力；它是太高深了！凭我本身，决不能到达，但依靠你可能到达，只要你賜与我，“你是柔和的光明，照耀我昏蒙的双目”。^①

二十

有一点已經非常明显，即：将来和过去并不存在。說時間分过去、现在和将来三类是不确当的。或許說：時間分过去的现在、现在的现在和将来的现在三类，比較确当。这三类存在我們心中；別处找不到；过去事物的现在便是記憶，现在事物的现在便是直接感觉，将来事物的现在便是期望。如果可以这样說，那末我是看到三类時間，我也承认時間分三类。

人們依旧可以說：時間分过去、现在、将来三类；既然习惯以訛传訛，就这样說吧。这我不管，我也不反对、不排斥，只要認識到所說的将来尚未存在，所說的过去也不存在。我們談話中，确当的話很少，許多話是不确切的，但人們会理解我們所要說的是什么。

二十一

我上面說過：我們能度量經過的時間，我們能說这一段时间和另一段时间是一与二之比，或二者相等；我們度量時間的时候对每一段时间能作各种比較。

我也說過，我們是在時間經過时度量時間。如果有人問，你怎

① 见《詩篇》37 首 11 节。

样知道的呢？我将回答说：我知道，因为我是在度量时间；不存在的東西，我們不能度量，而过去和将来都不存在。但现在的时间沒有体积，我們怎样度量呢？在它經過之时我們进行度量，过去后便不能度量了，因为沒有度量的可能。

我們度量时间时，时间从哪里来，經過哪里，往哪里去呢？从哪里来？来自将来。經過哪里？經過现在。往哪里去？只能走向过去。从尚未存在的将来出现，通过沒有体积的现在，进入不再存在的过去。

可是度量时间，应在一定的空間中度量？我們說一倍、两倍、相等，或作类似的比例，都是指时间的长度。我們在哪一种空間中度量目前經過的时间呢？是否在它所自来的将来中？但将来尚未存在，无从度量。是否在它經過的现在？现在沒有长度，亦无从度量。是否在它所趋向的过去？过去已不存在，也无从度量。

二十二

我的心渴望能揭穿这个糾纏不清的謎：主、我的天主、我的慈父，請不要堵塞，我通过基督恳求你，請你对我的志願不要堵塞通往这些經常遇到的奧妙問題的途径，許我进入其中，用你慈爱的光輝照明这些問題。对于这些問題，我能向誰請教呢？除了向你外，我能向誰承认我的愚昧无知而更取得进益？只有你不会討厭我热烈钻研你的聖經。把我所喜爱的賜与我，因为我有此爱好。这爱好也是你的恩賜。我在天之父，你是真正“知道拿好东西給你的儿女們的”，^① 請你賜給我，因为我正在钻研；摆在我面前的是一項

^① 见《馬太福音》7章11节。

艰难的工作，我要坚持下去，直到你使我豁然开朗。我通过基督，用圣中之圣的名义恳求你，使任何人不要阻挠我。“我相信，因此我说话”。^① 我的希望便是“瞻仰主的荣华”，^② 我为此而生活。“你使我的时日消逝”，^③ 时日正在过去，怎样过去的呢？我不知道。

我们说时间、时间，许多时间：“多少时间前，这人说了这话”；“那人做这事花了多少时间”；“已有多少时间我没有见过这东西”；“这一个音节比那一个短音节时间长一倍”。我们这么说，这么听；别人懂我的话，我也懂别人的话。这是最明白、最寻常的事。但就是这些字句含有深邃莫测的意义，而研究发明是一桩新奇的事。

二十三

我曾听见一位学者说时间不过是日月星辰的运行。我不敢赞同。为何不更好说是一切物体的运行呢？如果星辰停止运行，而陶人执钧制作陶器，便没有时间来计算旋转之数吗？便不能说每一转速度相等，或这几转快一些，那几转慢一些，这几转时间长一些，那几转时间短一些吗？或是我说这些话，不是在时间中说的吗？我们言语的语音不是有长有短，声响也不是有长有短吗？

天主，请你使人们能通过一个小小的例子而理解大小事物的共同概念。天空有星辰和“光体”作为标识，分别日子、季节和年代。事实是如此。我并不说木轮子一转即是一日，但我也不说轮子的旋转不代表时间。

① 见《诗篇》115 首 1 节。

② 同上，26 首 4 节。

③ 同上，38 首 6 节。

我願知道的是：我們賴以度量物体运动的时间，譬如說这一运动比那一运动時間长一倍，这時間具有什么性质和能力。人們所謂一天，不仅指太阳在大地上空而区分的白天和黑夜，也指太阳自东徂西的整个圓周，为此我們說：“过去了多少日子”，这里日子也包括黑夜，并不把黑夜除外。既然一天的完成在乎太阳的运行，在乎太阳自东至西的圓周，我問：是否这运行即是時間，或运动的持續是時間？或包括二者？

假定前者是時間，則太阳即使仅仅用一小时完成这运动，也是一天。假定后者是時間，如果太阳一次升起至另一次升起仅仅相隔一小时，則必須太阳环繞二十四次，才成为一天。如果包括二者，則即使太阳以一小时环繞一圈，不能名为一天；即使太阳停止运行，經過了相当于太阳自早晨至另一早晨运行一圈經常花去的时间，也不能名为一天。

现在我并不問所謂一天是什么，而是問借以度量太阳环行的時間是什么。譬如我們說，如果太阳环繞一周的时间是十二小时，即仅为寻常运行時間的一半，我們把二者一比較，說是一与二之比，即使太阳东西运行的時間有时是一半，有时是一倍。

为此，誰也不要再对我說：時間是天体的运行，因为聖經記載有人祝禱太阳停止，使战争胜利結束，太阳果然停止不动，^①但時間仍在过去，战争在他所需要的时间中进行而結束。

因此，我看出時間是一种延伸。但我真的看清楚嗎？是否我自以为看清楚？真理、光明，只有你能指点我。

^① 《旧約·約书亚記》10章12节，載以色列人和亚摩利人交战，约书亚禱告天主，使太阳停止不动。

二十四

是否你命令我贊同時間为物体运动的主张？不，你并未有这样的命令。我听说物体只能在時間之中运动。这是你说的。至于說物体运动即是時間，我没有听见你說过。物体运动时，我用時間来度量物体从开始运动至停止共历多少時間。如果运动持續不輟，我没有看见运动的开始，也看不到它的停止，我便不能度量，只能估計我从看见到看不见所历的時間。如果我看见的時間很久，也只能說時間很长。因为要确定多少時間，必須作出比較，譬如說：彼此一样，彼此相差一倍，或类似的話。如果我們能在空間中确定一个物体的运动自哪里开始到达哪里，或者物体在自轉，則确定这一部分至那一部分的脫离，那末我們能說物质，或它的某一部分从这里到那里經過多少時間。

既然物体的运动是一件事，估計运动历时多少是另一件事，那末誰会看不出二者之中哪一样应名为時間？各种物体有时活动，有时靜止，我們不仅估計活动的時間，也估計靜止的時間，我們說：“靜止和活动的時間相等”，或“靜止的時間为活动時間的一倍或两倍”，或作其他定断，或作所謂近似的估計。

所以時間并非物体的运动。

二十五

主啊，我向你承认，我依旧不明了時間是什么。但同时我承认我知道是在時間之中說这些話，并且花了很長時間討論時間，而这“很長時間”，如果不是經過一段時間，不能名为“很长”。既然我不

知道時間是什麼，怎能知道以上幾點呢？是否我不知道怎樣表達我所知道的东西？我真愚蠢，甚至不知道我究竟不知道什么东西！我的天主，你看出我並不說謊：我的心怎樣想，我便怎麼說。“你將使我的燈發光，主、我的天主，你將照明我的黑暗。”^①

二十六

我的靈魂向你承認我在度量時間，我所承認的是否符合事實呢？主、我的天主，我在度量時間時，真的不知道度量什麼嗎？我用時間來度量物體的運動，是否我也同時在度量時間？是否我要度量物體運動自始至終所歷的時間，必須度量物體在其中運動的時間本身？

我用什麼來度量時間本身呢？是否以較短的時間來度量較長的時間，猶如用一肘之長來量一柱之長？我們用短音來量長音的時間，說長音是短音的一倍；我們用詩句的多少來量一首詩的長短，用音節的數目來量詩句的長短，用字音的數目來量音節的長短，用短音來量長音；度量的方式，不在紙上——如在紙上，則和度量空間的長短一樣，不是在度量時間的長短了——而在我們所發出的聲音經過時，我們說：“這首詩有多少句，是長詩；這一句有多少音節，是長句；這一音節有多少音，是長音節，這一音是短音的兩倍，所以是長音。”

即使如此，依舊得不到時間的準確長度：一句短詩讀得慢一些，可能比一句迅速讀過的長詩時間長。一首詩，一個音節，一個

① 見《詩篇》17首29節。

音都能如此。

根据以上种种,我以为时间不过是伸展,但是什么东西的伸展呢?我不知道。但如不是思想的伸展,则更奇怪了。我的天主,我问你:假如我大约估计说:“这一段时间比那一段长”;或正确地说:“这一段时间是那一段的一倍”;我在度量什么?当然在度量时间,这一点我知道;但我不量将来,因为将来尚未存在;我不量现在,因为现在没有长短;也不量过去,因为过去已不存在。那末我量什么?是否量正在经过的时间,不是量过去的时间?这一点我上面已经说过。

二十七

我的灵魂,你再坚持一下,努力集中你的注意力。“天主是我们的帮助”,“是他造了我们,不是我们自己造自己的”^①。瞧,真理的黎明在发白了!

譬如一个声音开始响了,响着……继续响着……停止了,静默了,声音已成过去,已没有声息了。在未响之前,没有声音,不能度量,因为并不存在。而现在声音已经不存在,也不可能度量。在响的时候可以度量,因为具有度量的条件。可是在当时声音并非停留不动的,它是在疾驰而过。是否它的可能度量在乎此?因为它在经过时,伸展到一定距离的时间,使它可能度量,而当前则没有丝毫长度。

假定在当时可以度量,则设想另一个声音开始响了,这声音连续不断地响着。在声音响的时候,我们度量它,因为一停止,将成

^① 见《诗篇》61首9节,99首3节。

为过去,不可能度量了。我們仔細地量着,說它有多长。但声音还在响着;要度量,必須从它开始响量到終止。我們是量始終之間的距离。为此一个声音沒有停止,便不能度量,不能說它有多少长,不能說它等于另一声音或为另一声音的一倍等等……但声音一停,便不存在。这样我們又何从量起呢?我們是在度量時間,但所量的不是尚未存在的時間,不是已經不存在的時間,不是絕无长度的時間,也不是沒有終止的時間。所以我們不量过去,现在,将来,或正在过去的時間,但我們总是在度量時間。

“Deus creator omnium”:① 这一句詩共有长短相間八个音,第一、三、五、七、四个短音,对二、四、六、八、四个长音而言是单音,每一个长音对每一短音而言是有一倍的時間。我讀后便加以肯定,而且感觉也清楚觉察到确实如此。照我的感觉所能清楚觉察到的,我用短音来度量长音,我觉察到长音是短音的一倍。但字音是先后相继讀出的,前一个是短音,后一个是长音,在短音停止后长音才开始作声,我怎样抓住短音去度量长音,說长音是短音的一倍?至于长音,是否我乘它现在而加以度量?可是如果它不結束,我不可能进行度量,而它一結束,却又成为过去。

那末我量的究竟是什么?我凭什么来量短音?当我度量时,长音在哪里?长短两音响后即飞馳而去,都已不存在。而我却度量二者,非常自信地說:前者是一,后者是二,当然指時間的长短而言。而且只有在它們过去結束后,我們才能如此說。因此我所度量的不是已經不存在的字音本身,而是固定在記憶中的印象。

我的心灵啊,我是在你里面度量時間。不要否定我的話,事实

① 引安布罗西烏斯的一句詩,意思是:“天主,万有的創造者。”

是如此。也不要在此印象的波浪之中否定你自己。我再說一次，我是在你里面度量時間。事物經過时，在你里面留下印象，事物过去而印象留着，我是度量现在的印象而不是度量促起印象而已經过去的实质；我度量時間的时候，是在度量印象。为此，或印象即是時間，或我所度量的并非時間。

我們还度量靜默，說这一段靜默的时间相当于那声音的时间；这怎么說呢？是否我們的思想是着重声音的长度，好像声音还在响着，然后才能断定靜默历时多少？因为我們不作声，不动唇舌，心中默誦詩歌文章时，也能确定动作的长短与相互之間的比例，和高声朗誦时一样。一人願意发出一个比較长的声音，思想中預先决定多少长，在靜默中推算好多少时间，把計劃交給記憶，便开始发出声音，这声音将延續到預先规定的界限。声音响了，将继续响下去：响过的声音，已經过去，而延續未完的声音还将响下去一直到結束。当前的意志把将来帶向过去，将来逐渐减少，过去不断增加，直到将来消耗淨尽，全部成为过去。

二十八

但将来尚未存在，怎样会减少消耗呢？过去已經不存在，怎样会增加呢？这是由于人的思想工作有三个阶段，即：期望，注意与記憶。所期望的东西，通过注意，进入記憶。誰否定将来尚未存在？但对将来的期望已經存在心中。誰否定过去已不存在？但过去的記憶还存在心中。誰否定现在沒有长度，只是疾馳而去的点滴？但注意能持續下去，将来通过注意走向过去。因此，并非将来時間长，将来尚未存在，所謂将来长是对将来的长期等待；并非过

去時間長，過去已不存在，所謂過去長是對過去的長期回憶。

我要唱一支我所嫻熟的歌曲，在开始前，我的期望集中于整个歌曲；开始唱后，凡我从期望抛进过去的，記憶都加以接受，因此我的活动向两面展开：对已經唱出的来讲是属于記憶，对未唱的来讲是属于期望；当前則有我的注意力，通过注意把将来引入过去。这活动越在进行，則期望越是縮短，記憶越是延长，直至活动完毕，期望結束，全部轉入記憶之中。整个歌曲是如此，每一闕、每一音也都如此；这支歌曲可能是一部戏曲的一部分，則全部戏曲亦然如此；人們的活动不过是人生的一部分，那末对整个人生也是如此；人生不过是人类整个历史的一部分，則整个人类史又何尝不如此。

二十九

“你的慈爱比生命更好”。^① 我的生命不过是揮霍。“你的右手收納我”，^② 置我于恩主、人子、介乎至一的你和芸芸众生之間的中間者——各个方面和各种方式的中間者——耶穌基督之中，使“他把握我，我也把握他”，^③ 使我摆脱旧时一切，束身皈向至一的你，使我忘却过去种种，不为将来而将逝的一切所束縛，只着眼于目前种种，不馳驚于外物，而“专心致志，追随上天召我的恩命”，^④ 那时我将“听到称頌之声”，^⑤ 瞻仰你无未来无过去的快乐。

现在，“我的岁月消耗在呻吟之中”。^⑥ 主，我的安慰，我的慈

① 见《詩篇》62首4节。

② 同上，17首36节。

③ 见《新約·腓立比书》3章12节。

④ 同上，3章14节。

⑤ 见《詩篇》25首7节。

⑥ 同上，30首11节。

父，你是永恒的，而我却消磨在莫名其究竟的时间之中；我的思想、我心灵的藏府为烦囂的动荡所撕裂，直至一天为你的爱火所洗炼，我整个将投入你怀抱之中。

三十

我将坚定地站立在你天主之中，在我的范畴、你的真理之中；我将不再遇到人们所提出的无聊的问题，这些人染上了惩罚性的病症，感觉到超过他们本能的饥渴，因此要问：“天主在造天地之前，做些什么？”或：“既然以前从来不做什么，怎会想起创造些东西？”

主啊，使他们好好考虑自己的问题，使他们认识到既然不存在时间，便谈不到“从来”二字。说一人从来不做什么，不等于说这人没有一时做过事吗？希望他们认识到没有受造之物，就没有时间，不要再这样胡说。更希望他们“专心致志于目前种种”，^①懂得你是在一切时间之前，是一切时间的永恒创造者；任何时间，任何受造之物，即使能超越时间，也不能和你同属永恒。

三十一

主，我的天主，你的秘蕴真是多么高深屈曲，我的罪恶的结果把我远远抛向外面，请你治疗我的眼睛使我能享受你的光明而喜悦。当然，一人如具备如此卓识远见，能知一切过去未来，和我所最熟悉的歌曲一样，这样的识见太惊人了，真使人恐怖；因为过去

^① 见《腓立比书》3章13节。

一切和将来种种都瞒不过他，和我熟悉一支歌曲一样，已唱几节，余下几节，都了然于心。但我絕不能說你、万有的創造者、灵魂肉体的創造者，你是这样認識将来和过去。你的見識是无边的深奇奧妙。我們自己唱，或听別人唱一支熟悉的歌曲，一面等待着声音的来，一面記住了声音的去，情緒跟着变化，感觉也随之迁轉。对于不变的永恒，对于真正永恒的精神創造者，决无此种情形。一如你在元始洞悉天地，但你的知識一无增减，同样你在元始創造天地，而你的行动一无变更。誰能領会的，請他歌頌你，誰不領会，也請他歌頌你。你是多么崇高，而虛¹ 是你的居处 你“扶起跌倒的人”，^① 你所提举的

① 见《詩篇》145首8节。

奥古斯丁懺悔录卷十二

一

主啊，在我貧困的生活中，当你聖經的言語敲击我的心門时，便觉得意緒紛然。人类浅陋的理智往往欢喜多費唇舌，都因为搜尋較发现更易饒舌，，請求較获致更耗時間，双手摸索較掌握更費勤勞。但我們已把定了你的諾言，誰能从中破坏？“如果天主幫助我們，誰能阻挠？”^①“你們祈求，就給你們；寻找，就寻见；叩門，就给你们開門。因为凡祈求的，就得着；寻找的，就寻见；叩門的，就給你們開門。”^②

理所允許的，誰会担心受騙？

所见的一切与此相比不过是尘土，这天究竟在哪里？整个物质世界虽則不是处处完美，但即使以我們的大地为基础的最差的部分也有其美丽之处，可是我們地上之天，与那个天外之天相比，也不过是下土。的确，我們这个庞大的天地，比起那个属于天主而不属于人的子孙的莫可名状的天，統名为“地”，这确有理由的。

三

“地是混沌空虛”，^①是一个莫测的“深淵”，深淵上面沒有光，因为沒有任何形色。为此你命作者写道：“深淵上面是一片黑暗”，^①所謂黑暗，不就是沒有光嗎？假如有光，光在哪里？只能在上面照耀。假如光尚未存在，則說一片黑暗，等于說沒有光。上面是一片黑暗，因为上面沒有光，犹如沒有声音，就是靜寂。說一片靜寂，不是等于說沒有声音嗎？

主啊，你不是早已如此教誨这个向你懺悔的灵魂嗎？你不是已經告訴我，在你賦予这原始物质形相、把它区分之前，它是什么也沒有，沒有顏色、沒有形状，沒有肢体、沒有思想？但不是絕无的空虛，而是一种不具任何形相的东西。

四

这物质，称它什么呢？除了用一些通俗的字句外，怎样向迟鈍的人解释？世界形形色色之中，能找到什么比“地”、“深淵”更接近于这个混然无形的物质？二者处于最下层，不如天上一切灿烂发

^① 见《創世紀》1章2节。

光的東西美觀。那末我怎會又同意你把所創造的未具形相的物質，為了便於向人們說明，名為“空虛混沌的地”？

五

我們的思想追究一下，我們的感覺怎樣接觸這物質？思想將對自己說：“它既是物質，則不像生命、正義等屬於理智的範圍，但同時又是‘空虛混沌’，尚無可以目睹、可以捉摸的條件，也不能憑感覺去辨別。”人類的思想如此說時，只能力求達到不懂而似懂，似懂而又不懂。

六

主啊，如果我要用唇舌筆墨向你陳述你關於這個物質方面所教給我的一切，我首先承認我以前聽到這名稱時是莫名其妙，而向我談論的人也是一竅不通；我的思想用各種形狀去模擬它，而實際上還是無從模擬；我心中設想一片混沌之中各種丑惡可怖的形相，但依舊是形相，而我名之為“不具形相”，不是因為缺乏形相，其實是具有如此罕見奇特的形相，以致我的感覺忍受不了，我怯弱的心靈因此惶惶不安。

實際我所想像的東西，並非沒有任何形相，僅僅是和比較美觀的東西相形之下，未免恍然失色。真正的理智教我如果要想像一個絕無形相的東西，必須擺脫一切形相，可是我做不到，因為我很快就會想不具任何形相的東西即是空虛，我無法想像形相與空虛之間一種既無形相又非空虛、近乎空虛而未顯形相的東西。

我的理智便停止詢問我那充滿着物質影象并隨意變化影象的

想像力了；我注視物体本身，并深一层探究物体的可变性，由于这可变性，物体从过去的那样，成为现在的这样；我猜测到物体从这一种形相进入另一种形相的过程不是通过絕對的空虛，而是通过某一种未具形相的原质。

但我所要的是認識，不是猜测。现在如果我的唇舌笔墨向你陈述你在这一問題上所給我的一切启发，哪一位肯坚持不懈的思索领会呢？但我的心并不因我不能闡述这一切而不贊揚你、不歌頌你。

一切能变化的事物，所以能接受各种形相，因而能形成各种事物，是由于它們的可变性。但这可变性究竟是什么？是精神，还是物质，抑是精神或物质的一种状态？假使能够說：“非虛无的虛无”，或“存在的虛无”，則我将这样說了；但無論如何，它总是有此存在，才能取得可见的和复杂的形相。

七

任何存在都来自你，因为一切只要存在都来自你。但一样东西和你差別越大，則和你距离也越远，当然这不是指空間的距离。

主啊，你不能一会儿如此，一会儿如彼，你是始終如是，是“圣、圣、圣，全能的主、天主”。^①你在来自你的“元始”中，在生自你本体的智慧中，自空虛而肇成品类。

你創造天地，并非从你本体中产生天地，因为如果生自你的本体，則和你的“独子”相等，从而也和你相等；反之，凡不来自你的本

① 《旧約·以賽亚书》6章3节。

体的，也决不能和你相等。但除了你三位一体、一体三位的天主外，沒有一物可以供你創造天地。因此，你只能从空无所有之中創造天地，一大一小的天地；由于你的全能和全善，你創造了一切美好：庞大的天和渺小的地。除了你存在外，別无一物供你創造天地：一个近乎你的天，一个近乎空虛的地，一个上面只有你，另一个下面什么也沒有。

八

主啊，“天外之天”是属于你的，你賜与人的子孙的那个地，可见、可捉摸的地，那时并不像我們现在看到的、接触到的地，那时是“空虛混沌”，是一个“深淵”，深淵上面沒有光，“深淵上面是一片黑暗”，也就是說黑暗弥漫于深淵之上。此后肉眼可见的众水汇注的那个深淵，即使在底层，现在也有一种为鱗介所能辨别的光綫。但在那时，这一切既未赋形，还近乎空虛，不过已經具备接受形相的条件。

你从空虛中創造了近乎空虛的、未具形相的物质，又用这物质創造了世界，創造了我們人的子孙們所贊叹的千奇万妙。这物质的天真是奇妙，这是諸水之間的穹蒼，是造了光以后第二日，你說“有”，就这样出現的。^① 这穹蒼，你名之为“天”，是第三日你以形相賦与最先創造的原始物质而造成“地”和“海”^② 上面的天。而你在有日辰之前所造的天，是“天外之天”，也即是你“在元始創造了天地”的天。至于你所創造的那个“地”，不过是无形相的物质，因为

① 见《創世紀》1章6节。

② 同上，1章10节。

“是混沌空虛，而深淵上面是一片黑暗”；从那个混沌空虛的地，从那个不具形相的地，近乎空虛的东西，你創造了这个变化不定的世界所賴以存在而又不真实存在的万物；在这个变化不定的世界中，表现出万物的可变性，我們便从而能觉察時間和度量時間，因为時間的形成是由于事物的变化，形相的迁轉，而形相所依附的物质即是上述“混沌空虛的地”。

九

你的僕人的导师、“圣神”，在叙述你元始創造天地时，不提時間，不言日子，因为你元始創造的“天外之天”，是一种具有理智的受造物，虽則不能和三位一体的你同属永恒，但能分享你的永恒，由于諦視你而感受的欢愉幸福，压制了本身的可变性，从受造之时起，就依附于你絕不傾堕，超越了時間的变迁。

至于那个无形的物质，混沌空虛的地，也不列入日子之中，因为既无形相，沒有組織，便无所来，亦无所往，既无来往，便也沒有日子与時間的交替。

十

真理，我心的光明，希望不是我內心的黑暗在对我讲话！我向着黑暗飘流，为黑暗所籠罩，但在黑暗之中，即使在黑暗之中，我也热爱你。“我迷失了路，你想起我”，^①我听到你的声音在我后面叫喊，教我回来，但由于情欲的蠢动喧扰，我几乎辨不出你的声音。现

① 见《詩篇》119 首 67 节。

在我汗流满面，喘息着回到你的泉水旁边。希望沒有一人来阻挠我，我要暢飲，我要生活。希望我不再是我自己的生命。我凭我自身，过着敗坏的生活，为我只有淪于死亡。我在你之中复活了。請你对我说話，叮囑我。我相信你的聖經，可是聖經中的話太深奥了。

十 一

主啊，你已用有力的声音在我心灵的耳边对我說过，你是永恒的，只有你是不朽的，因为你沒有形态动作的变化，你的意志也不随時間而轉移，因为意志如此如彼，便不成为不朽的意志了。在你面前，我已清楚地看到了，希望能越来越清楚地看出，希望在你的双翼复庇之下，我能小心翼翼地坚定于这启示之中。

主啊，同样你用有力的声音，在我心灵的耳边对我說：是你創造了一切自然与实体，它們虽則不和你一样存在，但終究也是存在；不来自你的，惟有虛无，惟有意志离弃你最高存在而趋向次一級存在的行动，因为这种行动是罪恶；任何人的罪恶不能損害你，也不能搅乱你所主宰的秩序，不論秩序的尊卑高下。在你面前，我已清楚看到，我求你使我能越来越清楚地看出，使我在你双翼复庇之下小心翼翼地坚定在这启示之中。

你用有力的声音在我心灵耳边还告訴我說，即使是那一种受造物仅仅以你为它的欢乐，用始終不变的純洁享有你，絕不暴露它的可变性，你永久在它面前，它也全心向着你，既不期望未来，也不回忆过去，沒有变迁，也不伸展于時間之中，即使是这样一种受造物，也不能和你同属永恒。

如果存在这样的受造物，依附于你的幸福，永久作为你的“居

处”，永久受你的照耀，真是幸福！你的这样一所居处，瞻仰着你的悦乐，没有任何缺陷会把它带走，这样一个純粹的理性和我們蒼天之上的、你的天都的子民們、圣洁的神灵們以和平的联系紧密結合的理性，称之为“属于天主的天外天”，我认为再恰当沒有了。

从此，每一个羈旅于尘世的灵魂，如果它已經渴望你，如果已經“以眼泪为飲食，同时每天有人在詰問它：你的天主在哪里？”^①如果已經向你仅仅要求“一生无日不住在你的圣殿里”^②——它的生命即是你，而你的日子即是永恒：“你的年岁沒有終极，因为你是始終如一的”，^③——如果可能的話，希望这样的灵魂懂得你的永恒超越一切時間，而你的“居处”从未离开你而远游，虽則不是和你同属永恒，但始終不渝地依附着你，不受任何時間变迁的影响。

在你面前，我清楚看出这一点，我求你，使我越来越清楚地看出，并且在你双翼的复庇之下，能小心翼翼地坚定在这启示之中。

在那些最卑微的受造物的变化中，自有一种未显形相的东西。但除了那些沉湎于幻想之中、为幻想所顛倒而丧心病狂的人們外，誰会对我說：“一切形相消除淨尽后，仅仅剩下无形的物质，事物改換形相所凭借的物质能带来時間的变迁。”这是絕對不可能的，因为沒有活动变化，便沒有時間；而沒有形相便沒有变化。

十二

根据上面所論列的——我的天主，当然这是出于你的恩賜，也

① 见《詩篇》41首3节。

② 同上，26首4节。

③ 同上，101首26节。

④ 按“居处”即指上文所謂“天外之天”，純粹的理性。

由于你催促我叩門，在我叩門后又为我开启——我在你所造万有中，看到两种东西沒有時間，但二者都不能和你同属永恒：一种是如此純全，以致不会脫离仰止你的境界，沒有瞬息的变化；虽則本身可能改变，但因享受你的永恒性与不变性，便不会有任何变化；另一种是如此混沌无形，不能从一个形相变化到另一种或动或靜的形相，因此不具备受時間限制的条件，但并不让它停留在无形相的阶段中。你在一切时日之前，“在元始創造天地”，即是我所說的两种工程。“地是混沌空虛，深淵上面是一片黑暗”，这句话是为了逐步把无形原质的概念灌輸給不能想像絕无形相而又不是空虛的人們。从这个未具形相的地，又形成了另一个天、另一个可目睹的、有組織的地、清彻的水以及聖經所載創世的几天中所創造的一切。这一切由于活动与形相的有規則的演变，都受時間的支配。

十 三

我的天主啊，你的聖經上說：“在元始天主創造天地，地还混沌空虛，深淵上面是一片黑暗”，并不提到你那一天創造天地，我的理解是：天指那一个“天外之天”、理智的天，那里理智能認識全面，不是“仅见部分，得其彷彿，如鏡中观物”，而是洞悉无遺，“如面面对”；^①不是先認識这一点，后認識那一点，而是如上面所說的，認識全面，沒有時間的先后；我也理解到地是指那一个混沌空虛的原质，沒有一时如此、一时如彼的时间变迁，因为既然沒有形相，便談不到如此如彼。

^① 见《哥林多前书》13章12节。

这两种受造物，前者开始时即純粹完美，后者則完全沒有形相；天是天外之天，地是混沌空虛的地，照我的領会，聖經上不提日子，說：“在元始天主創造天地”，便是指这二者。因此接着便說明地是那樣的地。至于下文叙述第二日造成“穹蒼，名为天”，^① 暗示出上文所說沒有日子的天是指另一种天。

十 四

你的話真是多么深奇奧妙！这些話好像体貼我們的幼稚，仅把极肤浅的意义透露給我們，但已是多么深奇奧妙，我的天主，多么深奇奧妙。接触之下，真使人惊怖，但这是恪謹的惊惧，爱的恐怖。我真痛恨那些反对聖經的人們，为何你不用“双刃的利剑”^② 刺死他們，使他们不再敌視聖經。我真祝望他們为自己而死亡，俾能为你而生活。

但还有些人，不是排斥而是贊揚《創世紀》，他們說：“天主圣神通过摩西而写出这些話，意义并非如此。这些話的意义并非如你所說的，而是我們說的。

我們共同欽崇的天主，我是这样答复他們，并听候你的裁夺。

十 五

真理以有力的声音在我心灵耳边对我說的有关創世者的真正永恒性，他的本体的絕對不变性，以及他的意志与本体的同一性，你們能斥为錯誤嗎？因此，創世者不能这时願意这样，那时願意那

① 见《創世紀》1章7节。

② 见《詩篇》149首6节。

样,而是一下子地、同时地、永久地願意所願意的一切,他的意志沒有反复,不能这时願意这么,那时願意那么,不能願意先前所不願的,也不能先前不願而后来願意,因为这样的意志是有变化,而一有变化即不成为永恒;而“我們的天主是永恒的”。^①

真理在我心灵的耳边对我說:对未来事物的期望,在事物来到后便成为直接的諦視,等事物过去后又成为回忆,思想如此变迁,是由于它的可变性,一切可变的都不是永恒,而我們的天主是永恒的。我把这些真理集合起来,联系起来,便認識到我的天主、永恒的天主不是用一个新的意願創造世界,他的理智也不受暫時事物的影响。

反对我的人們,你們能說什么?是否这些都是錯誤?他們回答說:“否”。那末說一切具有形相的东西和能接受形相的物质所以能存在,都来自“至善”,因为至善也是最高存在,这也是錯誤的嗎?他們說:“我們并不否定这一点。”那末你們是不是否定存在着一种卓越的受造物,这种受造物用純洁的爱依附于真正的、真正永恒的天主,虽則不和天主同属永恒,但絕不会脫离天主而堕落到变迁的时间之中,它仰望着唯一真理而得到安息,因为你天主把自己显示給一个遵守你的命令而热爱你的受造物后,这受造物便不会脫离你而轉向自身。所謂“天主的居处”,不是尘世的宮殿,也不是天上的物质建筑,而是精神的,它分享你的永恒,因为它永永不受玷污。“你立定他,直到永世,你所命定的,永远不能逾越。”^②但它不是和你同属永恒,因为它有开始;它是受造的。

① 见《詩篇》47首15节。

② 同上,148首6节。

“智慧受造于万物之前”^①：虽則在此以前找不到時間，但这智慧并非和你天主完全平等、同是永恒的智慧，你通过永恒的智慧創造万物，即是“在元始之中創造了天地”。这里所說的智慧是受造的智慧，是有理性的受造物；它仰望你的光明，自身也成为光明，因此虽是受造，也名为智慧。但犹如光明有照耀与被照耀之分，同样智慧也分为創造的智慧与受造的智慧，同样正义也分为使人成为义人的正义与一人获得义德后所具有的正义，即你的僕人使徒保罗所說的：“使我們成为天主的正义。”^② 你在造其他万物之前，先造了某一种智慧，它是受造的智慧，具有理性和思想，它是属于你的圣城、我們的慈母、自由而永恒的天都，——这天，不就是歌頌你的諸天之天、“属于天主的天外之天嗎？”——在此以前找不到時間，因为它是在創造時間之前；在它以前，是創世者的永恒，它的来自創世者，不在時間方面，因为時間尚未存在，而是由于本身的受造。

它是来自你，我們的天主，但和你截然不同，它不是常在的本体：可是在它之前，在它身上找不到時間，因为它能永永仰望你的圣容，不会瞬息离开你，所以它不会有任何变化。但它仍具有可变性，假如沒有那种伟大的爱和你联系，依靠你永远維持着中午的光明和热力，也可能暗，也可能冷。

你是多么光明燦烂的宮殿：“我喜爱你的华丽，你是創造你并占有你的天主尊显荣貴的住所。”^③ 在我羈旅尘世之时，我向你叹

① 见《德訓篇》1章4节。

② 见《哥林多后书》5章21节。

③ 见《詩篇》25首8节。

息，我乞求你的創造者也占有我，使我也托居在你屋中，因为我也是他創造的。“我飄零着如迷途的羔羊”，^①但我希望能背在我的牧人、你的創造者的肩头，帶回到你的宇下。

反对我的人們，我对你們說了这些話，你們有何意見？你們也相信摩西是天主的忠僕，摩西的著作即是“聖神”的言論。那末有沒有这样一所天主的居处？它虽則不能和天主同屬永恒，但它在天上具有另一种永恒，在它身上你們找不到時間的变化，因为它超越一切空間時間，他的幸福在乎依附于天主。他們回答說：“有的”。那末我的心灵向我的天主呼号时，听到至尊天主的声音，你們怎能斥为虛妄呢？你們是否反对我关于无形物质的见解？这物质沒有形相，便沒有組織；沒有組織，便沒有時間的变迁；虽不是完全空虛，但近乎空虛，不論它怎样存在，怎样来自万有之原的天主。他們說：这一点，我們也不反对。

十 六

我的天主，凡承认你的真理在我心灵中所說的話都是确实可信的，我願意在你面前和他們一談。至于否定这一切的人們，任凭他們去狂吠吧，他們只会鬧得使自己糊涂；我要努力去劝說他們平心靜气，向你的“道”敞开心門。假如他們不願而拒絕我，那末我恳求你、我的天主，“不要对我緘口不語。”^②請你在我心中据实說，因为只有你能如此說。我将听凭这些人吹嘘尘土来蒙蔽自己的眼睛，我将由心灵深处向你唱出爱情之歌，发出我羈旅生涯中无法形容

① 见《詩篇》118首176节。

② 见《詩篇》27首1节。

的呻吟，我是念念不忘耶路撒冷，一心向往着耶路撒冷、我的故乡、我的母亲耶路撒冷，也向往着你、耶路撒冷的君王、它的照耀者、它的父亲、它的保护人、它的所天、它的纯洁而熾盛的幸福、它的可靠的快乐、它的不可名状的至宝、它的一切，因为你是唯一的、真正的至善；我决不再舍弃你，直至你、我的天主、我的慈爱，收敛整个支离放失的我，改变丑恶不堪的我，永远坚定我于这位最可爱的母亲的和平之中，那里有我精神的鲜果，那里是我的信念的来源。

有些人对以上的真理，不斥为错误而全部接受，对你的圣经、通过摩西而写成的圣经，也表示尊重，和我们一起承认圣经是理应遵从的最高权威，但对于某些问题反对我们；对于这些人我这样答复：“我们的天主，请你担任我的懺悔与他们责难之间的裁判者。”

十七

他们说：“这一切是真的，但摩西在圣神的启示下说：‘在元始天主创造天地’，不是指你所理解的天地，所说的天并非指一种精神的、有理智的、永永仰望着天主圣容的受造物，所说的地，也不指无形相的物质”。那末指什么呢？他们说：“我们所说的，即是摩西的本意，也即是摩西用这些话所要表达的意义”。究竟指什么呢？他们说：“摩西用天地二字先笼统概括地说明整个有形世界，然后按照日子的次序，把‘圣神’所要说的这一切，一条一条分别叙述。摩西谈话的对象是一个粗鲁而只知关心肉体的民族，摩西认为只能把天主化工中有形可见的东西介绍给他们。”

他们也同意凡我们所熟悉的、有形可见的一切，都是以后几天中由“混沌空虚的地”和“黑暗的深渊”形成而布置的；他们也认为

这“地”和“深渊”理解为无形相的原质并非不恰当。

那末有人要說：“天地两字最先就是給我們物质的无形相与混沌的概念，这个有形可见的世界以及世界中所呈现的万类，往往也名为天地，即是从那个物质化育而成的。”

那末，另一人要說：“不論有形无形之物，統名为天地，是很恰当的；甚至天主在智慧中，即在‘元始’中創造的一切，也可以用这两字包括起来。但既然一切不是从天主的本体，而是从空无所有中創造，和天主不同，則一切都有某种可变性，但有的是存在而不变，如‘天主永远的居处’，有的是不断变化，如人的灵魂和肉体；所謂‘混沌空虛的地’和‘深渊上面的黑暗’是指一切可见不可见之物的共同原质，这原质未具形相而能接受形相，从此形成了天地，即一切有形无形的、已具形相的受造物；二者的区别是：‘混沌空虛的地’是指未显形相的物质本原，而‘深渊上面的黑暗’則指飘忽不定、未受約束，未受智慧照耀的精神原素”。

还可能有人說：“讀到‘在元始天主創造天地’，天地二字并不指完善成形的可见与不可见之物，而是指万物尚未成形的胚胎、是指能接受一切形相、能用以制造一切的原质，虽未有清楚的特性与形相，但已粗具端倪，依照性质区分之后，天是指精神的受造物，地是物质的受造物。”

十八

听取并研究了以上各种解释，我不愿“作文字上的爭辯，因为一无好处，徒乱人意”。“法律是有益于我們的进修，只要引用合理，因为法律的目的是爱，这爱出自光明純洁的心地和无邪的信

仰。”^①而我們的導師已把全部法律與先知總括在兩項命令中。^②我的天主，我雙目在黑暗中的光明，只要我真誠地向你懺悔，那末聖經上的這些話既然是真實的，即使有種種解釋，對我有什么關係？別人認為一種不同於我的見解是聖經作者的本意，為我有什么關係？我們讀聖經時，都力求理會真義，既然我們相信作者真實無妄，則我們確知或認為是錯誤的，我們決不敢想像作者會如此說的。既然我們都力求在聖經中領會作者的真義，而如果你、一切真誠無妄者的光明，你啟示我們某一種見解是正確的，即使這並非作者的本意，而作者的本意即使不同，也屬正確，這有什么不好呢？

十九

因為，主，確無可疑的是：你創造了天地。確無可疑的是：“元始”即是你的智慧，在智慧之中，你創造了一切。確無可疑的是：這有形可見的世界分為兩部分，用天地二字可以總括你所造的一切。確無可疑的是：在我們意識中，一切可變的東西，是具有形相方面的某種欠缺，因此能夠接受形相，亦能改變形相。確無可疑的是：凡與不變的形相緊密結合的，便不受時間的影響，即使本身可能變化，而事實不會改變。確無可疑的是：未具形相的物质，近乎空虛，也不能有時間的變遷。確無可疑的是：物质造成一樣東西，按照習慣，能用成品的名稱稱原来的物质，因此造成天地的任何无形物质也能稱為天地。確無可疑的是：在成形的東西中，沒有比“地”和

① 見《新約·提摩太后書》1章8,5節。

② 按指耶穌在《馬太福音》(22章37—40)上所說的：“全心、全靈、全意愛天主……愛人如己，全部法律和先知系於這兩條誠命。”

“深淵”更接近于无形相的原质。确无可疑的是：不仅一切已造的和已成形的东西是出于你的創造，甚至可能創造和可能成形的东西，都可能由你創造，因为一切来自你。确无可疑的是：凡从无形以至成形，一定先是沒有形相，然后接受形相。

二 十

凡不怀疑以上各項真理的人，凡蒙受你的恩賜，內心能看到这些真理的人，凡坚信摩西是遵照真理之神而說話的人，在这些真理中选择了一項說：“在元始天主創造了天地”就是說天主在和他同屬永恒的“道”中，創造了有理智的和可感觉的，或精神和物质的世界。另一人說：“在元始天主創造天地”，就是說天主在和他同屬永恒的“道”中，創造了整个物质世界，包括一切显而易见的、熟悉的东西。第三人說：“在元始天主創造天地”就是說天主在和他同屬永恒的“道”中，創造了精神和物质世界的未显形相的原质。第四人說：“在元始天主創造天地”，就是說天主在和他同屬永恒的“道”中，創造了物质世界的无形物质，那时天地还是一片混沌，以后区分而成为我們感觉到的大块文章。第五人說：“在元始天主創造天地”，就是說天主在造化工程的开始，創造了粗具天地规模的无形物质，天地由此形成，截然分清，包括所复載的一切，呈现在我們面前。

对于下一句的解释也是如此。在各种正确的意义中，有人采用这一点說：“地是混沌空虛，深淵上面是一片黑暗”，是指天主所造物质的东西，是物质世界不具形相、无組織、无光明的原质。另一人說：“地是混沌空虛，深淵上面是一片黑暗”，是指整个名为天

地的东西，是未赋形相、未受光明的物质，从此造成了物质的天地和天地間一切可感觉的东西。另一人說：“地是混沌空虛，深淵上面是一片黑暗”，是指整个名为天地的东西，是未具形相、未受光明的原质，由此形成了理智的天，也称“天外之天”，和地，即物质的自然界，这地也包括物质的天，换言之，即从此造成了一切可见或不可见的受造物。另一人說：“地是混沌空虛，深淵上面是一片黑暗”，聖經上所說的天地，不是指无形相的东西，这无形相的东西已經存在：聖經先說明天主造成天地，即精神和物质受造物，然后用“混沌空虛的地和黑暗的深淵”指出从什么造成天地。还有人說：“地是混沌空虛，深淵上面是一片黑暗”，就是說已經存在一种未显形相的东西，聖經先說明天主創造天地，然后指出創造天地的原料，而天地則包括整个物质世界，分为两大部分，一上一下，以及所复載的和我們經常看見的一切受造物。

二十一

对最后两說，有人曾提出这样的难题：“如果你不願以天地二字指无形相的物质，那末有非天主所造而天主借以創造天地的东西了，因为聖經上并未記載天主創造这物质；为此聖經所云“在元始天主創造天地”，天地二字或单独“地”字只能指哪个物质。至于下一句“地是混沌空虛”，虽則聖經以此称无形相的物质，我們不能解释为首句所称“天主創造天地”之外的另一种物质。对于这个难题，主张最后两說的人将答复說：“我們并不否认这无形物质造自天主，因为一切美好来自天主：我們說凡已經造成，已有定型的東西是更好，我們承认凡可能造的和可能成形的东西比較差，但也

是好的。至于圣经未载天主如何创造那些无形物质，则圣经未载的事很多，如“喀喇伯”、“撒拉弗”^① 的创造，如使徒保罗所列举的“爵、位、权、德、诸品天使”，^② 这一切显然都是天主造的。如果“创造天地”包括一切，那末“天主之神运行于大水之上”，^③ 这水怎样讲呢？如也包括在“地”字之中，则我们所见的水是如此美好，“地”字怎能解为无形的物质呢？即使作如此解释，则为何圣经记载从无形物质“造成穹苍”，“将穹苍称为天”，却不载怎样造成“水”？是否在天主说：“天下的水应汇合在一起”^④ 时，汇合即是成形，水才获得这样形状？但穹苍上面的水怎样解释呢？圣经既不载这水如何形成，这水既然不具形相，怎会占有如此崇高的地位？

于此可见，虽则有些东西，《创世纪》不说它们造自天主，但健全的信仰和正确的理智对此不会有所怀疑的；任何有分寸的学说不至于因《创世纪》提到水而未言什么时候创造水，便说这些水是和天主一样永恒。圣经上名为“空虚的地”和“黑暗的深渊”的无形物质，即使对于它的创造缺而不载，我们为何不能根据真理的教训，肯定它是天主从空虚中创造的，因此不能和天主一样永恒？

二十二

听取了这些言论，用我愚昧的能力加以考虑后，向你、洞悉一切的天主陈述我的见解。一个诚实可靠的人用文字来传达一件

① 二者都是天使的一种，喀喇伯屡见于《旧约》各卷，撒拉弗则仅见于《以赛亚书》6章2节。

② 见《新约·歌罗西书》1章16节。

③ 见《创世纪》1章7节。

④ 同上，1章9节。

事，我以為對於這樣的記錄可能產生兩種分歧：一種是關於事實的真假，另一種是關於作者的本意。因此，探討受造物的性質是一件事，研究這位傳達你的信仰的杰出僕人摩西寫出這些文字時希望讀者聽者領會什麼，是另一件事。

關於第一點，凡以錯誤的學說作為真理的，請他們離開。關於第二點，凡認為摩西所述有錯誤的，也請他們離開。但是，凡在你慈愛的領域內以真理為飲食的，我願意在天主內和他們團結，和他們一起歡樂。我們將一起研究你的聖經的記載，在這些文字中，探索你通過你的僕人摩西的思想、從他筆下所表達的思想。

二十三

但研究這些文字時，能有不同的見解，在各種正確的意義中，我輩誰能用同樣的自信肯定摩西的本意是如此，這一段記載的意義是如此，和我們不問摩西的本意如何，能肯定這段是確然可靠一樣？

我的天主啊！我、你的僕人，我願意在這些文字中向你獻上懺悔之祭；我懇求你，使我能依靠你的慈愛，完成我的志願。我肯定地說在你永恒不變的道之中，你創造了一切有形無形之物。但我是否能同樣肯定地說摩西寫“在元始天主創造天地”一語的本意是此而非彼呢？因為對於第一點，我在你的真理之中，看出是確無可疑的，但我是否能同樣在摩西的思想中看出他寫這一句的本意是如此呢？

摩西用“在元始”一語，可能說創造的開始，用“天地”二字也可能不指已經成形完善的精神和物質世界，而是草昧之始尚未成形

的世界。我看出这些意义都可能，但哪一个是摩西的本意，这很难断定了。但这位伟人写这一句时，思想中不論看到第一义或第二义，或上列各种意义之一，他的见解是正确的，而且用恰当的方式記載下来，这一点我自毫无疑問。

二十四

任何人不要再用这样的話来和我糾纏：“摩西的本意不是你所說的，而是我指出的。”如果有人問我：“你怎样知道摩西写这些話的意思就是你所解释的？”我将平心靜气地对待他，可能用上面的話答复他；如果这人比較固执，可能說得更詳細一些。如果他說：“摩西的本意不是你所說，而是我說的”，但这人并不否认我們彼此的见解都是眞实的，那末，我的天主，貧困者的生命，在你胸中絕无矛盾存在，請你把息事宁人的雨露洒在我心中，使我能耐心对待这样的人。他們对我如此說，不是因为他們有天主的精神，也不是因为他們看透我的肺腑，而是由于他們的驕傲；他們并不了解摩西的思想，而是欢喜自己的见解，不是因为这见解正确，而是因为是他們自己的。否則他們也会欢喜另一种正确的见解；在我一面，只要他們的见解正确，我便欢喜，不是因为是他們的见解，而是因为见解的正确。因此，见解如果正确，便不是属于他們本人了。同样，如果他們所以欢喜自己的见解，是由于见解的正确，則这一见解不仅属于他們，也属于我，已經成为一切爱好眞理者所共有。

至于他們強調摩西的本意不是我所說的，而是他們所說的，这种态度我不能接受，我討厭，因为即使确实如是，他們的大言不慚，不是根据学識，而是由于师心自用，不是因为有先见之明，而是由

于傲慢。

主啊，你的审判的可怕正由于此。你的真理既不是我个人的，也不是某人某人的，是我們全体的；你公开号召我們来分享你的真理，你还严厉地警告我們不要独占真理，否則便要剝奪真理。誰把你提供我們共同享受的东西占为己有，以公共的东西作为私有，势必因私而废公，也就是舍真理而就謊言，因为“誰說謊，是出于他自己”。^①

我的天主啊，你是最好的审判者，你是真理本体，請你傾听我，傾听我怎样答复反对者。我是在你面前說話，是在一切符合友爱的目的而合理使用你的法律的弟兄之前說話。請你傾听我，看我怎样答复。

我要用友爱和平的話答复他：如果我們两人都看出你所說的是正确的，如果我們两人都看出我所說的是正确的，請問从哪里看出的呢？当然，我不是从你身上看到，你也不是从我身上看到。我們两人都是在超越我們思想的、永永不變的真理中看到的。我們對於我們的主、天主的光明并不爭論，我們了解別人的思想不如了解真理那样明确，那末为何对別人的思想要发生爭論呢？即使摩西出现在我們面前、對我們說：“我的本意是如此”，我們並沒有看到摩西的思想，但我們相信他的話。为此“对于聖經的記載，我們不要自高自大，彼此傾軋”，^② 我們應該“全心、全靈、全意愛我們的主、天主，並愛人如己”。^③ 假如我們不相信摩西撰述時所有的思想

① 見《約翰福音》8章44節。

② 見《哥林多前書》4章6節。

③ 見《馬太福音》22章37節。

都是着眼于以上两条命令，认为摩西并不遵照天主的教訓而別有用心，那末我們勢必要說天主在騙人。于此可見，既然这些文字能有許多非常确切的解释，那末強調說摩西只能有其中某一义，进行着无益而有害的爭辯，違反了我們努力闡述摩西著作的唯一目的，这不是太魯莽吗？

二十五

我的天主，你是我謙卑的尊光、我勤劳的休息，你倾听我的懺悔，宽赦我的罪过；既然你命令我爱人如己，我决不能想像我如果生于摩西的时代，用我的心神唇舌替代摩西传播这些文字，使这些文字能千秋万岁造福人群，在全世界享有超越一切錯謬傲慢学說的最高威权，这时我所受自你的恩赐会超过摩西。

如果我是摩西的話——我們全都来自“同一团泥”，“人算什么，假如不是你顾念他”^①——如果我是摩西，奉你的命撰《創世紀》，我希望你賦与我这样一种表达思想和修辞选句的能力，使尚未領会天主如何創造天地的讀者也不能說我的文字超过他們的能力，而具有理解能力的讀者，能在你僕人的寥寥数語中，不放松一字，找到通过深思便能发现的各条真理；如在真理的照耀下，有人看出另一种意义，則在我的文字中，也能找到这种意义。

二十六

譬如一股泉水，衍为许多支流，灌溉了大片土地，泉水在狭窄

① 见《羅馬书》9章21节；《詩篇》8章5节。

的泉源中比了散布在各地河流中更加洋溢澎湃，同样传达你的言語的人所作的叙述，供后人論辯，从短短几句话中流出真理的清泉，每人尽可能地汲取真理的这一点那一滴，然后再加发挥，演为鴻篇巨著。

有些人讀到或听到这些话，設想天主具有人相，或似一个具有无比威力的庞然大物，意念所至，刹那間在身外、在远处，創造两个巨大的东西：天和地，一在上，一在下，万象森列于其中。他們听到：“天主說：有什么！便有什么”，便設想一句有始有終、随起随灭的話，一語才毕，立即出现了所命令出现的东西。可能还有其他解释，但都是庸俗的臆測。

这些见解幼稚的“嬰孩”，被质朴的語句所拘牽，好像匿在母亲怀中，但他們仍能树立起有关他們生死的信仰，他們确认为天主創造了他們感觉到的、千奇万妙的一切品物。

其中如果有人輕視这种似乎浅陋的文字，由于驕傲的昏蒙，飞离了他在其中成长的窠巢；唉，真可怜！他墮落了！主啊，請你怜悯他，不要使过路的人践踏这只毛羽未丰的雛鳥，請派遣天使，把他送回故巢，让他生活下去，直到能够飞翔！

二十七

为另一种人，这些话不是一个巢，而是一个綠叶成蔭的树林，他們看到累累的果实，愉快地在其中飞鳴飽啄。

他們讀到或听到这些话时，便觉一切時間，無論过去未来，都为你的永恒不变所統攝，沒有一个暫时的受造物不是你創造的；你的意志即是你的本体，不是由于一个前所未有的意願，而是由于你

始終不变的意志創造一切；你創造万有，不是从你的本体、万有的典型中分出和你相似的东西，而是从空虚中造成了无形相的原质，它虽則和你迥然不同，但能依你的定型，凭借独一无二的你，遵照你預先的规定，每一事物各随自己种类所禀的能力而接受形相，就此现出非常美好的万物，或环绕于你左右，或和你保持着不同的距离，在時間空間之中或产生或受到种种美妙的变演。

他們在真理的照耀下，按照他們薄弱的能力，看出以上一切而欢欣踊跃。

有人对于“在元始天主創造天地”，以为“元始”是指“智慧”，因为“他向我們說話”。^① 有人对这一句释为創世的开始，“在元始創造”，等于首先創造。

以“元始”指智慧，释为“天主在智慧之中創造天地”的人，也有以为天地二字是指造成天地的原始物质；有以为天地二字指已經成形而截然不同的东西；有以为天是指已成形的精神体，地指未定型的物体。以天地二字指未成形的原质、从此造成天地的，意见也不一致，有以为包括一切超感觉和可感觉的受造物，有以为由此仅仅造成可感觉的大块，在它广大的内部包容着有形的、呈现在我們目前的自然界。

那些认为天地二字指有組織、有条理的受造物的，有的认为兼指精神界和物质世界，有的认为仅指物质世界，即光明的天和幽暗的地以及复載的一切。

① 见《約翰福音》8章25节。

二十八

至于以“在元始創造天地”释为“最先創造天地”的人，只能以天地訓为天地、即一切超感觉与物质世界的原质，否則便不正确。因为如果訓为已成形的世界，那末請問天主最先造了这一切，以后造什么呢？既然天地包括一切，則无法解答这一問題：“如果以后不造什么，怎能說最先呢？”

如說最先造无形相的原质，后造定型的世界，便不矛盾，只要恰当地分清有关永恒、時間、优劣、起源的先后：永恒方面，如天主先于万物；時間方面，如花先于果；优劣方面，如果优于花；起源方面，如发声先于唱歌。

这四个方面，第一第四极难理解，第二第三則很易領会。主啊！你的不变的永恒，創造了可变的万物，因此你是先于万物，只有极少数人，而且极艰难地看出你的永恒性。其次，要領会声先于歌，也需要敏銳的思想，費却很大的力量，因为歌曲是有組織的声音，一样沒有組織的东西能够存在，而不存在的东西却不能有組織。因此原始物质是先于由此而形成的品物，但所謂先，不是說后者是由原始物质創造，应說后者是由此形成，而且不是指時間方面的先后。我們不是先发出无組織的、不成歌曲的声音，然后加以調制而成为一支歌曲，和我們用木材、銀子制成箱盒杯蓋一样，因为木材銀子等原材料在時間上也先于制成品，但对歌曲并不如此。唱歌时，人們听到歌声，不是先有无秩序的声音，然后有协律的歌曲。声音一响即逝，已不存在，艺术不能把声音收回而重新配合。歌曲是由声音所組合，声音即是歌曲的原料，同一声音接受形式，

便成为歌曲。因此我已说过，声音作为歌曲的原料是先于已成形式的歌曲，不是说声音有创作歌曲的能力所以先于歌曲，因为声音并非歌曲的制作者，声音服从发声的器官，由歌唱者的灵魂制成歌曲。这也不指时间上的先后，因为声音是与歌曲同时的。也不指优劣方面的先后，因为声音并非优于歌曲，歌曲不仅是声音，而且是美化的声音。这是起源上的先后，因为不是歌曲接受形式后成为声音，而是声音接受形式后成为歌曲。

希望人们能从这一个比喻懂得为何说先创造世界的原料，这原料所以名为天地，因为从此造成天地；所谓先造，并不指时间的先后，因为万物形成乃有时间，这原料没有形相，只能随时间的出现而同时呈现于时间之中。但在叙述时，只能作为它在时间上先有，而在价值方面是最差，因为定型的东西都优于无形的原料。最后造物者的永恒又凌驾一切之上，因为孳生万类的原始物质也是从虚无所有中造成的。

二十九

只有真理本身能调和这些正确见解之间的出入。希望我们的天主怜悯我们，使我们能恰当地使用你的法律，能着眼于法律的目标：纯洁的爱。

如果有人问我这些见解中哪一个是摩西的本意，那末我只能向你承认：“我不知道”，否则这里写的不是我的懺悔了。除了我已经批判过的那些庸俗的见解外，我认为其他见解都是正确的。即使接受那些庸俗的看法的人，也是些抱有良好意愿的“婴孩”，你的圣经文字，词近而旨远，言简而意赅，并没有使他们望而生畏。

我承認我們都在這些文字中認識真理并闡述真理，我們理應彼此相愛；同時如果我們渴望的不是空虛而是真理，便應該愛你，我們的天主、真理的根源。我們還該表揚你的僕人，充滿着你的精神的僕人，聖經的傳布者；我們深信他筆述你的启示時，只着眼于其中最能發揚真理的光輝、最能產生有益果實的部分。

三十

因此，如果有人對我說：“摩西和我所見相同”，另一人說：“不，我的見解即是摩西的思想”，我認為更符合宗教精神的答復是如此：“如果兩說都正確，為何摩西不是兼有這兩種見解呢？如果尚有第三、第四或其他正確的見解，為何不相信摩西都已經看到呢？獨一無二的天主通過摩西，使聖經配合後世許多讀者，并使讀者看出種種不同的、但都正確的解釋。”

至于我一面，我从心坎中敢大胆声明：“如果我享有最高威权而有所著述，我宁愿如此写，使每人能在我的文字中看到他们每人对事物所具有的正确见解，不愿仅仅表达出一种正确意义而排斥其他一切并不错误、并不和我抵触的见解。因此，我的天主，我不愿如此冒昧地设想摩西这样的伟人没有从你那里获得这样的愿望。摩西下笔时，定已想到我们在这些文字中所能发现的、所不能发现的以及尚未发现而可能发现的真理。

三十一

最后，主，你是天主，不是血肉的人；人所见有限，你在这些文字中愿意启示于后世读者的一切，即使传授者只想到一种正确的

意义,“你的善神,引导我行走在平地上的善神”^①能不知道嗎? 既然如此,他所看到的意义当然高出一切,主啊,請把这意义指示我,或随你意願,指示我另一种正确的意义。不論你指示我們的意义和指示摩西的相同,或对于同一句話,你指示另一种意义,請你自己来喂我們飲食,不要听凭錯誤来玩弄我們。

主、我的天主,对寥寥数語,我写了多少篇幅! 依照这种方式,对于全部聖經,我能有足够的能力,足够的時間嗎?

請許我比較概括地向你作有关这方面的懺悔; 請許我选择你所启发我的一种正确、可靠、良好的见解,虽則我能看到多种解释和多种意义。在我的真誠的懺悔中,如果我所說的和你的代言者所见相同,則使我能正确而完善地表达出来,——因为我应该努力做到这一步——如果我不能做到,至少使我能道出你的真理用这些話所要向我說的一切,因为你的真理也向摩西說了所要說的話。

^① 见《詩篇》142 首 10 节。

奧古斯丁懺悔錄卷十三

一

我的天主，我的慈愛，我向你呼吁；你創造了我，我把你置之腦後，你却并不忘掉我。我向你呼吁，請你降至我心，準備我的心，使我的心用你所启发我的願望來接待你。請你不要拋棄正在向你呼吁的我，你在我發出呼吁之前，先已用各種聲音一再督促我，教我遙遙聽着，教我轉向你，教我向正在呼喚我的你發出呼吁。

主，你鈎銷了我的全部罪業，使我這雙助我叛逆你的手不受處分；在我一切良好行動之前，你已先事安排，為了酬報你那創造我的雙手，因我尚未存在之時，你已存在，我並沒有值得使你賦與我存在的理由；我的存在完全出于你的慈祥，在你造我之前，在你所用以創造我的事物之前，你的慈祥已先作布置。你無需于我，我亦並無長處足以有助於你，我的主，我的天主；我奉事你，並非由于你工作疲勞，並非沒有我的效勞，你的能力會有所短少；你並非像一塊田地，需要我耕作，沒有我耕作便成荒蕪。我的奉事你、伺候你，是為了從你那里獲致幸福，而我的能享受幸福也出于你的恩賜。

二

受造物的所以存在是出于你的無限美善：任何一種美善，雖則為你一無所用，絕不能和你相比，但既是由你而來，即亦能夠存在。

天地有什么值得你“在元始”創造它呢？“你在你的智慧中創造的”^①精神和物质世界对你有什么权利，以至無論精神方面和物质方面那些原始的、不具形相的、混沌未凿的、和你迥乎不同的原质也属于你的智慧？无形相的精神原质优于成形的物质，无形相的物质优于空虚，假如你的“道”不呼召未形之质走向你的純一性而得以成形，使一切能因你的至一、至上的美善而都成为“非常美好”，那末这些未形之质依旧潜留于混沌之中听候你的吩咐。这未形之质对你有什么权利呢？因为虽則不具形相，但所以能存在也由于你。

原始物质有什么权利能成为“混沌空虚”呢？因为如果不是你創造，也不会存在；既然不存在，对你沒有权利获致存在。

原始的精神受造物本是一片黑暗，飘流不定，犹如深渊，和你迥异，及至你用你的言語把它領回到同一言語之中，照耀它使它脱离幽暗，虽則不能和你同样光明，至少能仿佛你的肖像，这有什么权利呢？

一样东西的存在和美丽不是一件事——否則不可能有丑陋的东西了，——同样，精神受造物的生活和明智地生活也不是一件事，否則一切灵性都将始終不渝地生活在你智慧之中了。“亲近天主，为他是有益的”^②，他因归向你而获致光明，将因背弃你而丧失光明，生活犹如墮入黑暗的深渊。

我們在灵魂一面是精神受造物，我們曾經离开你、我們的光明、我們的生命，我們“一度是黑暗”^③；我們至今还忍受着黑暗的

① 见《詩篇》103 首 24 节。

② 同上，72 首 28 节。

③ 见《以弗所书》5 章 8 节。

遺害，直到在你“独子”之中，成为“你的正义”^①，“好像天主的高山”：因为“我們曾是你审判的对象，如无底的深渊”。^②

三

至于你在創世之初說的：“有光，”便有了光^③。我以为是指精神受造物，我这样理解并非不恰当，因为既然能接受你的光明，必已具有某种生命。这精神受造物的具有生命和受你的光照并非有什么权利，同样它的具有某种生命，能接受你的光照，也并非对你有什么权利。如果它不成为光而停留在无形相的阶段中，也不会取悅于你。它的成为光，不是由于存在，而是由于仰望着照耀万有的光明、依附于这光明。它的具有某种生命，它的享受幸福的生命，都是由于你的恩賜，它是通过一种有益的变化而轉向着既不会变坏，也不会变好，而是永恒不变的你。惟有你是存在本体，至一的存在；为你，生命和幸福的生命是二而一的，因为你的本体即是你的幸福。

四

你是自有的，即使万物不存在，或停留在无形相的境界中，你的幸福会有什么欠缺嗎？你的創造，不是出于需要，而是由于你的磅礴的美善，收斂受造物納入形相之中，但你的幸福并不因此有所增益。当然受造物的缺陷不能使純全无瑕的你愜意，因此你玉成

① 见《哥林多后书》5章21节。

② 见《詩篇》35首7、8节。

③ 见《創世記》1章3节。

它們，使它們取悅于你，但这不是你有所欠缺，因此成全它們使你滿足。你的圣“神”运行在大水之上，并非被水托着，似乎安息于水上。所謂“圣神安息在一人心中”，其实是“圣神”使这人安息在自己怀中。这是你的不朽的、不变的、不匱的意志运行在你所創造的生命上面；为这些生命，生活与幸福生活是有区别的，因為它們即使漂零于黑暗之中，却仍具有生命，它們需要轉向創造者，在生命的泉源中汲取越来越充沛的生机，瞻依于創造者的光輝中，才能进入純全、光明、幸福的境界。

五

这样，我好像“在鏡中”看见了天主的“三位”，也就是看见了
你、我的天主：你“圣父”，在我們的“元始”中，在你所生的、和你相等的，与你同是永恒的智慧中，也就是在你的“圣子”中，創造了天地。上面已經談了許多关于“天外之天”、混沌空虛的地和黑暗的深淵；我也說過这个精神的、漂流不定的元气必須归向你、生命之源，受到光照，然后成为美丽的生命，成为水与水区分后形成的天地之外的另一重天。

我从天主的名称找到創造天地的“圣父”，从“元始創造天地”的元始一語找到“圣子”；根据我們信仰所相信的天主三位，我便在聖經中探求，看到“你的神运行在大水之上”。圣父、圣子、圣神，那不是三位一体的天主，万有的創造者嗎？

六

真理之光，我把我的心靠近你，我怕它教我沉湎于空虛；請你

扫除它的黑暗。請你告訴我，我恳求你，我通过慈祥的母亲——教会——恳求你，請你告訴我為何你在提出天地、混沌空虛的地和深淵上面的黑暗后才提到你的“神”？是否为了說明“运行”二字，必先說明在什么上面运行，然后能理解？“圣神”不在圣父、圣子之上、下面没有什么，便不能說在上面运行。提到“圣神”，只能說他在什么上面运行，因此必先說明下面是什么。但为何提到“圣神”，只能說他在什么上面运行呢？

七

从此起，誰能理解的，請他跟随着使徒保罗。使徒說：“你所賜給我們的圣神把你的爱灌注在我們心中”，^①使徒教导我們有关精神方面的事情，指示我們爱的奇妙的道路；他跪在你面前，為我們代求，使我們認識“基督超越一切的爱”。^②

因此，“圣神”自始即“超越一切”，“运行在大水之上”。

可是我将向誰說明，用什么話來說明：沉重的私欲拉我們墮入幽阴的深淵，而通过你的运行在大水之上的“圣神”，爱使我們上升？我将向誰說明？用什么話來說明？我們在下沉呢，还是在上升？这不是空間中的沉浮。这比拟既是很相像，又是大不同。我們的情感，我們的爱好，我們精神上的垢污构成了我們重重煩累，使我們下沉，而你的圣善使我們向往你的安宁，拯拔我們上升，使我們举心向上，向着你，到达“你的神在大水上面运行”的境界，我們的灵魂穿过“无质的大水”，^③将进入无上安息。

① 见《羅馬书》5章5节。

② 见《以弗所书》3章19节。

③ 见《詩篇》123首5节。

八

天使墮落了，人的靈魂也墮落了，二者說明一切精神受造物的深淵是处于那样的无底黑暗中，幸而你在开始时就說：“有光！”，便有了光；你的天都的一切神灵都服从你，依附你，安息于你的“圣神”、凌駕乎一切可变事物之上而永恒不变的“圣神”之內。否則你的天外之天、本身即是一个黑暗的深淵；而现在却是“主里面的光明”。^①

墮落的精神受造物被剝去你的光明的衣服，处于可怜的忧患之中，充分說明你把具有理智的受造物提拔到多么崇高的地位，說明只有你才能使他們享受到幸福的安息，同时也說明他們不能自己滿足自己。我們的天主啊：你将照明我們的黑暗：我們光明的衣服来自你，“我們的黑夜将如白昼”。^②

請把你賜給我，我的天主啊，請把你还給我：我爱你，假如我爱得不够，請使我更爱你。我不能衡量我的爱，不知道我的爱欠缺多少；該增加多少才算足够，請促使我的生命投入你的怀抱而不再离开，直到融合于“你神妙的容光之中”。^③ 我仅仅知道这一点：除非在你怀中，否則無論在我身內身外，我只会感到徬徨不安；即使金玉滿堂，只要不是我的天主，为我都是瓦礫。

九

但“圣父”或“圣子”是否不运行于大水之上呢？

① 见《新約·以弗所书》5章8节。

② 见《詩篇》138首12节。

③ 同上，30首21节。

如果視為一個物體浮游於空間，則“聖神”也并不如此；如果指超越一切可變事物的不變神性而言，則聖父、聖子、聖神都運行於大水之上。

但為何獨指“聖神”呢？為何僅僅對“聖神”要虛擬一個並不存在的空間呢？因為僅僅稱“聖神”是你的恩寵：在這恩寵之中我們憩息，我們享受你，而我們的憩息即是我們的安宅。

愛把我們送到這安宅之中，你的“聖神”顧念我們的卑賤，把我們從死亡的門戶中挽救出來。我們在良好的意願中享受和平。物體靠本身的重量移向合適的地方。重量不一定向下，而是向合適的地方。火上炎，石下墮。二者各受本身重量的推動，各從其所。水中注油，油自會上浮，油上注水，水必然下沉；各為本身的重量推動而自得其所。任何事物不得其所，便不得安定，得其所便得安定。我的重量即是我的愛。愛帶我到哪里，我便到哪里。你的恩寵燃燒我們，提掖我們上升，我們便發出熱忱冉冉向上。我們的心灵拾級上升時，唱着“升階之歌”。^① 你的火，你的有益的火燃燒我們，我們在邁進，向着耶路撒冷的和平上升，“聽到我們要到主的聖殿去，我是多么高興！”^② 良好的意志把我們安置在哪里，我們只求永遠定居在哪里，別無其他願望。

十

一個受造物能不遭遇其他景況，真是造化！假如它在受造的同

① 《詩篇》有十五首題為“升階之歌”，據說是古猶太人每年赴耶路撒冷時路上所歌。

② 見《詩篇》121 首 1 節。

时，得不到运行于一切可变事物之上的“恩宠”，沒有你的命令說：“有光！”便有了光，而获得超拔，則势必与现在不同。在我們身上，划分为两个时期，先是黑暗，后成光明。对于那一种受造物，聖經仅仅指出它如果不受光照将是如何，說它将是漂流不定、将是黑暗，这是为了說明它所以不如此而如彼的原因，說明它所以能轉向不息之光、自身也成为光的原因。誰能領会的，希望他領会，希望他能求你，希望他不要和我糾纏，好像我即是“照耀世人”^①之光。

十 一

誰能明彻全能的天主的三位呢？可是誰不在談論三位一体？談的真是三位一体嗎？关于天主的三位，不論談什么，极少人能知道自己究竟在談什么。人們在議論，爭辯，但沒有內心的和平，誰也不能得其真諦。

我願意人們对自身的三个方面思索一下。这三个方面和天主的三位当然大相径庭，我提出来只是为了使人們学习、钻研，能体会出二者的差异。

我所說的三个方面是：存在、認識和意志。我存在，我認識，我願意；我是有意識、有意志；我意識到我存在和我有意志；我也願意我存在和認識。

生命在这三方面是多么純一而不可分割：一个生命，一个思想，一个本体；不可分割却又截然分清。誰能領会的，希望他細細体会。希望每人面对着自身，观察自身，然后答复我。

① 见《約翰福音》1章9节。

即使有人在其中捉摸到一些，能表达出来，也决不可自以为捉摸到超越一切的不变本体，这不变的本体是永恒不变地存在着，永恒不变地思維着，永恒不变地願意着。是否由于这三方面而有“三位”？是否每一位具有这三方面，是一而又三？是否三位兼有二者，兼有妙不可言的純一性和复杂性，在无限的本体中，在浩无涯际的純一性中，即以自身为对象，永恒不变地存在着，認識自己，願意自己？誰能輕易領会呢？誰能用什么方式表达出来呢？誰敢冒失地作出什么肯定呢？

十二

我的信仰，你繼續懺悔吧，向你的天主說：“圣、圣、圣、我的主、天主！”我們是因你父、子、圣神之名領受了“洗礼”，我們因你父、子、圣神之名給人行洗礼，因为天主通过他的基督，也在我們中間創造了一个天地，就是教会的精神部分和肉体部分，我們的“地”在領受你的圣道的范围之前，也是混沌空虛，被愚昧的黑暗所籠罩，因为你“因人的罪而惩罚他”，^①“你的审判犹如一个无底的深渊”。^②

但你的“圣神”运行于大水之上，你的慈爱并不漠視我的困苦，你說：“有光！”“你們應該悔改，因为天国近了”。^③你們應該悔改；有光：我們內心惶惶不安之时，“从約旦地方”，“从那个和你并高、為我們而自卑的山上”，^④我們想起你，我們厌恶我們的黑暗而轉

① 见《詩篇》38首12节。

② 见《旧約·以賽亚书》35章7节。

③ 见《馬太福音》3章2节。

④ 见《詩篇》41首7节。

向你,便有了光。为此我們“过去一度黑暗,而现在已是在主里面的光明”。^①

十 三

可是我們依旧是“凭借信仰,而不是凭着目睹”。^② “我們是靠希望而得救。”^③ “希望看见后,已不是希望了”。^④ “深渊虽則还在向深渊发出呼号,但是在你的瀑布声中”。^⑤ 虽則使徒保罗說:“我对你們說話,不能如对精神的人,只能如对肉体的人”,^⑥ 但也自认沒有把握,因此要“忘却以前种种,努力于当前种种”,^⑦ 他在沉重的負担下呻吟着,他的灵魂渴望着永生的天主,“如麋鹿渴望溪水”; 他喊道:“什么时候我能到达?”他“深願获得来自天上的房屋,好像穿上衣服”;^⑧ 他对下面的深渊說:“不要模仿这世界,要变化气质,重建新心”,^⑨ “在心志上不要作稚子,在恶事上当作嬰孩,在心志上当为成人”,^⑩ “无知的加拉太人,誰迷惑了你們?”^⑪ 这已經不是保罗的声音,而是你的声音了;你通过升天的主耶穌,自天

① 见《以弗所书》5章8节。

② 见《哥林多后书》5章7节。

③ 见《罗马书》8章24节。

④ 见《詩篇》41首8、7节。

⑤ 见《詩篇》41首8节。

⑥ 见《哥林多前书》3章1节。

⑦ 《腓立比书》3章13节。

⑧ 见《詩篇》41首3节。

⑨ 见《哥林多后书》5章2节。

⑩ 见《罗马书》12章2节。

⑪ 见《哥林多前书》14章20节。

⑫ 见《加拉太书》3章1节。

派遣了你的“圣神”，疏凿了你的恩澤的瀑布，使欢乐的急流灌溉你的圣城。

“新郎的朋友”^① 所太息想望的就是这圣城；他虽已“拥有圣神的鲜果，但心中还在叹息等待儿子的名分和身体的救贖”^②。他向圣城叹息，因为他是“新妇”^③ 的肢体；他为圣城而努力，因为他是“新郎的朋友”；他是为圣城而不是为自己努力，因为他是用“你的瀑布的声音”，而不是用自己的声音，向另一个深渊发出呼号，这深渊是他努力与忧惧的原因，他害怕“人们的心流于邪僻而失去在我们的新郎和你的独子中的淳朴，和夏娃受詭詐的蛇誘惑一样”。^④ 我们能当面看见他的时候，那种光明将是多么灿烂！这时别人責問我們：“你們的天主在哪里？”我們日夜以眼泪为粮食的时期也将成为过去了。

十四

我也要問：我的天主，你在哪里？你究竟在哪里？“每当我向我自己吐露肺腑，发出欢呼贊美之声，发出节日的歌声”^⑤时，我能暂时在你怀中呼吸。可是我的灵魂依旧悶悶不乐，因为它重新墮落，成为深渊，或更好說，它觉得自己依旧是一个深渊。我的信仰，你在黑暗中燃点在我面前的信仰对它說：“我的灵魂，你为何忧悶，

① 见《約翰福音》3章9节。按施洗約翰以新郎喻耶穌，自称为新郎的朋友，也以比喻耶穌的信徒。

② 见《羅馬书》8章23节。

③ 按新妇指基督的教会。

④ 见《哥林多后书》11章9节。

⑤ 见《詩篇》41首5节。

为何扰乱我？你在天主内盼望着。”^①“他的道是引导你举足的明灯。”^②希望吧，坚持着，直至万恶之母的黑夜过去，直至主的义怒过去，我们从前曾是义怒之子，曾是黑暗，我们还把黑暗的残余带到犯罪而死亡的肉体中，直到曙光驱除阴影。在天主内盼望着：早晨我即将站立起来，我将凝神谛观，我将永久歌颂他。早晨我将站立起来，我将看见我的拯救者、我的天主，他将因居住在我们心中的“圣神”而复活我们的肉体，因为“圣神”慈祥地运行在我们黑暗漂流的心灵之上。为此，我们在羁旅之中已经得到保证，日后将成为光明：我们已经因希望而得救，已是“光明之子，白昼之子，不再是过去的黑夜之子，黑暗之子”。^③

在二者之间，在人类变化不定的意识中，只有你能区分，因为你洞悉我们的心，你“称光为昼，称暗为夜”。^④除了你，谁能鉴别我们？“我们有什么不受自你的呢？”^⑤“从同一团泥，一块作成贵重的器皿，而另一块作成卑陋的器皿。”^⑥

十五

我的天主，你在我们上空，在你神圣的经典中，又为我们创造了一个权威的穹苍，除了你谁能如此？“天将被卷起，犹如书卷”，^⑦而现在却和羊皮一样在我们上面展开。自从你所委任传授我们圣

① 见《诗篇》41首6节。

② 同上，118首105节。

③ 见《新约·帖撒罗尼迦前书》5章5节。

④ 见《创世记》1章5节。

⑤ 见《哥林多前书》4章7节。

⑥ 见《罗马书》9章21节。

⑦ 见《旧约·以赛亚书》34章4节。

經的人死去后，聖經的权威更崇高了。主啊，你知道人类因犯罪而将遭受死亡后怎样穿上了皮衣^①。因此，你如用羊皮一般，展开了你的聖經的天，把你的融合无間的圣訓通过死亡的人递相传授，展开于我們上空。这些人虽已去世，而你通过他們传授的圣訓获得了更巩固的威权，更崇高地伸展于它所复庇的一切事物之上，他們生前尚未能见到聖經如此崇高地开展着，因为你尚未把聖經的天如羊皮一样展出，尚未把他們身后的声名传播于遐邇。

主啊，請許我們瞻仰这一片青天、你手造的工程，請驅散你用以遮蔽我們視綫的烏云。在这天上有你“启发孩童智慧的指示”。^②我的天主，“請你由嬰兒及哺乳者的口里完成你的光荣”。^③

我們找不到其他书本能如此摧毀驕傲，击败敌人，击败那些迴护自己的罪恶而拒絕与你友好的人。主啊，我从未讀过如此純粹的言論，能如此督促我懺悔，如此压服我的双肩来接受你的軛，如此勉励我不計酬报地奉事你。我的慈父，巴不得我能透彻这些言論，請你鉴察我的虛心而賜与我，因为你的諄諄教誨就是为虛心受教的人。

在这青天之上，我相信有另一种水，不朽的、不受尘世玷污的水。請这些天上的子民、天使們贊頌你的圣名，他們不需要俯視这青天，不需要通过閱讀而認識你的圣訓。因為他們永远瞻仰着你的圣容，不通过時間的文字讀到你永恒意志所願意的一切。他們在閱讀，在体味，在热爱。他們永远在閱讀，而他們所閱讀的从不

① 事见《創世紀》3章22节。

② 见《詩篇》18首8节。

③ 同上，8首3节。

会消逝。他們以体味热爱来閱讀你的永恒不变的决定。这书册从不会翻沒或卷起来，因为你就是他們的书，而你是永恒存在的：因为你安置他們在这个穹蒼之上，使穹蒼复底下的凡人矫首仰視，認識你的慈爱如何在時間之中昭示了時間的創造者。主啊，“你的仁慈上凌霄汉，你的真理达于云际”。^①云在过去，但天是留着。传播你的圣訓的人們从此生进入另一生活，而你的聖經将永久复底着万民直至世界末日。但“天地要过去，你的話不会过去”。^②因为羊皮将卷起来，所复底的芊眠芳草也将消失，而你的話却永久常在。你的話不露真相，仅在云雾隐现之中，通过蒼天的鏡子显示于我們，因为我們虽則已得到你的圣子的爱，但“将来如何尚未显明”。^③圣子通过肉体的网，撫摩我們，燃起我們的热爱，“我們追隨着他的芬芳”。^④“他一朝显现，我們將和他相似，将看见他的本来面目”。^⑤主啊，看见你的本来面目，这是我們尚未享受到的权利。

十 六

只有你是絕對的存在，同样只有你才真正認識：你是不变地存在着，不变地認識着，不变地願意着；你的本体不变地認識、願意着；你的理智不变地存在、願意；你的意志不变地存在、認識着；在你看来，受你光照的可变受造物，要和你一样認識你不变的光明，这是不合理的。为此，我的灵魂在你眼中犹如“一片干旱的土

① 见《詩篇》35首6节。

② 见《馬太福音》24章35节。

③ 见《新約·約翰一书》3章2节。

④ 见《旧約·雅歌》1章3节。

⑤ 见《新約·約翰一书》3章2节。

地”，^①因为我的灵魂不能光照自己，也不能浇灌自己，因此只有到你生命之泉边，同样也只有在你的光明中能看见光明。

十 七

谁把苦澀的“水”^②汇集在一起？这些苦水有同一的目的，即暫时的、现世的幸福；虽然芸芸众生随着紛至叠来的欲望，如波涛起伏，一切都迴旋于这个目标之内。主啊，除了你，誰命令“天下的水汇集在一起”，而涌现企望你的陆地？“海是你的，是你造的；陆地是你的，是你亲手造的”，^③因为不是苦澀的意志，而是汇集在一处的水名为海。你約束了人类的貪欲，定出界限，防止橫流，迫使波浪自相撞击，这样依照你統攝万有的綱紀，你造了海。

至于那些渴望你、在你眼前的灵魂，你为他們另作安排，把他們区分开来不和海接触，用神秘的、甜蜜的水灌溉他們，使陆地生出果子；我們的灵魂遵照了主、天主的命令，“各从其类”^④，結出仁爱的果实：爱护別人，在物质需要上帮助別人；灵魂由于肖似天主的一面，本身包含着爱的种子，从自身的忧患产生了同情心，肯帮助別人的需要，一如我們自己在同样的困难中也希望得到別人的帮助。这种帮助，不仅在乎輕而易举的事情上，犹如一棵小草，也包括大力的援助照顾，犹如一株結成果实的树，即是能加恩于人，用公平正义的有力支援，如树蔭一般复庇別人，从强暴者的手中解

① 《詩篇》142 首 6 节。

② 按“水”字即指下文所引創世紀 1 章 9 节：“天主說：天下的水汇集在一处，使陸地出現。”

③ 见《詩篇》94 首 5 节。

④ 见《創世紀》1 章 11 节。

救被蹂躪的人。

十 八

主啊，你經常散布快乐与力量，我恳求你，請你使“真理由地上长出，正义从天下視”，^① 使“天际出现光体”。^② 使我們能“把我們的餅分給飢餓的人，將飄泊的穷人接引到我們家中，見赤身的給以蔽体的衣服，不要輕視和我們同类的亲人”。^③

如果我們土地上长出这些果实，請你垂視，因为这是良好的。希望我們的光明能及时发射，希望我們所收获的行动果实能上升而获得諦观生命之道的真趣，能附丽于你的聖經之天，成为照明世界的“光体”。

在聖經中，你和我們談論，教我們区分属于理性的事物和属于感性的事物，如昼夜的不同，教我們区分追求理性事物的人和追求感性事物的人。你在創造穹蒼之前，潛神默化，剖判了光明和黑暗，现在不如此，你的恩宠已昭示于宇宙，你所造的精神体已秩然有序地安置在同一穹蒼之中，照耀着大地，“分別昼夜，指定时节”^④，因为“旧的已經过去，一切变成新的了”，^⑤ 因为“我們得救之日比初信之时更近了”，因为“黑夜已深，白昼将近”，^⑥ 因为“你的祝福弁冕于你的年月”，^⑦ 你已派遣工人收割別人播种的庄稼，

① 见《詩篇》84 首 12 节。

② 见《創世紀》1 章 14 节。

③ 见《旧約·以賽亚书》58 章 7、8 节。

④ 见《創世紀》1 章 14 节。

⑤ 见《哥林多后书》5 章 17 节。

⑥ 见《羅馬书》13 章 11、12 节。

⑦ 见《詩篇》64 首 12 节。

你又派工人另播種子，等到世界末日收割。

你接受了义人的志願，祝福了他們的岁月，但“你是始終如此，你的岁月沒有尽期”，^①正如你为消逝的岁月所准备的粮仓。

按照你永恒的計劃，你在适当的時間，把天上的恩澤施于大地：“有些人蒙圣神賜他智慧的言語”，^②作为“宏大的光体”，犹如皎洁的晨曦，专为那些爱好眞光的人們；“有些人蒙同一圣神賜他們知識的言語”，好比“小的光体”，其余則或蒙受信仰，或能医治疾病；或能行灵异或能知未来，或辨別神的邪正，或暢通万国方言，这一切犹如星光。“而一切都由同一圣神的化工，随己意而分給各人”，使众星拱列，为众生造福。

“知識的言語”包罗众妙，随时代而变化，犹如月魄的有盈有亏；至于上文拟为星辰的其他恩賜，則和智慧的光华相差甚远，前者不过是黑夜的开始，后者則是白昼的先导；但这些星辰之光也是需要的，你的非常明智的僕人用此晓諭具有凡骨而不属于精神的人，而智慧的妙諦則仅传授給出类拔萃的人。

寻常血肉的人，“在基督中犹如哺乳的嬰孩”^③，等他們长大后，才能正式飲食，然后能受得住太阳的光耀。他們不应自以为被弃于黑夜之中，应以月亮与星辰之光为滿足。

天主啊，你在你的聖經中，在你的穹蒼中，非常明智地和我們談論这一切，使我們能在奇妙的諦观中，辨析一切，虽則我們还受到“記号、时节、日子、年岁”^④的限制。

① 见《詩篇》101 首 28 节。

② 见《哥林多前书》12 章 7—11 节。

③ 同上，3 章 1、2 节。

④ 见《創世紀》1 章 14 节。

十 九

但最先“你们要洗濯，要澡雪自己，从你们心中除掉我所见的恶行”，使“陆地出现”；“要学习行善，给孤儿伸冤，为寡妇辩屈”，使地上长出有用的草和果树；“主说：你们来，我们彼此辩论”，^①使天际出现“光体”，照耀大地。

那个富人“问良善的老师，该做什么，才能得永生？良善的老师，耶稣——那富人只当他是一个凡人，但他确是良善的，因为他是天主——对他說：“要进入永生，就当遵守诫命”，摆脱罪恶的苦水，“不可杀人，不可奸淫，不可偷盗，不可妄证”，才会出现陆地，结出孝敬父母、爱人如己的果实。那人说：“这一切我都遵守了”，田地肥沃，怎会生出荆棘呢？——去芟除慳吝的榛莽，“变卖你所有的，分施贫乏”，充实你的庄稼，“积财于天上，并且你若愿意做一个完全的人，跟随主”，^②加入那些聆听着认识一切、区分日夜的天主谈论智慧的人们中间，这样你也能认识，这些人将成为天上的“光体”照耀你；但如你的心不在天上，便不可能如此，而你的财产如不在天上，你的心也不会在那里。这是那位良师的教诲。那块硃瘠的地听了闷闷不乐，长出荆棘，淹没了天主的道。

但你们是特选的子民，是“世上软弱的人”，^③你们放弃了一切，跟着主走。跟着他走吧，使强壮的人羞愧，用你们清洁的双足，跟着他走，在天际发出光明，使“诸天颂扬主的荣耀”^④，分别纯全

① 见《旧约·以赛亚书》1章16—18节。

② 见《马太福音》19章16—22节。

③ 见《哥林多前书》1章27节。

④ 见《诗篇》18首2节。

者——虽則还不像天使——的光明和孩子們——但并非絕无希望的人——的黑暗；你們該照耀大地：旭日当空的晴天将向白昼播告“智慧的言語”。素月流輝的夜晚将向黑暗播告“知識的言語”。月和星照临着夜色，而黑夜并不能損益它們的光輝，因為它們是按照黑夜所能接納的程度而发光。这犹如主說了：“天空要有光体！”“忽然有声来自天上，恍若大风吹过，又有炎炎如舌的火光分降于每人头上”，^①天空出现了具有生命之道的光体。神圣的火焰，燦烂的火焰，你們到处飞揚吧！你們是世界的光明，不应压束于斗下；凡接受你們的，受到荣显，也荣显你們。你們应到处飞揚，照耀天下万民！

二 十

“使水滋生蠕行的生物！”^②使海怀孕，产生你的工程！由于水能区别尊卑，便成为天主的喉舌，天主通过它說：水不要滋生地面上的有灵之物，而滋生蠕行的生物和翱翔天空的飞鳥。天主啊，这些蠕行的生物即是你的“圣事”。它們凭借圣贤們的行动，游于尘世痴迷的波浪中，用你的名义，使人类受到你的“洗礼”的潤澤。

从此出现了种种宏伟的奇迹，犹如庞然巨鱗，而传播你的言語的使者則飞翔于上空，在你聖經的穹蒼中，不論他們在哪里栖息，都有你聖經的威力呵护，因为这“不是无声无息的言語，他們的喊声，他們的言語传遍于天涯地角”，^③因为你祝福他們，使他们繁盛。

是否我在哄人？是否我把天上事物的明确概念和穹蒼之下波

① 见《新約·使徒行传》2章2—3节。

② 见《創世紀》1章20节。

③ 见《詩篇》18首4节。

涛汹涌的海洋中的物质事物混淆不分呢？有些事物的概念是已经确切规定，世代相传，绝无增损，犹如智慧与知识的光明，但这些概念同时牵涉到繁衍的、各式各样的物质行动，在你天主祝福之下，彼此相生，孳乳繁息：你顾念我们感觉的喜新厌旧，因此使唯一的真理，通过肉体的行动，在我们思想中构成形形色色的想像而表达于外。

水能滋生这一切，但是依恃你的“道”。由于人类远离了你的永恒真理，才需要滋生这一切，但也仅仅在你的“福音”之中，因为这一切虽出于水，但必须凭借你的道，才能使它们在苦澀凝滞的水中滋生。

万有是美好的，因为是你创造的，但你，万有的创造者，更是无比美好。假如亚当不堕落，那末从他怀中不会流出海洋的苦水，即怀着深度的好奇心，暴风雨般的傲气和不能自持的躁妄的人类。也不需要传授你的圣经的人，在水中，用物质的和可感觉的行动，把你的奥妙的行动和言语表达出来。我是如此解释“蠕行的生物”和“飞鸟”：人们即使得到这些象征的润泽、陶冶，也不能越出他们所隶属的物质“圣事”的界限，除非他们的灵魂能获得更上一层的精神生活，在“道”的启发之后，造詣到纯全的境界。

二十一

为此，由于你的圣“道”，已不再从海洋深处滋生蠕行的生物和飞鸟，而是从脱离苦水后的陆地上长出“有生命的灵魂”。^①

^① 见《创世纪》1章24节。按此语原意为“生物”，奥氏据通行拉丁文译本，译为“有生命的灵魂”，以此象征信徒。

这灵魂不再和被水淹沒时一样,需要外教人所必須的“洗礼”,因为从你规定了入天国的条件后,别无其他門径进入天国。这灵魂在信仰方面也不再要求灵异奇迹了,因为他已不再是“不睹奇迹灵异决不相信”^①的人了,因为信徒的陆地和不信者的苦海已經分清,而“通晓万国方言不是为信徒,而是为警告不信的人”。^②你在水上建立的陆地,也不再需要海水遵照你的道而滋生飞鳥了。請你派遣使者向大地传布你的“道”。我們仅能传达他們的事业,惟有你才能在他們身上行动,創造有生命的灵魂。

陆地产生灵魂,因为陆地是这些工作所以能創造灵魂的因素,犹如海是产生“蠕行生物和天空飞鳥”的因素。地已經不需要这些动物了,虽則在“你为信徒所准备的筵席”^③上还供着捕自水中的魚;因此水中捕魚不过为了供养陆地!飞鳥是海的产物,但在陆地上繁殖。最先传布福音的原因是由于人們不信宗教,但信徒也每天从福音中获得各式教訓和祝福。至于有生命的灵魂則生自大地,因为捐弃尘世的浮华,仅仅为信徒有用,使他們为你而生活;灵魂如果生活在逸乐之中,生活在宴安鴆毒之中,是虽生犹死,因为你才是使心地純洁者获得充沛生气的逸乐。

使你的工作人員不要再像在不信的海水中布道时通过灵奇、通过神秘隱語来轰动愚昧,因灵异的威懾而产生敬仰——这是亚当逃避你的圣容,子孙成为深淵后,走向信仰的途径——希望他們犹如在和深淵截然分清的地面工作,在信徒前生活,成为信徒的模

① 见《約翰福音》4章48节。

② 见《哥林多前书》14章22节。

③ 见《詩篇》22首5节。

范,促使信徒取法。

这样信徒不仅聞其所聞,而且也躬行实践:“寻求天主吧,你們的灵魂将生活着”,^①使大地生长有生命的灵魂。“不要取法世俗”^②,应防止受世俗沾染。你們的灵魂因追求世俗而死亡,惟有逃避世俗才能生活。你們該防止残酷横逆的驕傲,丧人神志的快乐,自欺欺人的学問,使它們成为降伏的野兽,馴服的家畜,无毒的长虫。这些都象征灵魂的趣向:妄自尊大,纵情佚乐和好奇的鴆毒,都是灵魂死亡后的行径,因为灵魂虽說死亡,但仍不能冥然不动:灵魂离开生命之泉而死,被消逝的世俗所收拾,也就亦步亦趋跟着世俗。

天主啊,你的“道”是永生的泉源,不会消逝,因此不容許我們离开你的圣“道”。你的“道”對我們說:“不要取法这个世俗,使大地在生命的泉源中生长有生命的灵魂”,一个純洁的灵魂,能在你的道中,凭借福音的作者們,仿效那些仿效你的基督的人。这便是“各从其类”^③一語的意义。因为朋友之間才能彼此相效,所以使徒保罗說:“你們要像我,因为我也像你們”。^④

这样,在有生命的灵魂上,有馴良的仁兽,因为你命令过:“进行工作时应当謙和,你就为人所喜爱”;^⑤有良好的家畜:“不吃无損,吃也无伤”;^⑥有良好的、不会毒害人的蛇,它們能机警地防范

① 见《詩篇》68首37节。

② 见《新約·羅馬书》12章2节。

③ 见《創世紀》1章21节。

④ 见《加拉太书》4章12节。

⑤ 见《德訓錄》3章19节。

⑥ 见《哥林多前书》8章8节。

着，它們享用自然，仅仅为了使人从受造之物进而辨别永恒、認識永恒。这些动物出离了死亡的道路，成为良好的动物，为理智服务。

二十二

主，我們的天主，我們的創造者，我們的情感一朝擺脫了促使我們趋向敗亡的耽玩世俗之心，我們的靈魂才度着良好生活而开始真正的生命，这样实践了你通过使徒而誥誡我們的話：“不要随从世俗”，因此也实践了你接着說的：“要变化气质，重建新心。”^①你不教我們“变化”“各从其类”，不教我們仿效前人或仿效生活比較良好的人。因为你不說：“造人，各从其类”，却說：“我們要照我們的肖像造人”，^②使我們能从此体味出你的圣意。

为此，传授你的言語的人，通过福音而生育儿女，不願始終如乳母的乳育嬰孩，所以說：“你們要变化气质，重建新心，为了體驗天主尽善尽美的圣意。”^③为此，你不說：“造人”，而說：“我們要造”；不說：“各从其类”，却說：“依照我們的肖像。”^④一人的心刷新后，能辨别、能認識你的真理，不需要別人的指引，便不需要“各从其类”了；他得到你的指示，自己能體驗你的尽善尽美的圣意；他受你的教导，已能領略三位而一体、一体而三位的天主。为此，你先用复数說：“我們要造人”；后用单数說：“天主造了人”；你先用复数說：“照我們的肖像”，接着用单数說：“照天主的肖像。”^⑤于此可

① 见《羅馬书》12章2节。

② 见《創世紀》1章26节。

③ 见上注①

④ 见上注②

⑤ 见《創世紀》1章26—27节。

见，一人的刷新是为了認識天主，依照造物主的肖像，这样精神化以后，他“裁判一切应受裁判的事物，而他自身則不受裁判”。^①

二十三

“裁判一切”，就是“管理海中的魚，空中的飞鳥、牲畜和大地，以及地上所有的蠕行昆虫”。^② 此項权力的行使是通过理智，理智使他“領会圣神的妙理”。^③ 但“人在尊荣之中而不悟，則是自淪于无知的畜类，变成和畜类一样”。^④

我們的天主，在你的教会中，按照你所賜的恩宠——因为“我們是你締造的，是属于你的良好的工程”^⑤——不仅有凭借圣神而統治的人，也有凭借圣神而被統治的人，因为你在你圣神的恩宠之中“造了男人和女人”，^⑥ 而在恩宠中，以性別論，“沒有男女之分，也不分犹太人、希腊人，奴隶或自由人”。^⑦ 因此凡“属于精神的人”，不論是統治者或被統治者，都能凭借圣神而裁判。但他們不能裁判照耀穹蒼的精神思想，因為他們不能裁判如此崇高的权力；——也不能裁判你的聖經，虽則聖經中有艰深难解的文字；对此我們的理智只能服从，即使我們不能了解，但知道所說的一定真實不虛，我們只有堅信不疑，因此一人即使属于圣神，已重建新心，依照造物主的肖像認識了天主，但仍是法律的執行者，而不是裁判者；

① 见《哥林多前书》2章15节。

② 见《創世紀》1章26节。

③ 见《哥林多前书》2章14节。

④ 见《詩篇》48首21节。

⑤ 见《以弗所书》2章10节。

⑥ 见《創世紀》1章27节。

⑦ 见《哥罗西书》3章10节。

——也无权判別哪些人属于圣神，哪些人属于肉体，只有你洞悉二者的区别：如果他們行动中絲毫无所显示，則我們不能从“果实”来認識他們，但他們完全暴露在你，我們的天主的眼中，你早已認識他們，你在創造穹蒼之前，在冥冥亭毒之中，已經加以分別召喚。一人即使属于圣神，也不能裁判尘世的众生，因为“外界之人用不到他裁判”，^① 因为他不知众生之中哪些人将享受你的甘飴的恩澤，那些人将永久沉淪于不信的苦海。

因此，依照你的肖像而造的人，对于“天上的光体”，对于奧妙的天，对于創造穹蒼前的昼夜，对于汇合在一处的水，都沒有权力。但他有权“管理海中的魚，天空的飞鳥，牲畜和大地，以及地上所有的蠕行昆虫”。

他能裁判的——亦即正确的可以贊同，不正确則加排斥的——是有关你的慈爱从水中拯拔出来的人們領受圣事的条例，有关供給信仰的大地享食的、捕自水中的“魚”^② 的礼仪，有关一切服从你的聖經权威的言論，亦即一切从口中发出的惊叹、闡述、辯析、称揚、呼号你的声音，以及信徒答应的“阿們”，^③ 如天空的飞鳥；这些言論，从物质的声音方向，起源于尘世的深淵与盲目的肉体，肉体不能看见思想，必須用声音来敲击耳鼓，因此飞鳥即使在陆地上繁殖，但亦源出于水。

属于精神的人所能裁判的——亦即正确的加以贊同、不正确則加以排斥的——是有关信徒的行动、习尚和他们救济貧困的功

① 见《哥林多前书》5章12节。

② 按希腊文：“耶穌、基督、天主、子、救主”，五名詞的起首字，合为“魚”字，故古代基督教以魚象征基督，此处指“領圣体”或“圣餐礼”。

③ “阿們”为基督教禱告經文的結束語，义为心願如是。

夫，这犹如大地所結的果实。他还能裁判“有生命的灵魂”，这些灵魂的情欲以及通过感觉所得到的这一切已被純洁、斋戒、誠意所馴伏。总之，凡他有权纠正的，便有权裁判。

二十四

主，你祝福了人类，教人类“生育繁殖，布滿大地”。^①这究竟指什么？有什么奥妙在内？是否在这件事上，你并无其他用意，要我們有所領会？为何你称“光”为“昼”时，未尝祝福光，也未尝祝福穹蒼、日月星辰和大地海洋？天主啊，如果你不祝福水族大魚，教它們“孳生繁殖，充滿海洋”，^②我真想說你是依照你的肖像造了人，所以单把祝福之恩賜給人类；如果你也祝福树木花草牲畜，我便要說这祝福是专为那些能孕育蕃息的东西。但你沒有对花草树木牲畜蛇虫說：“孳生繁殖吧”，虽則它們也和游魚飞鳥人类一样，孳生繁殖，綿延它們的种类。

我有什么可說呢？我的光明，我的真理：这句话不是毫无意义嗎？不是廢話嗎？当然不是，慈爱的父亲啊，你的“圣道”的僕人决不敢如此說的。即使我不懂这一語的意义，我希望有比我更好、比我更聪明的人，按照你賦畀每一人的理解力，能更好地領略其中意义。

主啊，請你至少接受我在你面前的懺悔，我相信你如此說不是徒然的，我还要說出我讀这段文字后所有的感想。此外，我也看不到有什么能阻止我領略聖經文字的象征意义。因为思想构成一个

① 见《創世紀》1章28节。

② 同上，22节。

概念，而具体事体能用无数方式表达出来，反之，具体事物的一个概念，思想能用各种方式加以领会。譬如“爱天之爱人”这样一个简单的概念，可以用多少象征、多少语言具体表现出来，而每一种语言又有多少说法！

水中的生物便是这样孳生繁殖的。讀者可以注意到这一个例子：聖經上“在元始天主創造天地”一語，除了錯謬欺人的见解外，根据正确的观点，不是能有多种解释嗎？

人类的嗣胤便是如此“孳生繁殖”的。

观察事物的本性，如果不考虑象征意义，仅仅着眼于具体，則一切从“种子”产生的，都符合“滋生繁殖”一語。但如着眼于象征意义——我以为聖經所以把祝福仅限于水中生物与人类，真諦即是如此——則無論在精神与物质受造物中，——犹如在天地之中，——無論在良好的与敗坏的灵魂中，——犹如在光明与黑暗之中，——或在传授聖經的神圣作者中，——犹如在諸水之間的穹蒼，——或在痛苦的人类社会中——犹如在海洋之中，——或在虔誠信徒的持身方面——犹如在陆地之上，——或在现世的慈善工作方面，——犹如在花草果树之間，——或在专为造福他人的精神恩宠方面，——犹如在天际的“光体”內，——或在有軌有則的情感方面，——犹如在“有生命的灵魂”——我們都能找到芸芸众生。

在这一切之中，众生都在生长蕃息；但所謂“孳生繁殖”是在乎具体表现和思想概念方面，即同一事物能用各种方式表现，而同一表现形式能用各种方式去理解。

具体表现，犹如水族的孳生，为我們沉溺于罪恶的肉体是必須的；而思想概念則犹如人类的嗣胤，是由我們理智所誕生。

主啊，我們认为你所以仅命水中生物与人类說：“孳生繁殖”，原因在此。因为在这“祝福”中，你使我們能用多种方式表达同一概念，又能用多种方式理解同一的、隱晦的概念。这一切“充滿海洋”，海水的波动是由于聖經的不同解释；大地也布滿人的后嗣，大地的干燥是由于渴求真理，但大地是属于理智范围。

二十五

主，我的天主，我还要談談你的聖經下一节給我的启发，我将毫无顾虑地談出，因为我只談真理，而且是你启发我，要我讀了这些文字而加以宣說。除你外，我相信沒有一人能启发我談論真理，因为“你是真理”，^①而“人都是虛伪的”，^②“誰說謊，是出于自己”，^③为此，我要談真理，只能依据你。

你把“地上所有結子的菜蔬，一切有果实而能传种的树木，給我們作为食粮”。^④你不仅給我們，也給“天空的飞鳥，地上的走兽和蛇虫”，^⑤但不給与鱗介和鯨鯢。

我們已經指出地上的果实是象征着各种慈善工作，是肥沃的大地供应我們之所需。譬如“你所爱怜的阿尼色弗一家”^⑥便是这样的土地，这一家“屡次使保罗暢快，并不以保罗的鎖鏈为耻辱”^⑦。同样那些“来自馬其頓、接济保罗的困乏的弟兄們”^⑧也如

① 见《約翰福音》14章6节。

② 见《羅馬书》3章4节。

③ 见《約翰福音》8章44节。

④ 见《創世紀》1章29节。

⑤ 同上，30节。

⑥ 见《提摩太后书》1章16节。

⑦ 同上。

⑧ 见《哥林多后书》11章9节。

此做了，結出了这样的果实。但保罗也痛心有些树木不結应結的果子，他說：“我初次申訴时，沒有人来帮助我，竟然都离弃我；但願这罪不归于他們”。^① 凡以合乎理性的道理教导別人，使人能領略神圣的奧蘊，理应享受这些果实。他們作为人，应享受这些果实；作为“有生命的灵魂”，以克己精进成为他人的模范，应享受这些果实；作为“天空的飞鳥”，由于他們的“言語传到天涯地角”，^② 使大地因他們而充滿着祝福，也应享受这些果实。

二十六

凡取食这些果实时感到快乐的人，才能享受这些果实。反之，誰“以口腹为神道的”，^③ 便感觉不到其中滋味。至于供应这些果实的人，真正的果实，不是果实本身，而是他們的好意。

因此我完全看出这位奉事天主而不奉事口腹的使徒所以快乐的原因，我也和他同乐。他从以巴弗提手中收到了腓立比人的饋遺，^④ 但我看出他所以快乐的原因。他所享食的即是使他快乐的原因，他也直认不諱：“我在上主之中非常欣慰，因为我终于看見你們对我如此关怀，这种关怀之心，你們前所曾有，但未几即已厌倦”。^⑤ 这些腓立比人曾經感受长期的厌烦，似乎不再結出善行的果实，使徒的喜乐是由于他們重新开花結果，而不是因为他們接济他的拮据。因此他接着說：“我并不因缺乏而說这話，我無論在什

① 见《提摩太后书》4章16节。

② 见《詩篇》13首5节。

③ 见《新約·腓立比书》3章9节。

④ 同上，4章18节。

⑤ 同上，4章10节。

么景况中都能知足。我知道怎样处卑贱，也知道怎样处丰富，或温饱、或饥饿、或有余、或不足，随时随地我都能应付。我依靠加给我力量的主，能应付一切”。^①

伟大的保罗！什么是你快乐的原因？什么使你快乐？什么是你的饮食？你是“依照创世者的肖像而认识天主的新人”，^②你是具“有生命的灵魂”，你如有翼能飞的妙舌，用以宣扬天主的妙谛。如此的灵魂才相称有这样的饮食。什么是你的饮食？快乐。听他接下去说的话：“你们能和我同受患难，这是好事”。^③这便是他的快乐，这便是他的饮食：是因为他们做了好事，而不是因为解除了他自身的患难。他对你天主说：“在困苦之中，你使我心泰然”，^④因为他在加给他力量的天主中，知道如何应付有余或不足。他还说：“你们也知道我初传福音、自马其顿出发时，没有其他教会与我合作，只有你们和我通有无；我在帖撒罗尼迦时，你们一再派人供给我的需要”。^⑤他的快乐是由于他们恢复这些善举，正如荒蕪之地重成膏腴而滋长花果。

他说：“供给我的需要”，这不是为了自己的需要吗？不是为此而快乐吗？不、不，因为他接着说：“我不求馈赠，我求果实。”^⑥

我的天主，我从你处学会了如何分别馈赠与果实。馈赠是别人送给我所需要的东西，如金钱、饮食、衣服、房屋或其他资助。果

① 见《新约·腓立比书》4章12节。

② 见《歌罗西书》3章10节。

③ 见《腓立比书》4章14节。

④ 见《诗篇》4首2节。

⑤ 见《腓立比书》4章15节。

⑥ 同上，17节。

实是指赠与者良好而纯正的心意。我们的良师耶稣不仅仅说：“谁接待先知”，还附加说：“因先知的名义”；不仅仅说：“谁接待义人”，还说：“因义人的名义”，然后能得到先知和义人的赏报。也不仅仅说：“以一杯凉水给这些小子中的一个喝”，还说：“因门徒的名义”；最后说：“我实在告诉你们，他一定失不了他的赏报。”^① 接待一位先知，接待一个义人，给门徒喝一杯凉水，这是馈赠；“因先知的名义”、“因义人的名义”、“因门徒的名义”，这便是果实。以利亚受寡妇供养的便是这样的果实，寡妇知道供养着天主的人，也为此而供养以利亚；至于以利亚得自乌鸦的饼，^② 则是馈赠；吃饼的不是以利亚的内心，而是以利亚的外表，以利亚的肉体，这肉体能因缺乏这种饮食而死亡。

二十七

主啊，我愿在你面前倾谈真理。那些愚昧者和不信仰者需要“鳞介和鲸鲵”所象征的玄妙的灵异和伟大的奇迹，才肯学习信仰，接受信仰；他们款待你的孩子们，在某些生活需要上有所资助，他们并不知道因何如此，目的何在；其实前者并不供养后者，后者也不受前者的供养，因为前者如此做并不本着一种神圣的、正确的心意，后者既然看不见果实，也并不因前者的馈赠而快乐。凡能使心神愉快的，才能滋养心神。于此可见，“鳞介与鲸鲵”只能取食大地和苦海区分后所产生的食料。

① 见《马太福音》10章41—42节。

② 事见《旧约·列王纪》上，17章6—16节。

二十八

天主，你看了你所造的一切，“都很美好”，^① 我們也看见了，一切都很美好。你对每一項工程，說：“有”，就有了，你看见每一样都是好的。我計算过，你前后共七次看了你所造的，說好；第八次你看了所造的一切，不仅說好，而且說一切都很好。因为每一項分別看，仅仅是好，而合在一起，則不仅是好，而且是很好。任何美好的东西也都如此說。因为一个物体，如果是薈萃众美而成，各部分都有条不紊地合成一个整体，那末虽則各部分分別看都是好的，而整体自更远为美好。

二十九

我曾仔細找寻你是否七次抑是八次观察你所造的是否良好并表示滿意；但在你的举目之中却又找不到足以使我理解你多少次观察所造事物的時間。我不禁喊道：“主啊，既然你是眞实、是眞理，你所启示的聖經怎能不是眞实无妄呢？为何你告訴我你的观察事物沒有時間，而聖經却說你每天看见你所造的良好，我竟然能計算出多少次呢？

既然你是我的天主，請你为我解答这問題。你用强有力的声音，在我心灵的耳际，振发你的僕人的聾聵，对我叫喊說：“你这人！聖經上的話就是我的話。但聖經是在時間之中写的，而我的言語則超越時間，和我同属于永恒。为此，你們通过我的圣神所看见

① 见《創世紀》1章31节。

的，我也看見，你們通過我的聖神所說的，我也說。但你們是在時間之中看見，我則不在時間之中看見；你們在時間之中說話，我不在時間之中說話。”

三十

主、我的天主，我聽見了，我舐到了你的真理的甘露，我也懂得有些人為何不服貼你的工程，他們以為其中許多工程，如天體的結構，星辰的布置，是你迫于需要而創置的，這些工程不是出于你，而是早已造成，你不過加以收集整頓，這是你戰勝仇敵之後才築起這座世界堡壘，有了這樣的工事，使戰敗的仇敵不能再起來反抗；其他種種，如人身的肢體，微小的動物和生長在地上的草木，也不是你創造的，而是出于另一敵對的神道，另一自然；這神道或自然，也並非由你所造，它們盤踞于宇宙的下層，和你相抗，產生和形成以上種種。

這些狂妄的人如此說，因為他們不是通過你的聖神而觀察你的工程，所以不能在这些工程中認識你。

三十一

誰能通過你的“聖神”而觀察這些事物，你便在他身上觀看。因此他看出萬有的美好時，是由于你看見其美好。誰為了你而愛好任何事物，也就在事物之中愛你，一切因你的聖神而得到我們喜愛的，也就在我們之中得到你的喜愛。“因為除了人的心，誰知道人的事？同樣，除了天主的‘聖神’，也沒有人知道天主之事。”使徒保羅又說：“我們所接受的，不是世間的精神，而是來自天主的

‘圣神’，他使我們知道天主开恩賜給我們的一切。”^①

因此，我能肯定說：除了天主“圣神”外，沒有一人能知道天主之事。但我怎样知道天主开恩賜給我們的一切呢？我所得的答复是如此：即使是我們通过天主“圣神”而知道的，除了天主“圣神”外，也沒有人知道。对于那些因天主“圣神”而說話的人，聖經上曾明确地說：“不是你們自己說話”，^② 同样，对于因天主“圣神”而認識的人，也能肯定說：“不是你們自己認識。” 对于因天主“圣神”而看見的人，也同样能肯定說：“不是你們自己看見”，因此誰因天主“圣神”看出事物的美好，也不是他自己看見，而是天主看見。

为此，一种看法是：以恶为善，这是上列那些人的看法。另一种看法是：以美好为美好，但看見受造物的美好而喜愛，却不在受造物中喜愛你，他們更願享用受造物，不願享受你。第三种看法是：看見某一事物的美好时，是天主在他身上看見事物的美好，因此天主在受造物身上受到人的敬愛。这愛仅能靠天主所賜予的“圣神”而获致，因为“天主的愛是凭借他所賜与的‘圣神’而傾注在我們心中”。^③ 通过“圣神”我們看見了各种存在事物的美好，因为这美好并不来自有限度的存在，而来自絕對存在。

三十二

主、我感謝你。我們看見了天和地，即物质受造物的上下两部，或物质的和精神的受造物；我們看見了划分黑暗的光，点綴着

① 见《哥林多前书》2章11—12节。

② 见《馬太福音》10章20节。

③ 见《羅馬书》5章5节。

物质世界或整个受造物的各个部分。我們看见了諸水分为上下后中間的穹蒼，即宇宙的最初物体，或现在名为天的空間，飞鳥翱翔于其間，中有汽化的水，晴夜凝而为露，重浊的水流而为雨。我們又见万流委輸、海色的壮丽，大陆上墳壤的原野和长滿花卉树木景物宜人的腴壤。我們又昂首而见“光体”，太阳充₄照耀着白昼，黑夜則有月色星光的撫慰，同时又成为時間的标識。我們又见卑湿之处滋生了鱗介鯨鯢和飞翔的禽鳥，因鳥翼所凭的浓厚空气是由水蒸发而成的。我們看见地面点綴了动物和依照你的肖像而造的人类，人凭借了和你相似之处，就是說凭借了理性和理智，統治百兽；犹如人的灵魂上一面是通过思考而发号施令，一面是服从号令，犹如行动受理智的指揮而获得正确方向，同样女子以肉体言，来自男子，虽則在理智和灵性方面具有同样的天賦，但由于性別的不同，女性应隶属于男性。

我們看见了这种种，每一样都已美好，而綜合一切尤为美好。

三十三

希望你的工程歌頌你，使我們爱你，也希望我的爱你，使你所造的万类也歌頌你。万物在時間之中，有始終，有升沉，有盛衰，有美丑。因此它們有晨有夕，或幽而隱，或明而显。它們是由你創造，不是从你身上分出，也不是你身外先期存在之物分化而出的；它們是来自同样受造的，也就是說来自同时受你創造的原质，你不分時間的先后，把无形的原质形成万有。

天地的质和天地的形，二而非一，你从虛无中創造了原质，又从不具形相的原质創造世界的一切品类，但这两項工作是同时的，

原质的受造和形相的显现并无时间的間隔。

三十四

我們也探究了你为何願意万有按照这样一个程序創造或按照这样一个程序叙述所象征的意义,我們已见每一样都美好,而整个万有尤为美好,我們也在你的“道”中,在你的“独子”中看见了天和地,即在一切时间之前,在你的无晨无夕的預定計劃中的教会的元首和身体。你开始在时间之中执行你的預定計劃时,为了显示你神秘的計劃并整治我們的紛乱,——因为我們的罪恶压在我们头上,我們离开了你,沉淪于黑暗的深渊,而你的“圣神”則运行于深渊之上,准备在适当时间拯救我們——你使恶人成为义人,把他們和罪人分隔;你在仅仅听命于你的上层人員和隶属前者的下层人員之間树立了聖經的权力;你又把教外人集合为一体,使他們具有同一的精神,为了显示信徒的热心;你又使信徒們向你貢獻他們的慈善工作,把现世的財帛布施穷人;而获得天国。

你又在穹蒼中燃点起許多“光体”,即是拥有生命之“道”的,蒙被“圣神”恩宠的,用他們卓越的权威照耀四方的圣賢;为了使教外民族受信仰的灌溉,你用有形的物质造成了“圣事”和可以目睹的灵迹,以及符合你聖經之天的言論,这一切也使信徒蒙受祝福;你又用坚强的节制和合理的情感培育信徒們“有生命的灵魂”;你依照你的肖像模样,刷新了仅仅听命于你而无需取法人間任何权威的灵魂,使理性的行动服从理智的約束,和女人服从男人一般,你又教这些信徒們供应你的工作人員——为信徒现世的进修所必需的工作人員——的生活需要,这也有益于他們的身后。

这一切我們都见到了,都是很好的,因为你在我們身上也见到了,你把“圣神”賜与我們,使我們因圣神而见这一切,而且在这一切之中看见你。

三十五

主、天主,請你賜給我們和平——既然你把一切賜与我們——憩息的和平,安息日的和平,沒有黄昏的和平。因为这些美好事物的美妙秩序到达終点后,就会消逝,在它們身上有早晨,也有黄昏。

三十六

第七天是沒有黄昏,沒有夕阳,因为你圣化了这一天,使它永远駐在着。你完成你的“很好”的工程后,——虽則你是在安閑之中創造一切——第七天上你休息了,你的聖經借此預先告知我們,本着你的恩賜,完成了我們“很好”的工作后,在永生的第七天上,我們將安息在你怀中。

三十七

一如现在你在我們身上工作,同样到了那一天,你將在我們心中安息。一如我們的工作是你通过我們而工作,同样,我們的安息將是你在我們身上安息。主,你是永久工作,永久休息;你不隨時間而见,不隨時間而动,不隨時間而安息,但你使我們见于時間之中,你創造了時間,你也制定了時間后的安息。

三十八

我們看见你所造的一切,因为它们存在,为你,則由于你看见这一切,因此这一切存在。我們用官感看见它們存在,用心灵看见它們的美好;为你,則如果看出應該創造的东西,便看见它已經存在。

我們先前离弃了你,陷于罪戾,以后依恃你的“圣神”所启发的向善之心,才想自拔。你,唯一的、至善的天主,你有不息的仁恩,我們凭仗你的宠錫,做了一些善行,但不是永久的。我們希望功成行滿后,能安息在你无极的圣善之中。你至美无以复加,你永安不能有极,因为你的本体即是你的安息。

哪一人能使另一人理解这一点?哪一位天使能使別一位天使理解?哪一位天使能使世人理解?只能向你要求,向你追寻,向你叩門:惟有如此,才能获致,才能找到,才能为我洞开戶牖。

书中人地名汉拉对照表

三 划

凡萊公都斯 Verecundus 奥古斯丁之友
大卫 David (旧約人名)

四 划

内布利提烏斯 Nebridius 奥古斯
丁之友
巴比伦 Babylon (地名)
巴特利西烏斯 Patricius 奥古斯
丁之父
尤利安 Julianus 羅馬皇帝
文提齐亚努斯 Vindicianus 奥古
斯丁之友

五 划

以巴弗提 Epafroditus (新約
人名)
以色列 Israel
以利亚 Helias (旧約人名)
以扫 Esau (旧約人名)
以撒 Isaac (旧約人名)
以赛亚 Isaias (旧約人名)
加西齐亚模 Cassiciacum (地
名)
加拉太人 Galatae (新約人
名)
卡提里那 Catilina 古羅馬阴
謀家
瓦梭提尼亚努斯 Valentinianus 罗
马皇帝

六 划

伊壁鳩魯 Epicurus 古希臘
哲学家
优庇特 Jupiter 羅馬大神
优斯提那 Justina 羅馬帝瓦
梭提瓦亚提斯之母
多比雅 Tobias (旧約人名)
安布罗西烏斯 Ambrosius 米兰大
主教
安东尼 Antonius 古基督
教隱修士
安那克西美尼斯 Anaximenes 古希
腊哲学家
朱諾 Juno 羅馬女神
米兰 Mediolanum (地
名)
西姆普利齐亚努斯 Simplicianus 奥
古斯丁之友
西普利亚努斯 Cyprianus 古基督
教教父
西塞罗 Cicero 古羅馬文学
家
西瑪庫斯 Symmachus 羅馬
市长
达那埃 Danae 希腊神話
人物
亚当 Adam (旧約人名)
亚伯拉罕 Abraham (旧約人
名)
亚里士多德 Aristoteles 古希
腊哲学家

亚历山大里亚	Alexandria (地名)	阿得奥达多斯	Adeodatus 奥古斯丁之子
扫罗	Saulus (新约人名)	阿塔那西乌斯	Athanasius 古基督教教父
七 划		迦太基	Carthago (地名)
何西何	Oseas (旧约人名)	九 划	
克利欧塞	Creusa 希腊神话人物	保罗	Paulus (新约人名)
狄多	Dido 传说中的迦太基女王	约书亚	Josue (旧约人名)
希波克拉第	Hippocrates 古希腊名医	约旦	Jordanus 地名, 河名
希埃利乌斯	Hierius 奥古斯丁同时的名演说家	约瑟	Joseph (旧约人名)
那末奇乌斯	Navigius 奥古斯丁之友	约翰	Joannes (新约人名)
八 划		叙利亚人	Syrus
维吉尔	Virgilius 古罗马诗人	十 划	
帖撒罗尼迦	Thessalonica (新约地名)	埃尔比第乌斯	Elpidius 奥古斯丁之友
所多玛	Sodomitae (旧约人名)	埃伏第乌斯	Evodius 奥古斯丁之友
所罗门	Salomon (旧约人名)	埃涅阿斯	Aeneas 维吉尔《埃涅依斯》史诗中人物
罗马	Roma (地名)	夏娃	Eva (旧约人名)
罗马尼亚努斯	Romanianus 奥古斯丁之友	特里尔	Treveres (地名)
阿尼色弗	Onesiphorus (新约人名)	特洛伊人	Teuceri
阿利比乌斯	Alypius 奥古斯丁之友	马其顿	Macedonia (地名)
阿利阿派	Ariani 古基督教的一派	马都拉	Madaura (地名)
阿波利那里斯派	Apollinaristae 古基督教的一派	十一划	
阿努比斯	Anubis 埃及神名	密纳发	Minerva 罗马女神
		密提阿	Medea 希腊神话人物
		梯伯河口	Ostia Tiberia (地名)
		盖尔瓦西乌斯	Gervasius 古基督教殉教者

荷拉提烏斯 Horatius 古羅馬
詩人
荷馬 Homerus
莫尼加 Monica 奧古斯丁
之母

十二划

凱撒 Caesar
斐爾米努斯 Firminius 奧古斯
丁之友
普羅泰西烏斯 Protasius 古基督
教殉教者
涅普頓 Neptuneus 羅馬神
名
腓立比人 Filippenses (新約
人名)
雅各 Jacob (舊約人名)

十三划

塞內卡 Seneca 古羅馬哲
學家
塔加斯特 Thagaste (地名)
奧萊斯特斯 Orestes 希臘神話
人物

奧賽烈司
意大利
狄倫西烏斯

Oairis 埃及大神
Italia (地名)
Terentius 古羅馬
詩人

十四划

瑪利亞 Maria (新約人名)
福提努斯 Fotinus 古基督教
徒
福斯圖斯 Faustus 摩尼教的
主要人物
維克托利努斯 Victorinus 奧古斯
丁之友
維那斯 Venus 羅馬女神

十五划

摩尼教徒 Manichaei
摩西 Moises (舊約人名)
撒路斯提烏斯 Sallustius 古羅馬
史家
蓬提齊亞努斯 Ponticianus 奧古
斯丁之友
黎巴嫩 Libanus (地名)